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九卷第十二號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中國旅行社印行

雲南之行
光福游記
漫游小記
黃任之先生訪問記
紀德國拿海姆溫泉



朅來攜杖過山村料有寒梅返凍魂不道尋花人更早溪橋先印草鞋痕

程庭鷺

CHINA TRAVE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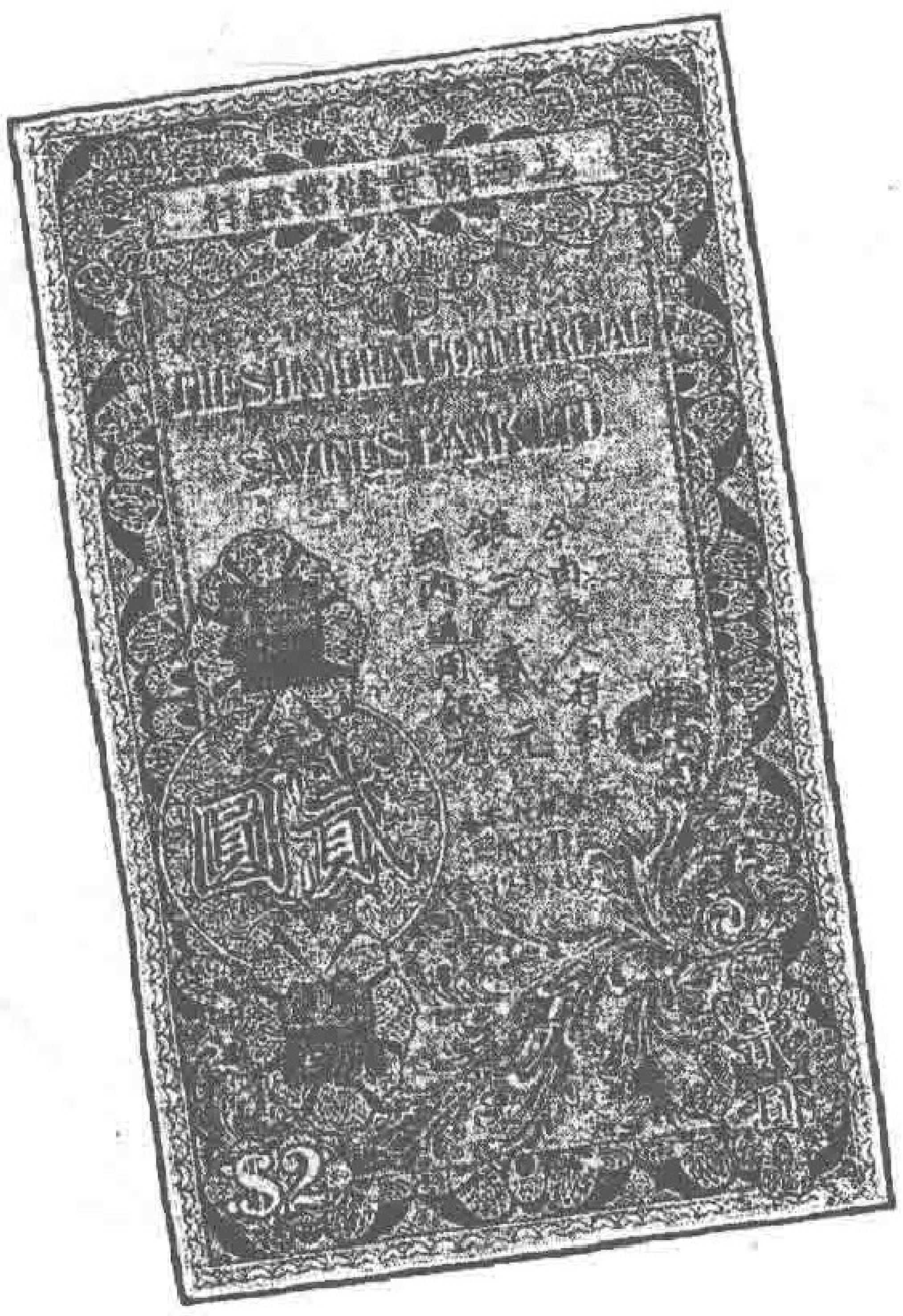
Vol 9 No. 12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DECEMBER
193[illegible]

代君解決送禮問題

歲尾年頭、親友戚鄰、互相送禮、以洽感情、然而餽贈物品、往往勞神靡費、甚至投非所好、或竟無裨實用、敝行有鑒於此、特創禮券儲金、既能兌現、並可生息、以之餽遺、品雅意厚、事簡情深、於往來尚禮之中、寓提倡儲蓄之意、生面別開、最受歡迎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謹啓

禮券上海總行及各埠分行均有發售並兌現計分一元二元四元六元八元十元等紅素兩種並有空白禮券自二十元起臨時可填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中華書局經售

清代筆記叢刊

發售預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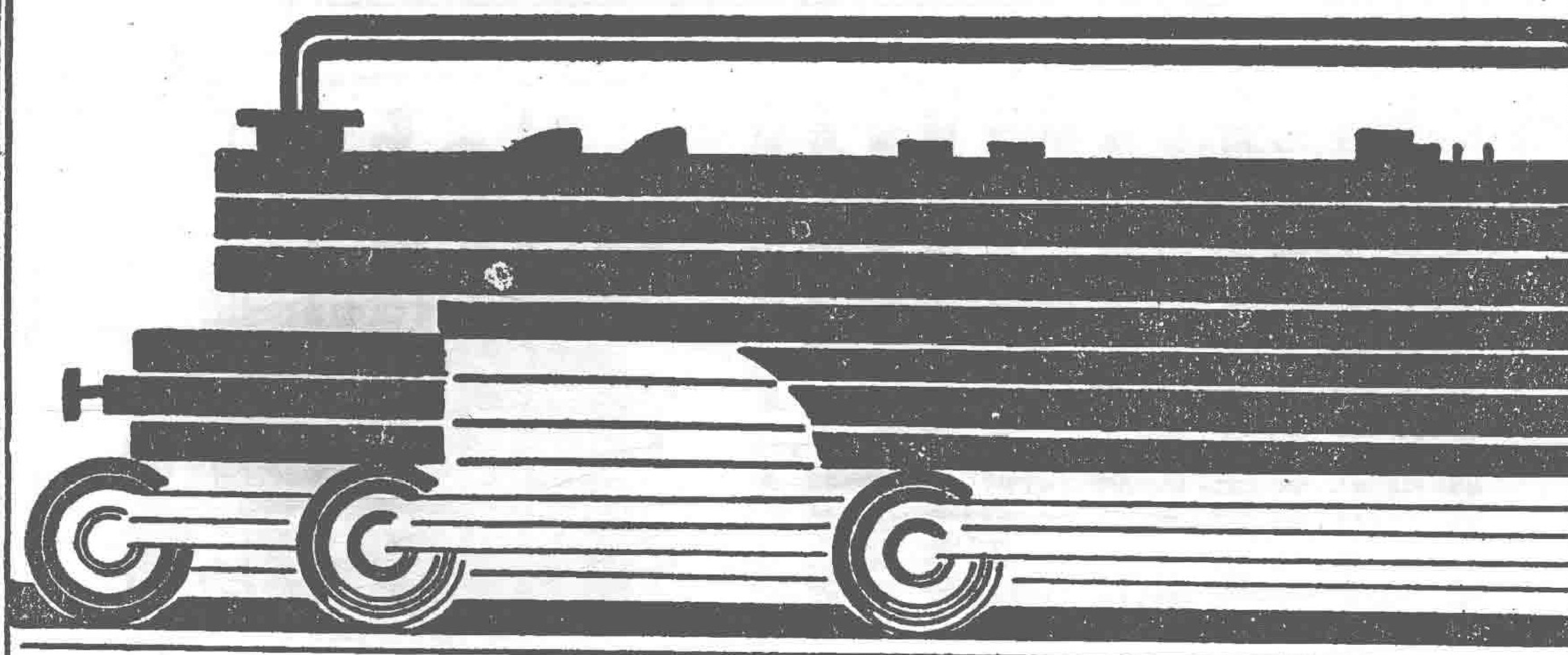
印有樣本
承索即贈

預約辦法	
冊數	一百六十冊
定價	四十元
預約價	二十元
郵寄費（掛號）	國內一元二角
預約期限	本年十二月底截止
版式用紙	高市尺五寸三分闊市尺三寸用機製毛〔蓁〕宋紙精印
出書期	二十五年一月底及四月底每次各出八十冊

筆記小說大之可以考訂事物，小之亦足爲茶餘酒後譚論之資，職是之故，最爲讀者所歡迎。顧我國此類之書汗牛充棟其唐宋以還之名著，已薈萃於從前之叢書中者，如商氏稗海，眉公祕笈之類，所在皆是，獨有清一代，彙爲巨編，尚無其書。敝局爰簡擇其膾炙人口者，輯爲叢刊，去取之旨，以足以擴知聞、資考訂、濟文心、助著述者爲主，旁及搜神誌怪者數種，且經名人精校斷句，極便閱覽。全書凡四十二種，共五百五十九卷，分訂一百六十冊，搜羅之富，選擇之精，爲以前所未有，可謂集清代 記小說之大觀。

本叢刊子目

書名	著者	冊數
廣陽雜記	劉獻廷著	四冊
鳥居隨錄	盧若騰著	一冊
今世說	王晫著	二冊
觚賸及續編	鈕琇著	三冊
虞初新志	張潮著	四冊
虞初續志	鄭樹若著	四冊
蒿庵閒話	張爾岐著	一冊
淥水亭雜識	納蘭性德著	一冊
池北偶談	王士禛著	八冊
香祖筆記	王士禛著	二冊
閱微草堂筆記五種	紀昀著	八冊
諧鐸	沈起鳳著	二冊
堅瓠集十五集	褚人穫著	二十冊
東城雜記	厲鶚著	一冊
茶餘客話	阮葵生著	二冊
子不語及續集	袁枚著	八冊
熙朝新語	徐錫麟著	四冊
重論文齋筆錄	王端履著	三冊
耳食錄	樂鈞著	二冊
履園叢話	錢泳著	八冊
歸田瑣記	梁章鉅著	二冊
退庵隨筆	梁章鉅著	六冊
初月樓聞見錄及續錄	吳德旋著	四冊
清嘉錄	顧祿著	二冊
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著	六冊
冷廬雜識	陸以湉著	六冊
吹網錄	葉廷琯著	二冊
鷗波漁話	葉廷琯著	二冊
甕牖餘談	王韜著	二冊
埋憂集及續集	朱翔清著	二冊
庸盦筆記	薛福成著	四冊
庸閒齋筆記	陳其元著	四冊
夜雨秋燈錄初集續集及三集	宣鼎著	四冊
金壺七墨	黃鈞宰著	四冊
壺天錄	百一居士著	二冊
郎潛記聞	陳康祺著	三冊
燕下鄉脞錄	陳康祺著	三冊
客窗閒話及續集	吳熾昌著	二冊
三借廬筆談	鄒弢著	四冊
春在堂隨筆附卜浮梅閒話	俞樾著	三冊
薈蕞編	俞樾著	五冊



全國幽秀風景
萃集滬路沿綫

下列各站發售——頭二三等遊覽來回票

南京，和平門，棲霞山，鎮江，
丹陽，常州，無錫，蘇州，
崑山，青陽港，上海北站，上海西站，
上海南站，松江，嘉善，嘉興，
硤石，長安，杭州，南星橋，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啓

旅行雜誌



第九卷第十二號目次

光榮之頁〔一〕……一
光榮之頁〔二〕……三
路轉峯回〔美術銅圖〕……郭錫祺……五
雙雙倩影〔美術銅圖〕……郭錫祺……六
雲南之行……王正恆……七
光福游記……蔣維喬……一二
秋日登天目記……葉作舟……一三
五台山記游……都錦生……一七
漫游齊魯雜詠〔一〕……繆鏞樓……二三
邵伯船閘記……耿厚澤……三三
漫游小記〔二〕……林散之……三七
桂林山水記〔五續〕……俞心敬……四七
漫游齊魯雜詠〔二〕……繆鏞樓……五二
常熟小游……邵飄鑩……五三
故都之冬〔美術銅圖〕……曼因……五七
荷蘭景象〔美術銅圖〕……王善政……五八
川江風景〔美術銅圖〕……無罣礙室主……六〇
旅行講座〔十二〕
黃任之先生訪問記……趙君豪……六一
紀德國拿海姆溫泉……丁惠康……六五
倫敦重游記……召予……七一
澎貝城〔譯〕……履坦……七五
歐游散記〔四〕……周新……八三
旅館之祕密〔十二〕……瞿強立……九一
平滬通車〔十二〕……張恨水……九九
趣味……程志政……一一九
編者報告……趙君豪……一一九
距離里數單程票價及來回票價表〔蘇州・無錫・鎮江旗站・鎮江站〕……一三三

遊滬旅客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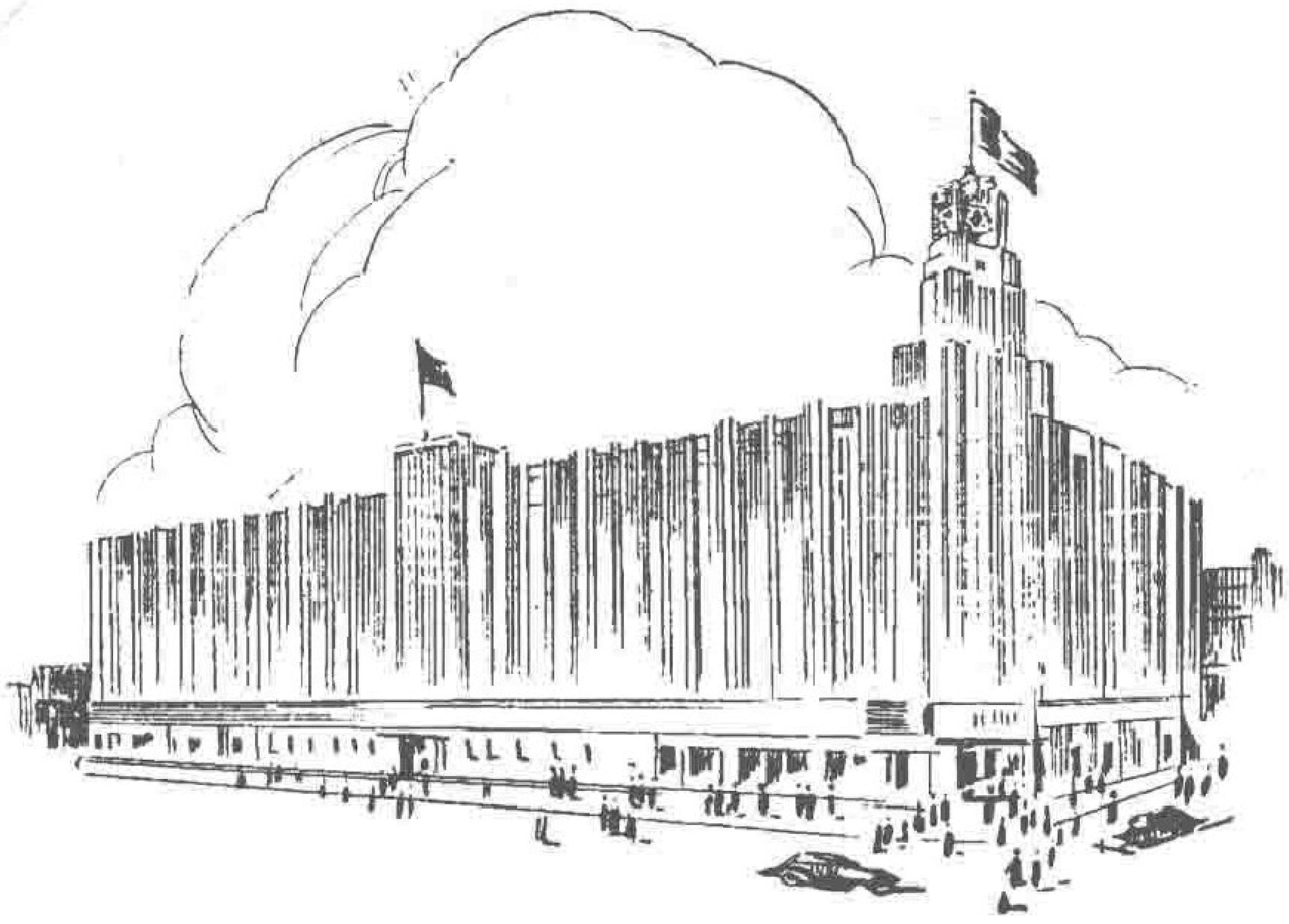
新亞酒店的成功使我們深信我們中國民族不是不能過整齊清潔的生活

民國廿四年九月十日 胡適

新亞大酒店

滬上唯一大旅館

幽靜整潔



服務忠實

自建十層大廈住房三百餘間每房附有巨大窗戶光線充足一切設備均極完善房租自二元半起至五十元止

●附設●

結婚禮堂

富皇華麗可容千人

▲地址▼

上海北四川路郵政總局左鄰

△分店▽

廣州太平南路

香港德輔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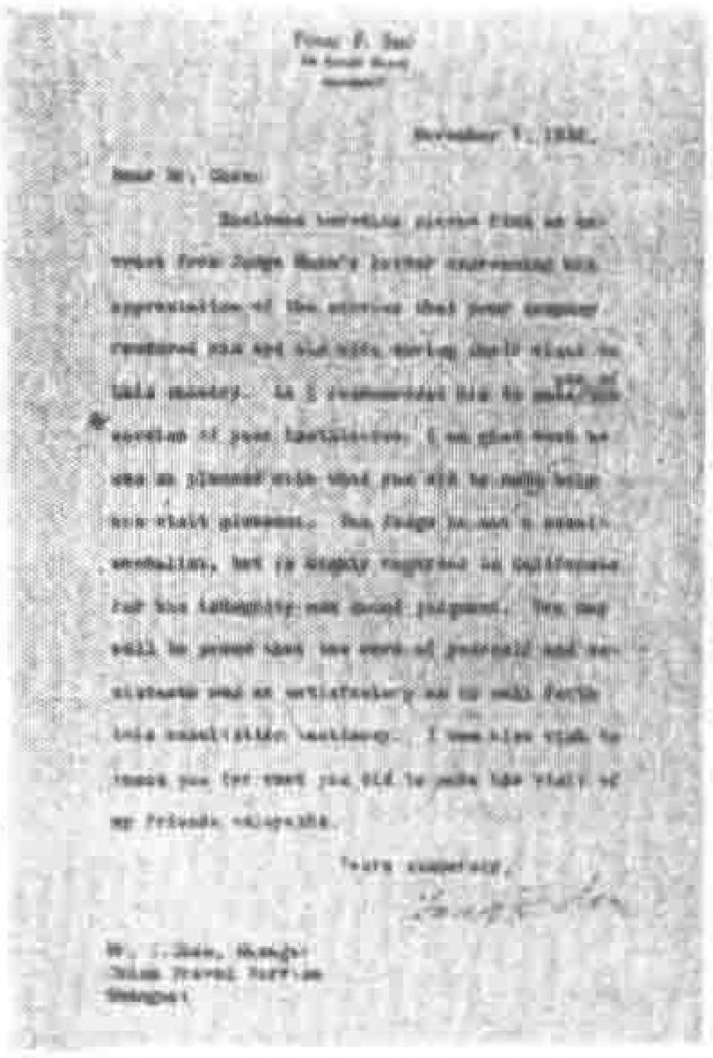
光榮之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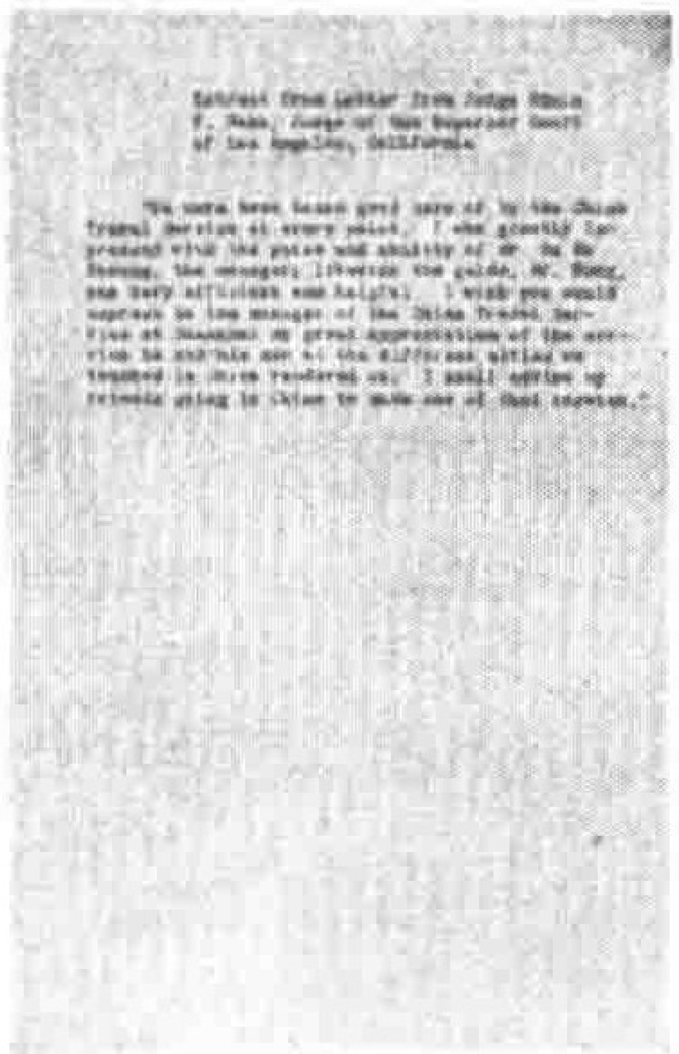
湘濤吾兄大鑒敬啓者玆接友人 Judge Hahn 君來函中有一段述及彼夫婦來華時對貴社之服務極爲稱道而深致感謝用特節錄附呈台閱蓋 Hahn 君由弟之介紹而趨貴社辱承助導使彼極感满意當亦認爲可喜也按 Hahn 君固非一熱情主義者其在嘉尼福宜州法界理案司判夙以剛直持正見重今吾兄暨各職員等辦理旅行事業能得此好評亦足以自豪矣弟於貴社之有裨吾友游華使覺愉快亦深致謝意專泐順頌公綏

鄺富灼敬啓

Judge Hahn 君來函中一段文字摘錄如下

「我等無論一切隨在蒙受中國旅行社之照拂經理沈君之態度和靄辦事極幹練凡招待王君亦竭誠相助使我尤覺銘感不忘敢望轉語上海總社謂我在華時行經各地其分支社之服務招待深致謝意并將轉告友人欲往華者均趨中國旅行社接洽爲」





Dear Mr.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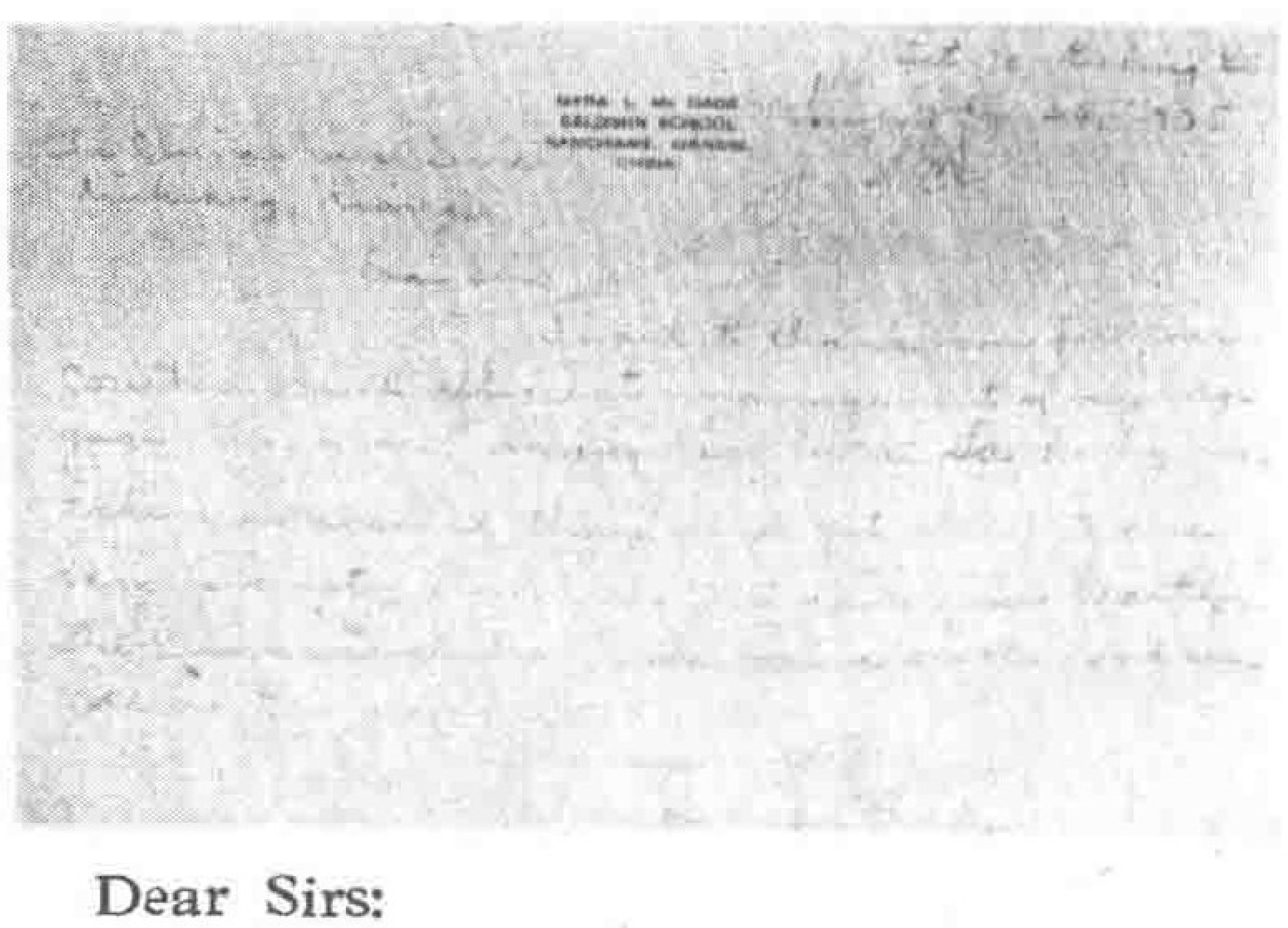
Enclosed herewith please find an extract from Judge Hahn's letter expressing his appreciation of the service that your company rendered him and his wife during their visit to this country. As I reccommended him to make use of the service of your institution, I am glad that he was so pleased with what you did to help make his visit pleasant. The Judge is not a sentimentalist but is highly regarded in California for his integrity and sound judgment. You may well be proud that the work of yourself and assistants was so satisfactory as to call forth this unsolicited testimony. I also wish to th nk you for what you did to make the visit of my friends enjoyable.

Yours sincerely,

Fong F. Sec.

Extr ct from Letter from Judge Fdwin F. Hahn, Judge of the Superior Court of Los Angeles, California

"We have been taken good care of by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at every point. I was greatly impressed with the poise and ability of Mr. Ou Mo Sheung, the manager; likewise the guide, Mr. Wong, was very efficient and helpful. I wish you would express to the manager of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at Shanghai my great appreciation of the service he and his men at the different cities we touched in China rendered us. I shall advise my friends going to Chir.a to make use of that service."



Dear Sirs: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courteous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my baggage this year. Having been left at Sa Ho by mistake you secured them and got them to me very promptly for which I thank you heartily. The China Travel has never given such good service as it is giving n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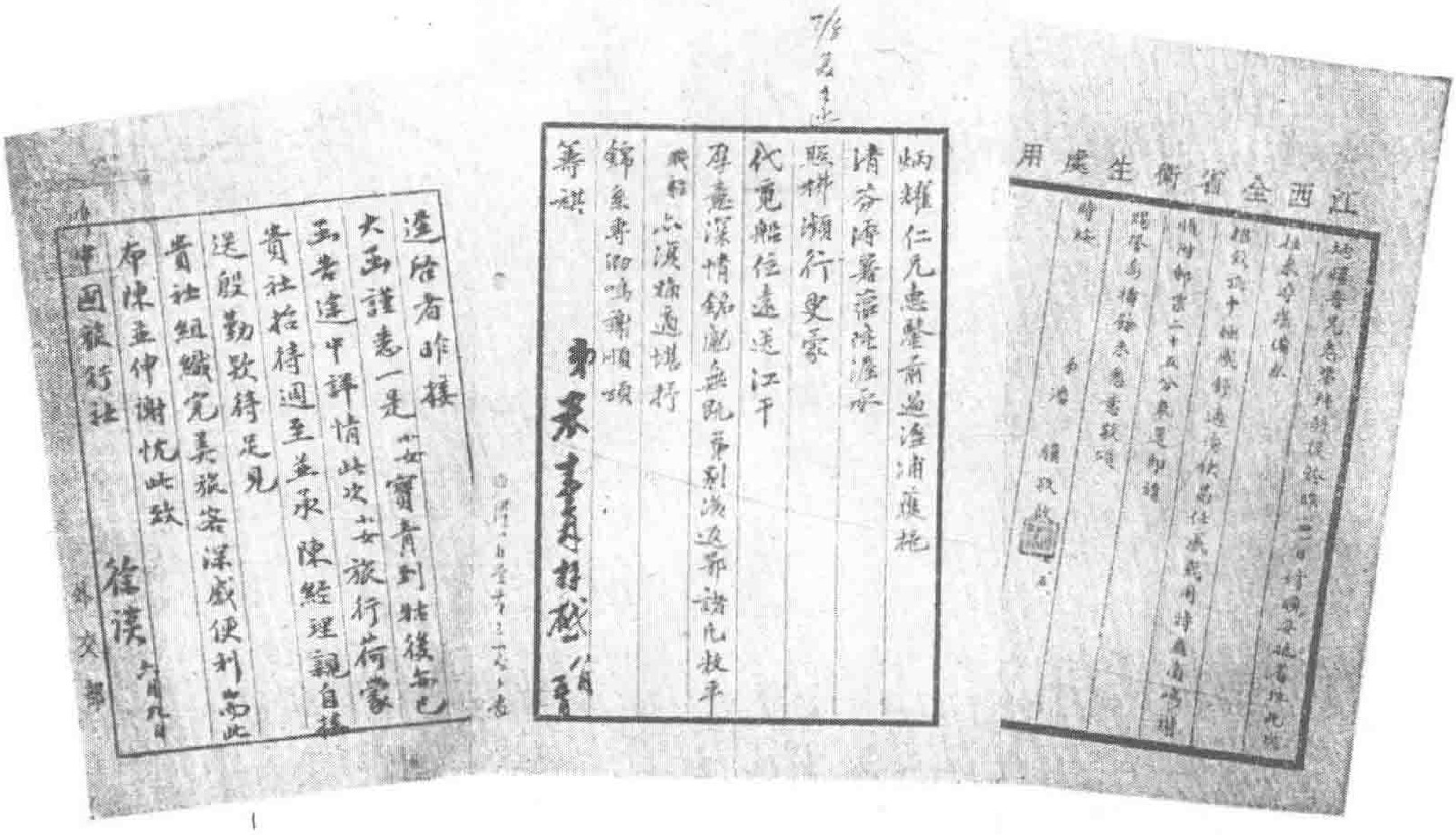
Yours sincerely

Myra L. Mc Dade.

敬啓者本年余之行李誤遺沙河幸賴貴社代覓送歸非常迅速心感萬分此種優越之服務在中國旅行中得未曾見足徵貴社辦事之慇懃幹練實堪敬佩也用誌數語藉伸謝悃此致九江中國旅行分社諸位執事先生

Myra L. McDade 敬啓

光榮之頁（二）



炳耀吾兄惠鑒拜別後於昨（四）日傍晚安抵省垣此次往來
滬廬備承
招致旅中極感舒適愉快曷任感戢用特肅函鳴謝順附郵票二
十五分奉還卽請
賜詧爲禱餘未悉意敬頌
時綏　　弟潘　驥敬啓七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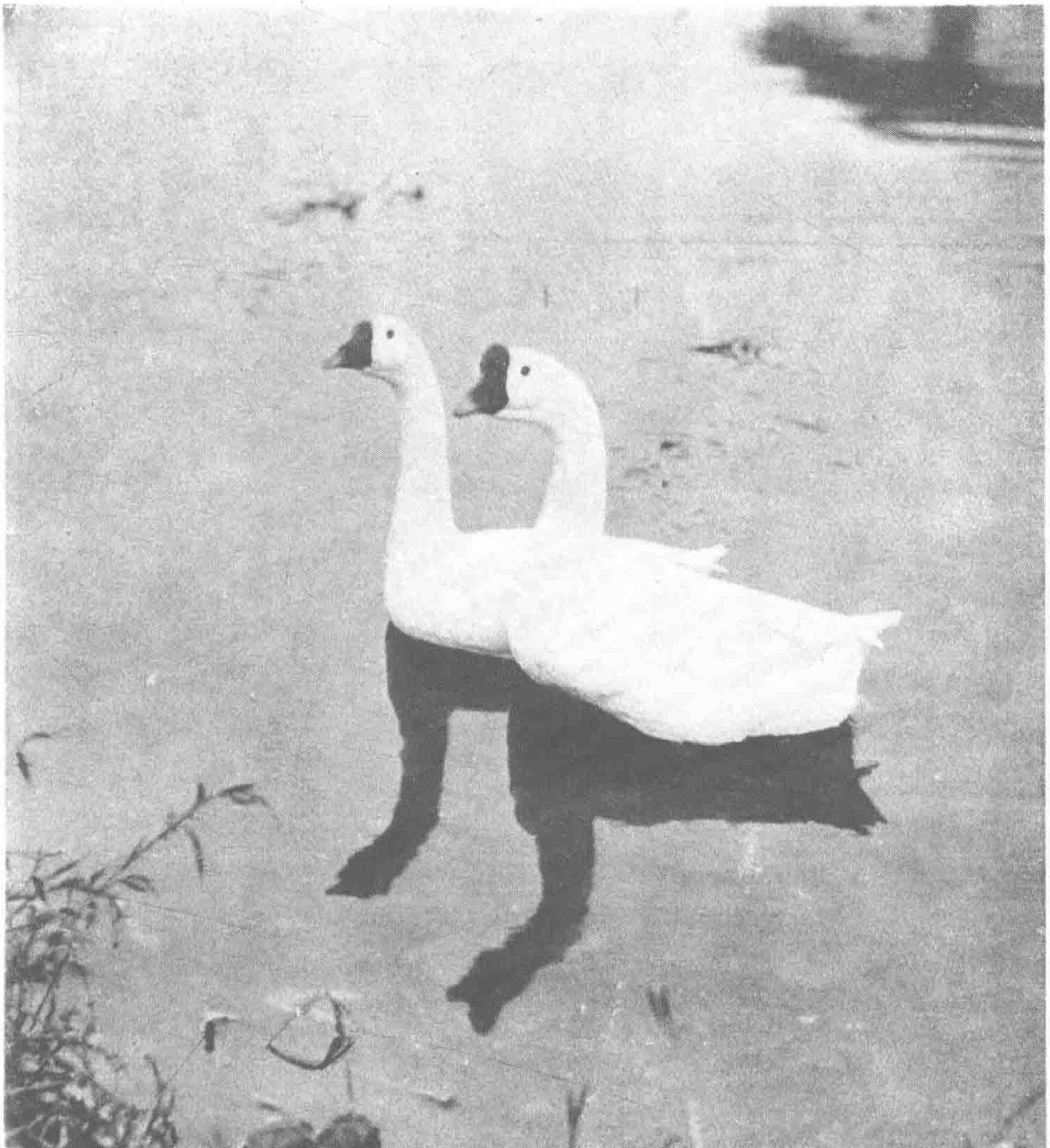
炳耀仁兄惠鑒前過湓浦獲挹
清芬溽暑蘊隆渥承
照拂瀕行更蒙
代覓船位遠送江干
厚意深情銘感無旣弟別後返鄂諸凡粒平賤軀亦復納適堪抒
錦系專泐鳴謝順頌
籌祺　　弟米春林拜啓八月五日

逕啓者昨接
大函謹悉一是小女寶青到牯後亦已函告途中詳情此次小女
旅行荷蒙
貴社招待週至並承　陳經理親自接送殷勤款待足見
貴社組織完美旅客深感便利耑此布陳並伸謝忱此致
中國旅行社　　徐　謨六月九日



路轉峯囘

郭錫祺作



雙雙倩影

郭錫祺作

雲南之行

王正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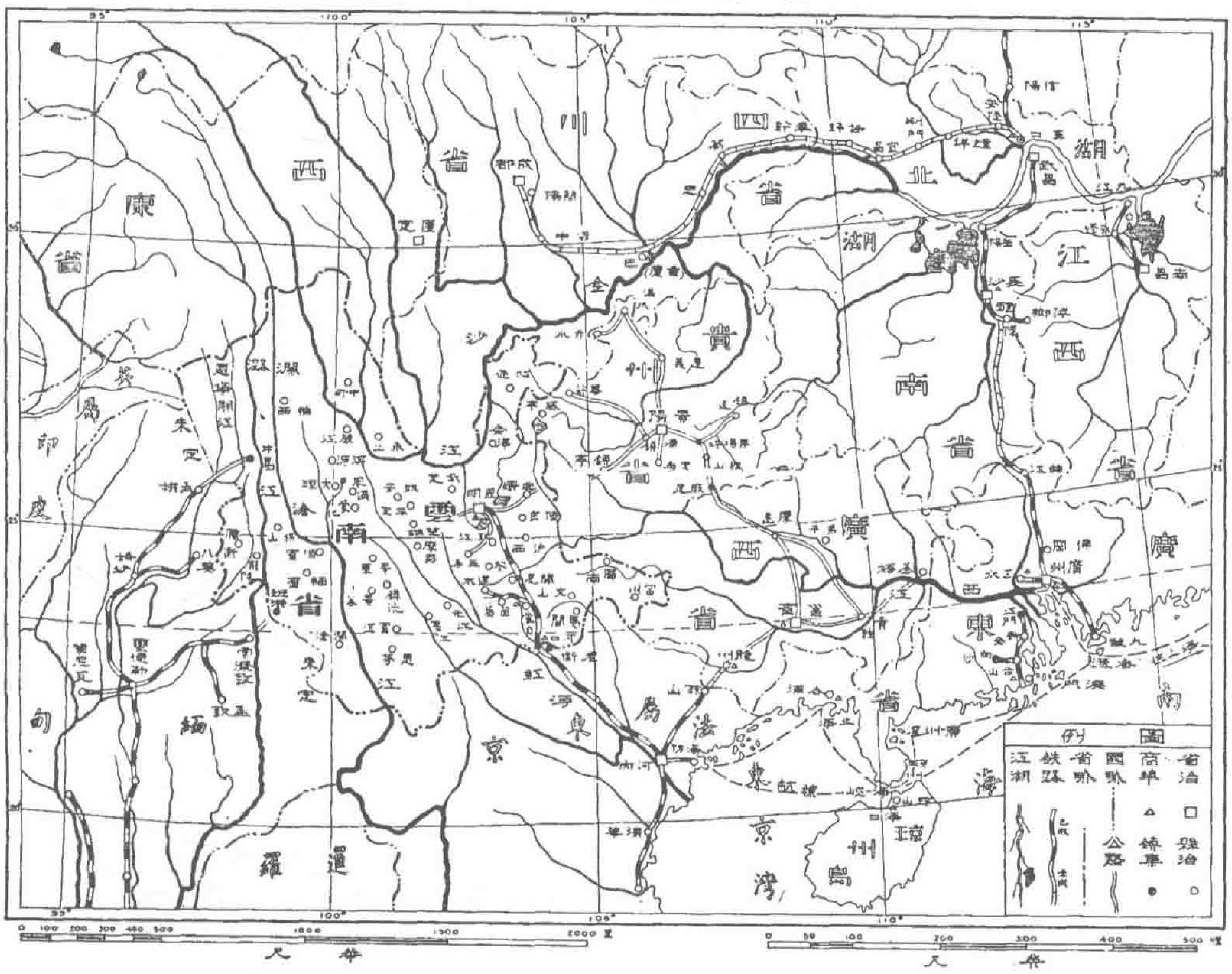
前奏

雲南早就是內地行省之一。並不像新疆，西藏，那麼遼遠。可是現在雲南與外省間的交通除川黔而外，就是同毗鄰的廣西來往，也要向外國人取護照。並且在這國勢危急的時期，滇緬之間還有兩大段界線沒有定。單只這兩件事情也就值得國人注意吧！作者，自幼就在昆明。迤東通四川的路，迤南通思茅的路，都曾旅行過。至於由鐵道出海一路，由民國元年到如今更是走了十二次之多。對於滇中的關心，自然不肯後人。因此特把最近一次回滇再出的旅行情況，以及在滇的見聞，約略記載出來。使關心國防，關心滇省，以及想到滇省的人士，多一參攷。

到廣州取護照

由香港到雲南的路線，如果能夠利用航空，至多不過兩天。如用最近來華的巨型飛機，當天還可回轉。而且無須經過外國的地界。可是在沒有空中航線的這個時候，要由香港到雲南去，可以通行的路線只有二條。（一）為由香港搭海輪到海防。轉乘火車到昆明，到河口就算入境。（二）為由香港乘港梧輪赴梧州。轉船至南甯；再乘長途汽車至越南之諒山，然後乘火車經河內等站而到昆明，這兩條路都是要經過法屬的東京。（東京是越南的一部分區域，並非市鎮名。）所以就生出護照問題來了。上述兩條路線中，以第（一）項為比較簡捷，來往客商多半採行。作者這次回滇，也就是出於此路。至於取護照的手續到是一個樣的，取護照的手續有三種：（一）在香港覓一鋪保向香港法國領事館領取，每張付費港幣三十四元六角五先。（不用整數是因以法郎為本位）並繳像片三張，由取護照的在護照上簽名或蓋十個手指的指模。（從前有一個時期凡取護照的中國人不論身分高低，都要蓋指模。真令人難堪。）有時還要由法國醫生種痘或驗病，另付一二元不等。護照一張，只限一人，或兩夫婦，小孩亦可附入，所需時間，若無特別阻礙，一二日內就可辦妥。法領署辦公時間與普通的辦事處略同，只有在夏天時午後一點鐘就散值。（二）護照到廣州公安局去取，每人一張，就是夫婦也要分取二張，只是小孩可以附入。每張付照費一元，印花一元。共計二元。照國幣伸算，另繳像片三張，當事人必需親到，以便量度高度，填入護照。大約兩三天內就可辦妥，然後由當事人把護照拿到沙面法領署去簽字，每張付港幣一元，另繳像片二張。這層手續當天可以辦了。但是如果法領一時不在粵，那麼要等多少天，就要碰請照人的運氣了。（三）在港入英籍的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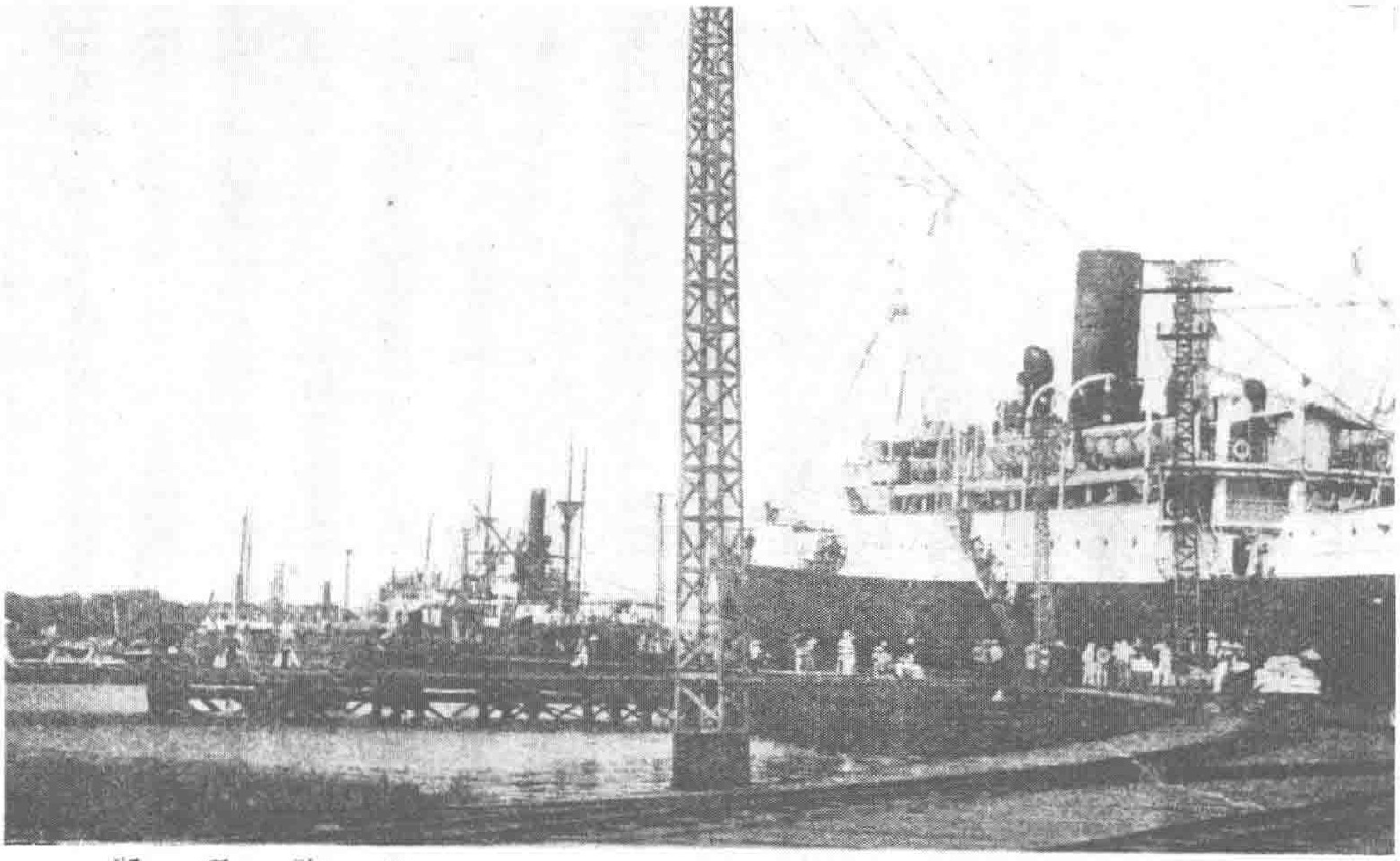
雲南出口路線圖



僑，還可以請一太平紳士担保，由香港輔政司署取護照。付費七元半，再請駐港法領簽字，付費二十餘元。從前在香港向法領取照，每張不出十元，那時不僅由香港去雲南的在港取照，就是由外處去雲南的也有好多因過港之便來港領取，由棧房担保代辦，並取酬勞數元。近幾年來法領署的護照費加到三十餘元外，客棧又還不能担保代客領取，所以取護照的就多數趨向廣州方面去取了。

這次作者回滇，是奔母喪，所以全眷同去。作者同內人而外，還有幼子四人女傭二人，大小一共是八人，在港先將護照像預備好，於廿二年十二月廿一日乘廣九早車去廣州，預算當天可以取得回港，不料市面遼闊，往返需時，到午後才得向公安局護照處請領護照，最快要明日才能辦妥發給，因此就不能不在粵打住。次日廿二號午後一時再去取得後，隨即到沙面法領署去簽字，事有湊巧，又遇法領來了香港，要明天才能回粵，況且還要護照像兩張，在香港時只聽說公安局要三張，殊不知法領署又另要兩張，幸而廣州不少映像館，當天將護照上的像片拿去翻印，也只需一夜的功夫就可拿得着。不過又要

二四一三一八



海防碼頭

再住一日了。廿三日早將像片取得後，就到法領署去，才算把簽字手續辦妥。其實手續原很簡單，塡張格式紙每照繳像片二張簽字費港幣一元，一二小時後便可取得，因爲這點手續，就要取照人耽延幾天。假使取照人是有緊要公務的，那不是太不值得嗎？這天由法領取回護照時是在正午十二點，午餐後略爲休息，就到旅行社買車票，搭五點快車回港八點到九龍，已經是萬家燈火矣。

護照辦妥後，要做的就是換錢，買船票了。雲南用的錢是雲南造幣廠造的銀幣，富滇銀行發行的紙幣，同本省外省所造的銅幣，港幣，法幣都不通用。不過都可以向商家換滇幣，尤以在港用港幣換法幣，到滇後用法幣換滇幣爲經濟便利，在安南境內，更非法幣不可。船票由旅行社或各旅店都可以買。此線輪船之規模較大的有太古公司同法國郵船公司的六隻。太古的隻四款式相同，價値較法國郵船廉，航行時日則較多，以作者個人觀查，如果帶有家眷小孩等，那就以坐太古船的二等爲比較相宜了。

二十六日　打聽船期，知瓊州於本月廿九日午後二時開。

二十七日　下雨，平均溫度華氏七十度，到旅行社買瓊州二等票二張，價五十元（港幣）統艙票二張，價十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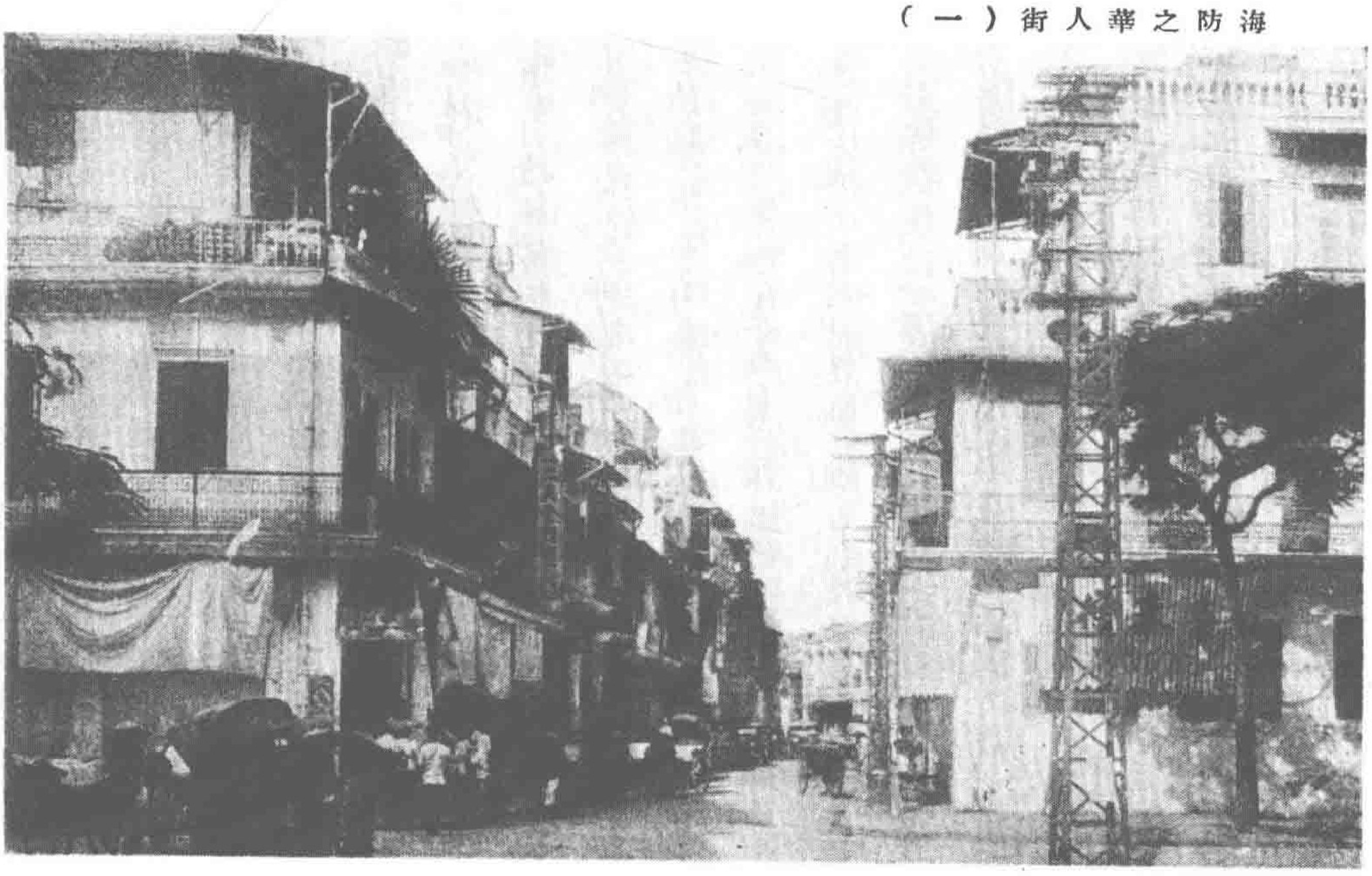
二十八日　微雨。華氏七十一度，收拾行李，將所有港幣除留少數零用外，一概換成法幣。

由港乘輪到海防

二十九日　午前大雨。不知瓊州果否能在今天開，使女傭由電話問共和棧，據她說店中人說要後天禮拜日才開，作者放心不下，再親自用電話問旅行社，才知仍在今天開。可知重要地方，還是自己經手妥當點，不久旅行社的力伕也就來了兩個，把行李點清，搬上小船，向瓊州輪航去。作者一行，就另坐電車電船前往。船將開時，有各客棧的接客夥記來兜攬生意，天然棧的尤爲熱心，還不等客人有具體的答復，就把招牌紙貼在行李上。旅行社的力伕交一賬單來，上面開着行李的件數，同由家搬到輪船的運費，照例每件五角，不論遠近，電船費另計，合一元五角，如數結清後，他們才回去。輪船買辦來查票。說各小孩須補副二等半票一張，作者照補，付價十元（港幣）。所謂副二等就是在二等房前加鋪的帆布牀，伙食同招待與正二等同，票價每人二十元，小孩折半。兩點二十五分開船，出港後都無風浪，夜間月色很好，在甲板上散步，覺得極其清幽，寢後也能安眠。

三十日　天晴，華氏七十三度，船是白天晚上繼續着走的，今早雖無風浪，船已到深處，總不免有點搖，作者雖未暈船，已經不思飲食了。午後兩點半鐘到海口，船是停在四無遮攔的海中，離海口商埠還很遠，由船看去，連大建築物都還看不清楚，也不見小船來上落客貨，等了好久，才有海關稽查員坐小帆船來，後面跟着大帆船二十多隻，稽查上輪，就檢查上岸的行李，檢查過的就得搬上大帆船運去。有一人帶了新外套三件，新毡帽二頂，其他未經用過的衣服幾件，稽查認爲走私，聽說要加以相當的處罰。海口

海防之華人街（一）



二四—三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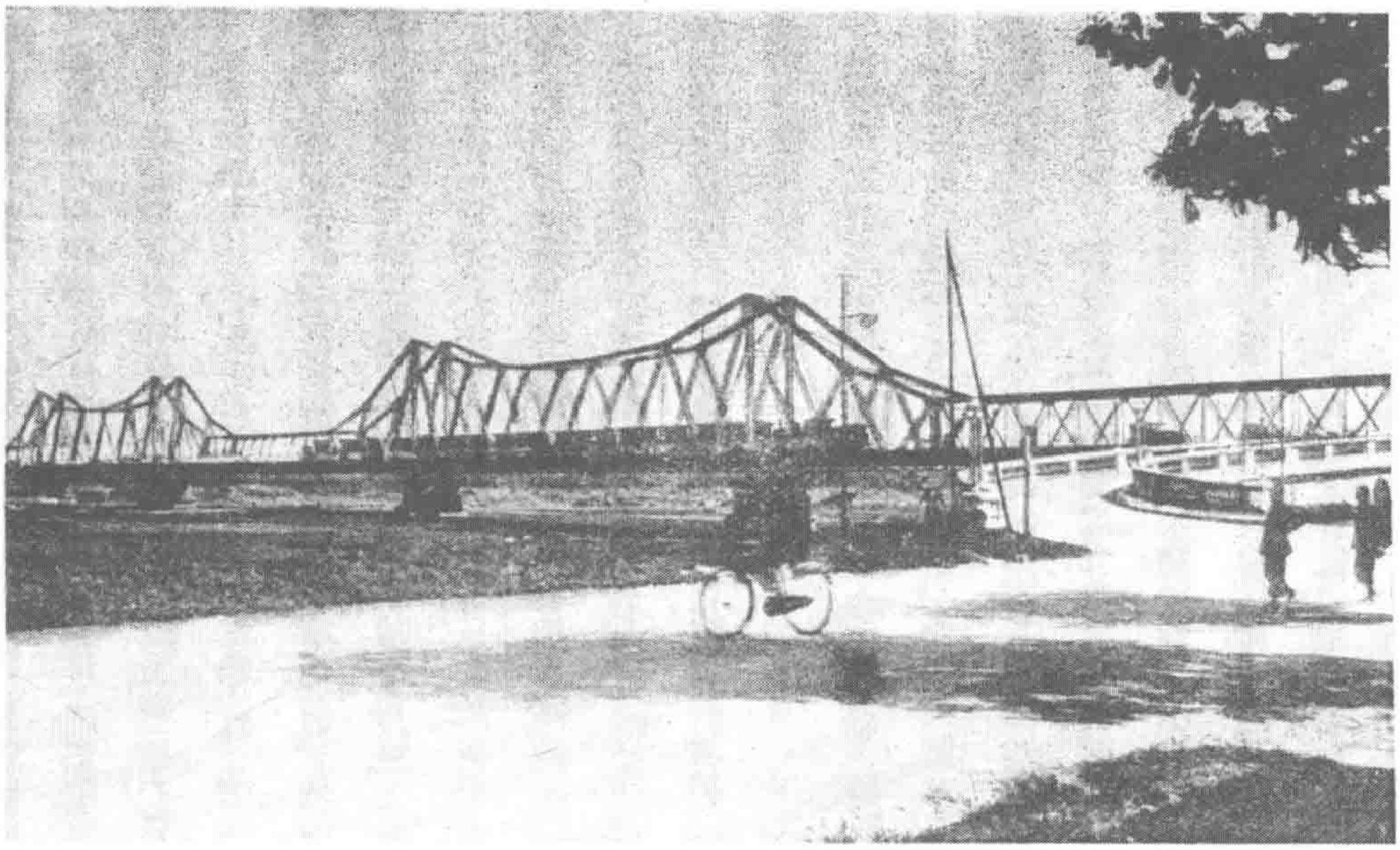
客上岸後，一夜無事作者只有鑑賞月光書寫日記而已。船停定後食量陡增，二等房吃的是中餐每日有一次早茶一次早飯正午有一次點心（麵食。）午後一次晚飯夜間一次消夜，做得都還漂亮，要是不暈船，那是很可以吃的。

三十一日　天晴。華氏七十三度，天還沒有亮就聽見船伕些的嘈雜聲，起身一看，見有大帆船幾隻泊在輪船旁，是來接載貨物的。午前七點開艙出貨，大件的先卸，用起重機，小件的後卸用人力，一共裝了幾船，多數爲米，豆，洋紗，香煙，雜貨等。卸完就接着上貨，數量很少，只有些水牛皮，還不有一帆船那樣多，客人呢？簡直不見上船的。午十二點，貨物起落都已辦清，一點鐘開船，風很大，方向與船同，幸而浪不大。船還平穩，不久買辦來收護照同船票，到了夜間，仍將護照交還；聽說這隻船本來要經北海的，因爲明天新年，海關放假，所以這次直航海防了。

民國二十四年元旦。天晴。華氏七十一度，早晨六點三刻到海防口外的燈塔停船，有法人帶水由燈塔（建築在一個小島上）乘小電船來上船帶路。七點一刻再開船，九點半鐘到碼頭，碼頭是沿河修築的，用木料造成，上有輕便鐵道同起重機等設備；鐵道與貨倉稅關等處相聯，輪船靠碼頭後，可直接由船上的起重機將貨物提起，放入鐵道上的小貨車內，用人推入貨倉，或檢查處，比以前用船接駁方便得多。船停定後，有法人來驗護照，到十點半才下船上岸，到驗貨處，行李由棧房伙計監視工人運來，依次排列一長凳上，由兩個法國人監視一個着警查制服的安南人檢查，拿得有各處法國領事介紹

海防之華人街（二）





河內火車之長橋計長一千八百公尺

信的，同暗中答應給二三元茶資的，都只隨便檢查行李中之三兩件就敷衍放過。作者行李中的新製品只有墊單女襪毛巾汗衫小兒毛衫等零零碎碎的幾樣，都是自用的，價值又不貴，所以就不有注意到打賞通融這一層。到檢查時，那安南人就翻箱倒籠的將衣服物件扯得個凌亂不堪，一見稍爲新潔整齊的衣物，不問新舊，不論多少，一概抽出堆在地上，就是查過無需上稅的東西，也是堆在門外的曠地上面無房屋，地下又不乾淨，幸而今天天氣好，如果下雨不知怎麼辦。事主一面要收拾行李，一面又要打開別的箱子來檢查，弄得不知如何才好，於是通事（粵人呼「孖毡」其音約同國音的「嗎經。」）發表意見說：給檢查的人三兩元就可省此麻煩，他是在法人面前公開的宣佈，好像這幾位關上的員役同通事等都是早有默契的，作者至此，就答應打賞三兩元，通事發出隱語，果然後半行李都只隨便看下就完事。檢查完後，將行李交棧房伙計搬運，我們一行人就坐人力車直到天然棧去，至於扣留在檢查處的東西，那就免不了一番上稅手續才取得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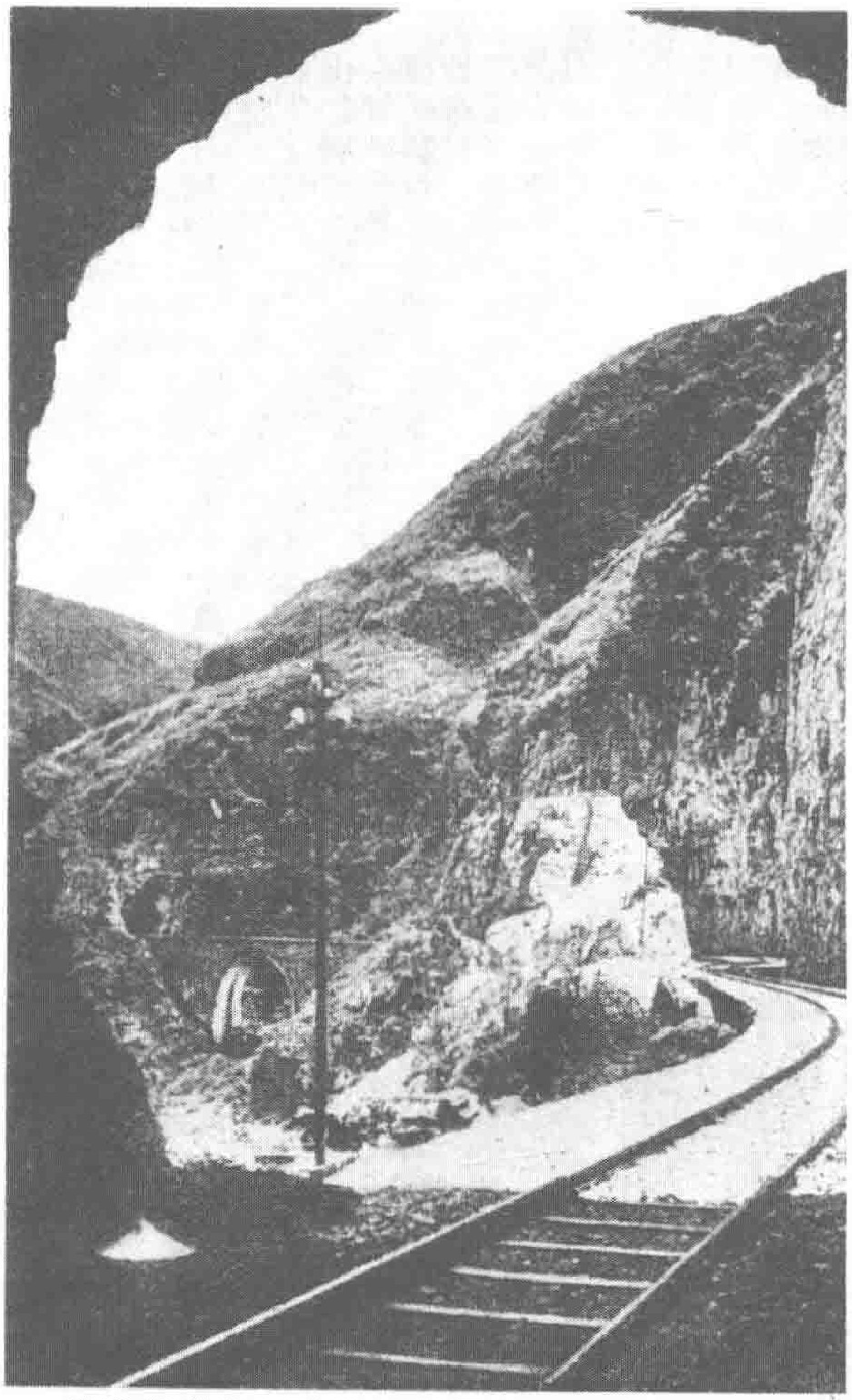
在安南境內的三天

到棧房後，覺得房屋用器都很陳舊，這或許是看慣了香港的新興建築，同摩登陳設，不免相形見拙，而主要原因還是生意蕭條，不得不因陋就簡。午飯後，帶起大二兩個小兒到街上去散步，市面情形，與前幾年不有什麼大區別，今天恰是元旦，大商號都閉門休息，懸旗慶祝，華商會所前的運動場上，有中華男女學生表演體操，大概是慶祝新年吧？華人街新開電影場一座名大觀

二四—三二二

戲院。（六年前作者過海防時都還沒有。）映有聲電影；這幾天還放映着國片「東北義勇軍」。這地方的書鋪很少，繞了好些街道，想買幾張關於本地風光的明信照片都找不着，小孩們走不動了，叫了一架人力車，直囘天然棧。車伕是越人，作者叫車，問價都是用廣府話，彼此並無隔膜。粵人在安南的潛勢力，於此可見一斑了。囘店不久，有一個好像棧房伙計的人來要答應給關口檢查的茶資。問他拿去的東西又怎麼處理呢？他說不知，可向通事一問；作者就同他到鴻安棧去找通事會談結果，是扣在海關的用品要上稅，若由事主自辦，手續極其麻繁，不過通事可以代理一切，由事主到海關將自己之物件認明，將手續費二元五角（法幣）同稅費（未定）交清通事，再把到滇後的住址寫給他，就可以離埠，他把上稅手續完全辦妥後，會由郵政寄還。郵費多少，取貨時再由物主自繳。至在關口答應打賞的茶資還要另付。

問答之間，得知越南不僅無中國領事，就是華人律師，同僑民代表等都不有，人民議政機關，更談不到，我國僑民所處之地位也就於此可見了。末了相約明早八點半在海關相會。囘店後遇着好些由香港搭小「廣東」船（屬法國郵船公司，另有一隻同名的船，比較大些，叫做大廣東，屬英國太古公司。）來的雲南同鄉，聽說前天午後五點開船，今天午後一點到，途中不有停留。（計航行四十四小時。）這次同時經過海防的雲南旅客，老小男女共計三四十人，數目本不算多，可是店子中人已認爲多時所未見。這條路的生意蕭條，於此可見一斑了。寢後，還好睡，蚊蟲同嘈雜聲音都不有。



滇越鐵路　山洞橋樑峭壁急流爲滇越鐵路沿南溪河及八達河一帶之特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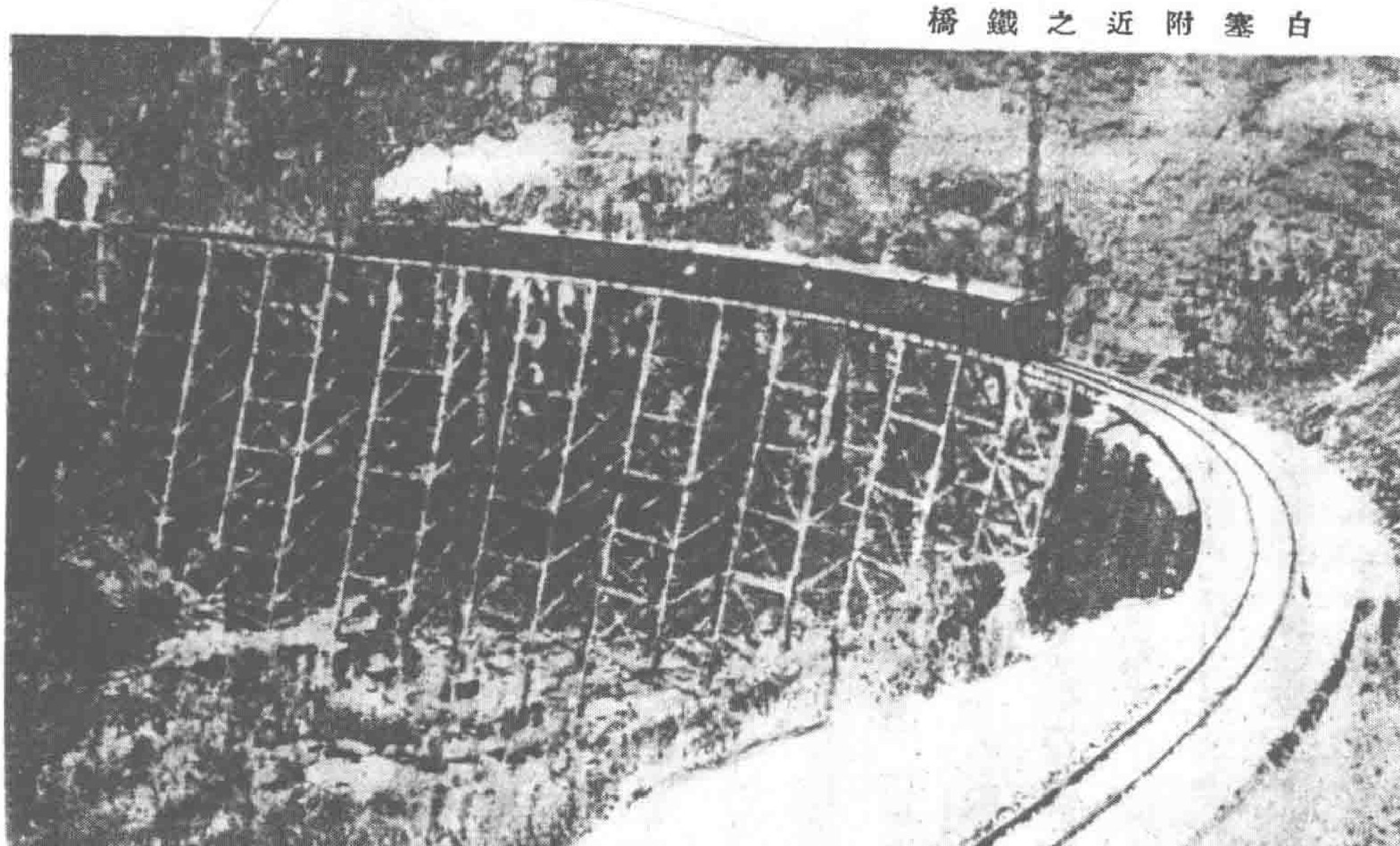
二日　密雲無雨，溫度華氏六十六度。晨八點半同內人到海關去辦上稅的手續，殊不知關員還未來儲物貨倉還沒有開，只得在上無遮蔽下無坐處的門前站起等。過了好久，才有人來開倉出貨運到納稅處，物主也要跟起去，好在還不遠，步行不過三兩分。

又等好久，才見通事來幾費週折，才把上稅手續辦妥。由通事將所認應上稅之物放在秤上稱後，就照貨物種類同重量計值，舊物免稅，可是不能立卽發還，要同上過稅的一齊寄還。郵費十基羅（卽十公斤）起碼，不足也要算足，作者之物只合稅銀八角，可是手續費，郵費，茶資，等的六七元是免不掉了，還要犧牲整整一個的早晨時間才算完事。回店不久通事就教人來把所要的錢拿去。

稍息後又到驗護照處對像片，這些手續都有店子裏的人按時關照的，午飯後（一日二餐。這餐就說早飯亦無不可。）由店取回護照，搭一點零八分的午車去河內，五點十一分鐘才到，仍宿天然棧；房屋寬闊整潔，菜飯也還豐盛可口，比較海防的天然棧好，價錢還只要八折，這大概是新加擴充招徠顧客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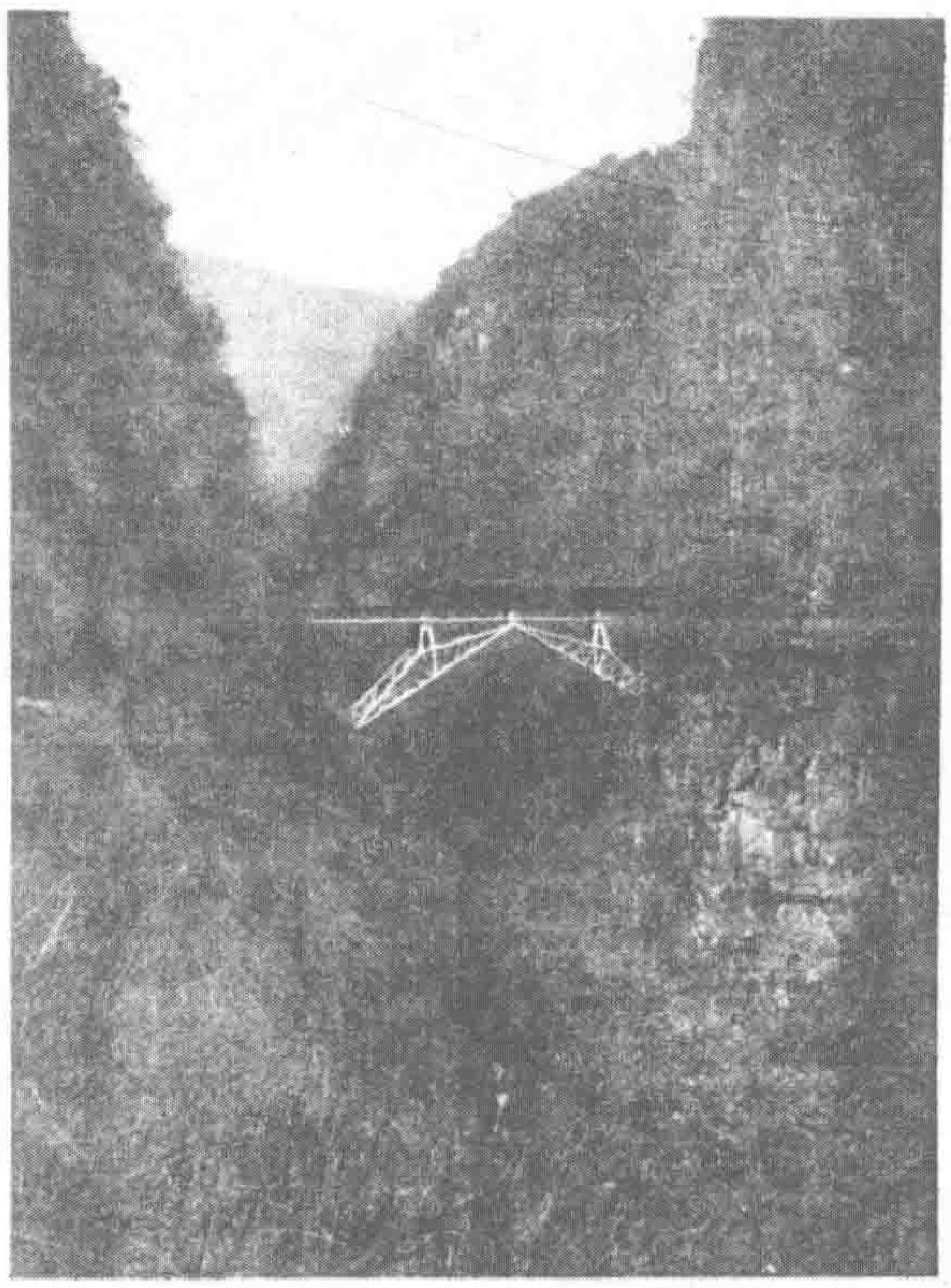
河內本是安南的政治重心，地方之寬闊繁盛，道路之四通八達，都非海防所能及。市中有一湖名叫劍湖，有馬路還繞，馬路外邊就是商店，湖心有一寺廟名玉仙祠，有小路可通，風景極其清幽，又有公園一所，內有動物甚多，風景也好。

白塞附近之鐵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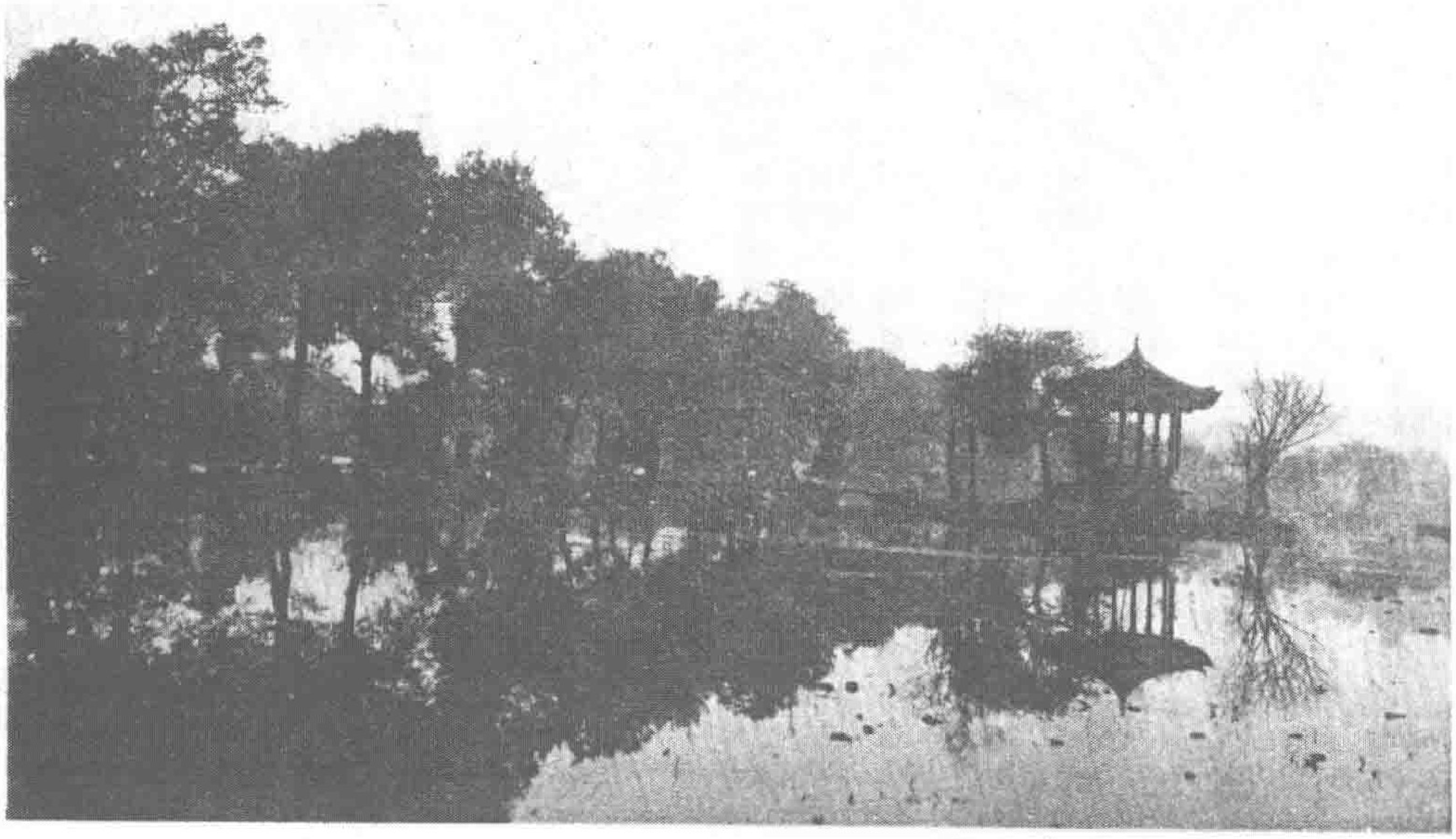
二四—三二四

三日　密雲，早晨天亮就起。七點吃早飯，八點到車站，由店家代買車票，同行李票。稱行李的是安南人，行李稱完就由店中伙計監視力伕搬上車，我們這些客人也就跟着上車。將開時，店夥把代買的車票同行李票交來，說行李是三百四十基羅。（一基羅就是一公斤。）除大票四張可以除去四十基羅不納費外，應付三百基羅的錢，行李票上雖然印的是二百六十基羅，這不過是掌稱的安南人少寫一點，得點外水。在搭客並不多出，當時無從同他辯論。也就由他去。九點開車，走了半天的時間都是在平原，路旁都是稻田，再望遠些，就是村莊，樹木雖是在冬天，這一望無涯的平原都是青青綠綠的，由海防來河內也是一樣的景色，眞不愧是產米之區。午後才見崗巒起伏，却不甚高，上有茂草叢林，多屬荒地。鐵道依山建築，蜿蜒其間，越走越高，人烟平地也漸漸的稀少，雖然蒼翠滿目，可是不有高山大川，總覺平平無奇。夜間八點才到老街，照例由接客夥計引到辦理護照的地方去對像片。（如有法領介紹信，就可免對像片，只需把信交給接客的便可代辦一切。）然後投宿天然棧，晚餐後已將近十點。老街屬越南，爲滇越鐵路越段的終點，與河口隔河相對，有鐵橋一座相連，過橋去就是雲南地界了。今晚本想過橋一遊，惟因橋頭的閘照例在夜間十點關閉，已不能去。店中設備較海防河內都不如，店費可與海防一樣。（不折不扣。）其房間用器比較華麗清潔的只有一間，足供一人或兩夫婦之用。每日每人法幣三元，行李費自老街車站至棧房每件一角五，由棧房到河口車站每件一角七，都較海防河內爲貴。據店主說：老街的水毒，不宜住人，要提高工價，才能僱工。海防，河內，老街的店費都大致相同，約分三四等，最少每人一元，最多三四元，行李上下火車輪船每件每次一



倮姑村之鐵橋

兩岸壁立谷深水急橋之兩洞各連一洞工程極其艱鉅相傳法人建築斯路曾先後在巴黎慶祝三次一爲簽約一爲通車一卽爲慶祝此橋之成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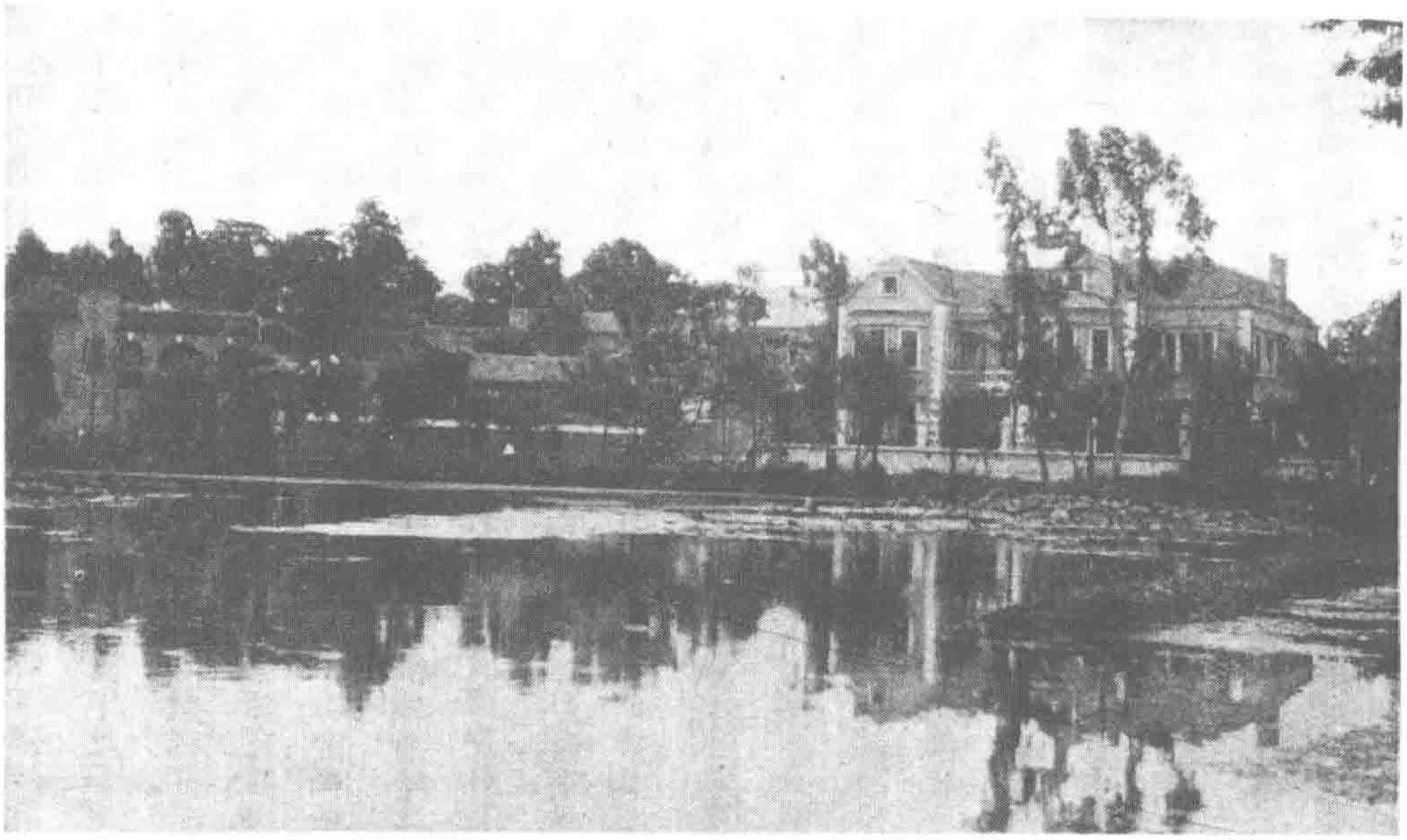


翠湖公園中之會中亭

角。在河內棧房離車站很近，旅客不必坐車，在海防地方，車站，碼頭離各棧房都遠，非坐車不行，（多係人力車。）每人每次一角。到海防時護照簽字費每張七角，其中一部分是劃歸華商會所的。在老街時護照簽字費每張二角。沿路通行的語言是安南語，如果同政府鐵路各機關接觸，就要用法語。不過自香港起到老街止，一路都有棧房夥記同行，粵語官話都同他說得通。護照的收發，行李的搬運，都有他照拂。不然就更加困難了。出店散步，覺其風光與二十餘年前初過時沒有什麼區別。還是只有冷靜的街道一條，洋廣雜貨舖兩家。（粵人開的。）菜市一個，賭場二三處，棧房三數家，晚間市面冷落，比較熱鬧的地方還是要推賭場了。

由老街入雲南境

四日　密雲，天未明就有茶房來喚客起身，洗臉後接着就開早飯，飯後收拾行李，由店家隨同到河口去。在老街出口，不加檢查，到河口橋頭時，有海關職員查看行李，作者投名片一張，申述行李都是自用，並無商品，承他略加審視，就得放行。再到河口警查局的檢查處，由處中職員校對像片，並將護照上姓名，籍貫，在滇住址，等註在冊內。作者未離港前，曾得錫務公司蕭經理致河口李督辦的介紹信一封，現在把牠交出，承稽查員優待放行。此外同行中或與稽查相識，或有介紹函件，或有政府公文，都得當日上車。其無上述文件保證的幾個人，就照例要在河口留住一天，聽憑稽核。得上車的，要把行李在海關驗貨處逐件打開來檢查，只要不是商品，也就放



翠湖南畔之西式住宅

行，還不感覺不便。可惜開始檢查的時間太遲，車將開時才完畢，使旅客過於奔忙，大有誤車的危險，這是作者覺得應該改良的。至於官高望重，不願到稽查處對像片受盤問的，就可在老街打住一天，同河口方面的當局從容接洽，次日上車，也可省去若干手續。七點四十五分車開，沿着南溪河而行，一出車站，就是一個山洞，以後就只見火車灣過來，灣過去的走，一邊是高山，一邊是流水，時而穿山洞，時而過橋樑，山嶺連綿，林森菁密，河流紆迴，水淺石多，人煙稀少，田舍都無，行半日的時間，只不過由低而高，往復曲折，越過山嶺幾重罷了。到灣塘，見有瀑布，如垂白練一匹。雖在冬季，也是一樣的在流。二十多年前見其如此，現在還是如此，瀑布有白煤之稱，滇中瀑布別處還多，除在石龍壩的用來發電外，都是這樣的不有利用，細想一下，眞不知有多少能力如此荒廢啊！到猓姑時，與阿迷下行車相遇。過芷村時，見從前鍊銻廠遺留下的房屋幾所，人字鑪幾排，還在原處，好像已經無人管理。這銻鑛公司的全盛時代，是在歐戰時期，民國四年春間，作者曾到這裏見習，聽說營業暢旺，各股東都獲厚利，但是過了幾年，也就收束，到了現在不知是如何的處理了。芷村以上，山秀水清，平地漸多，人烟漸密，大有錦繡河山之概，與河內老街間的一味平原，或一味巒山的單調景色，大不相同。天將黑，到阿迷，現已改名開遠，有接客的上車來招呼，仍宿天然棧。棧房門面只是一平常小鋪，並無招牌，進到天井，才見有一長牌，上面寫着「天然旅店阿迷州招待處」。據店中人說：從前軍隊一到阿迷，每到客棧住宿，棧中物品，不加愛惜，時有損壞遺失，店費也難收足，

二四—三二七

有時分文不得，所以除招待本棧所接顧客外，不接外客，門前不掛招牌也就是爲避免目標計。又因生意不佳，幣價（滇幣）低跌，一切設備，不得不因陋就簡了。這裏比較可住的只有前面樓房二間，每間有牀三張，人稍多就不夠住。房裏除牀外，只有方桌凳子幾個，連痰盂都沒有，叫茶房找個來他說舊的爛了，新的還沒有買，不慣遍地吐痰倒水的，到此反覺不便。

由河口到此，是雲南境內車站車上的服務人員，除掌大權的是法人外，其餘都是華人。法人在昆明設得有中法學堂，其主要目的也就是造就這們人材。沿途所用語言，都是雲南話，旅客無需棧房夥計隨行。兼之生意蕭條，棧房也要節省皮費，不派夥計隨行，只是上車時，由夥計代爲買車票，送行李，下車時，有夥計來接罷了。今早的車票，行李票，自然是找棧房夥計代買的。當時用的是滇幣，車費又是以法幣爲準，法幣的匯水是時起跌的，所以票價時時變更，賣票員要預備紙筆，臨時計算，行李票上多算少寫的弊病也是免不了。今早代買票的店伴說應付費的行李本是二百六十基羅。所以票價也是二百六十基羅的錢。不過票面只寫

昆明貨幣一斑

(1)滇印五角新幣，可兌現金半元。

(2)美印半元舊幣，價值現金一角。

(3)滇印五仙新幣，值現金五仙。

(4)滇鑄二角銀幣，此即現金二角。

(5)湖南省造當二十銅元之背面。

(6)湖南省造當二十銅元之正面。此種銅元，每二枚合舊票一角，每十枚合現金一角。

(7)當十銅元，每四枚合舊票一角，每二十枚合現金一角。



二百四十基羅，那相差的二十基羅的錢，是掌稱的外水。照這樣看來所要的比較河內的少，而河內掌稱人所多收的簡直是取自旅客，不是取自鐵路公司了。

滇越鐵路，雖由法人管理，可是護路軍警還是完全屬於雲南政府。從前政局不安時候，重要市鎮如開遠，蒙自等處都曾受土匪招安軍等的騷擾。現在因勦匪軍隊的努力認眞，土匪業已肅清。地方秩序也很安定。每天火車來往都有護路軍十多名護送。只可惜世界不景氣，滇中也不能例外。這條路上的貨運，客運，都很寥落的。

晚飯後到街上去散步，覺得商店也多了幾家，市面雖不繁盛，可是比較民國十六年時一院一院的房子都是破門爛窗，無人照管的情形，那又有天淵之別了。車站附近有馬路一條，兩旁商店客棧都安得有電燈，也有在街邊擺賣食物生果的小販，黃果（卽橙）是時果之一，比香港賣的金山橙大，氣味也比較香，買了幾個回去吃。味道又還甜，只賣滇幣四角一個，照匯水算，還合不上香港的四先。（香港的金山橙每個總在一角或一角以上。）要是交通便利，運費減低，免去沿途關口的苛稅與勒索，那麼就是生果一項，雲南都可以供應出口的。

夜間店伴來說明天恐車上無位，要今晚使人在三點鐘時上車把位，可是那時車站未開門，要拿滇幣五元給守站的安南人，他才開門放入，作者照數給他。第二早起身時，就到窗前去看，（店前就是車站，裏面也望得見一部分。）車站門固未曾開，也不見有什麼看更守門的人，所謂三點上車把位，不知是否有其事。賬單上沒有小賬一項，這或者當作小賬也未可知。不過外埠各棧多半都有小賬一項，本可照辦，又何必出此欺詐手段呢？

五日　晨微雨。午後雨住，密雲。

天未明就起，早飯後上車，車上搭客稀疏，行李而外不見貨物，座位隨處都是，更足證明無把位之必要。商務冷落，這也是應有的現象。六點四十分開車，過婁兮後，搭客才漸漸加多，午後在徐家渡同省車相遇。車中有賣米線，雞肉之類的，用具雖粗劣，味道還合口。有時也有越人在車賣咖啡同西菜，價非常貴，還不能時時買得着。不過開遠的伙食好，（走這條路要算開遠菜飯最好，各家棧房皆然。）早飯吃飽後，到昆明再吃晚飯也還不致十分餓。

今天的車路，大部分是沿着南盤江（又名八達河）建築的。所見的這南盤江，也同昨天所見的南溪河差不多，都是灘多水急，只有局部可以通航，所以有時還會看見河裏有小船呢？二日來的旅程中，雖所經小平原的形勢各有不同，可是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青山流水之間，回憶古人送別詩有兩句說「貧交此別無他贈，惟有青山遠送君。」那麼要是送旅行滇越路滇段的，儘可改下句爲

「流水青山遠送君」了。過宜良後才與南盤江分別。可是不久又繞陽宗海的北岸而行，因鐵道築在山腰，從車下看，儼然如坐飛機，村落田地彷彿圖畫。陽宗海是滇省湖泊之一，只東南方有小平原一塊，由車可見的村落，田地就在此處，其餘各方都是童山禿嶺，密密圍住。湖中船隻很少，由遠望去，幾乎不見，這樣大的湖，魚是定有的，何以不見漁船呢？這也可怪了。過陽宗海不久，就是由昆明出來的第一個車站呈貢。各種氣象都與昆明略同，車離呈貢經過一段樹木，就是果子園，爲當地人士所經營，年中出產不少，惜乎不能出口，這也是拜交通不便的賜。出果園後，開闊清爽，幽雅秀麗的昆明「壩子」（滇省稱有山環繞的平原爲壩子。）已湧現眼前，巍峨蒼翠的西山，（在滇池西）碧綠平靜的滇池，金汁河旁（金汁河是引盤龍江的水來灌溉昆明壩東南兩方稻田的運河。）圍牆一般整齊的樹林，昆明壩裏地毯一般美麗的田野，以及城裏鄉間黑（本是深灰）瓦白牆，間雜綠樹的房舍，都充滿了畫意詩情，使人不知不覺間發生一種快感。車到平地，一往直前，轉瞬已到車站，當時不過五點多鐘，下車後僱人力車乘坐，行李僱人挑，直向文林街預先租定的住宅去。此處是在城北，車站却在南門外，人力車約走半點鐘，車費每架二元。（滇幣，約合國幣二角零。）行李每挑四元，人力車同挑伕是由車站到市區僅有的交通工具，此外還有轎，馬，汽車，等都不是車站上找得着的。

開遠到昆明的旅程，比由河口到開遠略長，建築工作，又以開遠以下爲困難，全路穿山洞共一百五十八個，經橋樑四百二十五座，多半是在河口開遠間，故客票貨票的價錢兩天都差不多。兩天的車票同時買定也可以，各天買各天的也是一樣價。我們爲省手續起見，在河口時就把行李票買成直達昆明的，頭天無問題，第二天由開遠上車也不再稱，可是到省的下半天，來一查票員，把行李用眼睛估量一下，說是稱少五十基羅，要補今天的運費，作者問他稱都未稱，何以曉得少。他說如果眞稱起來，所少的怕還不只此數。作者爲息事寧人起見，只得照補。這麽一來，在河口時店伴所說少寫多算用作掌稱外水的錢，還是取於旅客身上了。由昆明車站出來時，有公安局，市黨部等幾個機關的稽查員盤問，作者各送名片一張，說明來歷，並有接車親戚從旁證明，也就順利通過。現在走這條路的，從取護照起，差不多天天都要受點煩惱的。有個朋友說，「走一回，痛心一回。」這眞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完）

光復遊記

蔣維喬

民國十一年冬，赴蘇州視察學校，晤老友金君松岑，乃有光福之遊。十月四日之晨，同赴西門，登雇定之利澤小輪，到木瀆，訪袁君幼辛（培基）在木瀆繞行一周。袁君先得松岑信，已雇小舟，預備同遊，乃繫舟輪後而行，幷攜行廚，在舟中共餐，肴饌精美，中有松蕈，尤新鮮可口。日午，傍岸，同遊於羨園；園中布置，曲折幽勝，登樓憑眺，靈巖山全景在目，惜已失修，漸近荒廢耳。再返舟，開行，抵善人橋；水大橋洞小，輪船不得過，余等乃自小舟過輪船，俾得加增重量，吃水較深，乃安然過去。午後二時，抵光福鎭，舍舟登陸，寓壽梅旅社。光福鄉董李玉卿，申子佩，第一國民學校校長邵立齋，皆來招待，因爲時尙早，乃由邵君導遊；出社，向西北行，數十武，至光福寺。寺在光福山，爲梁代所建，後有舍利塔，故亦名塔山；宋時獲銅觀音像，供奉寺中，亦名銅觀音寺；寺後有送子洞，據山之高處。登之，可以望東西淹，出寺，再向西北行，里許，至三官堂，堂北有水閣三間，面臨西淹，極湖山之勝。所謂淹，乃太湖之水，匯流山間，淹沒而成者也。東西二淹，一水可通，中惟隔以石梁耳。堂後復有一亭，登之，更豁然開朗，西淹全部，宛在欄下，淹之三面皆山，其南則鄧尉，西磧，銅井諸山，綿延不斷，直至太湖口而止。既而光福寺僧，攜二手卷來，展玩移時，遂至淹西小築啜茗。憑欄觀淹，彷彿西湖，流連久之而出。折向東南行，里許，至湖上讀書處，馮桂芬所建，今設第一國民學校於此。自校之後門出，沿西淹行，過石梁，登虎山，山不甚高，頂有平原，上有東嶽廟，已荒廢。自頂遠望，左爲東淹，右爲西淹，羣山環之，風景之美，不可名狀。東淹面積，略與西淹等，不過農家築圍成田，致水道日狹，不及西淹之廣矣。

是時夕陽西下，晚霞映入淹中，上下皆紅，蕩漾如濯錦，令人低徊不忍去云。

五日，陰雨，不克暢遊，擬至山中著名處，作半日之盤桓，遂於晨八時，乘肩輿西行。邵君立齋爲嚮導，約三里，至柏因社，亦名司徒廟；廟中有古柏四株，曰清奇古怪，形各不同，勢復蟠屈，故得此名。所謂怪者，乃經雷火，劈一株爲二，倒地復能生根長茂，斯眞不媿爲怪矣。觀畢，出廟，折回原路。再南行，約九里，至元墓山，相傳晉青州刺史郁泰玄葬此，故名。今猶存墓碑，築亭障之。此山面對太湖，登頂一望，洞庭諸山，若隱若現，沈浸於洪波，山上有聖恩寺，規模甚大，爲此間叢林之冠。住持中恕出迎，幷言今年時節和暖，牡丹，桃花，非時齊開。以淨瓶插牡丹桃花各一枝，供客，並導遊各處。寺後有眞假山，在郁墓之側。此山多土，惟此處奇石突出，嵌空玲瓏，故呼爲眞假山。自山而下，復入寺，登還玄閣，俯視太湖，在几席之間，惜烟雨迷離，不能了了。寺

中藏有周郑公牼鼎，為珍貴之古物，中忽出示之古色斑爛，鐘帶間有三十六孔，其鐫刻為籀文，又有巨軸三，皆長二丈餘，一為栴檀佛像，一為西方極樂世界圖，一為華嚴經塔，寫全部華嚴經，字跡細若蠅頭，為虞山弟子許德心敬寫，河南程眉繪像。余等在寺午餐，餐畢，再出寺西行，路小而窄，且雨不止，輿人緩緩而前，約五里，抵石樓，有古剎，其前修竹成林，臨湖有萬峯台遺址，登台可望七十二峯，惜亦迷茫不可辨，惟銜漫二峯，距離至近，如在足底耳。午後三時，仍乘輿回，路經香雪海，為早春梅花最盛處，今則深秋，無可觀者，故未停。鄧尉除香雪海尚多梅樹外，他處已砍伐無餘，改種桑樹，詢之土人，則云。種梅利薄，不如種桑利厚，然桑樹到處杈枒，山容則因之醜陋矣。三時，回旅社，即乘小輪返蘇州。



旅中不暈船
方知旅行樂

莫愁暈船片。成分精純。不雜興奮藥物。功能迅速制止因舟車旅行而起之嘔吐昏眩諸症。其效靈驗。風行世界已久。旅行有此。旅遊之樂無窮。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倫敦 紐約 莫愁製藥公司監製

莫愁暈船片

(4)

秋日登天目記

葉作舟

天目山雄蟠浙西，爲杭屬各山之祖，郭樸所謂『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也。山拔海一五四七公尺，高於魯之泰山二公尺，皖之黃山一四七公尺。太平寰宇記云：『山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水因山曲折，東西亘源若兩目然，東出臨安爲大溪，東流爲苕溪，西趨於潛爲紫溪，合桐廬之水以滙於浙江，』今東天目仍屬於臨安，西天目屬於於潛，然名勝多萃於西天目，遊人往往以此爲的。往者交通不便，道途艱難，遊人自杭發者往往非半月不能往還。近年浙中公路，發展甚速，目下已成八千公里。而自杭徽公路告成以來，由杭往遊者朝發午卽可至。自杭往臨安至藻溪凡八十公里，日有杭徽車經此，自藻溪至天目山麓出二十公里，星期六及星期日各有天目遊覽專車往返，以與杭徽車相接。故近者遊人踵至，淸泉明月，朝烟夕霞，已非山僧所得獨享。

浙江通志天目山圖說云：『其間仙佛之廬，不可勝紀，而在西目者莫崇於獅子正宗……雍正十一年奉飭新建，賜名禪源，而福地名藍，遂冠於五山十剎之首。』其實各志書所載勝跡名所，或已毀滅，或蔽於林箐，或因險峻難以探尋，至今多無可考。又昔日測繪不精，各志書所附山圖，方位錯亂，反令後人茫然。去年中央有舉行東南五省名勝展覽之議，省當局及地方人士，着手整理，頗具熱忱，現建廳在山設有天目山名勝管理處及導遊局，惜辦事人不得力，地方嘖有煩言。由禪源寺建山頂，道路本崎嶇難行，近已大加修築，並於適當地段建立茅亭，絕頂一亭，工事尤稱艱難，此皆爲於潛羅慕峯君所苦心經營。羅君住山凡六閱月，與其邑人余剛夫方幼壯江小峯諸君，披荊斬棘，尋幽探古，對於已往勝跡之整理，實具不少功績。此不僅名山重光，所以便遊客，且因遊客之誘致，於當地土產之外銷，亦有巨大影響也。

余困居滬上，已四閱寒暑，紅塵十丈，殊苦煩囂，其間除一度赴錫小遊外，未嘗履上海市界外一步。今秋歸里省親後，道出杭州，晤故人子梁育初等，放舟湖上，互道契闊。杭州近年市政之進步，至堪驚人。雖湖光山色，依然如舊，而道路之增築，風景區之開闢，使西子容貌煥然一新，入夜則山間水際，電燈照耀，又如珠彩滿頭。與二十年前余就學杭州時，洵不可同日而語。越二日，晨起正擬整裝歸滬，子梁謂將專車赴天目，盍共往遊，余以久苦都市生活，遂欣然諾之。

同車者除子梁外，尚有吳姚諸君。車由杭徽公路行，出杭州市時，兩經憲兵機關之詢查，遞片後，卽放行。據云：夜入杭市，非有保安司令部之夜行證不可，否則荒郊車中一宵，殊難受也。經餘杭入臨安，

路漸行漸高，由車窗外望，山巒起伏，多植修竹，蓋臨安產竹，頗負盛名。十時許抵臨安縣城，參觀中心小學，頗整飭，敎職員多着藍布短衣，而褲則不一，校長楊君爲言彼地敎師均以藍色土布爲制服。小坐復行，經藻溪，午抵於潛縣城，自杭赴天目本應由藻溪分途，因子梁輩先已與於潛友人約，乃有此行。余亦得晤舊友顧公德君，顧君現任該縣建設科長，相見甚歡。

余素嗜捲烟，適所帶捲烟告罄，而該縣城中各店竟無一家出售者。後聞悉該縣及臨安兩地之公務員及地方人士久已不吸捲烟，戒者戒，其有未能免除者則代以土產旱烟，一方面復勸導商店勿售捲烟，鄉民勿吸捲烟，蓋歷年捲烟輸入兩縣者各有四五十萬元，倘能斷絕輸入，對於農村經濟不無裨益，在上者領導得力，商民遂自動停售，鄉民亦欣然樂從，無怪一入臨安縣境，除過客外，竟不見有一人吸食捲烟者。因思『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新生活之推行，端賴主持者之以身作則。

午餐後，自於潛動身，復折回藻溪，向天目行，中途車越一嶺，路成之字形，轉折而上，多奇趣，彷彿如行日本之日光道中。約一小時許，抵天目山麓之車站，卽爲汽車路之終點。遊客至此，足力不健者可雇轎代步，天目山名勝管理處定有轎金規章，自車站至禪源寺凡五里，轎金一元三角，至開山老殿凡十五里，轎金六元，雖曰山路難行，究嫌太貴。聞邵力子先生家族今夏曾遊天目，謂自杭至天目之汽車費尚不甚鉅（按共公汽車費自杭至藻溪爲二元二角五分，自藻溪至天目爲四角八分，）而轎金却不易負担，然實則轎金之入轎夫手者，僅有六成，蓋以一成歸轎頭，一成歸導遊局，二成歸管處，如此苛酷之剝削，良堪痛心。

余等自車站發，皆步行，經朱陀嶺，夾道喬木成蔭，野花吐香，友人謂天目風景，至此已踏入第一綫。又行二里許，見有西式房屋傍山而築，近視則朱門煥然，前跨小溪，蓋天目旅館也。入內小憩，館主導覽各客室，設備至精緻，房屋自一元至六元不等，館係新建，今年四月方始營業。天目遊客向多食宿於寺院，故除西人外，鮮有投宿者。出館行數武，有橋名蟠龍，清溪一泓自此出。橋上有亭翼然，名雨花。過橋折而右，石徑如洗，高木參天，卽通禪源寺。導遊局設於寺前，傍有小店數家，大都爲販賣土產品者。

禪源寺宏偉莊嚴，處昭明旭日翠微陽和羣峯之下，禪堂寮舍，鱗次櫛比，平日容僧百餘人，寺有田千畝，山地則不可勝計，蓋西天目諸山，產權悉屬於寺，然因近年香火不旺，而山中柴木，又殊不値錢，二千元只能售一元，故所入仍不足開支。寺有藏經一萬二千卷，分置二十櫃，有僧專司保管。余等止於寺之來靑樓，僧以茗進，色淸味香。樓前後有廊，可縱眺，時雲林漠漠，暮色蒼然矣。晚餐後，至寺前小

步，山間明月，倍覺清幽，月光自林葉間漏下，碎作玉片；四顧峯巒圍繞，萬籟寂然，惟聞雨花亭下，隱隱有流水聲。及夜寒透肌，歸寺寢，至感酣適。

黎明，寺中鐘鼓聲作，枕上細聽，別具情味。早餐後，携杖易履，準備上山。由禪源寺至半山之開山老殿，道路近雖已加修築，沿路均有石級，然非山居者仍覺崎嶇難行。又由老殿以至山頂，有時泥徑滑足，有時亂石成堆，更不易着脚，故凡革底之履，斷不能上山。山民有出售『和尚鞋』者，可使茶役召喚以至，索價每雙六七角，實則略可減讓，鞋係布底，面鏤空成條，如女式摩登夏鞋然，有紐帶可繫，能使大小適足。出寺經伏龍橋，翠微峯，新婦石，景色漸行漸佳，遍山丹楓，雜以蒼松翠柏，錦繡盈眸，爛熳無比。至清涼橋附近，老殿方丈妙定法師偕一印度僧飄然而下，僧出手冊，請題名畢，逕自下山，妙定則伴余等行。未幾，至清涼橋，橋跨於兩山之谷間，澗水淙淙，流竄怪石間。時余等已圍於羣山之中，如入仙境，令人頓足狂叫。再上，爲張公舍獅子口諸勝地。張公舍在一峭壁間，高丈餘，深可五丈，縱二十餘丈，欹崖上庋，危然如欲墜。相傳漢張道陵煉丹於此，因以名。至是聞一種異香，沁入肺腑，同伴云：當爲野朮。按於朮載諸醫書，爲當地名產之一，但市肆所售多以人工栽培，野生者已若鳳毛麟角，至爲難得。獅子口在張公舍之上，峭壁危岩，蒼苔斑駁，中有池，大旱不涸，水分甚厚，盈碗不溢。傍有高峯祖師塔，在圓頂石室中，非秉燭不能視。

出獅子口經洗鉢池，至大樹王。天目佳景，即在遍山盡爲佳木，其種類之多，據云，浙省所有植物，皆備於此。自禪源寺至開山老殿，夾道皆爲合抱之披杉，高枝參天，挺秀不可名狀，西天目祖山志云：『大樞樹亦名千秋樹，草木狀，一名披杉。在眞際亭下者，高幹十餘丈，大十數圍。』不知是否卽係大樹王。今樹週圍有短垣，有窗可內觀。有估計其直徑者，謂有丈許，仰視之，高若與天接，稱王良非僭越。

自大樹王上行二里許，至開山老殿，天目風景之所萃也。開山老殿對禪源寺而稱，今爲禪源寺之子院。老殿原名大覺正宗禪寺，建於元世祖至元間，元末燬於兵，明洪武以後，以迄於今，其間廢壞而復興者屢，現殿宇雖不甚廣，而莊嚴整潔，不染點塵，四周松檜森陰，深處羣峯之間，甯非洞天福地。杯茗小憩，卽往遊四面佛，佛係石琢，一身而前後左右，皆佛面，近爲一癲僧推入岩下，今已無存。四面佛在攢玉峯之頂，上有茅亭，係新建，下臨深谷，偶一俯視，令人驚悸亡魂。坐亭中下望，羣峯來朝，勝景萬千。天目奇景有所謂雲海者，據云：僅於晨間得偶見之。但余等此次入山，在張公舍已得觀雲海，忽聚忽散，變幻莫測。此時雖已日午，而雲海仍未散，自亭中遠眺，但見諸山僅露峯巓，若海島然，其下僅在白雲中，而白雲往返，又若怒濤奔

騰，古人雲海之稱，涉想可謂佳妙；余謂可名斯亭以觀海。

由四面佛折而至倒掛蓮花，即山志所稱元通岩。峭壁數千尺，深若不可見底，壁下一石突起，周數丈，高幾與壁齊，因形似倒掛之蓮花，俗遂以之爲名。傍壁鑿有石徑，可扶鐵欄而下，惟徑窄而陡，臨深谷，不可俯視。及既下，則有平地一方，近亦建有新亭，可坐憩。余謂四面佛之勝，在乎宜於縱覽，而倒掛蓮花之勝，則在形勢險峻，二者皆離老殿不遠。

歸老殿午餐後，妙定以名人題冊見示，詩畫兼收，琳琅滿目。胡適之先生，近亦有遊天目詩一絕，書成立軸，憶其末二句云：『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是最高層。』余本擬餐後即下山而同伴以爲既來天目，不可不一登絕頂，頂上有天下奇觀仙池諸勝，晴日可望錢江黃山及孝平於潛諸城，余亦意動，遂共鼓興而上。山高秋深，落葉滿徑，樹亦較小而多勁枝，回首下望，老殿又在脚下。過羅漢松，雨漸淅瀝，下至回仙台，衣襟漸溼，而離頂尚有二里許，咸以歸途難行，遂折回。返至禪源寺，已暮色蒼茫。余因兩腿酸痛，晚早睡，夢身墜斷崖，驚而醒，天色猶未白。次晨自禪源寺發，尋原道返，午抵杭，而晚已歸滬寓，大有『千里江陵一日還』之感。天目名產有雲霧茶，烤青豆，栗子，筍乾等，携少許歸，燈下與妻兒煮茗共啖，爲道天目之勝，竟忘旅途之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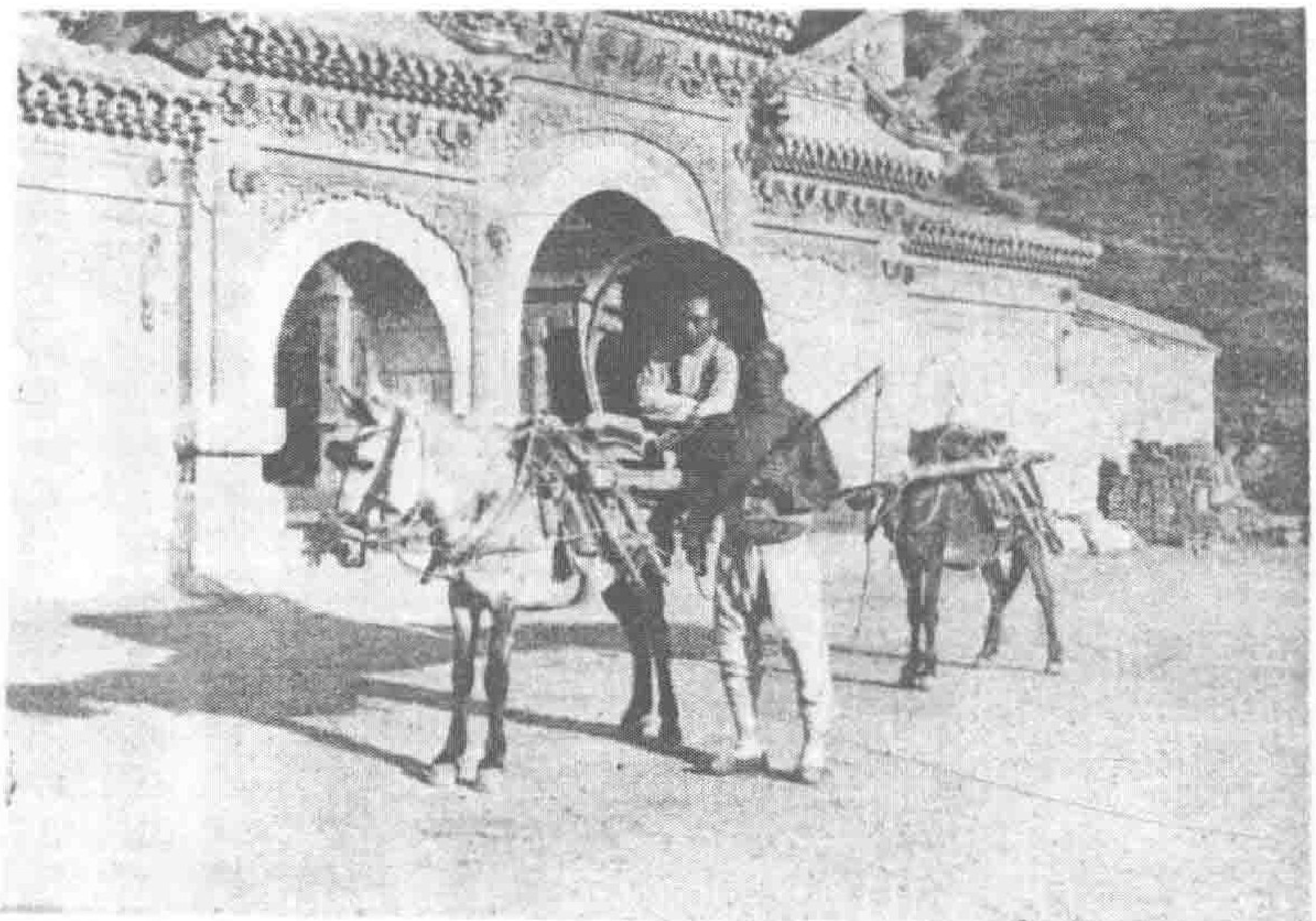
大陸銀行上海儲蓄部
紀念兒童年養成國民儉德
創設學童儲蓄
特別加利提倡
定有專章　隨時送閱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代
君解決「住的問題」如承
垂詢請向上海江西路三六一號本行地產部接洽

五台山紀遊

都錦生

五台山位于太原之東北，高出海面萬餘尺，爲國內最高之山脈，距太原四百餘里。往遊者由太原乘汽車至河邊村二百四十里，四小時卽達，由河邊村改乘轤轎，土人名之曰「轎窩子」（見上圖，）係于前後兩轤中架竹木爲之，人坐其間，左右搖動，初坐頗安，久之則手足痲木，坐臥爲難，如是者三



代步轎窩子



五台道中

二四—三四一

日始可達到五台。行萬山重疊溪流亂石中，空山靜寂，但見羊羣逐水草而居，與騾夫之呼聲相應和。昔日唐僧西方取經，恐亦以五台



金閣寺

山爲目的地，故往五台山者除拜佛外，旅遊者極少，實爲人跡罕到之所也。是日行七十里，宿於尊勝寺，該寺爲五台山之咽喉，到寺時已十時許，腹又飢餓，山中無佳肴，惟一碗青菜，兩盤瓜絲，余因飢不擇食，飯吃四碗，每思在家時非有佳肴不下箸，而胃口不如今日遠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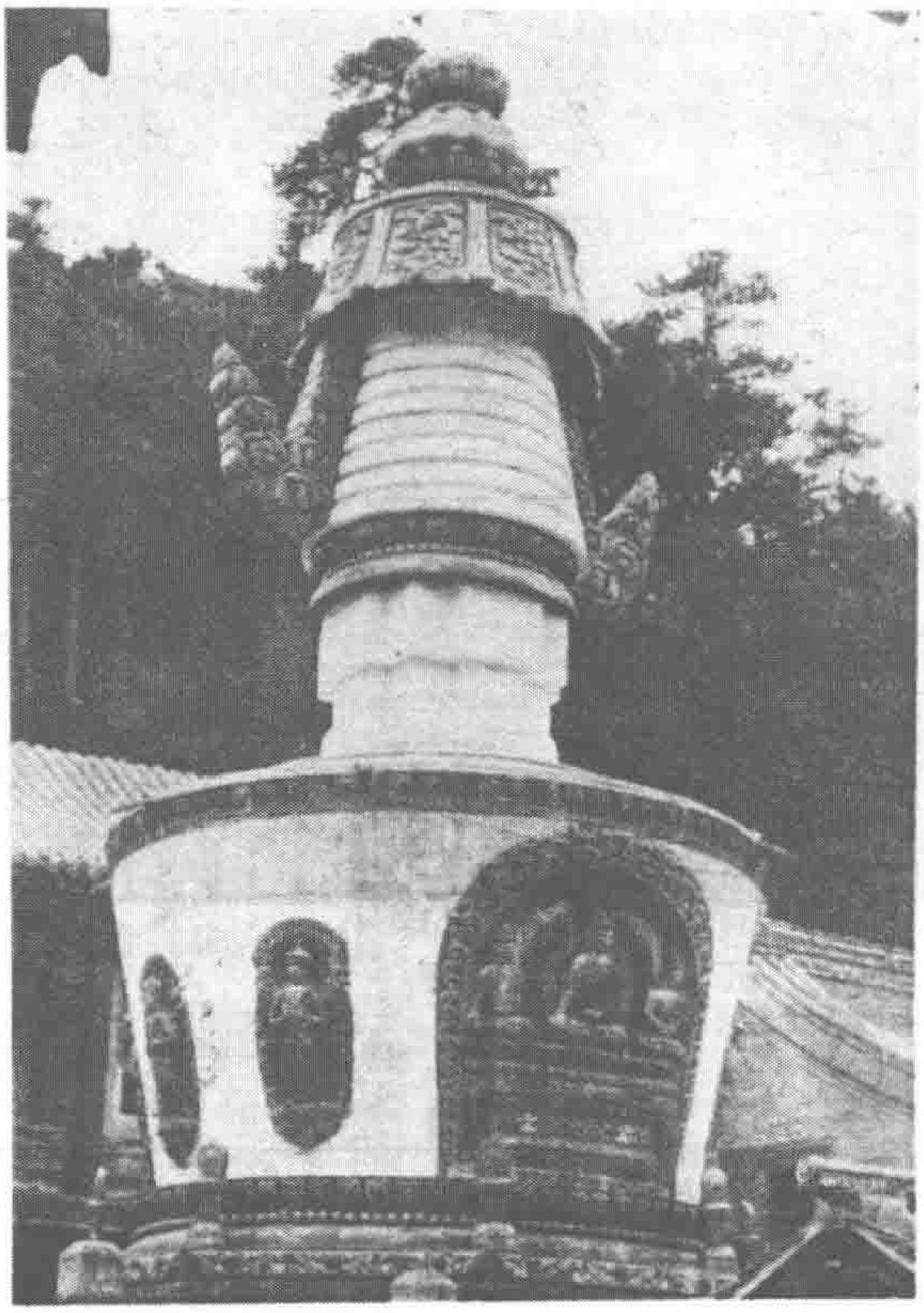
顯通寺之銅塔銅亭



二四—三四二

尊勝寺建築精美，和尙招待甚周。寺內各種建築物，正在進行中，雖農村破產，社會不景氣，而僧道仍不受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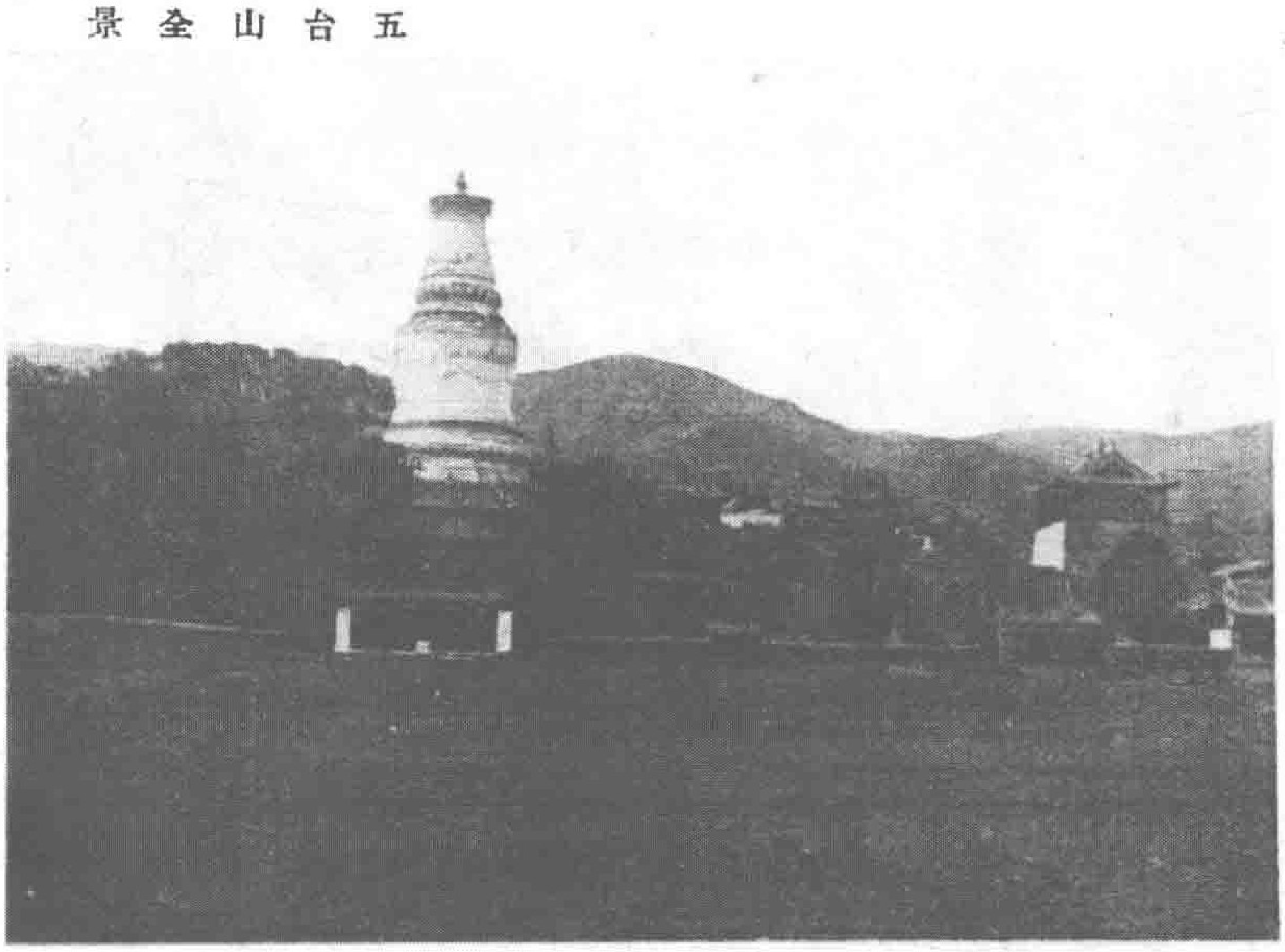
翌晨七時起往金閣寺，計四十里，仍行萬山中。每憶古人讀書學道，入山必深，五台上開山祖師亦必有道之士也。



大玉塔

金閣寺建築尤爲富麗，山門前之牌樓雕刻之精美，不亞於頤和園排雲殿。前之牌樓山門之建築，其石刻均以大理石古色生動，自有宗敎特種之表現。僧謂昔人見金閣浮空，因建是寺。寺內有高十餘丈之千手觀音，殊不易覯。昔人讚金閣寺云：「傑閣倚雄峯，登臨興未窮，怡然觀物化，肅爾禮慈容。簾捲千山雨，窗含萬壑風，倚闌何所思？霜月掛寒空。」次日七時出發，入五台山之中心點，至顯通寺計五十里路。過鎭海寺，爲章嘉活佛所住。是處林木甚茂，有西藏佛之大王塔，喇嘛僧對塔頂佛，以全身起伏，亦鍛鍊身體之一種運動也。一切佛像，均係西藏物，其法器亦極奇特，有以人腦骨爲器者，有以人骨刻枯頭爲柄者，均爲南

五台山全景



方各寺所未見。過楊林街爲五台山一大集市，專做遠道來朝山之顧客者。至顯通寺時，已中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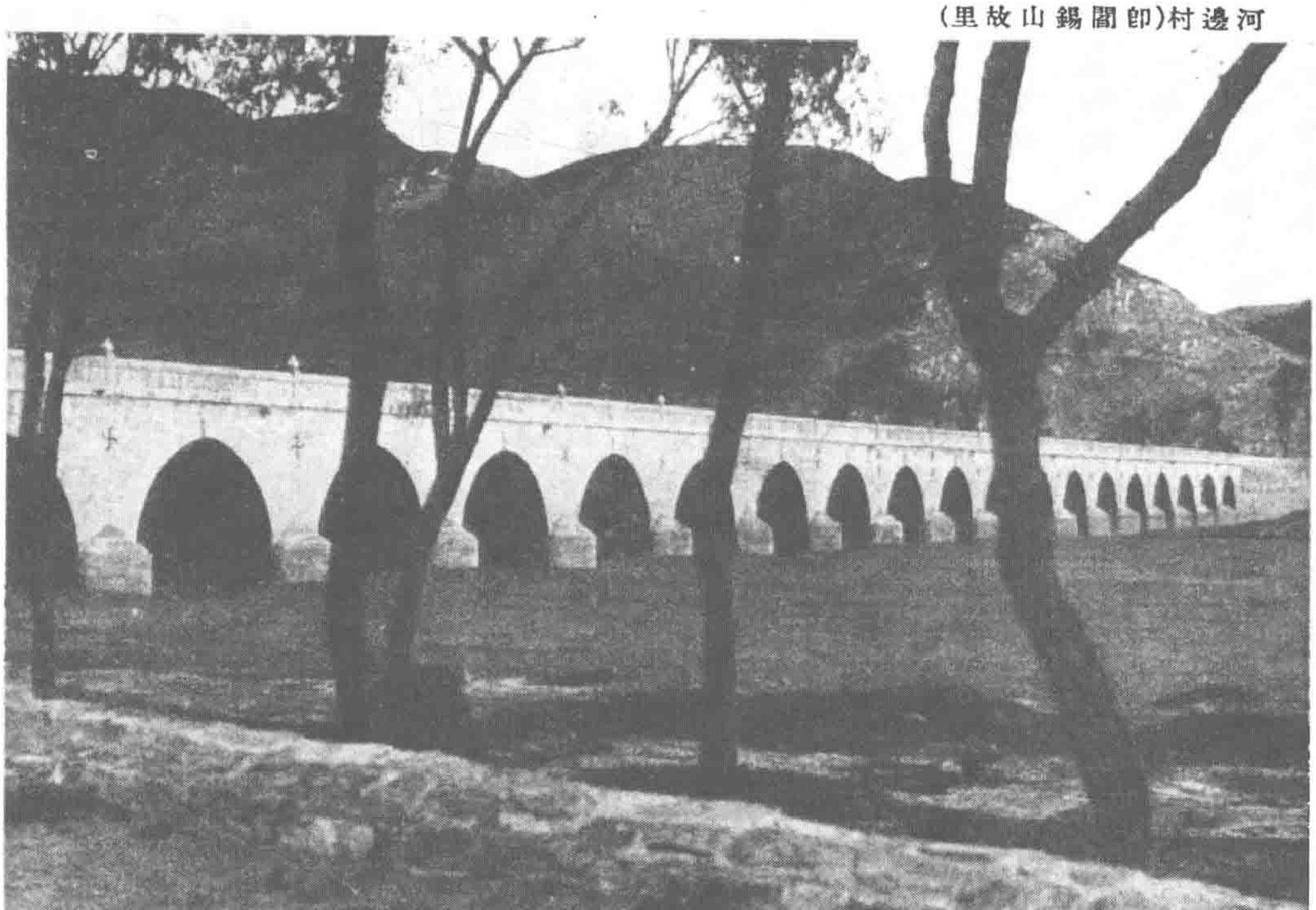


蒙古人朝山

是處爲五台山之中心點，羣山環拱，廟宇整潔，金頂白塔，雄偉有古風。而喇嘛念經之音樂，尤爲悠悅入耳。

顯通建築，規模宏大，爲台山冠，有銅殿銅塔無量殿，蒙古西藏人不遠千萬里來是山膜拜，將平日之積蓄盡獻於佛。遜清皇帝每年亦來是山朝山，故廟宇建築尤爲莊嚴華

河邊村(即閻錫山故里)



麗，雕龍刻鳳，金壁輝煌，更爲特色。

五台山以「菩薩頂」爲最勝，又名大文殊寺，位于五台之中心，爲昔日文殊講經成道之所，實爲五台開山祖師。形勢雄偉，氣象千萬，左有靑龍山即東台，右有白虎山即西台；山北以北台爲靠山，山南以南台作屏藩，菩薩頂位于中台之龍頭上，二水環流，適有二龍戲珠之勢，高凡三里，將進寺，有石階一百零八級，再上有九級，殿前有石獅一對，雕刻精細，黃瓦金頂，莊嚴淸淨。有古松四株，蔭翳天日。有香爐白石牌樓銅鼎各一座，均罕世之奇寶。文殊佛座於中，佛像莊嚴，令人起敬，是處爲喇嘛僧所居，寺中所供奉之喇嘛佛，亦極有可觀，吐火金剛及男女擁抱之歡喜佛，雕刻之精美，與表情之自然，實可代表東方之藝術，均以銅質爲之。入山既深，自古名人雅士英雄出家修道者亦極多，如宋之楊五郎亦在此出家，今有五郎祠，聞係五郎眞身像，有八十一斤鐵棍，尚在其室，陳列廟內，有詩如下：「國士寥寥馬不嘶，白雲深鎖五郎祠，宋家世界空成夢，缺棒常拈欲恨誰！」

五台有寺二十四所，均是當年出家人所修建，各盡其玄妙，以招徠遠道來五台頂佛之佛門弟子之信仰，已成爲佛世界，一切自治等情均由僧組織之，以便公審。如有犯規者，由自治會解決，不能解決之事，送區公所轉送縣政府。

遊五台者必朝台頂，頂凡五，曰東台，西台，北台，南台，中台，是爲五台。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又名曰淸涼山。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士之台。雄據雁代，磅礴數州，在西關之中，周五百餘里，左隣恆嶽。秀出千峯，右瞰滹沱，長流一帶；北凌紫塞，遏萬里之煙塵；南擁中原，原爲大國之蔽屛。山之雄偉，難以盡言。此遊雖路途遙遠，跋涉維艱，而精神極快。靈山聖蹟，樂而忘返，因是爲之記。

漫游齊魯雜詠（一）

繆鏞樓

乙亥八月下浣，津浦鐵路徵集旅行團八十二人，特備專車，廿四夜自浦口出發，二十八晨回抵下關。在途三日，參加曲阜孔誕祭典。登泰山，游靈巖，膳宿均在車中。日遊夜行，時間經濟。余與于志文，蔡晦漁，蔡觀明，繆松如加入此行，詩以記之。

車中見日出及徐北水災

夢回日出彩雲深，雞犬無聲柳不陰。宋代南流徐境苦，千年黃禍又來今。

遊靈巖

靈巖距萬德車站十八里，大道淹於水，小路澗溪錯雜，亂石嶙嶒，男跨蹇驢，女乘小車，逡巡其間，迭見覆車墜馬。余偶失愼，曾被黔驢釋負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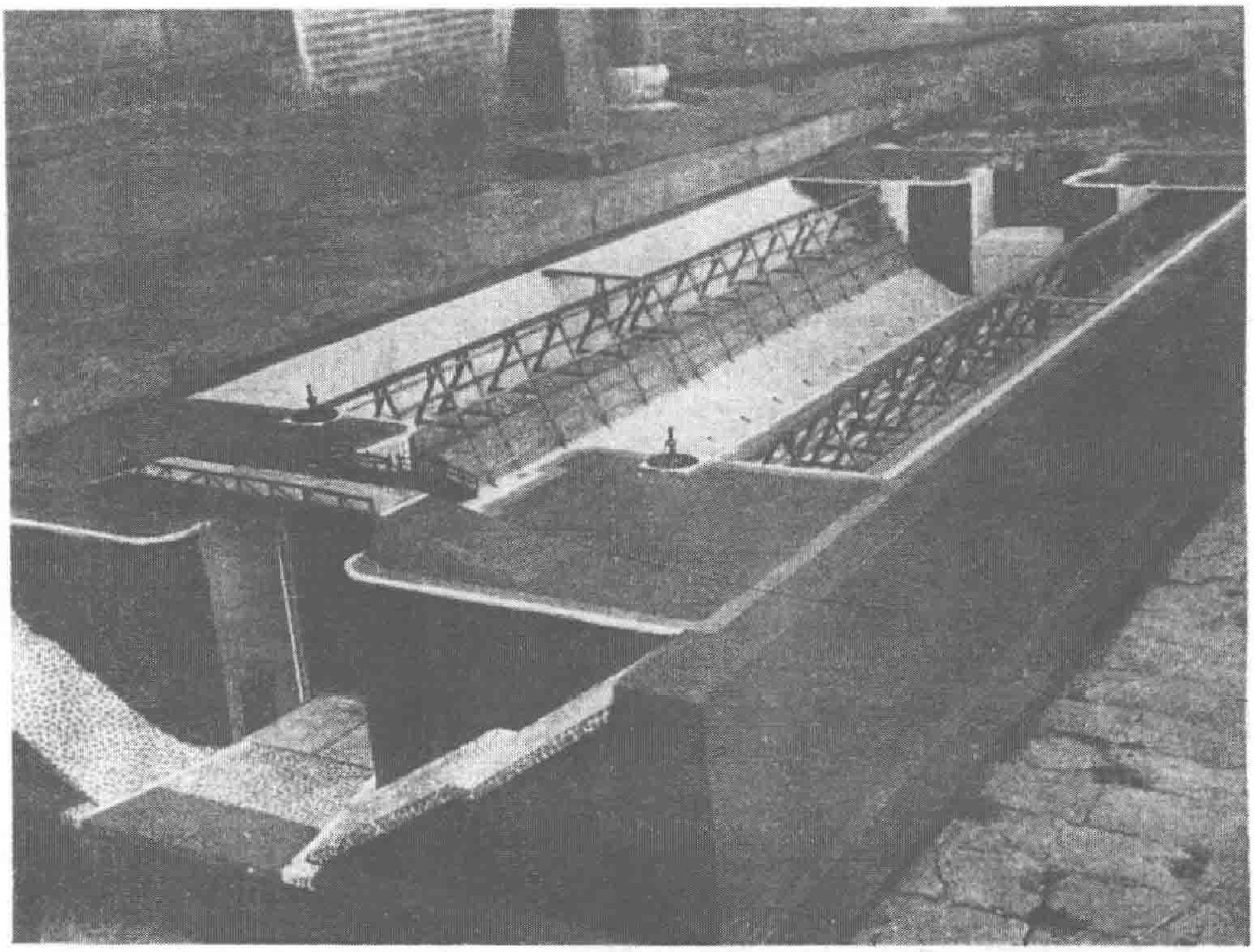
車如流水馬如龍，競逐深山晚寺鐘。蜀道崎嶇行不得，曾遭竭蹶勉相從。靈巖景物不凡庸，起伏岡巒疊幾重。唐塑如生層塔古，虬松漢柏競陰穠。

岱廟

泰安城在泰山麓，岱廟隅坐城西北。廟方三里高三丈，漢代工程膺帝敕。三面三門南五門，廟牆似倣禁城式，牆內更築內圍牆，殿宇重重深莫測。祗因祭秩列三公，廟貌崇隆制殊特，金石古器陳殿中，形奇字詭難辨識。壁畫天子祭岱圖，宋代丹青饒古色。秦碑領袖列朝碑，漢柏唐槐相覆翼。廟中賃廡幾人家，院落一隅興貨殖。輝煌亭榭總荒殘，寂寞園池任釣弋。卽今封建制無存，昔日威儀思抑抑。

登岱

岱宗直跨齊魯立，衆山遠近皆長揖。山路蜿蜒四十里，磴道六千七百級。盤道始自一天門，石徑清幽難比論。冷看與人行似蟹，山兜繩結軟且溫。萬仙樓前妙香院，艷尼能文精治膳，舊時韻事儘風流，今日住持皆鵠面。高老橋石鐵釟箝，千派爭流鑿隱潛，石坪古拙題經字，瀑布悠揚垂水簾。天門高遠半明昧，十八盤道難進退。處士大夫松並奇，丈人孔子崖遙對。堂皇富麗碧霞宮，萬歷兩碑皆範銅，簷鈴殿瓦盈金碧，天上人間一覽空。拾級窮升玉皇頂，岱顛九石爭秀挺。雲軒日出湧奇觀，沒字秦碑終不醒。手摘星辰足履靄，泰城如鳥汶如帶。興來俯仰一長鳴，聲徹雲霄寂萬籟。



邵伯船閘模型

邵伯船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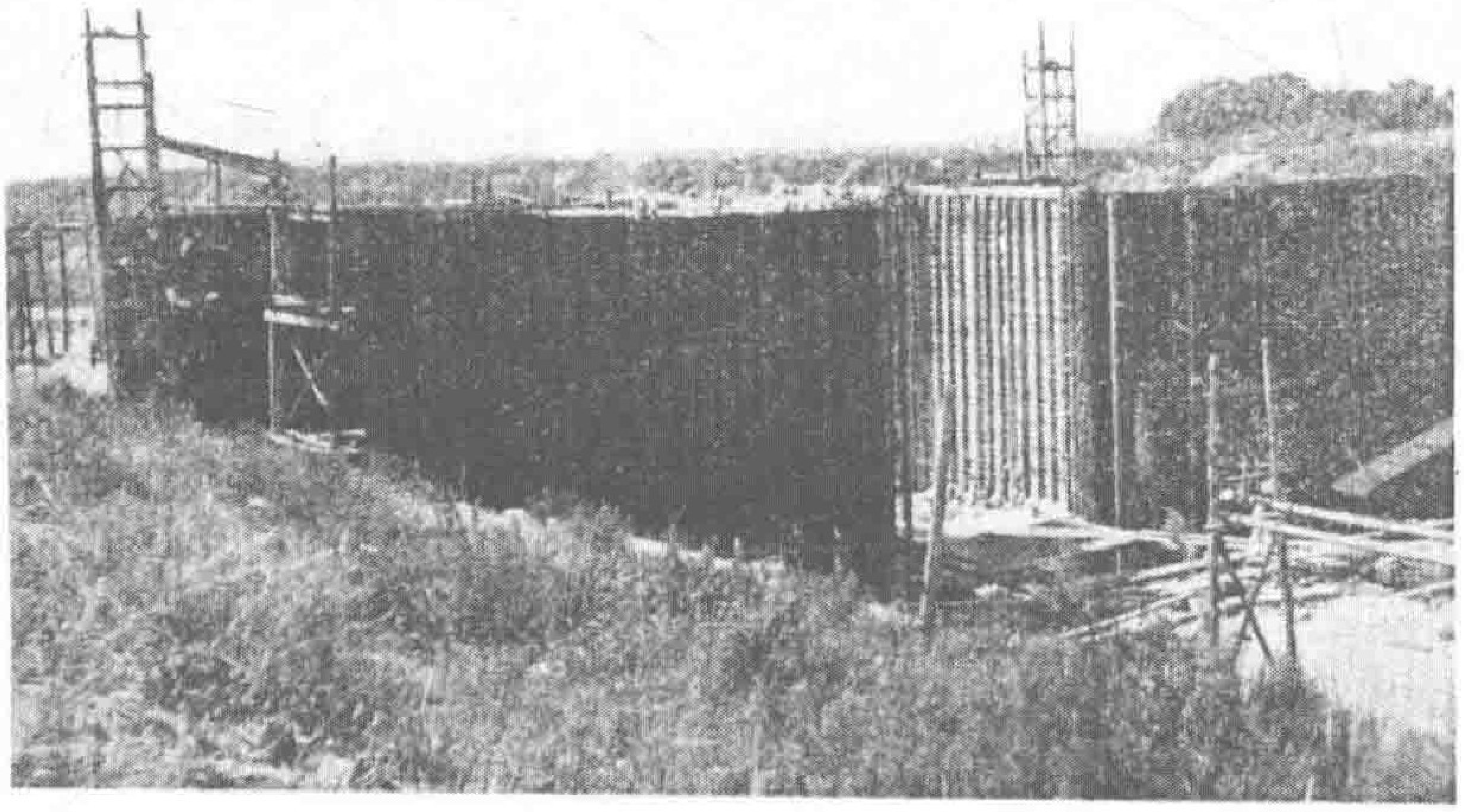
耿厚澤

邵伯一稱甘棠，又名棠埭，亦曰棠湖，晉太傅謝安鎭揚時所築。地濒運河東岸，爲江都東北之大鎭，北接高郵，淮陰，東通泰州，興化，鹽城，交通甚便。在昔爲南北交通之孔道，商賈輻輳，市肆喧闐，極稱繁盛；自滬津通航，津浦路興，此道遂形冷落。益以年來大水成災，不景氣影響所及，市面更一蹶不振。去歲導淮委員會實施第一期導淮工程，並於邵伯，及淮陰，劉老澗二處各建船閘，此舉關係江北繁榮至鉅，果使工程逐步完成，則江北千萬人民，皆可免再遭洪流之刼，豈僅邵伯一邑之幸也哉。

記者邵人，頻年旅食首都，於故鄉之新興船閘工程情況，雖偶見諸報載，然一鱗半爪，不得其詳，每有以此工程見詢者，輒瞠目不能作答。上月得暇返里，乃赴工程處詳加勘察，幷徵詢熟悉此中情形之友人，稍明梗概，爰濡筆記之，以告關心玆事者。

按邵伯鎭原有東西二堤，運河居其中，邵伯湖在西堤外，今船閘卽建於西堤之側，幷另築一新堤，將來閘成，東堤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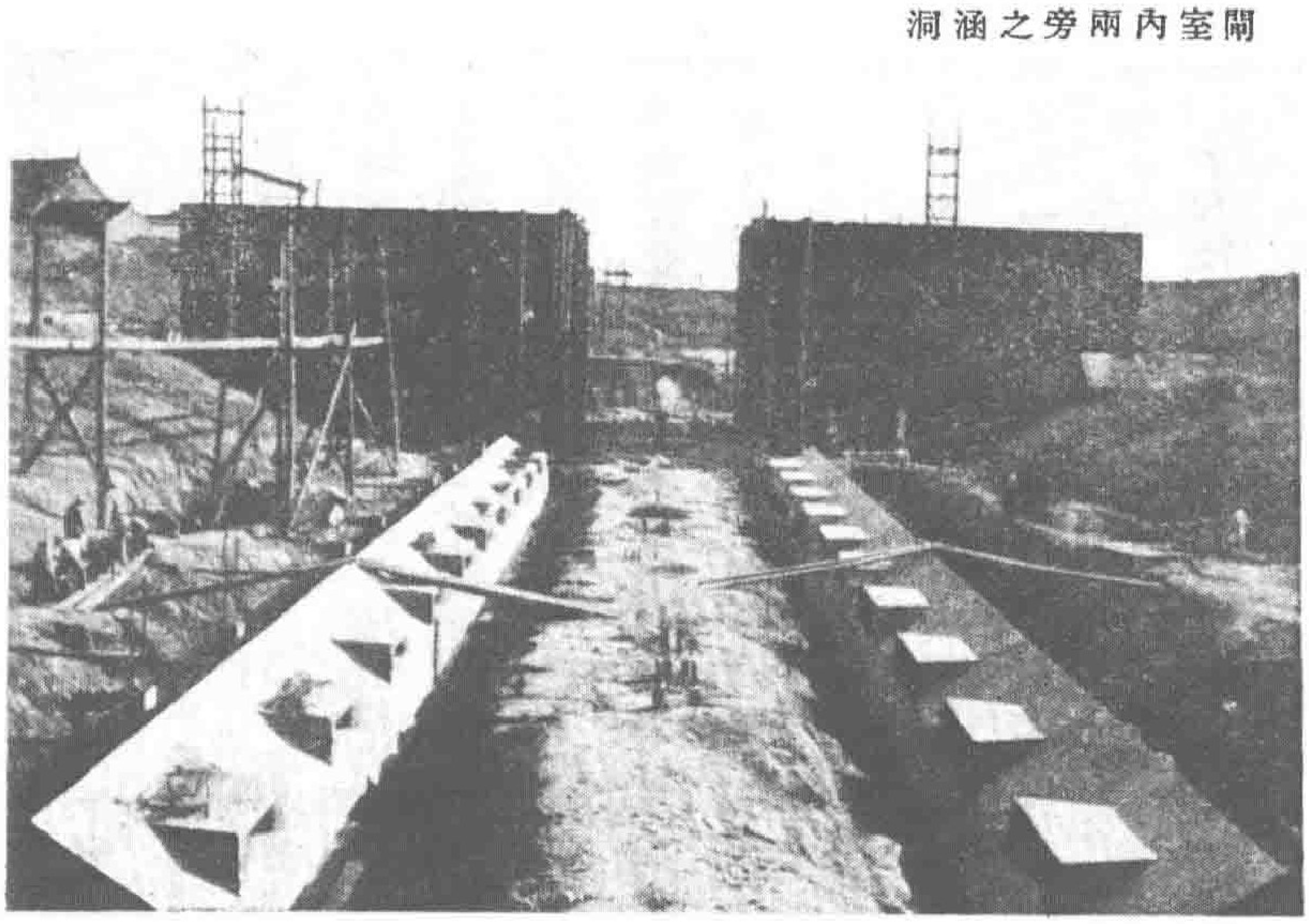
廢，使昔之西堤，一變而爲東堤，新堤成爲西堤，河水改由新道。兩堤間并置活橋，可拉可放，以便行人。凡上下游船隻，必須經過船閘，方得通行。舊運河道，將築一攔河壩，截斷南北，使往來船隻停泊於此，而成一船塢。此邵伯河堤地勢之大概情形也。



邵伯船閘之閘門

船閘之構造，可分三部：居北迎上游者，爲上閘門；南首臨下游者，爲下閘門；中爲閘室。兩側各置輸水管，有門可啓閉；上下閘門均係鋼鐵製成，開關係用機器；閘門并有水尺，可測水位之升降。船自上游下駛者，先泊於上閘門外，守閘者，先將輸水管之上管門開啓，水由管中輸入閘室，使上游之水，與閘室之水成一平形，然後啓上閘門，船隻開入閘室，上閘門復關閉；至是下閘門之守閘者，又將輸水管之下管門開啓，閘室之水，乃由管輸出，迨閘室之水，與下游之水相平，再啓下閘門，船隻乃可出閘下駛。而下游上行之船，亦可於此時開入閘室，復將下閘門關閉。如此周復一次，約需一小時，恐

閘室內兩旁之涵洞



須規定開放時間，此船閘施用之大概情形也。

考江北一帶運河，自受往年黃河南徙之影響，河道爲淤沙墊高，夏秋之間，淮水泛濫，沿運河各地，皆成澤國。如廿年大水時，邵伯高郵一帶，幾悉沉淪；然至冬春二季，則又往往淺涸。且上下游水位，每相差有七公尺七寸之多，船隻難以通行，故須築閘以爲操縱，使運河上下游長年維持三公尺深之水量，九百噸以內之船，可通行無阻，爲用至大。聞閘室內容量，在卅噸之船，每次可容十五隻；四十噸之船，可容十隻；六十噸之船，可容八隻；一百噸之船，可容六隻；三百噸之船，可容四隻；九百噸之船，可容一隻。將來交通發達，灌溉便利，邵伯市面之繁榮，或可期而待也。

船閘工程，現已大致完竣。至其使用期，聞將待諸三河活動壩築成之後，爲日當亦不遠。記者自慚學淺，僅就耳目所及，略記如上，愧未能詳加說明，或不免有舛誤之處，尙希識者就正焉。


船閘工人工作情形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各種儲蓄
活期儲蓄　特別儲蓄　零存整付
整存零付　整存付息　整存整付
特別零存整付　特別整存整付　禮券
總行　上海北京路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平　南京　鄭州

中南銀行儲蓄部　詳章函索即寄
各種儲蓄存款
甲種活期　乙種活期　定期儲蓄
零存整付　整存零付　整存整付
存本付息　禮券
總行　上海漢口路
分行　南京　杭州　天津　北平　漢口　蘇州　廈門
支行　虹口　八仙橋

漫遊小記（二）

林散之

崤函潼關一瞥

洛陽至潼關五百餘里，車過觀音堂，即入崤山中。三十里至硤石關，盤道極峻。車在軌上行，逶迤轉折，緩緩西來，邃道數十，逢急澗高峽，架十餘丈鋼橋以度，路雖險，景自奇也。道中人民生活最苦，多穴居，憑山高下，層列如蜂房。車至站時，歸女老幼，擕燒鷄粗麵餅喚賣，蓬髮黧面，苦苦求售，艱難之狀，不能下視，何意西北人民之苦，一至於此，此關心民瘼者，所以亟亟開發西北者耶？是可念矣！

硤石關道中

情倦薄魯酒，擔簦出西洛。崢嶸硤石關，峨峨山容惡。危棧通脩途，飛橋架絕壑。羊腸喜能曲，蜂窩驚無託。征輪緩緩來，宛轉千層落。神異開皇初，疑是巨靈擘。隙影感匆匆，未能寫其略。



莎羅坪

三門峽，在陝州北五十里，有砥柱山之勝。砥柱在黃河中流，禹治洪水，鑿穿三門，兩蜂相距，拱立如柱，故謂之砥柱，謂之三門云。三門者，中曰神門，北曰人門，南曰鬼門。鬼門最險惡，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舟筏一入，尠能脫者。欲在陝州下車，一窺三門之奇，會大雨，不果遊。

西行五十餘里，爲函谷關；函谷關在靈寶西，乃秦之東關，關城據險，幽邃如函，車行谷中，險仄逼勒，不可仰視。昔王元謂『以一丸泥東封函谷』，不虛也。其西爲閿鄉。又西爲桃林塞，即武王克殷休牛之

地車行原上，右俯黃河，左依峪谷高輪宛轉，如在半空。時已入暮，車中旅客甚稀，且皆西北土人，披老羊皮短襖，戴高氈帽，其勢洶洶可畏。而車甚窳劣，無電燈，祇一二煤油吊燈，虛懸車內，熒熒之火，暗不能照，舉目四顧，不覺旅情棖觸矣！夜行八九十里入潼關，隴海車至此已終，在潼關城東門外下車。車中遇一偃師人劉姓，業商，至華州訪其友人，邀余同宿悅來店，遂在悅來店宿。



雲台峯

函谷關

天地有設險，奧邃不可探。雄關嗟函谷，嵯峨谺且谽。長塹走黃河，天限亙終南。東下建瓴勢，鎖鑰控肴函。在昔有嬴秦，如虎視耽耽。今險不可憑，侵蝕誰為蠶。周迴攬八極，俯仰內增慙。舉手叩天闕，沈沈夢方酣。黯然動于中，振方感嘆三！

悅來店為一小旅店，甚齷齪，無小房間，數十人同臥一匟，倒鎖其門，無窗牖以通空氣，龐雜之氣，緊閉一室，促促不可終夜，其難堪有不可思議者。晨起急坐院內，向天呼吸夜間之氣，猶在鼻端，令人欲嘔，甚矣西北之難堪也！與偃師人出店，買麵包一飽，縱覽潼關之險。潼關居黃河南岸，西扼秦，東臨豫，北與晉省隔黃河為界，實三省要衝。關城據險，遂岸天高，渭水從西來，經其關下，與河水合流東注，橫流奔浪，乃為天險，而西北商旅，往來轂輳，亦一繁盛之區也。南為商嶺，西延太華，東接肴函，峻嶺高峯，橫列無際。隔河有層阜巍起，孤峙獨秀，為風陵渡。有女媧墓，在黃河灘上，雖河流暴漲，未嘗漂沒。是日，大風，黃沙捲天，未得渡。偃師人為余言，恐難盡也。偃師人知余善畫，持一紙命余畫，遂於晚間，作小畫并題小詩贈之，翌日同趣西嶽廟。

題小畫贈偃師人

旅夜倉皇車馬喧，挑燈自起冷無言。祛愁且借殘毫筆，一抹江南寫故園。

太華山

西嶽廟，亦名岳鎭，距潼關三十里。四月一日，晨起，與偃師人覓麵一飽，同賃驢行。十里至釣橋，即見太華三峯，兀出雲表，芙蓉片片，孤削層懸，時隱時藏，不窮頭際，驚羡無已！十餘里，至傳店，途中田地，遍種罌粟，一望彌際，燦爛之色，炫耀頭目。因念民生所重以生者粟耳，不知此粟與彼粟，其生生亦相同耶？噫！誰之咎歟？再七八里至岳鎭，日已午。岳鎭成一小市，商務以藥材爲大宗，沿街露布立幕，置設藥棧。蓋太華山產藥最盛，此地土人多以採藥爲生；然多在春季，斯時正採藥之期，來往買賣者，麕集如雲，全市都是藥香，亦異鎭也。偃師人別余趨華州路，再三致意而去。余留李家老店，買麵果腹，去尋西嶽廟。西嶽廟在鎭西，近已改機械廠，不可入，而層樓巍殿，祇於壖牆外見其一角而已，瞻前仰後，徘徊不置，深惜西嶽殘碑不能一相見也！日暮，返宿李家店。

晨起，將行，李存李家店，祇攜一雨傘，一油布囊，覓導者，導入山路。由此抵太華山麓，可二十里，從鎭西南行，十餘里，即聞水聲潺潺，爲玉泉入渭之水，涉澗，七八里至玉泉院，依山上下，院宇及山店可數十家，上山下山者，均在此休憩，有如小市。院右有亭有園，竹木豐蔚，泉從亭畔出，甚清泚，是爲玉泉。過玉泉院，即登山，攀行半里，入谷口，高嶂崇厓，蔽虧日月，兩壁直立如削，高千餘仞，谷底闊不盈尺。四里許，有巨石突塞，闢爲石門，是爲第一關。

逾關，四里至方洞，洞石陡崖，高懸百尺，名希夷峽，鐵鎖殘斷，不可上。再進爲五里關，桃花坪在其上，山色四圍，掩映霄漢。又數里，至莎羅坪，土曠而夷，莎羅菴踞其西，鳴瀑數十丈，懸壁而下，有莎羅樹兩株；莎羅樹，即菩提樹。坪西有峯插天，浮蒼點翠，導者曰：『北斗坪也。』



蒼龍嶺

升莎羅坪爲十八盤，山最陡，孤危錯落，十有八折，乃得上。逆十八盤爲青柯坪，入山至是已半，夷者唯此，遊者須停輿以步。華陰縣有示，謂『自華陰乘輿至此，每人四千串。遊者自度若能登山，可挽鐵鎖上之；若不能登，請返，勿爲輿人所欺。』閱此，始知由此登山，全憑自己本領，非人力所能代也。在坪稍憩，即偕導者由坪左上，曲磴回陀，崎嶔側塞，有青柯坪三大字，鐫坪東懸岩上。再里許，至回心石，路

皆斜削，絕壁千尋，攀鐵鎖自此始。橫上數里，至千尺幢，闊僅尺許，高逾百丈，臥石塞道，中隆旁殺，人自隙中撫石竄手鐵鎖以上，俯瞰斷崖，絕壁中裂，劃焉如線，下臨無極，行者至此，幾驚在鼠隙木空中矣。

登太華

風沙千里遠離家，勝境能來訪太華。霞彩飛樓垂貝葉，天空層石起蓮花。地因氣迴春難到。日以山深影易斜。太息我生不辭險，獨憑懸鎖上谽谺。

百尺峽在千尺幢上，險如幢。東北轉一里許為百丈崖，中乃崩裂，夾壁益狹，皆須攀鎖捫葛摩石壁以行，有巨石啣峽上，若崩若墜，鐫之曰：『驚心石。』出峽，登望仙台，方丈平石，高曠孤懸，借以稍坐。仰視蓮花玉女兩峽之間，懸瀑直下三百餘丈，垂至山腰水簾洞，潛伏不見，至青柯坪，從石隙中散布而出，而細松短柏，古籐脩蘿，翠影搖搖，飄浮大外，眞奇觀也，爱不忍去。

度峽，東北二里許，面崖執鐵鎖，橫行百步曰二仙橋；橋西有車箱崖，行里許，有壁奇峭，為猢猻愁嶺；嶺畔有石室，祀鐵猿其中。老君犂溝在嶺左，石壁插天，若剗若削，水霤一道，自上而下，直若繩引，深若踞曳，挽鐵鎖摸石壁以上，險逾百尺峽，而高過百丈崖，驚心落胆，無逾於此。過犂溝里許，至雲台峯，孤峯峨峨，四面懸絕，嶷然獨秀，有若雲台；雲台，卽北峯也。峯北五十步有坊曰：『白雲仙境。』又數百步為峯頂，廣袤三丈許，平衍如掌，有石門如窗，可望南峯，玉女明星，瓊台別館，雲影天光，斑斑可見。至此日已下，力已疲，遂偕導者宿於北峯之雲台觀。

觀中有煉師清純者，百又四歲，神氣清癯，睹之若五十許人，以余隻身遠來，甚愛余，晚間與余談太白武當之勝？笑曰：『孔仲尼先生謂登泰山而小天下，惜其祇登泰山，若使登太白，不知所小為誰，』言訖而笑。余曰：太白可去否？曰：『子於山嶽有根緣，可去；唯玆山太高，終年積雪，無人迹，一人不可遊，必覔熟此山道者，携糧糗襆被之屬，方可去。』余曰：老師何時去？曰：『余去時年甚輕，才六十歲，結一二道侶去者；時方盛夏，猶服棉衣，萬嶺爭高，空寒兀兀，滿目松雲，百

昌黎投書處



二四一—三五四

物絕迹，實非人境，較之華山之猶近人間，相去遠矣！幸子一遊之。』聽其言，聲清若磬，觀其所處，亦無他異，叩以導引採補之術，隱兀臥，笑而不言。

晨起，辭導者下山，酬以錢，余以登太華山，攀鎖扶磴，全憑自己能力，導者毫無裨助，故力辭之。遂在觀中晨餐，獨登五雲峯，清純師囑余返時，可寬留觀中，余起敬致謝。出觀從左登經擦耳崖，路僅容趾，下臨絕塹，行則攀鎖捫石摩擦以度。循崖東轉，名閻王碥，又攀行數十步，名閻王峽，路不盈尺，鳥道一線，下視微茫，不辨水石，行者過此，人鬼關也。

過閻王碥為日月崖，崖如斬塊，挽鎖而上。又百餘步，一石直立如屏，為上天梯，攀鎖過此，西南行三里許，為蒼龍嶺；嶺為山脊，長凡數里，兩旁壁削，闊僅二尺，懸臨萬仞，窺不見底。沿脊石欄，半就腐壞，近易新鎖，粗便遊者，人行過此，須騎嶺抽身，蛇伏猱升，乘鎖漸移以進。昔韓昌黎遊此，不能下，視其險絕，心悸目眩，痛哭投書示以永訣，後經華陰縣丞多方設計，用厚氈包裹，亘索垂之以下，始得脫險。今龍口崖石刻『退之投書處』五大字；蓋入華山二十餘里外環亘盤，眾峯俱隔，祇蒼龍嶺一線可通，餘無上處。噫！天之設險，如此哉！如此哉！

蒼龍嶺

小心過蒼龍，兩崖萬仞削，側身蛇鼠行，驚悸足無託。我嘆太華高，疑從九天落，往來雲倏忽，變滅滿虛壑。可憐春不到，冷日倚林薄。何處有寒香？空谷生奇藥，垂蕊不能發，依依殊綽約。笑我聾聵人，尋幽攀絕崿。欲從得畫本，范寬不可作。愧將淺薄能，約略寫輪廓。


蓮花峯

度蒼龍嶺至其巔，路忽絕，循崖鑿磴，折身反度，為金鎖關。再進為五雲峯，古松怪柏，參差上下，五雲觀踞其頂，俯視以下諸峯，煙籠雲埋，俱在腳下。先是余在莎羅坪仰看雲台峯，是在天半，如至雲台頂，

方知始居半山而仰視五雲峯，復在天空，亦如在莎羅坪之望雲台之時。今至五雲，又仰望蓮花落鴈朝陽三峯，高插雲表，隱約無際，其高山仰止之情，爲何如哉！宿五雲觀。

坐五雲望蓮花峯



仰天池

我昨在嵩高，嵩高殊不惡。今睹太華奇，轉覺雲容薄。蓮花孤插天，危磴懸空鑿。蒼松遠茸茸，翠影半空落。叠石起崇基，長空架飛閣。直瀉千丈龍，虛響走絕壑。念我千里來，心志感脆弱。蹭蹬幾卷書，羞澀負囊橐。中途阻荆棘，遲疑驚風鶴。區區名山心，聊以慰余樂。臥此叢翠中，稍釋塵勞縛。

山高多大風，夜中尤緊，振五雲松柏，如萬頃波濤，山殆海立。晨興，猶未息，看四山雲起，來去甚疾，落雁蓮花諸峯，半隱半現於杳靄間。日午，風漸微，在五雲觀飯。出觀由左側上，爲登玉女峯路；玉女峯卽中峯。里許至中峯北路口，沿路皆大松，右進爲二十八宿潭；潭在山凹，居玉女蓮花之間，潭水寒澈可鑑，下墜成壑，演爲巨瀑，卽前坐望仙台所觀數百丈之懸泉者。五將軍樹在潭上，皆十人圍，松果大如升，其一枯萎，僅存其四。始余在半山時，見太華諸峯，細草蒙茸，不辨何物，至此則萬松遍嶺，掩蔽霄漢，豈勝驚詫！由玉女右登爲西峯路，左登爲東峯路。余欲先至西峯，從潭左仰上，行萬松間，盤折三里，至西峯頂。有觀新遭于火，殿陛初構，道人導余至最高處，指其石一一示余，有石層懸片立，曰：此『蓮瓣』；有石昂首却立，曰：此「靈龜』；有石凹入尺許，宛如足印，曰此『巨靈之迹』。西峯最幽奧，峨峨天外，自山下望之，東西二峯上分下合，南峯藏其間，若幷蒂之蓮，所謂西嶽蓮花峯也。下屈嶺，趨南峯。

屈嶺在西峯右，如蒼龍嶺而廣倍之，手鐵欄下，經巨壑四五，復仰攀四里，始至南峯頂；南峯卽落雁峯，居東西二峯上，爲西嶽最高峯。頂有仰天池，深數尺，寬廣數丈，池上有石，平廣亦數丈，石側摩崖刻

字甚多。是日，天甚晴，坐池石上，呼吸之氣，幾與天通，遠攬八荒，混元一體，而萬山皆小，如塿如培，千里黃河，悠悠襟帶，人生到此，不覺茫然，物我之形，兩相失矣！下仰天池數百磴，右轉爲紫霄宮，宮宇甚雄整，可數十間，半多甃石鑿壁成之，遂飯於紫霄宮。


朝陽峯

太華頂

我涉太華巔，依違不敢前。撐空聳鐵壁，奇古不計年。上下一萬仞，拔地絕攀援。昔有昌黎公，投書誠可憐。我生不自揆，身手敏前賢。夔夔不能瞬，兢兢幾息肩。度此人鬼關，恍然疑神仙。低頭看白雲，舉手摩靑天。癡坐久太息，睰睰渺大千。

從南峯右進數里，爲南天門，極險。度南天門，經朝元洞，左上，爲長空棧，棧廣數寸，長數十丈，在萬仞懸崖間，橫插鐵杙，承以狹板，綴鎖面壁，背空虛行。棧盡，垂雙鐵鎖，淩空直下；鎖盡，復繼以棧，左右代匱，然後得進。棧窮，有石基平廣數丈，爲全眞岩，仰上十餘丈，有石空懸，反鐫『全眞岩』三大字，靜室三間，依岩憑險，幽邃冷僻，爲南峯絕勝處。返南天門東下，從側壁行，左轉，爲避詔崖，崖上覆如屋，縮如蜂窩。過崖，復從峽中行，數百步出峽，仍由崖壁手鐵鎖斜下，爲登東峯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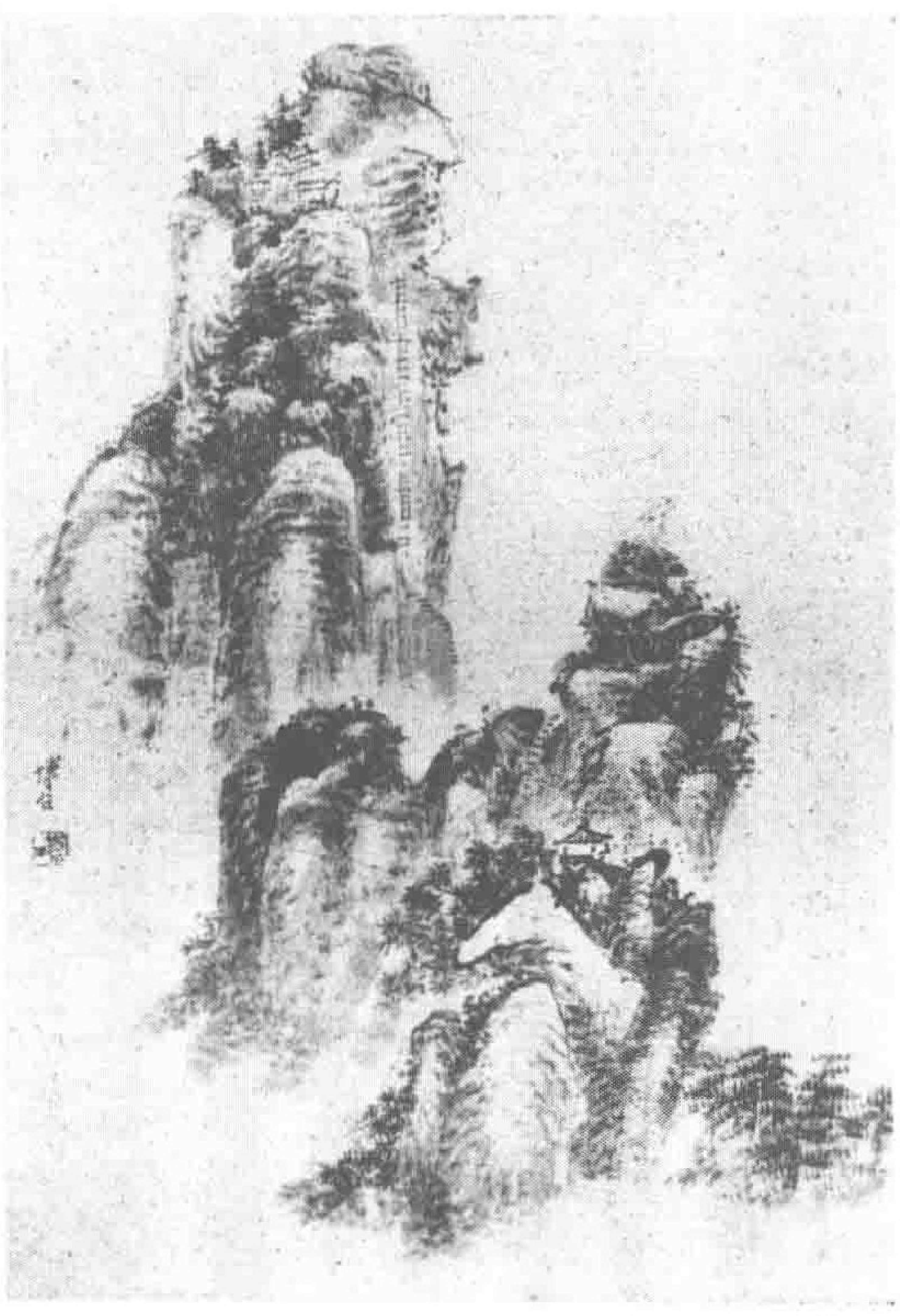
東峯，爲朝陽峯，從峯右登頂，岡石欹斜，直削如劈，而石色濃赭，重綠錯雜，陸離可愛。從峯頂下視，空懸萬仞，窅不見底，頂有亭，楊虎臣建。天已晚，投宿東峯，夜甚寒，微雪，衾冷似鐵，瑟縮不能寐，聽滿山風起，搖屋瓦皆響，如鬼泣，如神號，驚心動魄，非人間矣！

日出卽起，冷甚，地水皆凍，道士煑豆糜餉余，寒氣去。出觀尋仙掌靈跡；仙掌在東峯東壁上，不可見，必下博台返觀，始見博台，別一孤峯，在東南隅，不易到。余急欲觀仙掌迹，乃邀一樵人，一採藥人同去。循觀左數十步至削壁前，空懸雙鎖，旁有木牌，署曰：『下去面朝裏，上來鷂子翻身』。余觀之，心懍懍。樵者在前，採藥者在後，余在

中，魚貫而下。由懸崖挂鎖鈎磴，直絙數十丈，鎖盡，躡崖摩虔，反側九折，乃歷其險。復從石隙仰上數百步，至博台頂，四方空懸，廣不逾丈，有鐵瓦亭一；鐵像二；鐵棋枰一，爲陳摶圍棋處。回視東峯壁上，仙人巨靈，其大如輪，掌足之迹，宛然仍在，乃嘆非登此地，不能盡東峯之勝也！罡風大起，不敢留，急返。

樵者曰：『下既甚難，上復不易，有曰「鷂子翻身者，」君其愼之！可視吾脚爲移動，不可亂也。』余兢兢，遂偕樵者，相貫如前下博台，由原路懸鎖上，仰空直躋，蜷身屈膝，磴窮，翻身過，以手代足，幾經反折，乃逾險惡。樵者警曰：『君之技良能矣！』返東峯宿，然是夜身手劇痛，已苦苦不能伸屈。

由東峯前下，從峽仰上，爲玉女峯南路口，里許，至頂，玉女殿踞其巔，有巨石如龜，背上叠石成屋，爲玉女祠；祠前有石臼水，紺碧澄澈，不乾不溢。東北有岩，努如鳥喙，上豐下縮，而虬枝古木，披覆盤曲，古茂離奇可愛，坐良久，復由五雲峯原路下山，宿雲台峯。



博台

清純師留余住一日，辭去。經千尺幢諸險，半日下山，循莎羅坪，作大上方遊；大上方久無人上，余測其深杳，必有異。遂越澗，從左方進，突面攀鎖，險不可視，轉折上六七里，路忽絕，怒石兀起，如覆鐵甕，懸鎖其間，旁無依附。鎖窮處，有石罅直立，高十餘丈，上有石洞，斜置木梯，懸梯仰攀，穿石洞上，驚悸若墜。復從石壁斜行，數里，至三官洞。老道見余來，驚曰：『若來耶！』洞前多玲瓏石，以千萬計，石上多異草，而芍藥花尤盛，大如盂，時時發清香，沁人肺腑，隨此老道，坐談洞石上，幾疑置身在玄圃之間。再上爲白雲峯，老道謂：『路久廢，鐵鎖斷絕，不可上。』悵惋久之！老道煮飯餉余。下午下山，趨玉泉院，日已西，濯足泉下，返西嶽廟，尋李家老店宿。是遊，凡七日畢。

華陰渭南道上

余欲至韓城，一窺孟門壺口之勝，以繞道阻遠，未得去，遂西赴西安。自華陰至西安三百九十餘里，鐵路方脩未成，有大路可行騾馬車及汽車。余急欲赴西安，買汽車行，待一時許，汽車不到。售票者曰：『可乘貨車去。』余待車已急，無奈，遂乘之，與汽車夫幷肩坐。五里，至華陰，汽車夫忽謂余曰：『汝何方人？』余曰：『南方人，』曰：『此坐地，非汝所坐，至渭南時，可易坐地。』余見其言不遜，不與較，唯唯而已。車至渭南，路行已半，往來車馬，至此都停輿休息。渭南為一荒縣，市肆不甚繁盛，余覓小麵館，買麵自飽。罷，汽車夫謂曰：『有自家人上車，汝可易地位坐。』余曰：『坐何處？』曰：『貨頂上。』余心大憤，思此四月天氣，日光大熱，西北陸地，沙塵漲天，頂上既無天蓬，又無欄干，如何可坐。因婉言曰：『余所購乃客車票，今乘貨車，已稱不適，若再至頂上，人何以堪，倘一下墜，能不殞命？』汽車夫曰：『是自家人來，無法，請屈駕。』余見不可理喻，逕至車中坐下，汽車夫大怒，以左手牽余手至車外，曰：『蠻種！何弗圓通若是！』即以右掌抵余額。余早知其不善，防之，急以左臂應，順以掌中其頰。汽車夫逾怒不可遏，大罵曰：『好蠻種！』急舉右腿擊余小腹。余向右略側，應以左腿從其腿下順其力趫之，汽車夫應腿而倒，仰地不可起。斯時觀者如堵，有渭南衛士，見余毆人，欲執余。余曰：『子來甚善，正欲與子言之，』遂示以前情，幷將行李，令其檢視保管，請將汽車夫執至縣府或汽車站，與其嚴重交涉。衛士知汽車夫素來野蠻，嚴辭相加，再三慰勸余，復令乘此車西上。余不可，曰：『道中必遭殘害。』衛士曰：『誰敢再如此者？』堅令余上，余不得已，仍登此車，復與汽車夫幷肩坐。汽車夫悻悻見於面，側目怒視，漫罵不絕口，余忍不與較，私自防之。車行甚快，一時許至臨潼。余深恐道遠，為其所傷，不敢西去，遂在臨潼下車。懸懸之心，至此方釋。遠行之難，一至於此，此又初計所不及料也。嘻！



大上方

華陰道中

野趣從長髮，閒情逐短篷。路難憐病馬，春去憶歸鴻。跋涉身多健，艱危詩易工。怎禁桃李色，已負故園紅！

驪山與灞橋

臨潼在驪山右，城高二三丈，土爲之，周三四里。入南門，寓祥泰店，稍憩，赴驪山遊。山不甚高，闢有公園，就唐華清宮故址所築，中有溫泉，泉水趵突，熱氣蒸然，卽楊太眞賜浴處。有亭殿，依山結構，周迴軒敞，懸楊太眞出浴圖，甚清媚。余卸衣池上，浴於中，連日困頓，得此湔除，神氣爽然若失。浴罷，登繡嶺，徘徊遺址，不禁惆悵！秦始皇陵在東麓，土阜峨峨，如小山然；近日開發西北，加意整理保管，非復往日之荒廢。西麓有坑儒谷，空谷沉沉，無可觀。鴻門堡在東門外，爲項羽晏沛公處，未能到。

驪山

零落華清路，依稀輦道存。驚鴻春有信，香夢冷無痕。斜日空芳草，輕風虛夜門。可憐池內水，恩寵至今溫。

華清宮

靑鳥無消息，香鈿何處看？祇餘一片月，千古照長安。零落山河在，淒淸魂夢殘。依依灞橋水，不盡淚汍瀾！

初明卽起，買騾車赴西安。路上車馬多，轍甚深，不易行，然尤不易乘。在車轎內東歪西倒，時時撞額，頗覺其苦。三十里至灞橋。左轉，有小市，荒店數十家，賣大糖油炸燴燒酒等食品。復右轉，卽至灞橋；橋平式，甚長，可數十丈，疊石成台，橫木其上，敷土鋪石以過。橋上有坊，署「灞橋」二大字。灞水自南來，逶曲經其下，北流入於渭，水不甚深，多泥沙，舟行甚難。兩岸上下，綠楊無際，蕭瑟之色，令人動離別之感。灞橋右半里，爲潼關通西安之鐵路鋼橋。橋方庀工，工程浩大，其長不及鄭州之黃河橋，而較淮河鐵橋實有過之。過灞橋十里爲滻橋，其長遜於灞橋。滻水亦自南來，下流十餘里，與灞水合，同流而入於渭。過滻橋，十里抵長安城東門外，坐黃包車入城，寓東大街之中西賓館。

灞橋有思

勞塵寂寂草萋萋，兩岸長楊送馬蹄；千里闗中無消息，癡人已過灞橋西。

草閣煙花曾入夢，灞橋風雨更思人；綠楊不識分離苦，忍自年年別舊春。（未完）

桂林山水紀（五續）

俞心敬

海內名山，稱鉅麗者，豈少哉？然皆數峯而止。乃桂城內外，不出數里，而玉筍瑤簪，森列若此，抑又奇矣。明蔡汝賢桂勝序



（十六）寶積山　鐵佛寺　華景洞　孔明台

城之北，有寶積山，夙稱桂嶺晴嵐，桂林九景之一也。山麓鐵佛寺得名已久。乾隆四十六年重修，光緒二十七年燬於火。邑人詹德基秋日遊寺，賦曰：

探奇尋古寺，乘輿到林坰。螺色連天碧，波光繞廓青，夕霏沾薄袂，蛻棄下空庭。秋意何蕭瑟！寒蟬不耐聽。

寺現爲小學校舍，往日雕塑，渺不可尋。出寺後，過曠場，得一洞，顏曰純陽。再後有池，面池舊爲巖光亭，唐常侍元晦築，所謂「晨飄霞綺，夕麗金波」爲當時亭池寫照。現宇棟簡陋，已非舊觀。華景洞即在亭後，空明軒豁，可容十數榻。有穴直通南麓，紆徐轉折，闇而復明。羅星橋賦曰：

雲壑繚以深，中有神仙宅。是曲皆可致，虛室自生白，夕翠幻成嵐，飛黃肩可拍。

洞內有宋刻石堂歌，與劉仙巖張眞人歌，同爲塵世鏞鼓。歌曰：

吾斲石堂無變怪，土缶瓦鼓閒遊戲，一钁相隨萬事空，十二時中牢捉緊，牢捉緊，不在三間前後際，拍將兩手笑呵呵，這箇消息不容易，不容易，拈起石頭拈不住，放下石頭放不去，去與住，認取石堂門前路。不開窗，不閉戶，塞破世界無覓處。煖則乘風涼則眠，煙霞雲外朝還暮，朝還暮，不貪榮，不貪富，不戀妻孥與兒女，隨緣自在度時光，看着古今都錯誤。皇天后土莫相瞞，翻來覆去能幾許。前聖後聖說多般，千經萬論從頭注，渠不省，渠不悟，一任從渠失故步。我自知，我自顧，富貴渾如草頭露。人與我，愛與妬，對鏡不生無喜怒。清涼世界乃吾臺，是非海裏終不覷。不向君王殿上行，不入豪家問尊貴。紅妝艷粉任安排，謗逞從他鬭能會，英雄强弱只一般，嘍囉巧拙說甚彩。少年才子謾風流，絕代佳人臭囊袋。一息不來何以尋，萬兩黃金不容帶，都是空，必竟敗。脣鎗舌劍遞相欺，縱使金印如斗大，儘數收拾滿倉箱，不知前面能幾歲。一著錯，分明輸，卻無贏，落聚散，還同浮水漚，頃刻之間難捉摸。不向根基上乘尋，個個急後抱佛脚。早解悟！早解悟！不如石堂一大塊，石堂壞時從他壞，這一天地元自在。堅且耐風霜，雨雪摧不碎，祁寒隆暑沒遮攔，春去秋來任推載，四方八面透玲瓏，石堂裏面快活慣。往後還將恁麼時，撒手便行無布擺。　淳熙辛亥歲二月，刻於桂林華景洞崖石，元在菴主人。

又宋人題崖一首，亦頗雋透可誦，詩曰：

歸來不覺山川小，出去已知天地寬。大抵無心自無累，亦如君子所居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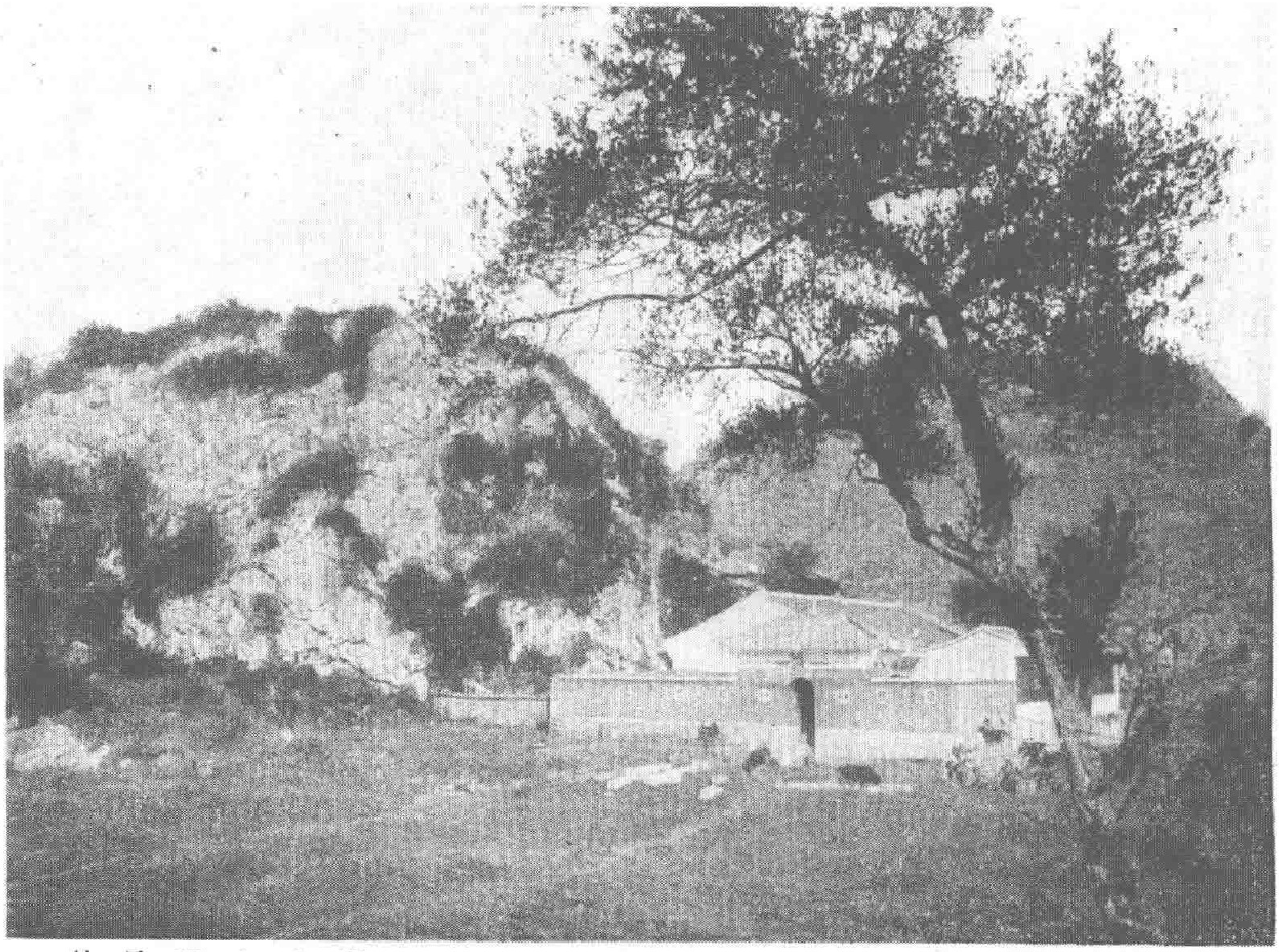
出華景洞南牖，有地曠如奧如，可資登眺。南行出環闕，循堞下小徑，踰山脊，以達孔明台，則在寶積之陽矣。武侯祠在牛山間，元建，明清代有修葺。今則頹垣廢址，野草荒煙，徒供遊人憑弔而已！

（十七）老人峯　招隱寺　隱山六洞

西出麗澤門，郊外山岫連天，絡繹相互。北首一山特起，若黃耇趺坐，探首以窺城廂者，曰：老人峯。向在城東，已可遠矚，至是乃見全山。自東望之，山巔宛似人首。山上有瓦舍如雞塒，用武時置砲之所。踞高臨下，洵可翼護全城。遵荒徑西行，一路沙田瀰望，舊爲西湖，可以方泳。唐刺史李渤，宋經略張維，迭相疏濬，元季堙塞爲田。清人咏曰：「昔日平湖今日田，看山匹馬穩如船，」蓋寫實也。躑躅二里許，抵一村落，折而北，進招隱寺。寺前石梁，溪水久涸，寺後亂山磅礴，巖石峋嶙，舊有六洞，曰：朝陽，夕陽，南華，北牖，嘉蓮，白雀。往日諸洞得水增觀，菱荷煙雨，綵鷁牙檣，景物之美，昔人記之甚詳。迻錄隱山記一文，唐人寫景細貼淋漓，讀者當樂於雒誦。

唐吳武陵新開隱山記

入則維化，出則寧物，物寧而後志適，乃有西垌之賞。始一日，命騎西出，出門里餘，得小山，山下得伏流，顧曰：石秀水清，葱葱乎其韜怪物耶！乃釋騎，躡履北上，四十餘步，得石門，左右劍立，矍然若神物持之。自石門西行十步，得北洞，坦平如室，室內清縹若繪，積乳旁溜，凝如壯士，上負橫石，奮怒若活。乘高西上，有石窗，窗櫺下望千山如指。自石室東迴三步，得石崖，崖下有水泓然，疑虬螭之所宅。水色墨綠，其濬三丈，載舟千石，舟可坐數十人，羅絲竹歌舞，飄然若乘仙。崖之南壁，有石磴，可列樂工十六人。其東若畎澮，貫石流去，不知所止。北壁牛穴如懸門，徹外容小舟，出門有潭，袤三十步，潭有菱荷。潭北十步得溪，溪橫五里，徑二百步，可以走方舟，可以汎畫鷁，渺然有江海趣！魚龍淺澹，鷗鷺如豢。自溪潭之間，有地丈餘，其色正赤。歷石門，東南越小嶺，石林危嶠，夾聳左右。自嶺下十步，得東崖，自崖口直下二十步，有水闊三尺許，淺沙若畫，細草如織，南望有結乳如薰籠，其白擁雪。自崖西南上，陟飛梯四十級，有碧石盆二，乳竇滴下，可以酌酒。又梯九級，得白石盆，盆色如玉，盆間有水，無源，甘香自然，可以飲十人不竭。還有石盆，東北上，又陟飛梯十二級，得石堂，足坐二十人，乳穗駢垂，擊之鏗然金玉聲。堂間有石，方如棋局，卽界之以奕，倏然不知柯之爛矣！自堂北出四步，直西二筵，南入小峽，得內洞，東有石室如畫，頂上方井，弱翠輕綠，便如


隱山六洞風景

藻繡。自洞南下，仰矚東崖，有凝乳，如樓如閣，如人形，如獸狀，闇然不知造物之所變化也！自樓閣斗下七步，次石渠，渠深七十尺。渠上爲梁，曲折繚繞，三百步遠，日月所不能燭矣。左右列炬，而後敢進。自梁直南抵絕壁，斗下爲飛梯，飛梯九盤，而後及水。水北涯有石閣，峭甚，綴以欄檻。適可宴息，水通魚船，東出朝陽，四隅黝黑，方谷如鑿，以石投下，波聲響山，寒氣薄人，往往畏恐。自石閣還上絕壁，西去十步，又得小洞，俯行三十步左右，壁有鐘乳，或垂或滴。其極有石室，正如禪菴，多白蝙蝠。出小洞，北上二十步，又得外洞，石色猶四洞，東西壁下，有石數十枚，其面砥平，間有凹樽琴薦，厥狀甚怪，游人列坐，肅若冰霰。其東有便房，桁櫨栱梲，支撐環合，猶鬼工之椎琢也。洞北七步，臨西石門，石門西去三十九步，得西洞，洞深九十尺。北崖有道，可容一軌，崖南有水，水容若鏡，纖鱗微甲，悉可數識。東過小石門，門東俯行三十步，詰曲幽邃，道絕，窮崖又寬明，置水閣崖下，閣勝九人，閣下水深三十尺，伏流崖南，亦達朝陽。自西洞口，南去一矢，得南洞，洞西壁可識數十人，其東有水，輕風徐來，微波蕩漾，琴高過之，當不返矣。北上山頂，盤曲五百步，石狀：如牛，如馬，如熊，如劍者，鼓者，笙竽者，埍篪者，不可名狀。石路四週，而松蘿萃於西北。

公曰：兹山之始，與天地並而無能知者，揭於人寰，淪夫翳薈，又將與天地終，豈不以其內妍而外樸邪？君子所以進夫心達也。吾又舍去，是竟不得知於人矣。乃代棘導泉，目山曰隱山，泉曰蒙泉，溪曰蒙溪，潭曰金龜，洞：曰北牖，曰朝陽，曰南華，曰夕陽，曰雲戶，曰白蝙蝠，嘉蓮生曰嘉蓮，白雀來曰白雀，石渠寒深若蟠蛟蜃，特曰：蛟渠。或取其方，或因其瑞，焯然於圖牒也。於是節稍廩儲羨積，度財育工，爲亭於山頂，不采不臒，倏然而成。憑軒四望，目極千里，高禽驚獸，蛟翔蟻走，恍然令人心狂！又作亭於北牖之北，夾溪潭之間，軒然鵬飛，矯若虹據。左右翼：爲廚，爲廊，爲歌臺，爲舞榭。環植竹樹，霓脫囂滓，邦人士女，咸取宴適。或景晴氣和，蕭然獨往，聽詞於其下。嗟呼！我俗既同，我風既調，兹亭兹山，又與人物共之，則不知古之甘棠，其類是耶？他日會新亭之下，辱命紀事，奉筆遽題於北榮。公字濬之，不名重也，內吾爲伊周，外吾爲方召。疏山：發隱也，決泉：啓蒙也，作亭：子來也，三者其異乎四賢之志乎？不異也。故書。



朝陽洞老君石像

有西湖爲陸，洞壑亦枯。今則荒崖斷石，草穴苔階，昔日勝境，堙沒已久。各洞口彷彿有三隸書，疑即渤筆。紬繹宋人題名，謂登北牖洞，捫崖剔蘚，得唐刺史李渤題名，今亦不知所在矣。

朝陽洞俗名老君洞，在寺之東側。洞門以外，左右各一亭，已稍傾欹。山坳崖隅，多宋元以來題刻，宋以前，渺不可覓，蓋以樓閣塵消，文字露立，風霜雨露，剝蝕而無餘焉。洞內鑱石塑老君像，童顏鶴髮，踞坐青犛之上。意者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蓬累而來至西粵耶？

洞頂垂石，錯成雲鶴狀，類皆天成。神龕之側，一竇通內室，豁兮谽谺，中陳几櫈以石製，可資對奕，即吳記中儵然不知柯爛處也。北壁一徑，躋而上，直至山頂，岐道可通山後。山後一巖，敞而黝黑，中有泉而溫，鄉人就孵荳芽。山麓亂石雜遝，依稀有石梁可尋，想見唐人盤

桓雅集之所。茲山雖奇，著勝在水，自蒼桑以還，所可登臨者，牓此朝陽一洞。惟刺史流風餘韻，藹然被於八桂之間，至今人猶思之。

（十八）結論

昔潘耒之序霞客遊也，曰：「文人達士，多喜言遊，遊未易言也。無出塵之胸襟，不能賞會山水，無濟勝之支體，不能搜剔幽祕，無閑曠之歲月，不能稱性逍遙。譾陋如余，庸僕如余，三者無有一焉，乃以良辰美景，遊而無記，未免虛靡，信筆摛詞，俚俗奚免。且篇中詩文，率由獺祭，聊解曰：名山名水，往哲宣揚備盡，迻錄之，以資揣摩昔賢文墨云爾。歐陽永叔云「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請易曰：凡人之所不能賦咏者，吾亦不能述也，何如？

抑人又言曰：粵西山水，即荒州下邑，往往境多奇絕，匪直桂也。余躬繁驛務，近遊不暢。榕城負廓之區，足跡容多未及，遑論荒村僻壤，阻遠幽窅。是則有待於好遊之士，凡杖所至，紀述而闡揚之，寄披本刊，以供同趣者之臥遊耳。



漫游齊魯雜詠（二）

繆•鏞•樓•

孔廟

曲阜廟貌壯，巍巍孔聖人，宗仰亙今古，祭祀普君民。今茲逢聖誕，俎豆又列陳。狂簡余小子，千里來問津，肅穆入廟中，魚貫似長虹。方伯攝國祭；序列體制崇。干羽動佾舞，祭器名難窮。民衆遵拜下，分隊立西東。奏樂薦脯酒，侑食起歌風，獻花復讀祝，萬衆齊鞠躬。禮成待分胙，參謁入深宮。宮中何所見？大哉大成殿。四聖侍兩旁，至聖正南面。十柱列門前，玉石雕龍纏。配享兩廡中，七十二宿彥。聖蹟殿中碑，碧紗籠百片。周游列國圖，順序鏤彫徧。老檜聖手栽，杏壇離一箭。故井小亭旁，魯壁剩一扇。宋杏並唐槐，詩禮堂前院。列代十三碑，斑駁目爲眩！參天千百松，濤聲起幻變。觸景忽情生，夫子羹牆現。我生恨不辰，空作及門羨。步出櫺星門，回顧彌眷戀！

顏廟

孔廟東北數百武，顏子廟堂從後扆。弟師當年中道分，英靈萬古望衡宇。破瓦頹垣陳殿左，內戰一炮燬於火。十圍卓立白皮松，節操貞堅幸免禍。鳩工庀材正經營，修復舊觀保勝名，畫棟雕樑山節藻，煥然聖殿初落成。殿中神龕曾拜覩，錦袍冠帶制猶古。鼓琴舊址建新亭，陋巷簞瓢果何處？

孔林

背泗園林更面洙，封如馬鬣葬眞儒。一車兩馬栖栖者，夏日秋陽皜皜乎。梁木壞頹悲拱楷，黎民參拜束生芻。三千弟子都分散，廬墓猶存一聖徒。

奉祀官府

府中祕書孔印秋，荷蒙優渥導我游。清茗一盞通款曲，扣竭兩端許咨諏。主人聖裔年十六，學業中西分教讀，累葉承襲列朝封，千頃祭田百間屋。資生寄食數十人，公務員共紀綱僕，聚居齊魯散江淮，廿萬近支並遠服。府隣宗廟極翬飛，昔日莊嚴今已非。大堂煖閣徒壁立，百官之富空前徽。譸常牙角起宗族，夏楚微施了訊鞫，必逢大案始移縣，自治實行家規肅。未能入室先升堂，規行矩步仰宮牆，後圃傳云饒鐵鑛，苗如五嶽出鋒鋩。府中見聞儘如此，化行洽魯緬夫子，除奸戡亂正綱常，安得尼山今再起？

畢游

聖鏡既游觀，辛勞起煩燠，買得故侯瓜，解渴立孔道，果腹燕賓樓，疎糲亦美好。遄歸惜分陰，陵不謁少昊。便道過兗城，武廟游草草。汽笛一長鳴，過眼雲烟渺。詰朝抵下關，倦飛作歸鳥。

南湯山

溫泉滑水洗凝脂，除却華清又一池。若肯身心同淨滌，管教家國總齊治。

孫陵明陵

陵園接踵逞雄姿，濃抹淡妝兩得宜。同是攘夷開國主，共和專制判朝儀。

五洲公園感懷

市朝名利總空虛，泉石優游息毀譽。閒把環球來踏徧，幕天席地作吾廬。

常熟小游

邵飄颻

明水軟的江南風景區裏，最近又給我們發現一個名勝地方，就是離開上海祇有八十多公里的常熟。常熟在過去是不得被人注意的，爲了交通的不便，從上海到常熟，坐了火車還得坐沉悶的小船，往來須六個多鐘頭，因之，人們是很少到那裏去遊玩的。可是，錫滬公路通行之後，擁有十幾個鄉區，八十萬戶口，人烟稠密，工商業發達的常熟，就成了錫滬路上最偉大的中心站。每天經過幾百個外路客人，於是更較以前熱鬧，而常熟的虞山尙湖，幽美溫軟的景物，二千年歷史以上的古蹟，也被外界所仰慕，由於交通的便利，去遊玩的人就逐漸增多。最近，有幾個朋友到常熟去，我恰好新病初愈，醫生囑咐須多作短期旅行，就參加了我朋友的集團，開始遠足。

我們一行，在下午一點過後，趕到車站搭錫滬汽車，二點鐘開發，那天天氣陰晴，十月裏的氣候，並不十分涼，但也不熱，爽利的秋風吹在面上，這就夠舒適。汽車在狹狹的長途上，開着念二碼到三十碼的速率，望着兩邊田野裏的景色向後倒退，旋轉似的向後倒退，地底的石子和泥土似飛的向後。天上的白雲也漸漸地扔到腦袋後面去，我們身心很覺愉快，並不感到寂寞和不安，雖然車子是顛沛得可以。二小時後，遠遠的，遠遠的望見有一座低而長的小山在朱紅的雲霞下耀炫淡翠色的光彩，車夫說『這就是虞山。』我們都好像拓荒者在沙漠裏，找到一片水草的土地，非常快活，再過十分鐘，車子在那座低矮而柔馴的山外兜了一個轉迴，經過尙湖，使我們看到這一面波平似鏡的溫和水鄉，再望那山已被晚烟籠罩得有些模糊，那時車子已停，我們和常熟行第一次的握手禮。

我們先到虞山山麓下的近芳園吃了些點心，本來想到附近山下，遊覽逍遙遊，石梅，小山台，言子墓等勝蹟，但是老天不情，忽然下起雨來，愈來愈大，實在不能使我們有冒雨遊山的勇氣，於是只得到大新旅社休息。那天很早就睡，養精蓄銳，以便次日遊山，不致疲乏。內地的夜裏，到底不比上海，九點鐘後，靜得死沉沉地，使我們很可以安睡，倒是近幾年來不大有的甜眠。

因爲昨夜睡得酣適，第二天醒得也早，推出窗外，望到郊外風景，還是黑壓壓的，天上東方雖然有些魚肚色和紫雲，而西面仍有星光月色，不禁想起「楊柳岸曉風殘月」的美句。就在這時，穿衣盥洗，走出門，再到近芳園吃些早點，那時看附近虞山，正倒在曉色迷離中，好像一幅美人春睡圖。我們就走出近芳園，向山上進發，陽光照到隔晚的露珠，大地上遍佈小春氣象，幾個人經山徑而行，走過言子墓，再向前進，拾級而登，山道曲

折，但因都是平坦泥土，並不費力，大約走了幾百步，就到桃園澗。那裏都是巨石重疊成澗，上面是桃源澗三個紅字，據說在下雨的時候，泉水潺湲奔騰不已。可是我們去的時候，正是天晴，所以並無可觀。又走半里路不到，是石屋澗，形狀和桃源澗大同小異。

在石屋澗巡視之後，繼續前進，不幾十步到聯珠洞，這洞倒怪有趣的，是在山腰裏，外面怪石崢嶸，石下就是洞，洞口有四五尺闊，三尺多高，個子短的人，剛可走進去，再長就得傴背而入，裏面面積，大約有五六丈。洞頂有泉水下注不絕，附近寺僧，就把水缸盛下，作爲煮茶水之用，那水串貫而下，水滴是銀色，像聯珠一樣，洞裏非常陰涼，在熱天到裏頭，須穿夾衣，但是我們因爲爬山費力，渾身流汗，所以就進去臨時避暑，並且老實不客氣的掬了些泉水喝喝，味很甘美，沁入心脾，和自來水是大不相同了。

五分鐘的避暑，使我們感到相當的寒冷，不能再在聯珠洞裏盤桓逗留，於是出洞登山。又走了幾十步，到達維摩寺，那寺是有名古蹟，建築在宋朝隆慶元年，已有千餘年歷史，在寺的樓上，是全山的高點，可以憑欄遠眺，長江隱約可見，所以那樓就叫做望海樓。寺裏更有一件奇物，就是有一株桃樹，在秋天也曾開花，我們到那裏，桃花正盛開呢！

在維摩寺的西面，這是全山的最高峯，那裏有一個寺院報國寺，寺裏供有祖師，所以又名祖師山寺，那寺旁邊，原有一個藏海寺，規模非常洪大，因而叫做藏海，可是很可惜的，前年忽遭大火，焚燬一空，藏海而反被火神菩薩光臨，這事未免滑稽。在藏海寺前面的最高點，名叫劍門，劍門石上，造一亭子，名叫古劍閣，在那閣上，遠望長江狠山，近覽羣峯城屋，而且附近都是怪石，望下去，見自己所在，是獨石孤聳，萬一失足，必無生望，眞覺不寒而慄！在劍門下面，有很多小販擺攤售賣水果和其他土產，像一個小商場，非常熱鬧。

我們在遊覽劍門時候，又發現一個很哀豔的古跡，那裏有一個離劍門二三十步路的高峯，上面有齊女墓，相傳在春秋時代，齊景公的女兒，嫁給吳王，後來她病很重，自知不久於人世，要想到齊國會見親生父母和親戚故舊，可是病軀難行，兼以那時交通不便，睽隔千里，就是要通音信，也不可能，因之她非常悲痛。臨死之時，囑咐替她葬在虞山最高峯，那末他的陰魂，還可望到齊國。所以齊王的女兒屍骨，就葬在虞山劍門附近，後人叫做齊女墓。我們走到那裏，徘徊憑弔，不無惆悵，歪詩二絕，聊誌感慨：

『萬里關山春恨長，嬋娟永不返齊鄉；身存南越心存魯，留得青塚伴夕陽。』

『一去竟成永訣離，芳型千載有餘悲；杜鵑飛到垂楊裏，低問倩魂歸未歸？』

之後，我們自高而下，經過蕭家棧，萬松林等處，古木參天，松林密可蔽日，眞覺偉大到

二四—三六八

極點。行行重行行，不覺已到三峯寺。那寺舊名清涼寺，門口有一顆松樹，高約二丈餘，直立而上，並無椏枝，祇在幹頂有一叢松針，而已異常奇古，叫做六朝松，是六朝時代到現在的，有二千年左右了。我們在寺院裏吃午飯，雖是淨素，但因蔬菜多從寺後田裏剛剛拔出，所以甘美非常，比山珍海味過之無不及。

飯畢，再事出發，抖擻精神，飛步下山，不覺走到全山最大的興福寺，寺裏有古松很多。此外還有離奇古怪的雞冠花，長在石階裏的。寺裏的方磚上，有突出一塊山石，據說這塊山石，因凸出很高，所以建造時沒有造沒，這石年久日深，也會生長，本來不大，現在已經長得很大，尤覺奇怪的，就是這石正看像個興字，側看像個福字，倒也相當神祕。寺後有空心亭，空心潭，日照亭諸名勝。空心亭只是一隻平常小亭，不足爲奇。日照亭在寺後半里多路，已經在山上，早晨起來可到那裏去看旭日東昇的情形。在寺的前面，又有一個名勝叫做破龍澗，不過是一條二三尺闊的小澗而已。石頭有些紅色，據說從前有二龍決鬥，一龍不敵，破澗而去，澗石滿流龍血，就染成紅色，這雖是神話，不妨姑妄聽之。

最後，我們下山到小山台，石梅，讀書台等數處遊覽。石梅最使我們失望，原來在山麓有一塊石頭，埋在泥裏，這石不到碗口大小，上面刻有梅花一朵，就叫石梅，如此古蹟，似覺見面不如聞名。讀書台是梁朝昭明太子讀書處，現在也已殘廢不堪了。我們又到新公園和逍遙遊玩了一回，到薄暮始畢，就在第二天回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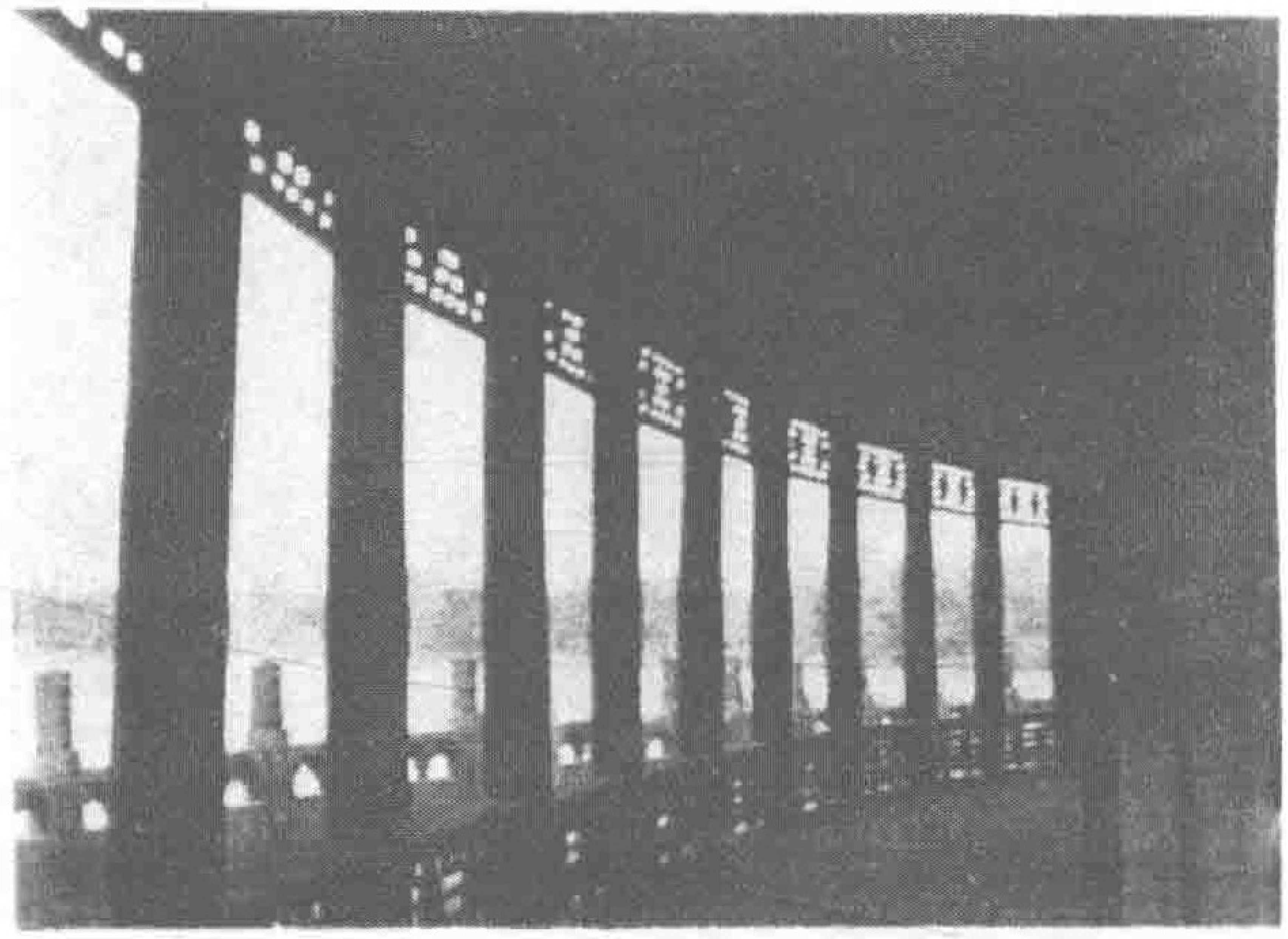
此次到虞山之後，使人感想萬千，拉雜記之如下，㈠虞山因交通便利，始能爲人注意，今後如果當局要開發名勝，必先注意交通，尤其是公路。同時我們可知江南方面名勝之處，一定還有多處都被交通閉塞而湮沒了。㈡虞山古蹟，大多是二千年前的東西，像齊女墓，讀書台，言子墓等，足可供考古家的參攷和社會人士的觀摩，此種古蹟，極有價值，必須由當地主管機關好好的保管和整理。現在有許多古蹟年久失修，殊深可惜。㈢常熟地方的吃食很出名，做的食物的確不錯，當地商人，大可向外發展，販到上海及各地出售，……希常熟地方能注意到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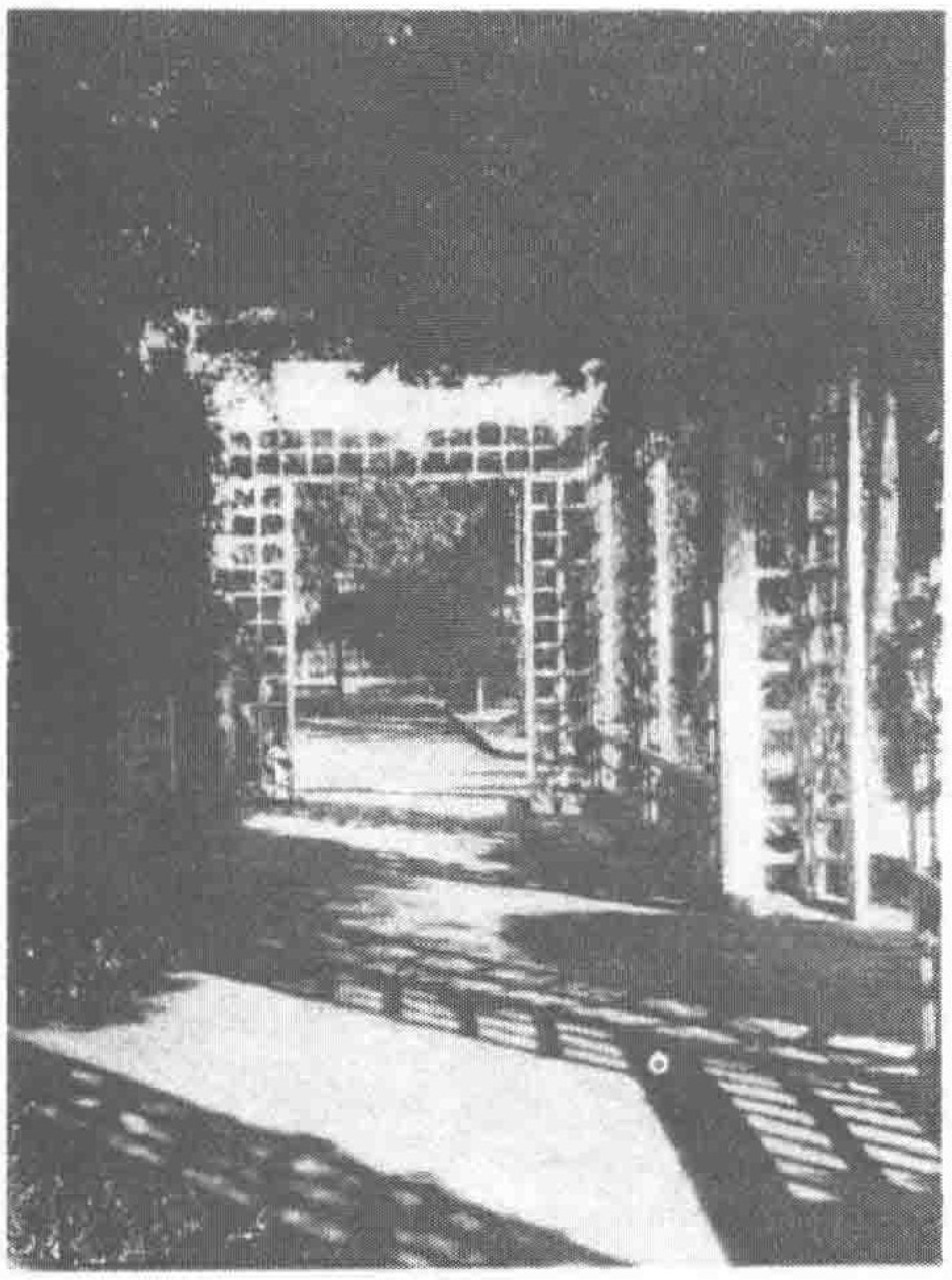
中孚銀行
儲蓄部
活期儲蓄存款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支息儲蓄存款
志願儲蓄存款
禮券
（詳章承索即奉）
滬行 仁記路二十七號
支行 靜安寺路墓爾鳴路西首
西門和平路口

二四—三六九

故都之冬 曼因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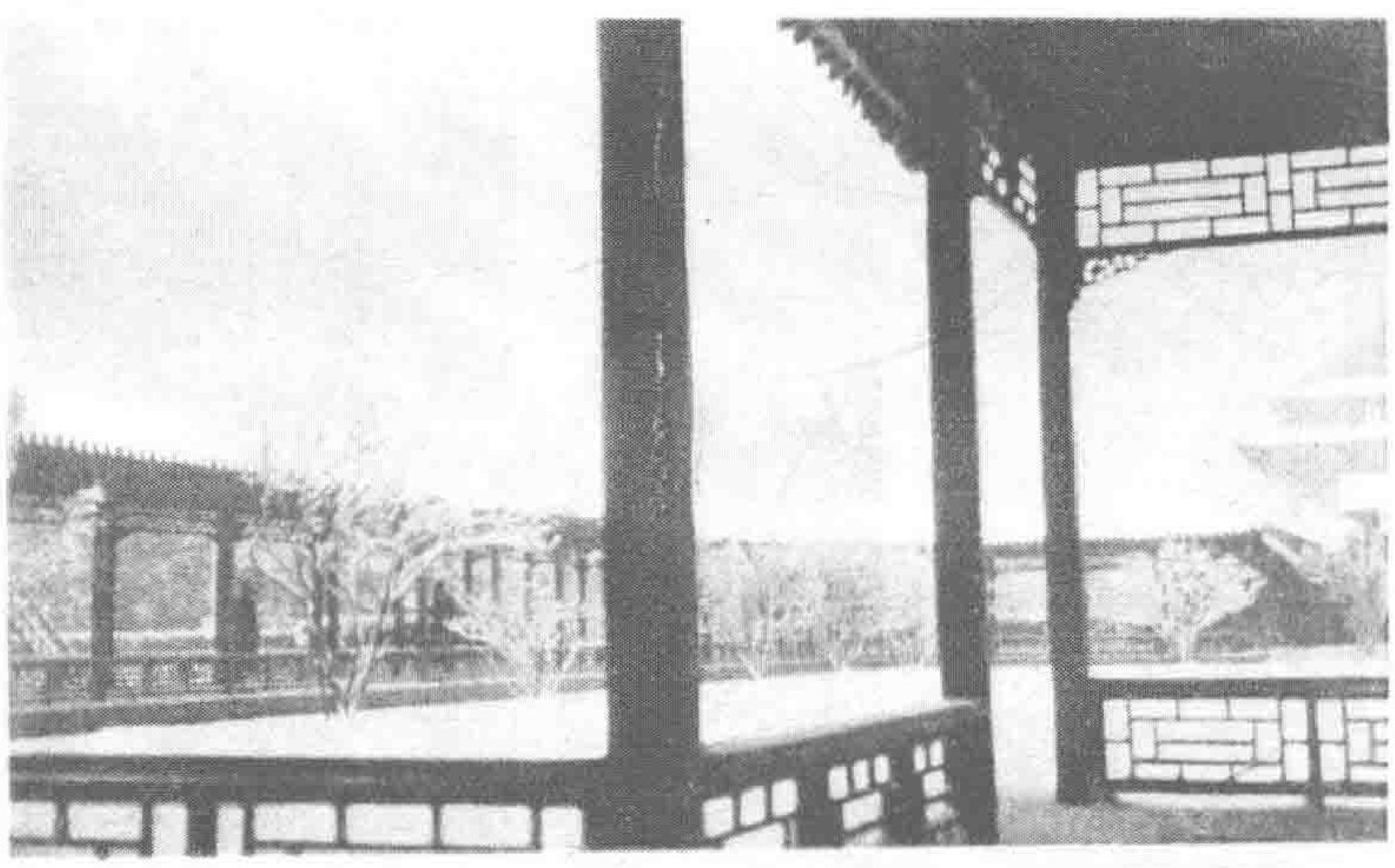
北平北海走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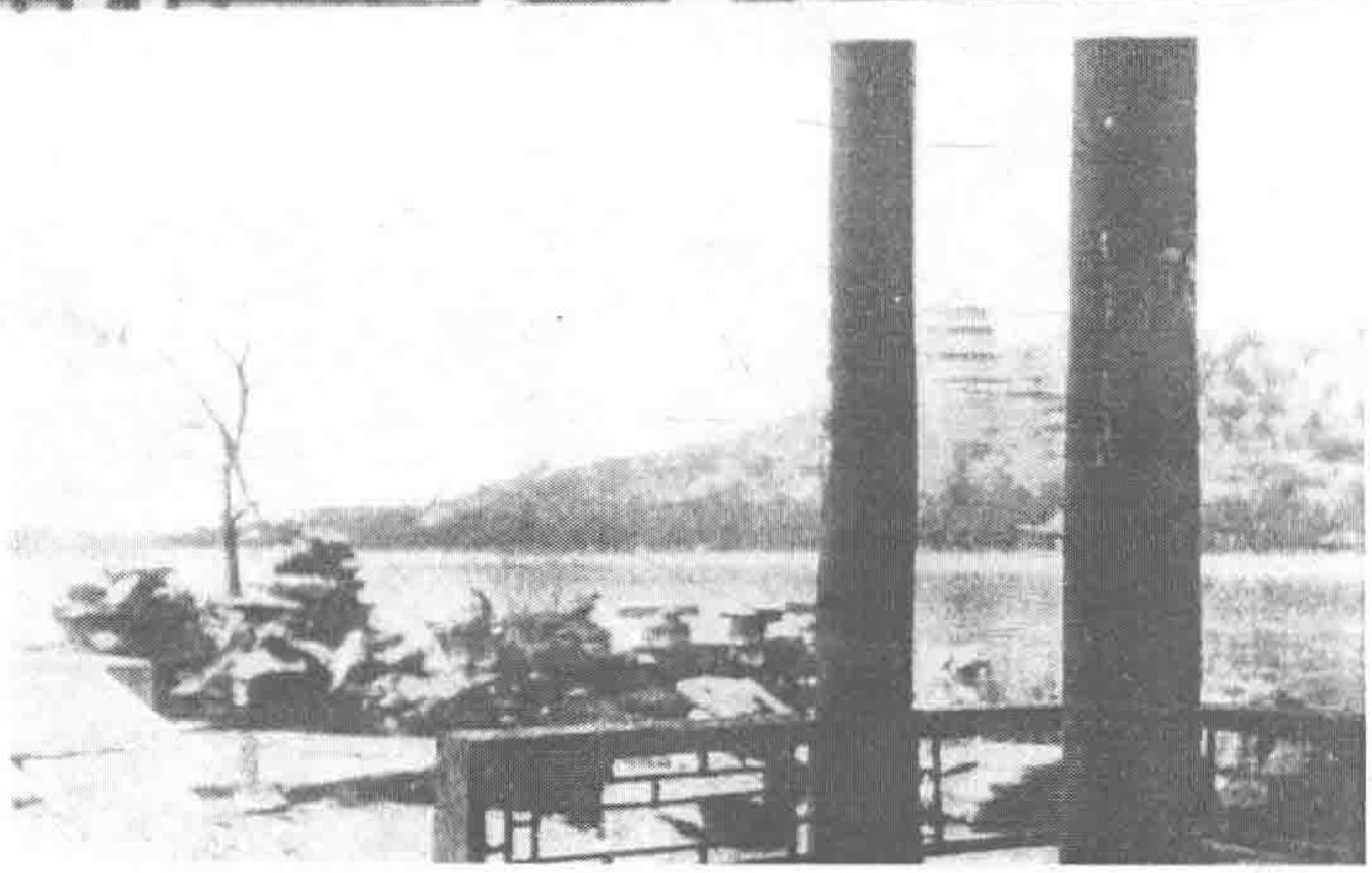
北平中山公園

北平中山公園雪景





豐台冬季之黃瓜棚



北平頤和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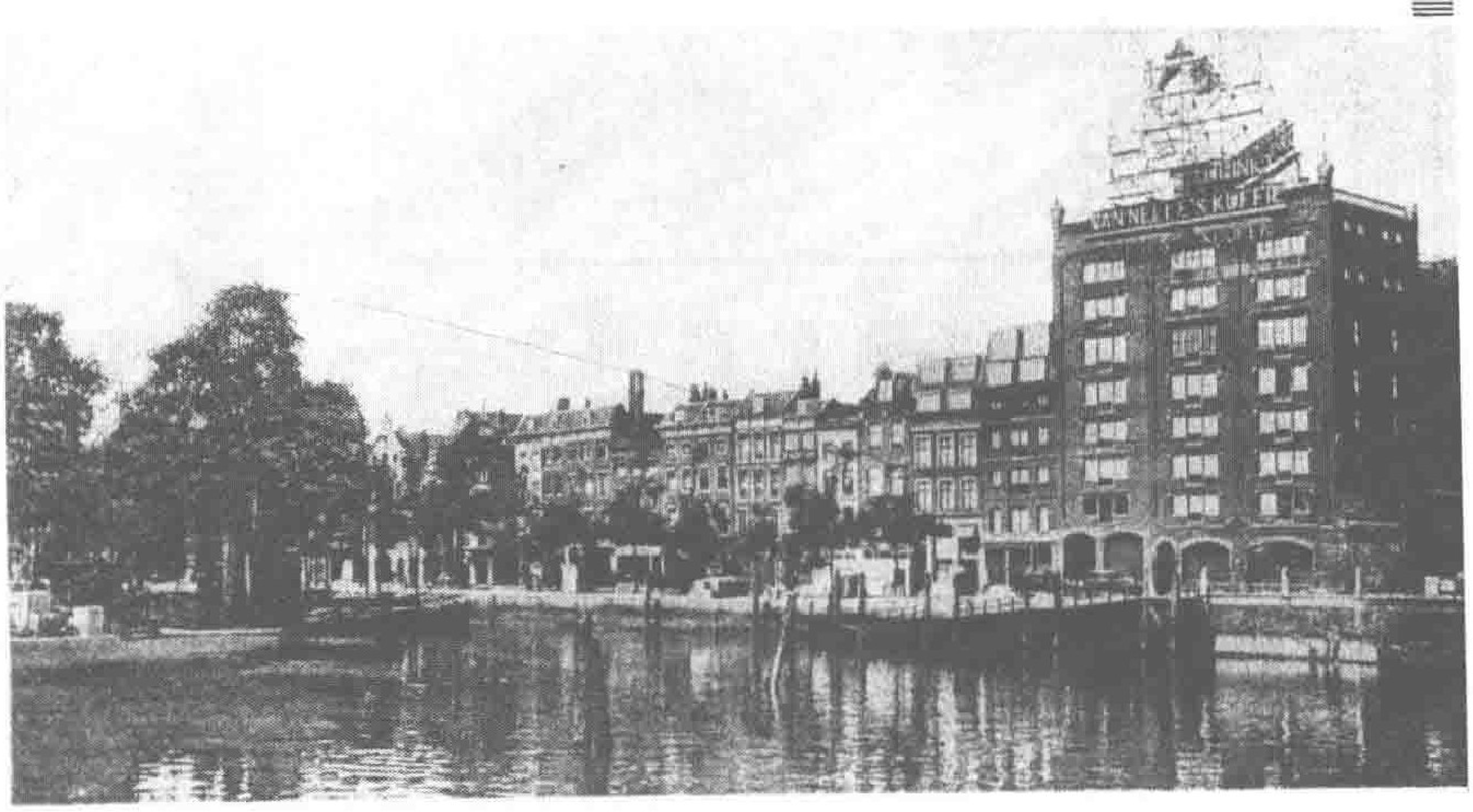
荷蘭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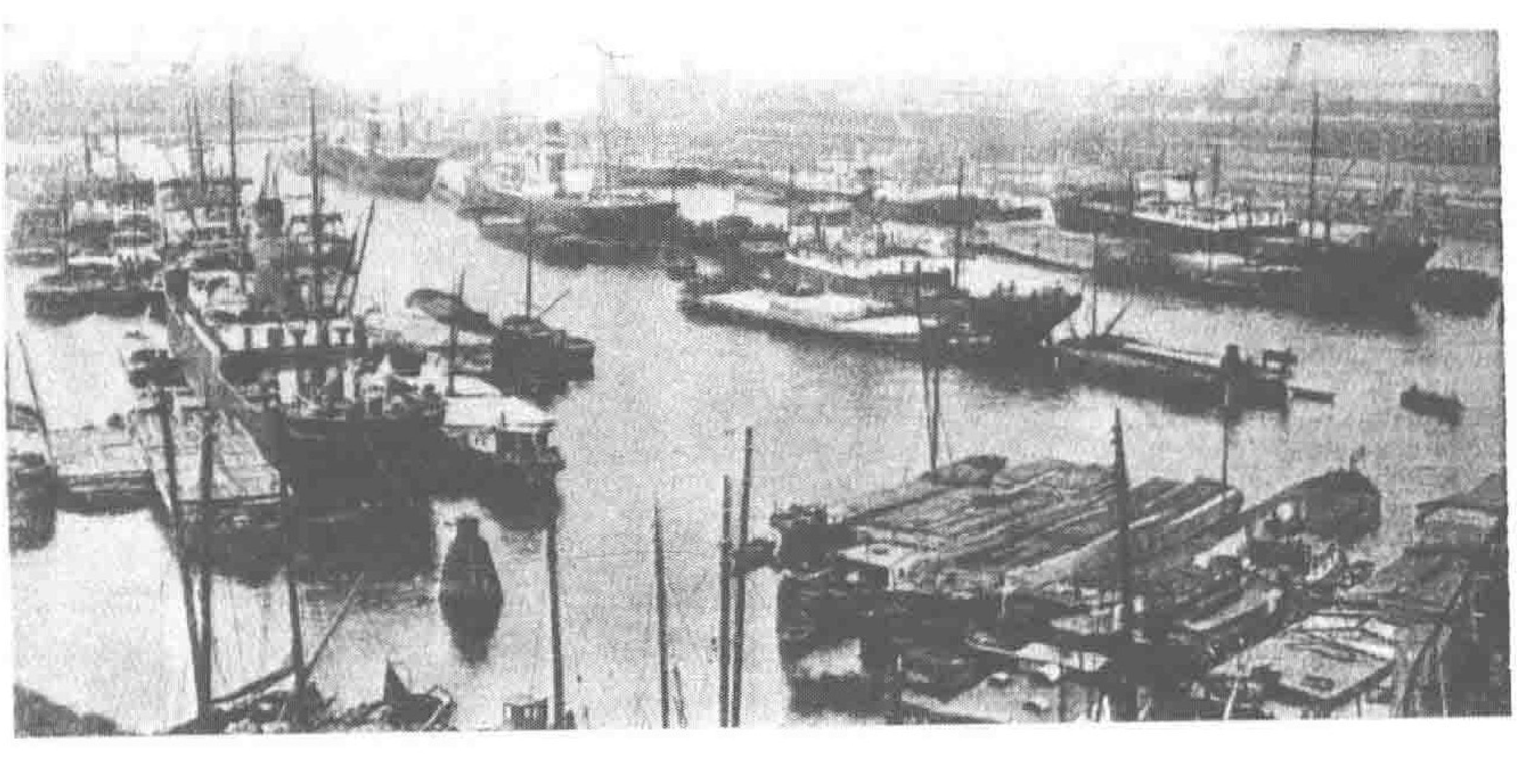
王善政寄贈

荷蘭鹿特達姆城鳥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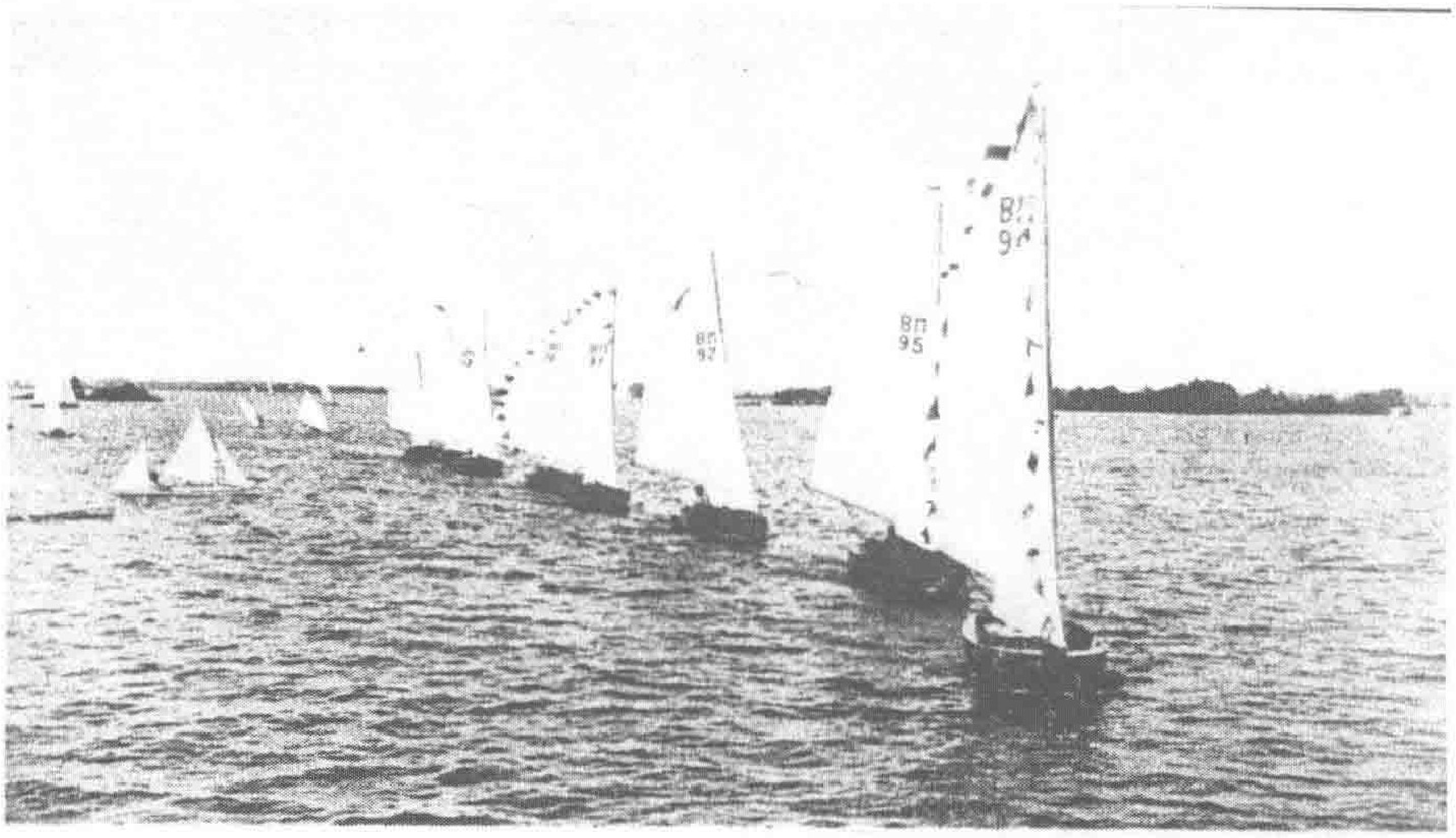


鹿特達姆Lcuve碼頭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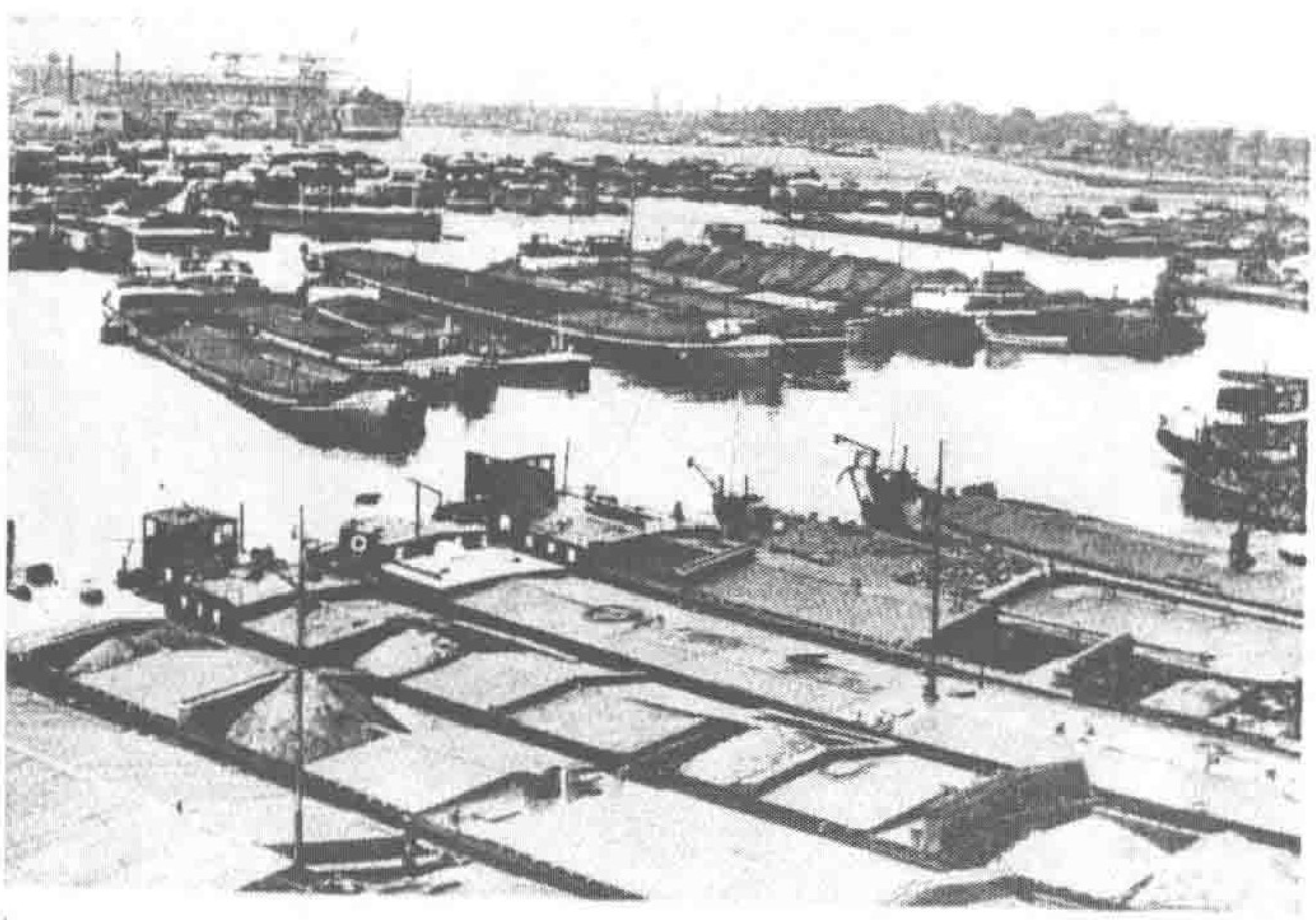




鹿特達姆港內汽船



荷蘭境之帆船



鹿特達姆港內汽船又一景

鹿特達姆闠市之風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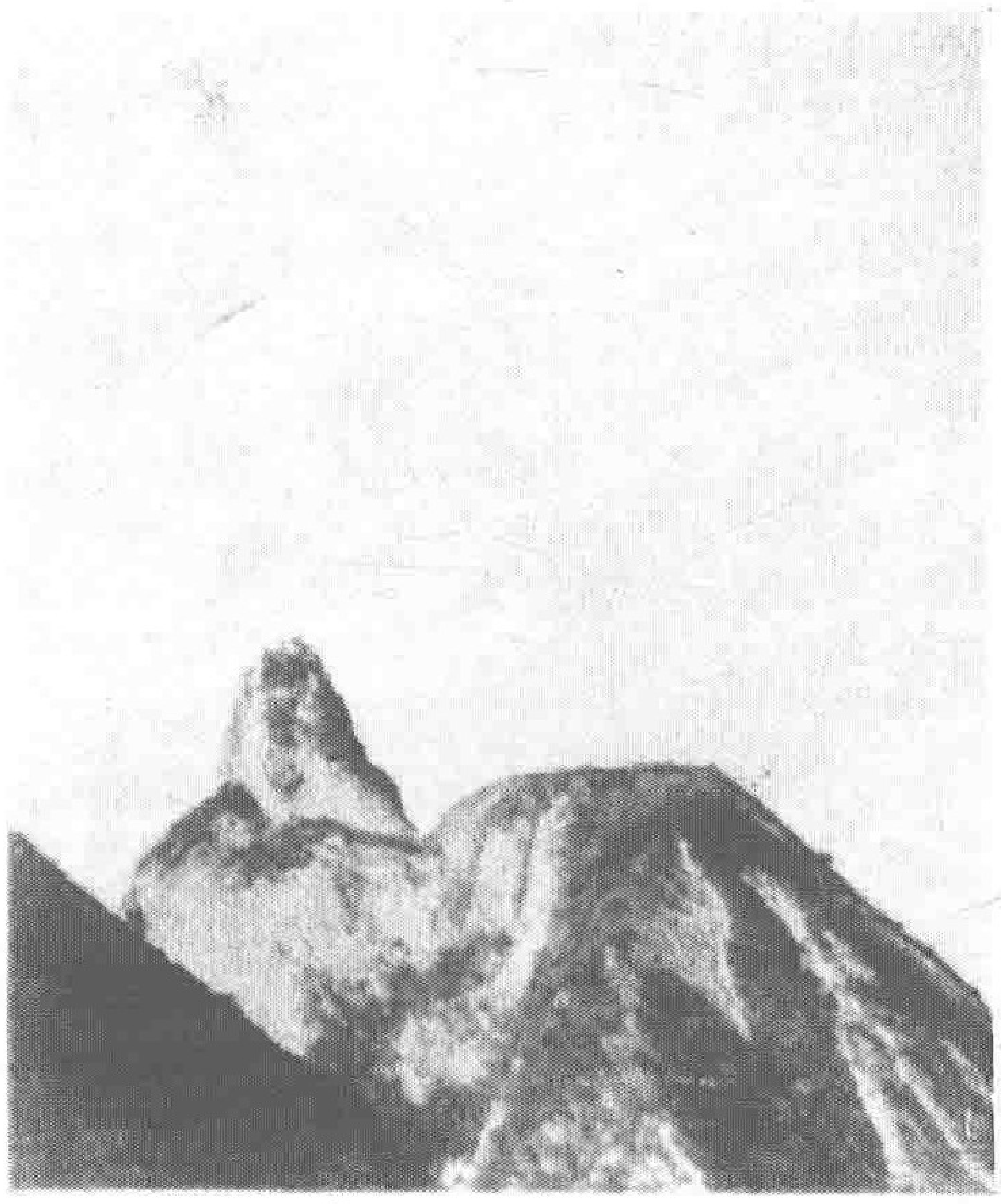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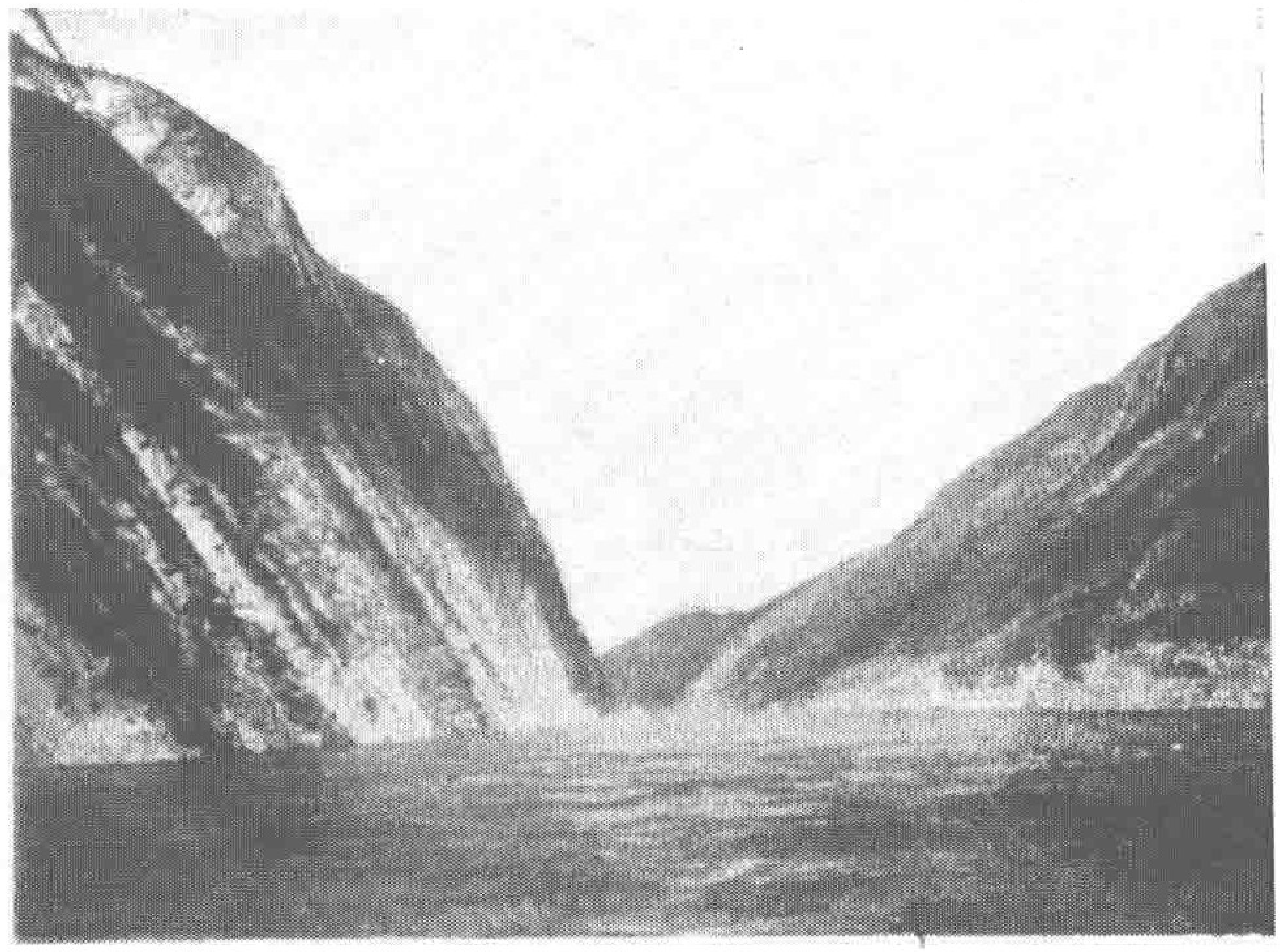
荷蘭之鄉姑

川江風景

無罣碍室主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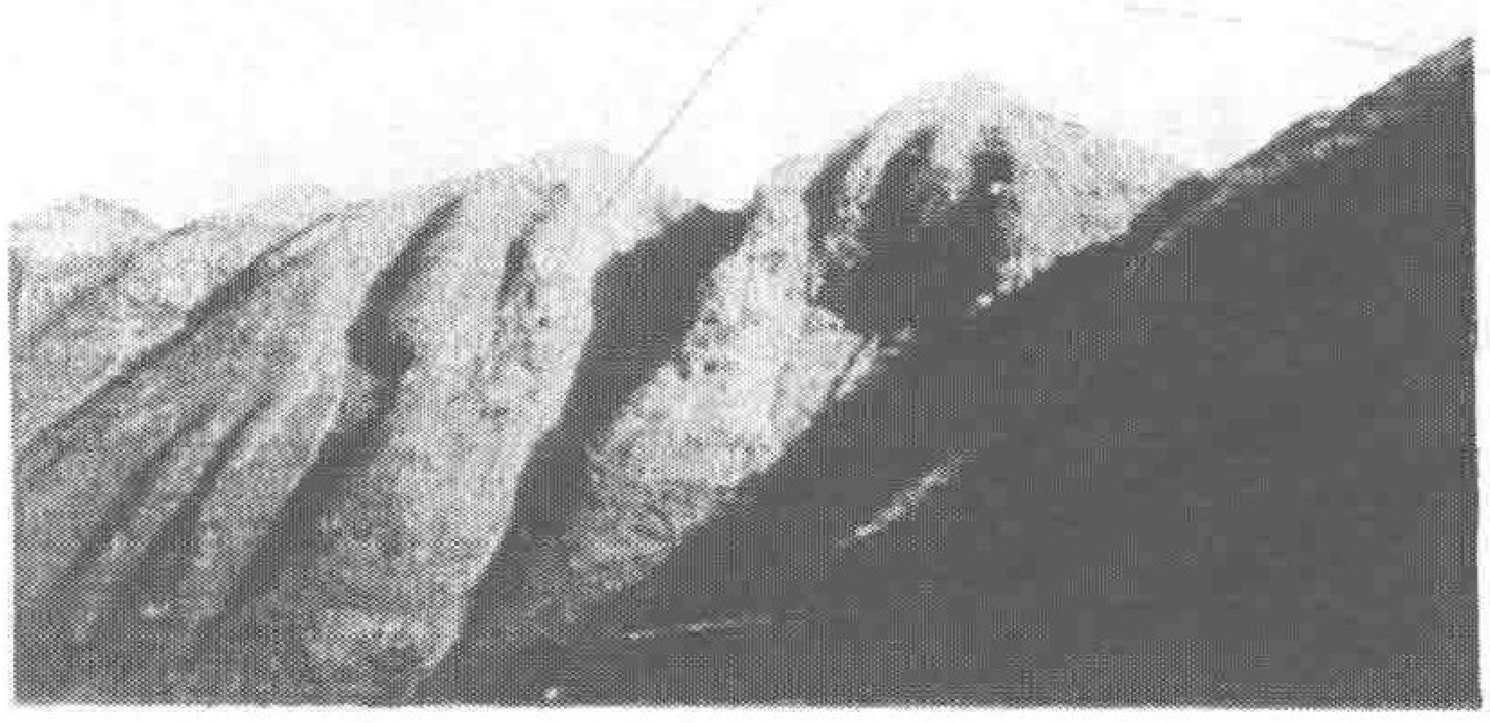
神女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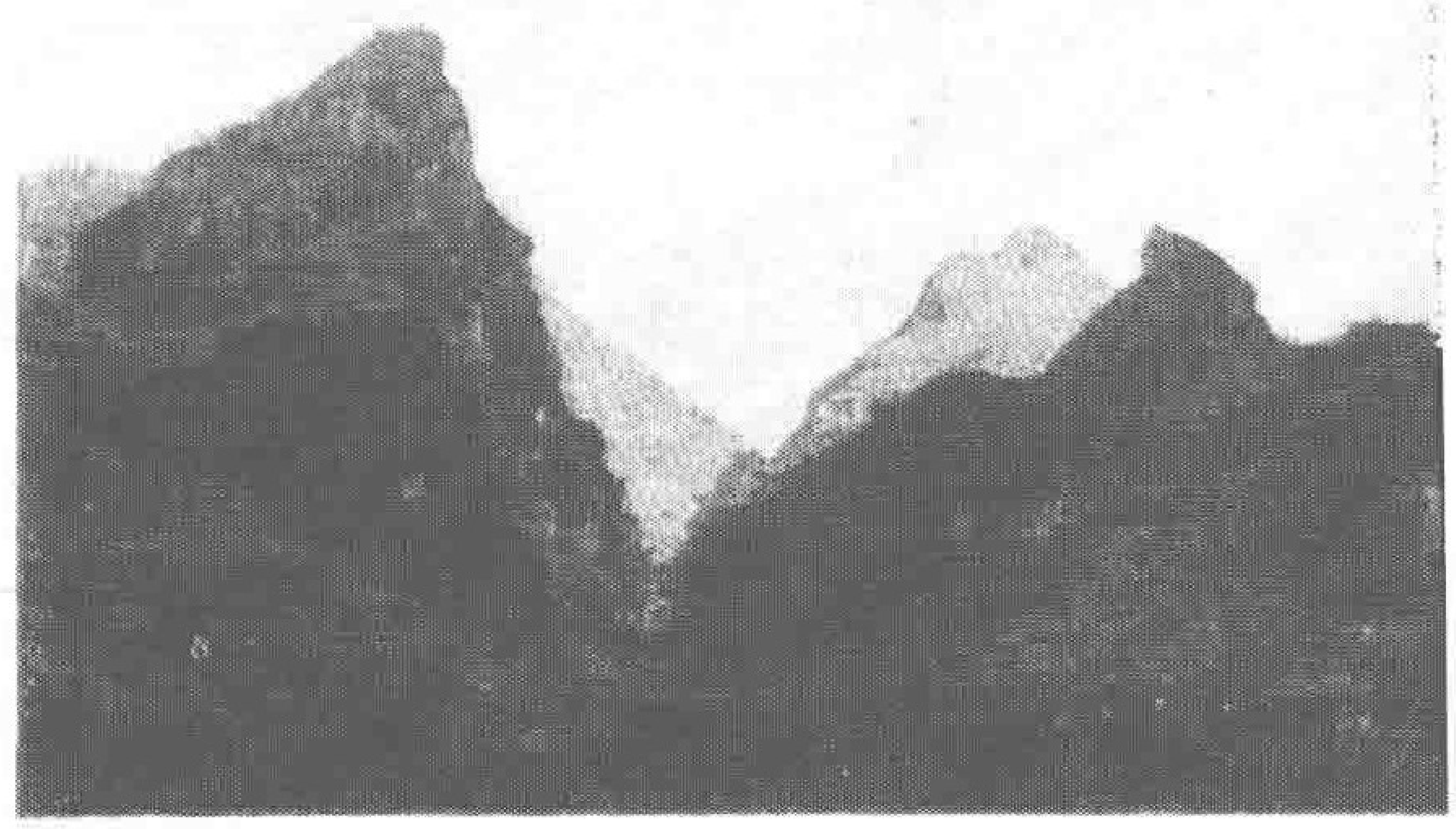




瞿塘峽又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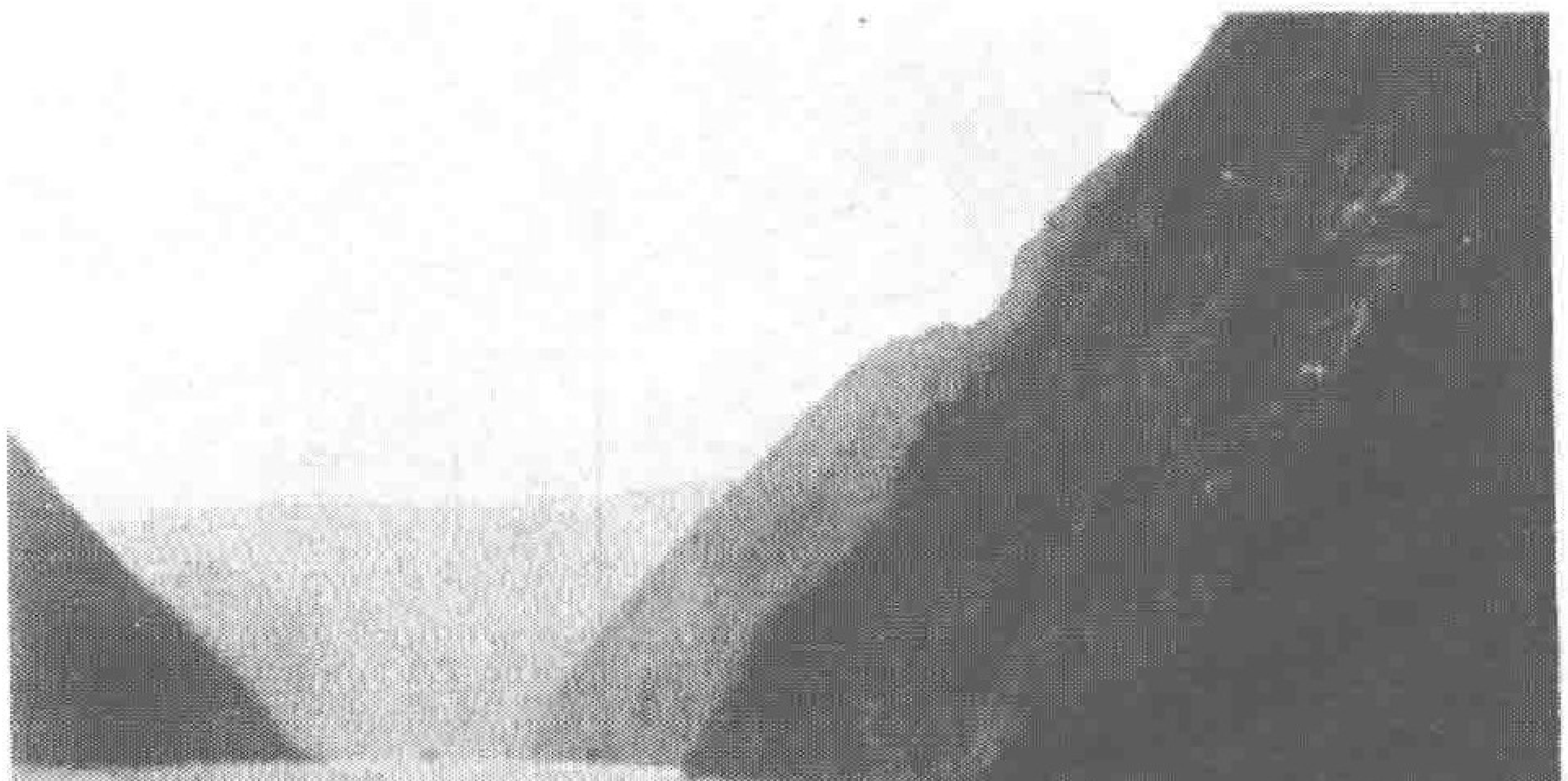
孟良梯





巫山十二峯

金盔銀甲峽





孔明碑

旅行講座

九六叟相伯

黃任之先生訪問記

趙君豪

黃任之先生是一位旅行家，我想凡是和黃先生認識的人，誰都應該承認的。在十七八年以前，我在中學裏讀書的時候便愛讀抱一先生的遊記，抱一就是黃先生的筆名。

最近十四年來因爲服務申報的關係，時常和黃先生見面，可是悤悤相逢，沒有長談的機會，然而黃先生誠摯的態度，和藹的容顏，使我常有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黃先生在談話時帶一點風趣，格外令人愉悅，好像讀明人小品一樣。

此次訪問黃先生兩次：第一次是和瞿紹伊先生同去的，說明了來意，黃先生便告訴我關於他生平旅行的事情，可惜沒有記下來，有許多是非常有趣的。第二次約在地方協會相見，談的時間很久，先生口述，由我隨時記下來的。

× × × ×

「先生的對於旅行的興趣如何？有什麼感想？」我首先發問。

「我對於旅行，是感着極大的興趣。」先生的神情，是和藹而慈祥，微笑着說。「我以爲在此刻時候，旅行是值得用力提倡的。因爲我們感覺到從家庭出來要達到國家的路上，再進一步，走上世界的路途，第一個條件，是要眼光遠，眼光如何而後遠？惟有旅行可以得到。尤其是我們中國人，特別需要旅行，因爲中國區域廣袤，民情複雜，如果要明瞭自己國內的情形，非先去旅行不可；至於國外，語言風俗，種種不同，要研究體會，自然格外要去旅行了。不過旅行有幾個最低的必需條件。」

「必需的條件如何？」

「第一：我們預定到某地去旅行，在出發之前，對於某地的情形，應該經過一番切實的研究，大致總要曉得一點，等到親歷其境，方不致於茫無頭緒，否則緊要的地方忘記去看，將來後悔莫及。第二：我們所旅行的地方，感覺興趣的，非但山川景物使人流戀而已；還有當地的歷史和人物，也應該曉得。過去的某項事件，前後經過如何？有何重大關係？過去的某種人物，生平有何貢獻？發生何種價值？均要有深切的認識，然後身臨其地，纔能流連景仰，奮發有爲。至於普通條件如本人的體格，相當的設備，伴侶的結合，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用細說了。」

「先生生平周遊國內外，足跡所到的地方，能約略見告麼？」

先生微笑道：「提起我的旅行成績，如果拿我原定之計畫來對照一下，恐怕所達到的，不過百分之五十光景。在國內，雖然有好

多省份去看過，但是現在拿廿八個省份計算起來，未到過的，也還有八個省區，就是四川，廣西，貴州，甘肅，新疆，甯夏，西康，青海。至於蒙古西藏，我也未曾去過。」


黃任之先生近影

「國外呢？」

「講到外國，是歐洲，非洲，澳洲皆未去過。」

「先生旅行各處的前後經過，大概是很有趣味的，請簡單的說一說。」

「最初的時候，我是在江蘇本省調查各縣的教育，差不多江蘇各地，我所到過的，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縣份，這還是民國以前的事。民國三年，我交卸了行政職務，決心去調查各省的社會情狀，因為我們要改革一件事情，必定先要去調查清楚，否則無從着手。當時所到的地方，如長江黃河下游各省，曾經編印過教育考察日記。後來民國四年到美國去，這一次機會很好，遊歷了美國廿五個大城，……」

我聽了很忻羨，我說：「恐怕許多留美學生，讀了幾年書，也走不了幾個大城，先生走過這許多大城，當然很感興味哪！」

黃先生笑道：「有許多美國留學生和我談美國的情狀，他們知道的，還比不上我，我好像美國的老留學生呢！」

我忍不住笑了。

黃先生繼續說：「我從美國回來以後，又到過斐律濱，日本，也有教育考察日記發表過。還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在前清光緒廿九年的時候，我亡命日本，這可算最初的旅行。民國六年以後，我遊覽南洋羣島，前後有五次之多，所有英，荷，法，美各國的屬地，我都曾到過。」

「是些什麼地方呢？」我問：

「斐律濱，馬來亞，星加坡，檳榔嶼，安南，暹羅，緬甸，爪哇，蘇門答臘，我都到過。南洋羣島中只有兩處不曾去過，就是婆羅州和西利利斯。我遊歷南洋前後也有許多紀錄，可惜當時不曾整理，未能就正於國人。除此以外，我還有一個旅行的機會。」



黃任之先生為本誌題字

「什麼機會呢?」

「在民國初年到民國十四年的光景，每年總開一次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這會是每年在各省輪流開的，我多數代表參加，這樣就有了週遊各省的機會。」

「先生不是說不會到過歐洲麼?歐洲的國家，多是古色古香，很有趣味，爲什麼不去遊覽一回呢?」

「是的，歐遊的機會是有過的，可惜票已買好而未能成行。事情是這樣的，在民國十六年，我決定到歐洲去，準備走西比利亞鐵路先到俄國，當時護照簽好，票已買好，並且結伴同遊的是劉瑞恒先生。不料當時中俄間發生一樁問題，恐怕影響到旅行，臨時外交部打電報來，叫我們不要去。這是我生平最大的缺憾，尤其是簇新的國家蘇俄，關於各種建設都不會看到。」

「先生不能到歐洲去，當時預備到何處去游歷呢?」

「當時既不能到歐洲去，我就改變方針，要想將中國週圍有特殊關係的地方，像朝鮮，台灣，斐律濱，暹羅，緬甸，印度等地，去旅行一次，這許多地方有去過一二次的，還有不曾去過的，我預備每一個地方寫一本書。民國十六年，我就先到朝鮮，朝鮮在民國七年的時候，我已經去過一次，這回可算是舊地重遊，格外看得清楚。於是乎在朝鮮京城和大連兩地的圖書館中，得到關於朝鮮的參考書百餘冊，搜集着很多的資料，寫成了『朝鮮』一本書。這書是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不過在「一二八」時殉難了。」

「其他各處呢?」

「其他各地，以後就沒有機會繼續再去，至今仍耿耿在懷!我覺得最使我留着深刻印象的，是民國廿年的黃海環遊。這是第三次遊遼東，和第三次遊朝鮮。回來後寫過

一本黃海環遊記。不到半年，九一八的事變發生了，在我這本書中有許多陳述是不幸而言中，這一次的旅行眞使得我永遠不能忘記。」先生說完後，有無限悵惘的心情。

初冬的天氣日晷是很短的，我們談了許多時候，看看窗外，不知不覺的天已黑暗下來。我想還有許多問題要問呢。我再問道：「五嶽，先生都遊過麽？」

「我生平遊涉山水，並不能算多，五嶽我僅登過兩嶽，就是泰山和華山。不過在廿二年以前（即民國三年）我已經到過黃山。在當時，因爲交通不便，注意到黃山的人簡直不多，現在有人整理介紹，使得我非常愉快。雖然我也寫過一點黃山遊記，但是遊山困難，去遊的人，當然沒有現在的踴躍了。去年，曾遊天台，雁蕩，有一篇『之東』的記載，我覺得，峯巒之奇，以雁蕩爲第一，瀑布之大，除坎拿大 Niagara 瀑布而外，要推天台了。至於黃山，可以說二者俱備，若以我遊過的山批評起來，則廬山和雁蕩可以說能品；天台可以說逸品；黃山可以稱爲神品，其他不足比數，但是這僅就我所遊者而言，不願意概括一切。」

「先生此外還有什麽有趣的遊蹤，可以見告嗎？」

「蘇門答臘最高的磨達山，有一個很大的湖，風景秀麗，可以說是一個擴大的西湖。」

「山上也有湖麽？是和雁蕩山頂的湖一樣麽？」

「是的，大凡最高的山脈，如果四圍是高山，當中的地方，大概總是一個湖，這是自然變化。雲南的洱海兩面是山，杭州西湖三面是山，都是一樣的；不過磨達山的湖，是四面皆山罷了。這個湖的風景，也和日本的箱根差不多，箱根具體而微，沒有那樣廓大而已！」

× × × ×

黃先生應允了我的要求，爲我們寫了一幅字，便是登在這裏的。我生平最愛讀先生的小詩，覺得清新美麗，有無窮的韻味，這回讀了『愁入華巔成冉冉，春來紫塞故遲遲，』胸中有說不出的惆悵！

握別以後，天是夜了，在燈光燦爛的路上，醉生夢死的雰圍中，囘想着一切的一切，有山河破碎，旅行何處之感！

紀德國拿海姆溫泉

Bad Nauhe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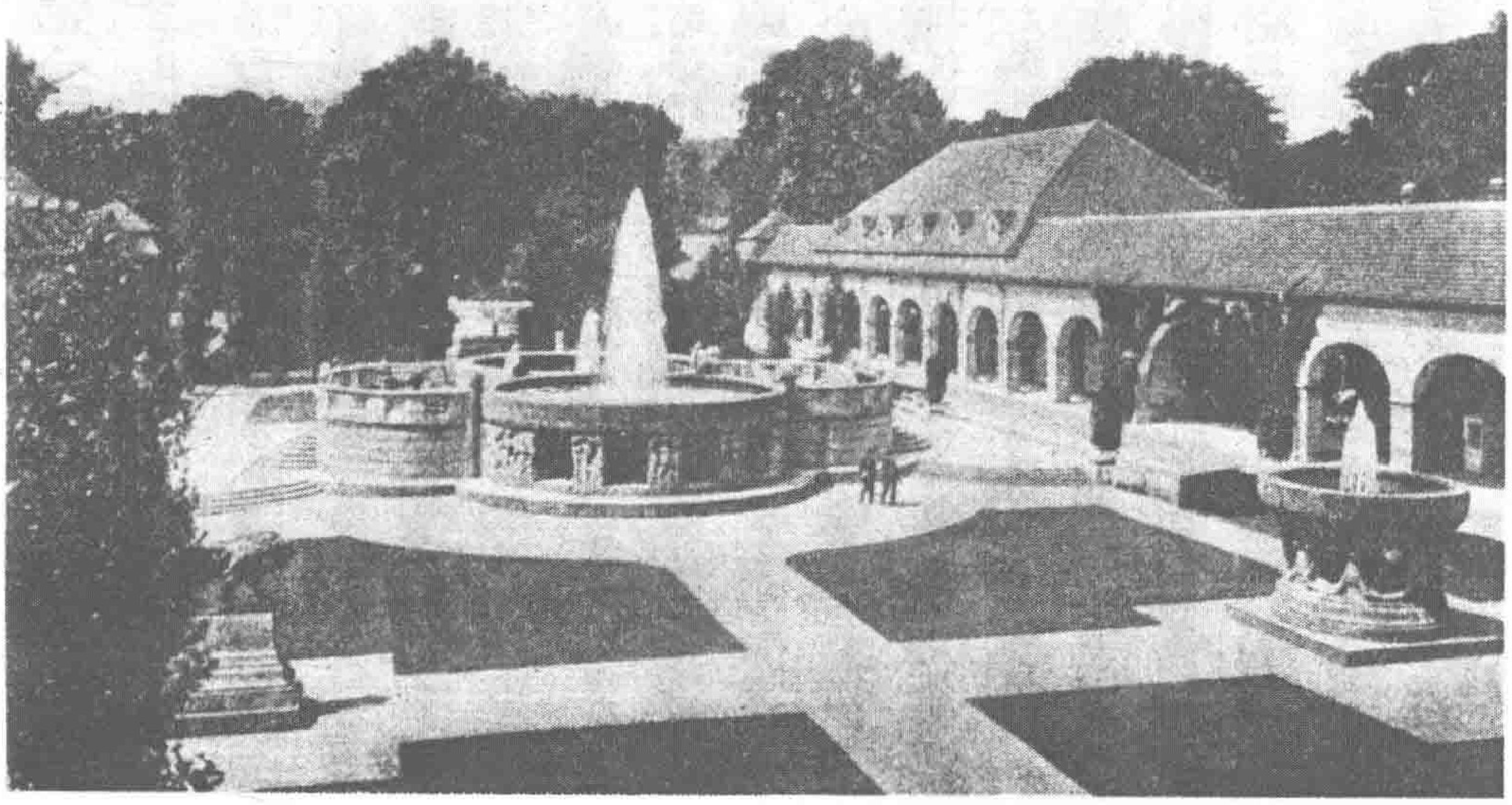
丁惠康

時維秋午，市中禮拜堂之鐘聲方鳴三下，市故靜寂，故鐘聲餘音，嫋嫋空際。於是秋陽忽斂其容，仰首四顧，東半雖蔚藍如昔，而西北則密雲層佈，轟雷之聲時復入耳。寺塔矗立天半，外牆砌以巨石，灰褐沉黝，蓋百年前物也。此世紀中人事變遷，不可勝紀。即以帝王之業而論，得失興亡，其間亦不知經幾許之遞變，而此古寺儼如入定老僧，雖歷盡滄桑，均兀然不為動，則人之於寺，有不及者矣。觀其窗際，則滿覆丹楓，於此秋事垂盡，萬花欲眠之時，而此獨滿枝堆紅，吐其豔姿，不為嚴霜之所屈伏，吾不覺歎此寺而更擁此傲客作伴也。吾心中既無目的，則亦踽踽獨行，信步所之。沿途間有「享斯美」馳過，蹄聲得得，隱約於林樹之間，御者高其帽，整其服，直如古圖中人，以視都市之間，駕摩托而風馳電掣者，則遠遜此優遊不迫者矣。途中有高坡斜上，其盡端為一小邱，上有一白石之屋，其前列方柱六，峻直方正，益覺整齊嚴肅，其中盡鐫歐戰陣亡兵士之姓名，蓋欲藉此石碑而永留慘痛紀念於千百世之後者也。屋之兩端，復各有石刻，一為慈母與愛子攜手者，一則似為兄弟之同

拿海姆城全景



二四一三八一



德國國立温爾浴場之廣園

赴沙場者，但觀其面際，則隱隱咸有戚容，實則爲正義而戰，則效命疆場，男兒死耳，又何戚爲？特戰爭果爲維持世間之正義，抑由於野心及私欲乎，是則在毫髮之別耳。且此碑之製方新，而各國軍備已羣起爭雄，戰氛已彌漫全球而不能稍抑，則是碑之後，且將不知有若干繼續者，嗚呼！是非吾之所能臆斷，而亦非吾之所欲言矣！折而東行，樹木森然，有小徑可以上下，秋風起處，則黃葉飄搖落人肩際，園丁三四，掃葉成邱。嗟乎！當春夏之際，驕陽逼人，使吾人而經其下者，則千枝萬葉，當無不以得其蔭庇爲快，乃曾幾何時，卽凋衰零落，吾人不惜踐踏之，且掃除不遑焉。余因之有感矣。夫四時運行，功成者去，天下萬事皆然，彼依戀棧豆，不惜犧牲其過去之光榮，而卒至遭人唾棄者，何其深昧於斯理耶？予且念且行，時烏雲四合，沈霾之氣，籠罩大地，卽此大好園林之間，飛鳥之聲，亦不復聞。乃泉聲淙淙，忽入余耳，循聲而往，見有噴池立明湖中。白鵝三四，方徜徉於其間。小艇數事，半斜水中，空無人跡。想當和風麗日，衣香珠笑，必且羣往打槳，枕流拍浮，亦世間賞心之樂事。惜歲序既更，好景不常，今乃冷落至斯矣。余方獨領湖畔秋色，徘徊而不忍去。忽見湖中水影，漸生波動，由小而大，由疏而密，雨滴打水，風吹搖林，斯情斯景，初忽爲常人之所喜，吾則既愛其境之清幽獨絕，復覺此秋風秋雨，無人領略，則余又何妨權充

二四—三八二

知音。但予之閒步來此，初未攜雨具，上天既妬予之獨享淸遊，遣雨師以促之，予又何可久留，則徑行耳。未幾，止於大學敎師衞白耳氏硏究所之門。衞氏者，著名之心臟學家也。適未在，期以明日。歸寓，閽者呈函，則胡展堂氏之近影也。



胡漢民先生近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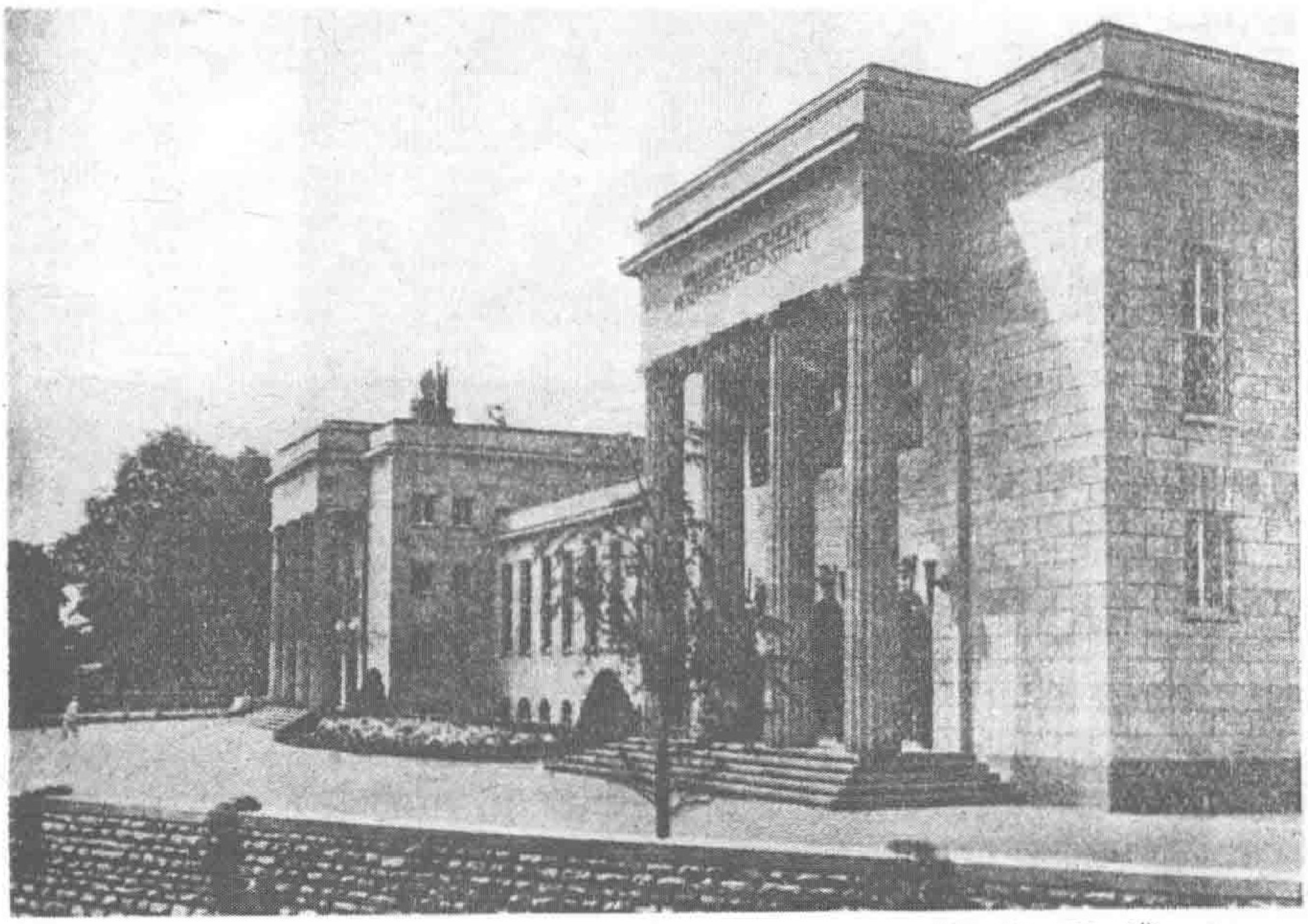
「拿海姆」有國立之溫泉浴場，高於海平線一百四十四密達，在德國之中部，距佛郎府三十八啓羅，以火車北行，約三十分鐘卽達，居民約一萬五千人，爲有名之心臟病疾療養地，我國胡展堂氏來此居憩，已數閱月矣。其著名之溫泉有三，水分內含鐵

拿海姆之古橋流水



二四—三八三

質炭酸素及食鹽等。凡就浴者，其水經過二種之壓力，而達到某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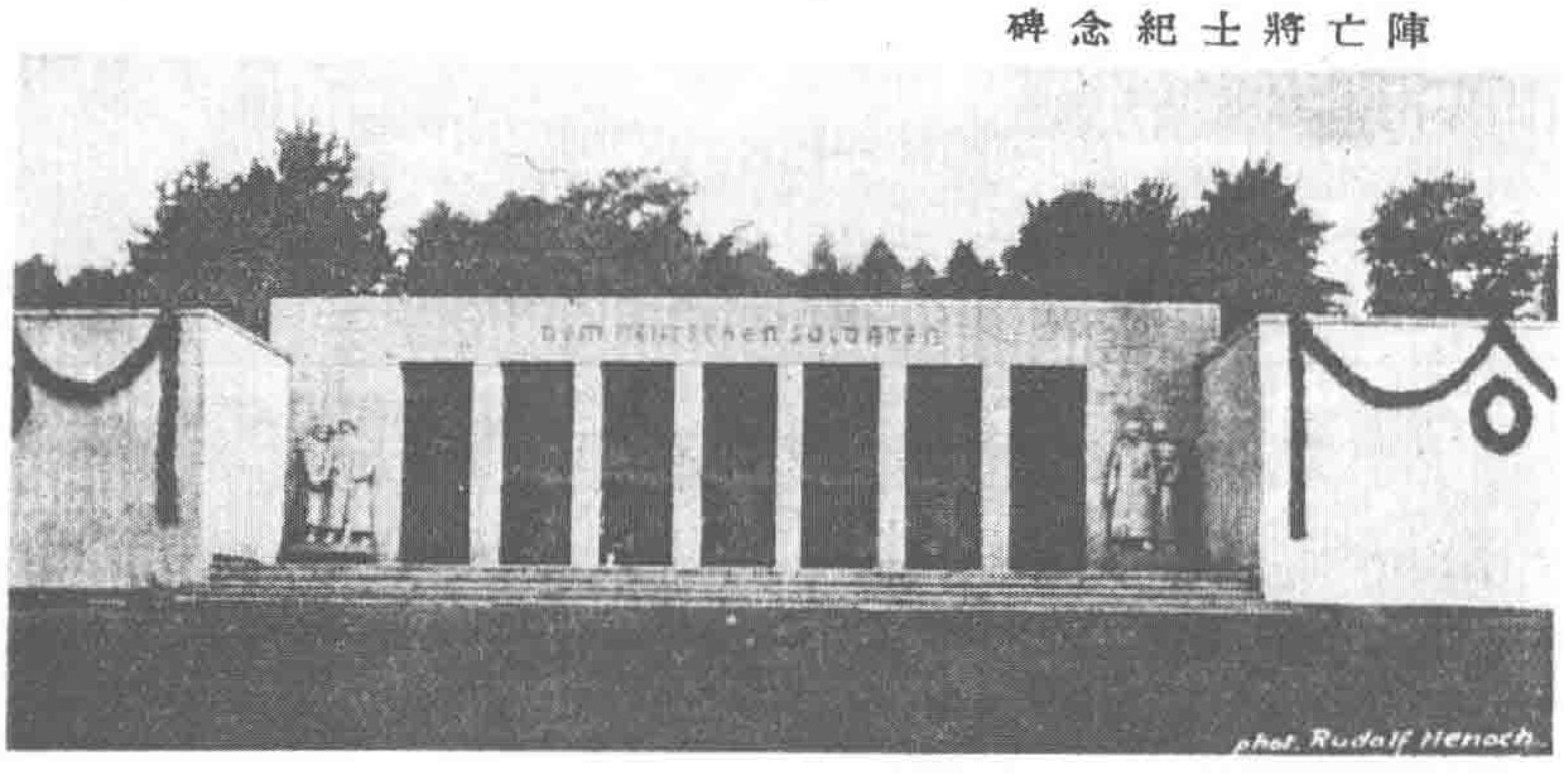


心臟研究院

之溫度，俾水分內之炭酸素量不致變更。該地有浴場八所，共有四百三十二浴室，每日可容六千人就浴。其溫泉之可供飲用，以達治療之目的者，則以其含有炭酸素之食鹽水，且含有雷錠作用。有吸入治療之設備。有大學研究所，以專門診斷一切心臟疾病。又有心臟研究院，以專門研究心臟疾病及其預防之方法，聘有統計專家，專司心臟病之統計，院為威廉開而霍夫氏捐助二百五十萬馬克所建築。又有溫泉研究所，光線治療所，透熱機肺炎室等，則為古尼司開氏所捐助者。此外則有葡萄治療及營養治療所。

在該地療養，由醫療上之觀察，凡循環器及心臟病，又各種慢性心臟病，如心瓣膜病，心肌疾病，心臟虛弱，大血管疾患，血管硬化等症，最為有效。其次運動機官疾病，如慢性關節發炎，肌肉發炎等症，又如新陳代謝機能疾病，如糖尿病，肥胖症，痛風，巴瑞獨氏病，腺病，軟骨病等症，又次如呼吸器官疾病，

陣亡將士紀念碑



如鼻腔咽喉氣管之慢性發炎，氣管枝喘息，肺氣腫等症，其次爲神經系疾患，神經衰弱，神經性心臟障礙，急性疾病後及大手術後之休養，又脊髓及表面神經之疾患，如神經痛及坐骨神經痛等，均有特效。

其地於眼科婦科骨科內科神經科皮膚花柳科耳鼻喉科等，均有專門醫師。此外則有大學教授三人，管理各種研究院及病理學。該處之療養院，實爲全市之娛樂中心點，建築費在二百萬以上。其中之大戲院，可容一千二百人。此外如音樂廳（每人納費三角）跳舞廳讀書室等均備，網球場哥而夫場露天游泳池等，亦莫不建築精美。蓋此不啻民間之離宮，而不僅爲療養之勝地也。雖微嫌奢侈，又奚足病？

今且述其國立之溫泉浴場，建築費爲一千萬馬克，於一九一三年成立。中間爲一廣園，有羅馬式之石池凡三，其泉源深二千密達，每池各有噴泉，終日不少息，水作黃色，熱氣上騰，氤氳如霧，每至夜間，明燈照射，珠泉躍空，晶瑩萬狀，幻作奇觀。園之兩側，有走廊，長約百餘密達，可供憩息。導者啓戶納予，經廳事及甬道無數而達浴室，每室均製以磁磚或大理石，卽廳事亦如之。院落之布置，亦各不同。有噴水之石像，似取意大利式者，導者謂此乃俄國皇后就浴之室，布置殊精美，地衣厚寸許，附有私人休憩之所，然因就浴之價過昂，初亦無人問津，塵封既久，大理石亦失其光輝，想其駐蹕之時，赫赫不可一世，而今徒爲歷史上之陳蹟，則貴爲帝后，又何爲者。然則人生眞諦，果何在乎？（關於大學教師衞白而氏之訪問及心臟研究院之參觀，另有專紀，故不詳。）

都錦生絲織品
美麗綢傘　絲織風景　檀香絹扇
發行所
杭州花市路
上海北四川路
上海三馬路
廣州永漢北路
廣州十八甫
南京门帘桥
漢口江漢路
北平前门外廊房頭條

二四一三八五

時代霜

時代仕女
美容妙品

敷粉前。薄施一層。出外可抵抗風日。皮膚不致枯縐。永遠嬌豔柔嫩！



分磁瓶裝錫管裝兩種

各埠均有經售

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敬1050)

二四一三八六

倫敦重遊記

召予

我們和英國闊別，已經多年了。西曆一九三五年春天，挈着妻子，再去一遊。火車帶着我們不停的飛駛。起伏的小山，嫩綠的草地，蓋着點點小花，牛羊優閑地嚙着草，果樹開滿了黃白色的花，好似一層白雪，還有小樹編成的籬笆都在那溫暖而又愉快的日光下，現着無窮的自然之美。

無意中火車進了山洞，尖銳地叫着「嗚嗚……嗚。」這時已近倫敦了。出了山洞又走上一座橋，我們從車窗中望下去，城外的市廛上正浮着一層很厚的烟霧。火車駛過鐵網，再過滑鐵盧橋（Waterloo Bridge）那時車行的速度慢慢地緩下來了，到維多利亞站，（Victoria Station）待各種標識都可以清晰地看見的時候，牠才停止着，我們默然的進了站，叫搬夫們管了我們的行李，便到街上去。

春，是無疑義的已到了人間，女的小販們帶了滿筐的水仙和紫羅蘭，靠着石柱的側面蹲着，做她們花卉和鈕扣的買賣。

站在街上看每個行人的臉，是多麼有趣的事！年輕人的臉上常表示着快樂和生命之活躍，中年人縐起了眉頭，想他們的心事，差不多忘了他四周的一切。

要是在一天之中看遍倫敦全景，那是不可能的事。但大牛有趣的事，可以在街車上看到，而「倫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埠」這句話，除非看到了市內巨大的貿易和居民的營業，是很難使人相信的。

在倫敦中部曲拉法爾迦（Trafalgar）地方，有一個凜凜然高聳雲表的石柱，上面刻了納爾遜（Lord Nelson）的像。他是一個英國的英雄，一百年前，他退去了法蘭西和西班牙的聯軍，使英國的海軍增加了不少的權威。四個銅獅各據了石基的一角。對面是公共美術展覽會，（National Gallery）裏面有許多名畫家所聚集的圖畫和照片，因此被一般遊人和學生所擁塞了。

從這裏我們乘車到企普山特，（Cheap Side）那兒有更大的市場，汽油的氣味充塞在街衢間。每隔百碼左右便有一家飯館，以供給行人和工作人員的飯食。因為祇有少數的人是正式住在市中的，夜中的倫敦就祇剩一些巡警和一羣羣回到郊外家中去的從戲院中出來的人們。

我們沒看見培奈脫（Bennetts）鐘表店上的二巨人，高格和麥高格（Gog and Magog）的像，那東西曾打了近二世紀的鐘，可是現在已給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所購去。從此我們再不能看見牠打大鼓以報時辰了，這是很不幸的！

在威廉街(King William Street)附近倫敦橋的地方，我們下了街車。對面站着一個紀念塔，這是爲了紀念一六六六年倫敦大火災而建設的門票是三辨士，裏面有一個螺旋形梯子，供人攀登。頂上有一個籠形的美術展覽室，四面有欄杆圍着，以防人掉下去。在晴朗的天氣，倫敦的全景可以在這裏望到。

我們放一些便士在地下車站的自動機裏，得到幾張到馬克路站(Mark Lane Station)的票子。走過一條很長的甬道，站上自動梯，那東西把我們帶到車站的下面，那裏每隔四分鐘有部電車走過，強力的電燈照耀得和外邊差不多明亮，電風扇在地道中的各處搖動着，使洞中的空氣常保持新鮮和清潔，月台上新聞紙架上，放着各種有趣的讀物，還有自動機賣着各種水菓雪茄火柴等。到馬克路站，我們仍由自動梯帶上地面，馬克路離明星路(Mincing Lane)不遠，造幣廠就在近傍，而這裏呢，就是著名的倫敦塔。(Tower of London)

倫敦塔就好像一本石造的英國史書，從一〇六六年牠造好以後，就成爲倫敦士人所注意的中心建築物，雖小，但風景宜人，可以入畫，在熱鬧的日子，差不多每日有六千多人會繞着牠遊行，做同樣的事，那裏有一種定期的集會，由召集者管理演說關於塔的故事。

乾了的護城河現在已成爲五百衞兵的操場，敎練在操演時所發的口令，在牆上反射過來，仍是可怖而又清晰地——這可見他們還沒有流爲下流歌唱所發的惡俗的聲音。

「塔」(Tower)是一個很好的象徵，因爲牠能啓迪我們的思想，和刺激我們的神經，然而我們的腿却是跑得十二分疲倦了，因爲三十多年來人力車早已沒有了。

我買了一本到「塔」去的指導書，記着那一列車可以囘到馬克蘭站，那書寫着「亞摩利斯(Armouries)和利迦利亞(Regalia)是賓客們所最常到的地方，但塔的最有趣的地方，却要捨此而另走別的小塔，所謂十二。」

「十二！」我驚叫起來，「我的腿才走了兩處，然而已如爛紙般的不能直立了！」我再不能依照書裏的話，祇買了到白塔(White Tower)和血塔(Bloody Tower)及珍屋(Jewel House)的票子，像異地遊客一般的亂走，但是這亂走已夠有趣了。

塔的裏面標着路徑，從進去的地方的「到白塔」以至最後的「出口」無論什麼地方都有給遊者們如何進出的告示。綠塔是一塊死犯的坟地，但犯人們割下的首級是拿到倫敦橋或別地去示衆的。

從泰晤士河到塔去的路是要經過曲雷叨門(Traitor Gates)

二四—三八八

犯人們在威士明斯 (Westminster) 證實罪狀後，就從這裏回來，過了這裏就到亞摩理斯和白塔。這裏無窮的時間是可以化費的。初見的是各種的武器和砲車，雖很有趣，但不能得到十分的刺激。再過去在稍遠的地方，是聖約翰的地下教堂，裏面有一個很大的支柱，是用以割洛伐脫 (Lord Lovat) 的首級的，那時他也許會驚奇有這許多人去看「一個老而灰色的頭顱被切掉，」還有一柄斧，和各種刑具，窗下牆上更有犯人們所刻的壁畫，另一間放着許多鑲嵌而成的兵器。

皇室的寶物，是放在一個玻璃匣中，外面包着鋼的網，裏面有皇帝和皇后的冠，金的板，珂希拿 (Kohinoor) 鑽石和別種寶石等組成一種希奇燦爛的光芒。在夜中，那玻璃匣放在深穽中，四圍注着很深的水，以防盜賊的覬覦。

利琴脫 (Regent Park) 公園中的動物苑，很能引起人們的興味，那公園比上海的兆豐公園大得多了，獸苑裏面有四千多世界各地的飛禽走獸，那喂獸，猴子的滑稽的表情，白熊的熟練的游泳，吸住了許多人的視綫。最滑稽的是企鵝的走路，牠搖搖擺擺地用足拖着，希奇古怪地，我想卓別麟那有名的走路腔調，也許就是從牠那裏學來的吧！

獸苑中每年的食料要向日葵子三頓，蟻蛋六百三十九磅，和乾蠅七百八十二磅！

一隻新從印度運來的象，給了許多麻煩與看守的人，牠的脾氣很壞，又是懶得要命，其他的象都能背孩子們在苑中走來走去，以賺得一些錢，但那隻象是除了飲食睡眠之外，什麼都不做。政府曾雇一印度人去叫牠工作，那印度人爬上牠的背，同他客氣地用印度語說「阿拉！爲動物做工是仁慈的事，爲什麼你祇吃了睡，睡了吃，什麼事都不做？你不怕羞嗎？仔細地想一想，明天開始作工！」果然，那象明天就作工了，從沒有給人以麻煩。

牛津和劍橋二大學每年有一次船賽，這次我們剛巧碰到了，他們是在泰晤士河中摩脫雷克 (Mortlake) 和普脫尼 (Putney) 之間舉行的。與賽者拚命爭先，觀者興喜欲狂，他們以絲製的玫瑰花爲標記，牛津是深藍色的，劍橋是淡藍色的，那些花兒點綴在河邊普脫尼橋和跟在後邊的汽船中。

擁護劍橋那邊的，都在橋上，是有玫瑰花做標記的，我向小販買了一朵，但橋上已擠緊了人，我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走上去，祇得站在河邊，有一個膽大的船夫，叫我們站在他的船裏去看，代價是一先令一人。我們就走進了那船，他又另去叫了些人，有一個人因爲太興奮了，幾乎掉下河去，新來的一個一個添上來，大家站在甲板上，像城牆般的障着。我給他們障了，祇見橋上看客們的頭顱，餘

。外什麼都看不見，一會兒，我聽見他們叫着「他們來了！」過一會，又聽見嚷道「他們去了！」賽船就此完了，我雖沒看見什麼，然而錢却付了，待我們要上岸的時候，發覺船夫不見了，過了大概一點鐘以後，另一個船夫搖着一隻船，走來快樂地和我們說「兩先令渡一人，先付錢！」這比之游泳過去好的多了，兩先令渡一次，確很值得的！

中國旅行社出版

旅行叢書

上海導游	實洋五角
青島導游	實洋三角
四川導游	實洋三角
西北導游	實洋三角
南嶽導游	實洋三角
莫干山導游	實洋二角
北戴河導游	實洋二角

旅行雜誌

△印刷精美
△內容豐富

堪與歐美雜誌媲美
按月出版壹厚册每
册實售洋三角預定
全年十二册洋三元
郵費外埠三角六分
本埠二角四分國外
三元六角掛號國內
每期加洋壹角國外
二角五分

發行處　中國旅行社總分支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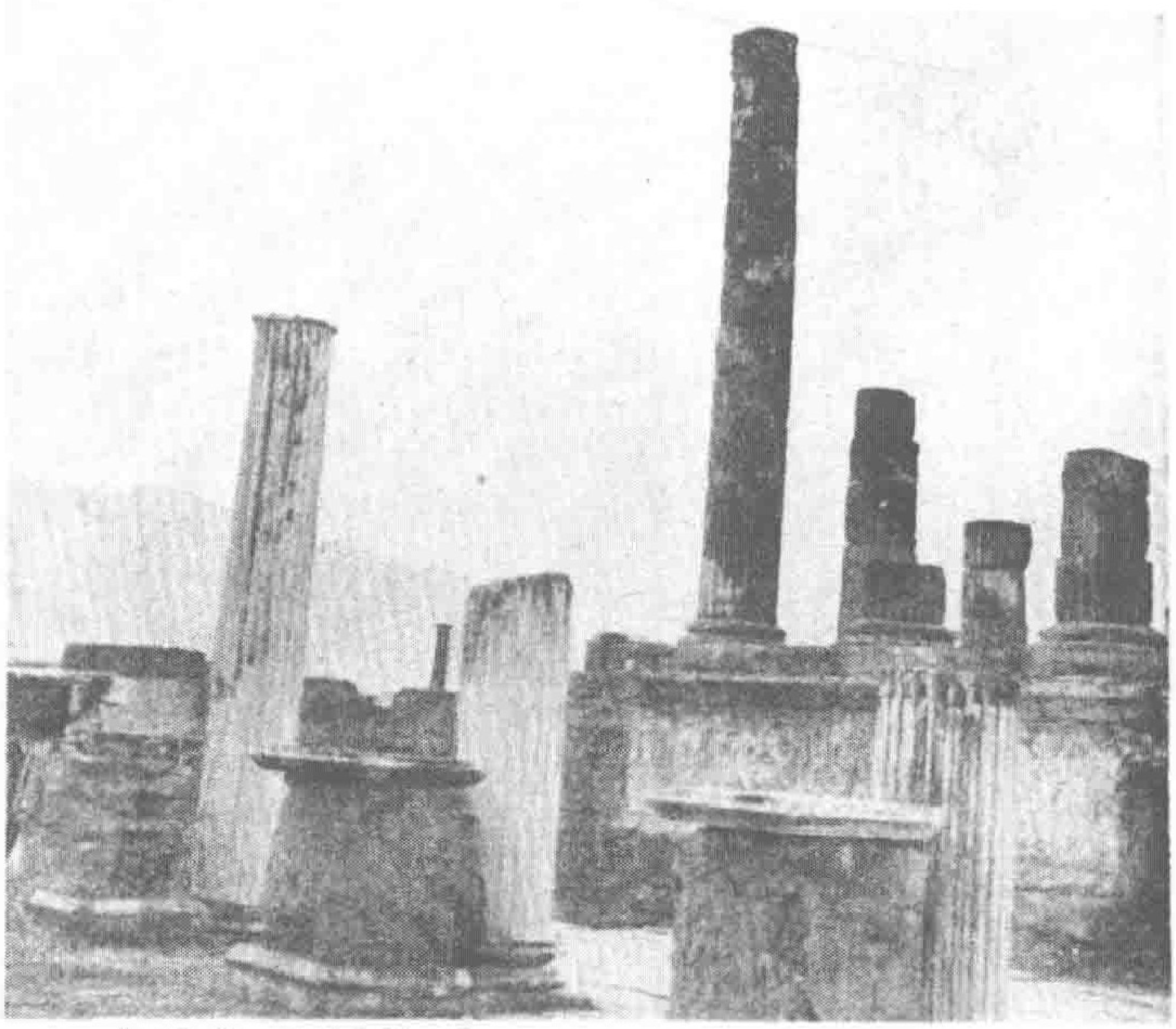
澎貝城

履坦

距納波里城二十公里，緊靠着納波里海港，有一個古城；這個古城並沒有人民居住的，僅是一大堆破垣殘瓦，城的名字，是叫澎貝(Pompeii)因爲是費了很多心血，從六米達深的地層下掘出來的，所以也有譯作地下城。

納波里是意大利南部的一個大城，常被譽稱爲「地中海上的皇后，」其實講起來是一個又髒又無秩序的城市，只因爲氣候溫和，加之澎貝城的開掘，給與人類不少古代文化的有實證據，所以每年納波里所吸引全世界的遊客，何止千萬；也可以說，全城的市面大部是靠旅行事業的發達而維持着。

澎貝城的全景和上海在一二八戰爭後，閘北全區形景差不多；想上海的同胞，一定大家看過閘北一帶，在戰後的家破人亡斷垣殘壁淒涼慘目的一幕罷！那末澎貝城的形景也是這樣；澎貝城雖數易盟主，並沒有損傷一絲一毫，而禍患不測，因火山的爆炸，全城被淹沒了。



天神廟石柱林立

我這次去澎貝城，完全用遊覽悅目的眼光去參見這二千年前的古城，因此所感覺到的興趣很少。這個古城雖是破舊的一大堆，可是在一磚半瓦中，都有很大的歷史價值在；所以不敢緘默，想寫一點兒供獻給大家，可恨對於考古完全門外漢，眞是心雖有餘，力尚不足，無已，只能從嚮導者的口講，和書本上採錄些些，草此一篇，爲明瞭起見，分成下列四章：

（一）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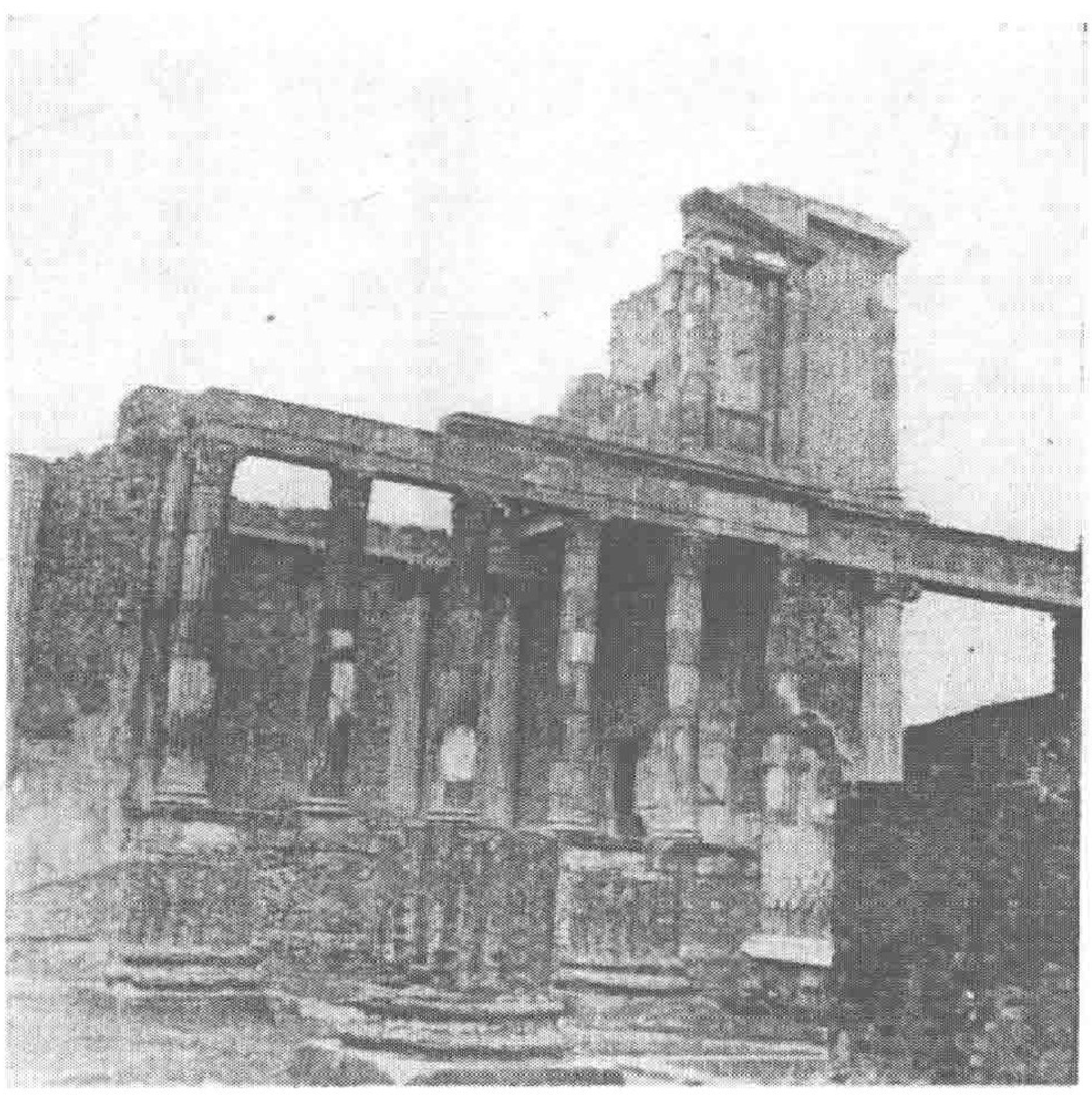
從歷史上所考據得着的，澎貝城在紀元前六世紀以前，是握斯干（註一）民族建立的，在那時，這城已粗具了一個規模；但是人民分佈的範圍很狹，僅集中在一塊

很小地帶生活着。

希臘是西方的古代民族，雅典的文化，從小學教科書上卽耳聞過了。在前章已說過，澎貝城是靠納波里海港而築的，這正是希臘人和腓尼基人上岸貿易的好地方；時（卽紀元前六世紀）希臘人已握有了納波里整個海港，嘉布里（註二）和依斯克（註三）兩個小島也併在版圖內，澎貝一個沿海的城市，豈能幸免希臘的强暴，終於被希臘武力侵入而參加希臘勢力下的聯盟。

待紀元前五世紀之末，一個新興的意大利民族起來佔了澎貝城，在政治上並和鄰近許多小城團結。那時澎貝城脫離了希臘的統治，入於一個新的狀態，市面的繁榮，也因對外買賣的進步而與日俱進，古代意大利的文化，如建築雕刻宗敎語言服裝，發揮了充分的光彩。

從此以後的一段歷史，很少能查考得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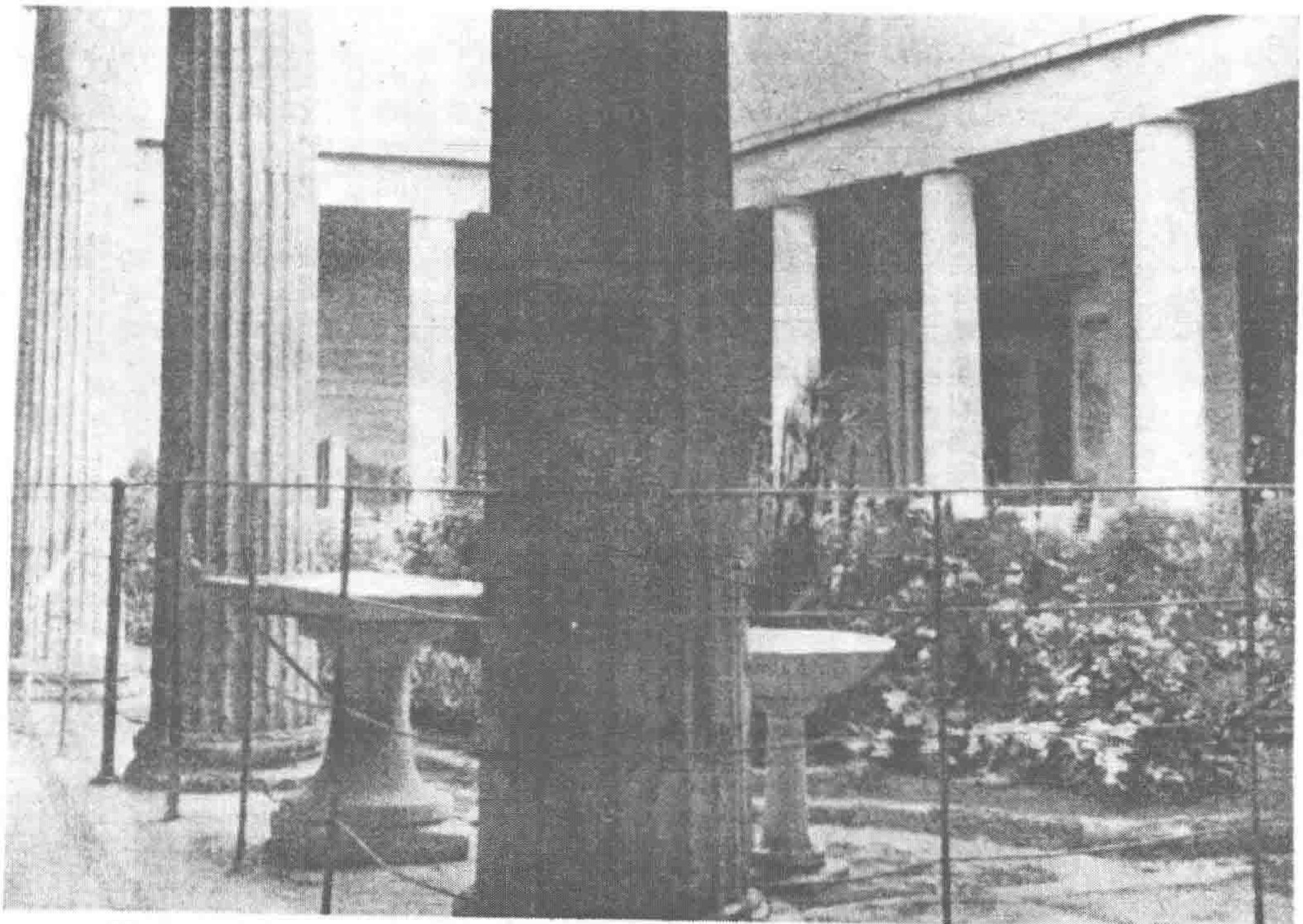
議事廳之長官席

當紀元前三百十年，澎貝的邊疆，又受到了羅馬水手的侵擾，而慚慚懾服在羅馬民族的勢力下。那原來握有澎貝政治勢力的古意大利民族，也曾爲爭取自由，不甘屈辱，誓死抵抗，而一度得到勝利，終究在紀元前八十九年的四月中，羅馬大將蘇拉，（註四）從克服鄰近各城回過馬頭來奪得了澎貝城，從此變成了羅馬的殖民地了。

羅馬的兵馬，所同時侵入澎貝城的，卽是羅馬的文化，這文化所灌輸給澎貝城人民的，不單是外表，像大劇場等幾個偉大充滿羅馬味的建築物，卽一切語言服裝宗敎等，都種下了羅馬文化的種子。

耶穌降生後六十三年，澎貝城發生了一次大地震，也可以說是十六年後火山爆炸的一個預兆；這次地震給與澎貝一個很深刻的痛創，幸而那時商業發達，不景氣的名字在那時尙沒有夢想過，所以損失雖大，靠了財力雄厚，很快地恢復過來；不光是被毀的廟宇和紀念物等，都修理得煥然一新，新建

二四—三九二



富商范第私園內之庭院

的住屋，比從前更華貴更富麗；而那條大街上，且憑添了無數店鋪，可憐處在這樣幸福舒適環境下的澎貝人民，再也想不到，地震後的第十六年，竟比洪水猛虎更匈猛地宣告了全城的死刑。

至今尙在納波里城旁終年冒着白烟的維蘇威火山，在古代向來是森林茂盛綠蔭成翠的一個太平山，紀元前七十九年，忽然活起來，噴出了烟灰，繼之是火岩漿，同時地震山搖，滿天烏烟，這火山口一開竟連吐了三天三夜，那個欣欣向榮的澎貝城，即淪爲六米達深的地下城了。

這一幕悲劇在歷史上，沒有再比牠淒慘了；但在另一方面講，這次的淹沒，不是完全無益的，在灰岩中代保存古代雕刻服裝和一切文化達二千年之久，這話說得雖刻薄，無論如何，澎貝悲劇在古代是一種損失，在近代是一種無價的收穫。

（二）開掘

澎貝城的發現尙遠在十六世紀，據說當一五九四年時，在火山旁進行一件建築物，有一個工程師，無意發現了久藏在地下的一所住屋，有壁畫有銘碑；但是那時對於考古學並不去十分加以注意，所以正式用科學方法去開掘，還是一七四八年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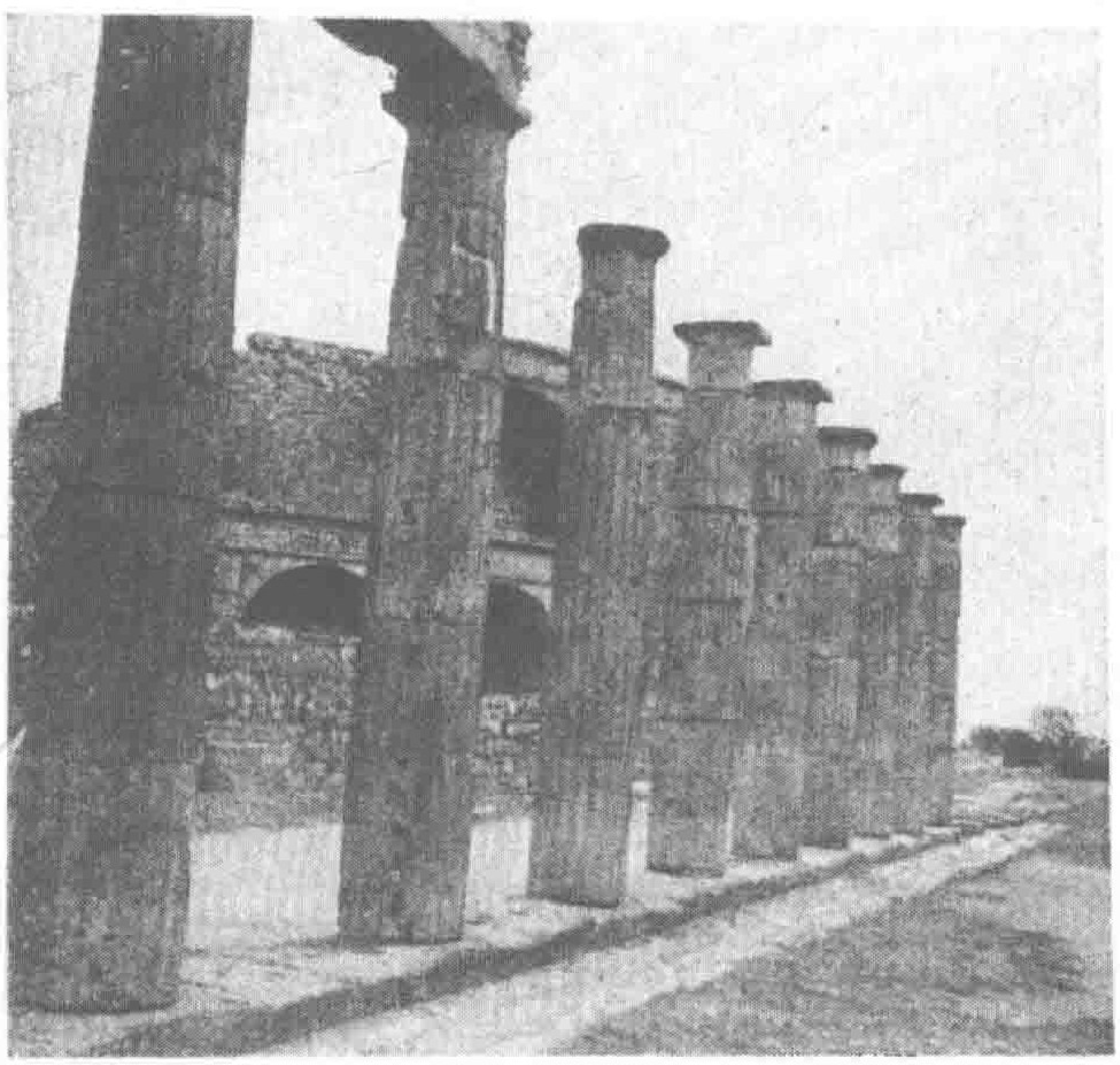
火山所吐的是灰和火岩，澎貝城的大半部份是淹沒在灰土中，所以開掘時並不感覺十分困難，從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三二

年，所有的公共建築物，和幾個偉大的私人住宅，都在這二十六年中，絡續重出現在地面上。其後在一八六〇年考古家約翰菲蕾（註五）把整個城市分成區域，用更精密審愼的方法，不間斷地開掘，東倒西歪的牆壁，都用支柱扶持穩定，在極度可能範圍中，使每個建築，不因開掘而受到損毀；澎貝城之有今日成績，得功於他的力量不小，所以至今研究澎貝事跡的人，尙在謳頌他的偉蹟

澎貝城尙有五分之二的面積，還深藏在地下；這五分之二是淹沒在火岩漿中，需要更大的人工，更精密的方法，更多的金錢，纔可以興工，像近來意大利這樣忙於軍備的國家，恐一時不會去顧到這樣荒蕪的一個澎貝古城。

（三）全城一瞥

澎貝城的四周圍有城牆包圍着，城牆的建築，是用大石塊造成的，很矮很薄，並沒有國內各城市的偉大。全城從東向西的橫大路有兩條，卽裕豐路和諾拉路；縱路有一條，卽斯塔皮路；假定從嘉寶門到諾乞勒門也有一條路，那末澎貝城就很自然地分爲九大區；而在每區內，都有很整齊的小街，從上面的地圖，可以一目了然，明白澎貝在當時，確是有計劃有打算的。



三角市場的大理石柱

面海門是從納波里到澎貝城汽車路的終點，設立着一個進口處，平常門票是每人五立爾，約合國幣一元二角，星期日則免費。進面海門後不多步，靠右手有屋兩間，是一個小小的古物陳列所。（1）澎貝城最寶貴最有價值的古代雕刻珠玉金銀物，都已運到納波里的國家博物館去了，（這博物館可說是遊澎貝城者所不可不到的地方）在這小陳列館中，僅是一點兒餘剩罷了。陳列所第一間，是陳列幾十塊古代碑文銘記的殘片，並有一株樹根，兩面大門的石膏型；第二間是陳列幾個石膏翻沙成的人形，當澎貝慘案發生時，大部份居民，雖能逃出住屋，經不起濃烈烟毒，卒半

途窒息而死，葬身在火山吐出的灰土中，也許同時下着雨罷，雨灰相互造成了一種凝結性物質，嚴嚴密密裹住了人體，千百年來人體腐化了，只留下了人形的空腔，聰明的發掘者，把石膏流質灌注進去，鑄成人形，因此二千年前因窒息而死的痛苦彩態，尚能重出現在今人的眼簾裏。

出了陳列所，正式遊程於焉開始，茲把比較感覺興趣的幾塊地方，分別寫一些在下面：

（甲）市場

進面海門行約二百步，卽到古代主要貿易的露天市場，這塊地帶是南北向的長方形，約五百十五呎長，一百〇七呎闊，大理石柱的走廊，圍護在四邊；與市場爲鄰的，都是些偉大公共建築物，所以這市場不單是商業的中心，亦是政治宗敎的要區。

市場的西首是太陽神廟（註六）是一個被四十八根石柱護圍着的長方形建築物，廟的中央，拱着一座十四石級高的石壇，壇面南向，屋頂已毀盡，只剩有六支古希臘哥林多式（註七）大理石柱。那太陽神銅像，是斜出在東首的第三柱邊，西首相對稱立着的，是一個古意大利女神像。（註八）

市場的北首是天神廟，（註九）廟基頗高，兩旁有兩石階升上去；在市場上仰望，但見石柱林立，頗爲莊嚴美觀。據說這廟是

澎貝路政一瞥　路旁有方形石欄者卽公共飲水處



被毀於澎貝城的第一次大地震，因損毀過大，一向沒有恢復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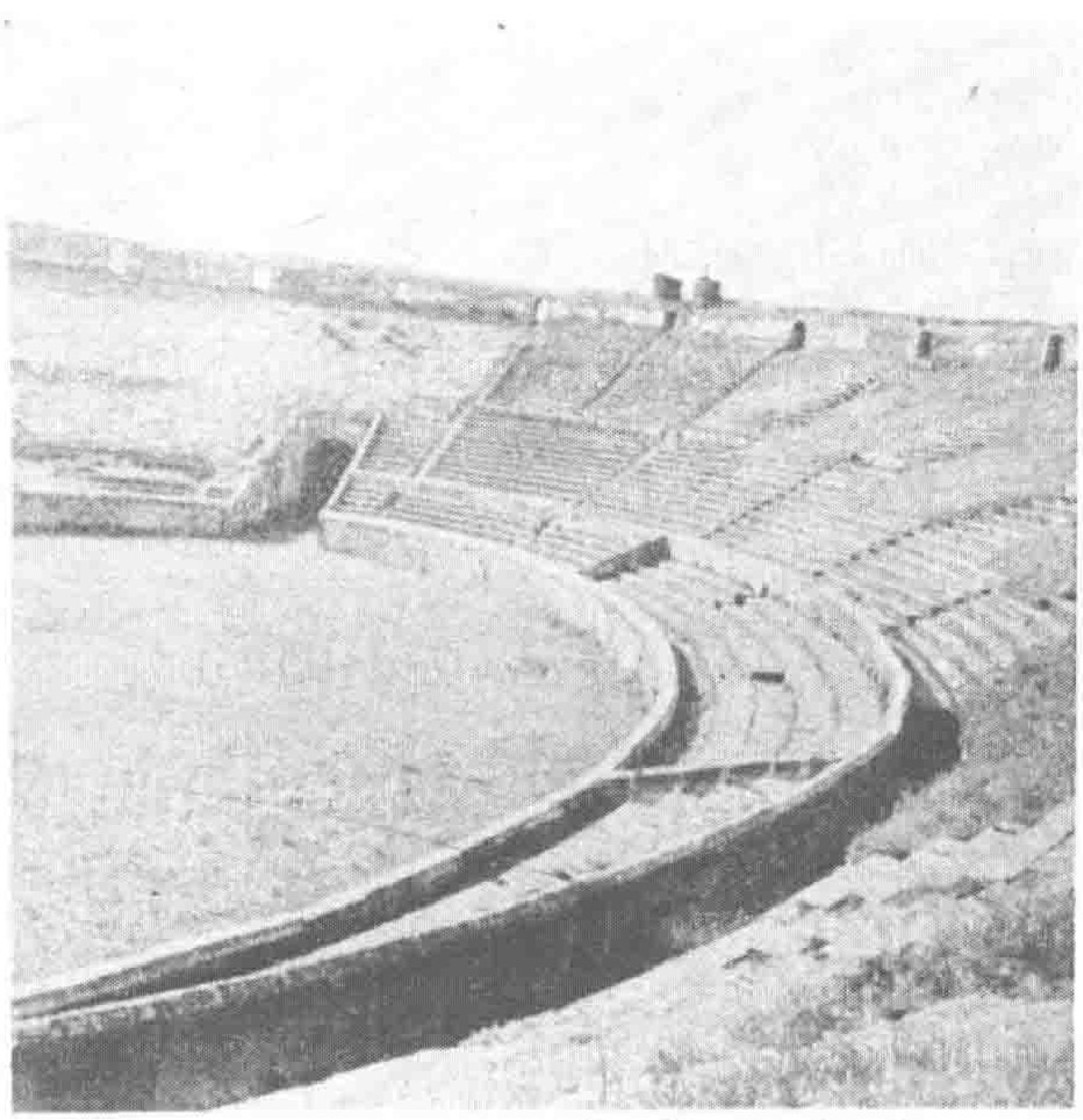
議事廳（註十）立在市場的西南首，這是全城最莊嚴偉大的建築代表物；緊靠場內四周，共有二十八磚柱，廳西乃民政長官席，這廳在當時，不光受理民間訴頌的法庭，同時還掌握全市的金融。

市場的東面也林立着很多公共建築物，最偉大的要算布業大廈了；（註十一）是專買賣布疋羊毛的交易所，我去遊覽時，正在修理，所以沒有進去一走。

（乙）范第私宅

從天神廟後北向入第六區，這區是澎貝城最富庶的一區，許多富戶宦第，羣集於此。沿水銀街北走，登水銀城堡；（6）澎貝城牆每隔三四十米卽有一堡，是一種防禦敵人進攻的堡壘，這許多城堡，都僅剩有痕蹟，只有水銀堡在一九三二年經仿古修築，巍然獨存，堡計分三層，登最高一層，可以遍覽全城。

從水銀堡下來，沿城腳轉入范第私宅，（7）燦爛而五光十色的壁畫，富麗的庭院，可以稱得起是全城私人住屋的代表物；而從奢華豐裕的裝飾，無疑的，那屋主人范第（註十二）是富商，但是無從證明他們的財源，是從那樣營業得來的。



橢圓形劇場

二門邊的牆壁上，高畫着一個男子的裸體像，在古時，這是一種幸福的像徵，但是從近代人的眼光看來，那形態太欠雅觀，因此平常是用木罩蓋沒的。每間屋內紅色的壁畫，最使遊人眩目，意大利是藝術之邦，可是很多藝術家，調不成像澎貝城內壁畫上的珠紅色來；因畫的寶貴，怕風雨的侵蝕，整個范第私宅，經後人的仿古修理得很整齊，不像淹沒過來的；且在庭院內，種植很多花草，從照片上粗看一下，還不是十足摩登住宅麼？

壁畫的材料，大致都是些民間古事；顏色的鮮艷，佈局的適宜，處處顯示古代文化的高起。我最愛的是各色細石砌成的圖畫，這些石砌圖畫，大部份都已搬運到納波里的博物院去了。屋的東北角，

廚房的鄰近，有一間祕室，只留一門，四壁盡是穢淫的畫片，大概屋主人在飽暖的生活中不免涉及淫亂；這屋平時是常鎖着的，只有男子，可以叫嚮導開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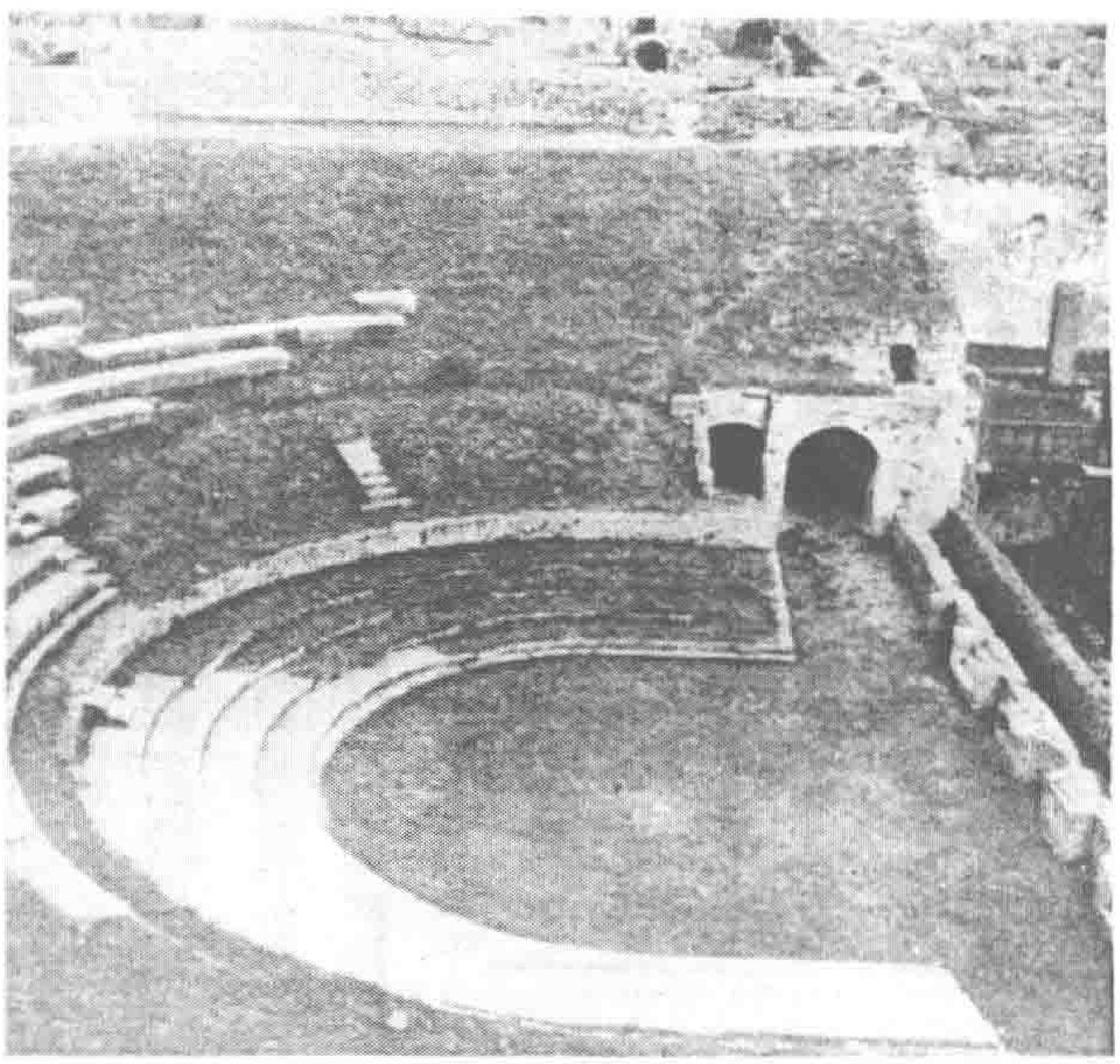
(丙)三角市場

出范第私宅朝南入第八區，七八兩區中隔的是裕豐路，是全城三大幹路之一，路旁人行道很高，中行車馬，那車輪留在石路上的軌痕，有深至一二吋者，人行道上隔不多遠，即有公共自來水龍頭，前圍石欄，下通溝渠。

三角市場依城牆而築，位在第八區的南端，顧名思義，當然形狀是三角形的；三邊內共有九十五根石柱，今尚存者只及三分之一。市場東首，許多建築物中，最大的一個，是可容五千人的大戲院，是半圜形，階級式的希臘建築，半圓的中央有音樂台，台旁有噴水泉，是演劇休息時的輔助娛樂品。

(丁)橢圓形劇場

橢圓形古劇場在意大利是很多的，羅馬的一個，當然最馳名於世；澎貝也有一個，很孤獨地建在城的東南角，劇場的石級計分四層，最高的一層，專為女賓，也許是因為女人們胆量比較小，受不住猛獸和鬥士相撲時的匈暴罷！所以把她們隔離得這末遠。場的西面有兩條穹窿甬道，門後受傷或陣亡的獸和勇士，即從此運出去。圓劇場不光是人和獸或獸和獸比武的場所，犯人被判了死刑，亦即送此場供猛獸的噬齧，因古代尚武的精神，和殘忍的心理，在這荒蕪的草場上，不知犧牲掉多少壯勇多少志士。



可容五千人之大戲院

(四)結論

澎貝城內可述的地方尚很多，如浴室的設備，引山泉入城作自來人的聰敏，妓院內的種種，都是值得注意的；只因為時間關係，恕不能再一一介紹了。納波里四野名勝很多，當另草一篇，因澎貝城對於人類歷史的重要，故先提出來略盡介紹責任。

註一 Oscan

註二 Capri 那波里南一名勝舟行兩小時可達

註三 Ischia 在那波里西亦遊客所常到者

註四 L. Sulla

註五 Giuseppe Fiorelli

註六 Tempio di Appollo 圖上2的地位

註七 Corinthian

註八 Diana

註九 Tempio di Giove (3)

註十 Basilica (4)

註十一 Edificio di Eumachia (5)

註十二 Anlus Vettius Restitutuse Anlus Vettius Conviva

青島市繁榮促進會
Tsingtao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輔助地方建設
促進社會繁榮

并編行
青島畫報
半月刊
分中英兩種

定價 零售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外埠郵費一加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上海分銷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中華雜誌公司

會址青島湖南路三一號

歐遊散記〔譯〕（四）

周新

Sir Phillip Gibb 著

四

我們的汽車沿着一條美麗的河邊駛去。在我們遊歷法國的途中，我們曾在這條河裏渡過許多次數，牠的名字叫潙納河（Yonne）。這一條河時常使我想起了克里甫登林邊的泰晤士河，因爲牠也是從那同樣的鄉間那樣溫柔而平靜地流出來的。祇是法國的田地是沒有圍欄的，地平線看去就像是格外的遼遠了。一個老年的婆子牽着馬，同時他的丈夫——一個有着一雙發着痙攣的手，皮膚就像一些獸皮樣的老年男子——在引着犂車。我想着如果米勵活着的話，這便是他的一幅畫料了。多少年代這一對丈夫和妻曾經一同耕種着他們的土他？自從他們在這塊地面上墾起最早一畦田地以至現在，已經經過了多少的光陰？現在他倆都已老了衰了，孤單地一同生活着。

我們到了塞城，這個城比較麻萊大些，規模也格外高貴一些，在法國的許多古城中，這是非常古老而非常重要的一個。這裏有着一個最古的古德式的大禮拜堂，在這裏的街道中還有着極多的古傳的房屋，那還是亨利四世時代的。

我們在一個名字叫做法國圜居（L'Écu de France）的旅館中住了下來。écu 是法國古代的一種金屬鑄幣，當時的黃金並不存放在銀行裏的庫中，而是直接用着購買東西的，而當時法國的紳士們便會把牠在這樣的旅館中桌上轉着玩的。我們的旅店乇走下了院子迎着我們，他的流利的英語使我們感到了驚詫。從我們向他訊問之後，我們纔知道他曾在倫敦的礮隊團裏服務過兩年的光景，並且在歐戰之前他還曾在英國的幾家旅店裏供職過。他的廚子非常精美。他的酒非常適口，並且在這個古老地方的氛圍中還有着一些非常悅人的成分。這裏還顯出了一些古代的精神，當時馬車都在這裏停佇，從巴黎來的旅客們大概都在這裏住宿一夜，使他們的馬匹休息一下。數百年來，在這個院子裏曾經反覆地發出了馬蹄的響聲，馬夫的呼嘯使牠們安靜下來，隨着遠處馬車的喇叭聲傳着新客的到臨。那些趕着急程帶消息給李希留的人們曾經從馬上跳下了在這院子裏的板凳上喫着酒。在我們住宿的那個臥室裏曾經有過多少的夢境。在一個時候法國貴族的地位發生了動搖，祇有戴着紅色的自由小帽得勢的時候，在那些牆壁間黝暗之處許多男子曾經坐在那裏打着顫，在傾聽着下面的聲浪。在那院子外面，有一天曾有一羣穿着長統靴和灰色衣服的人們坐在那裏。其中一個是矮矮身材，有着一張橄欖色的臉龐，他正交叉着手臂坐在那裏，他的頭是深思地垂倒了，同時他的同伴們全都非常不安地注視着他。因爲他的降臨，在這法國圜居的牆上便掛起了這樣的一塊木板：

> 一八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 拿破侖一世偕
> 倍蒂元帥暨
> 戈剛將軍臨此法國邊疆留宿於法國圜居旅舍

我們在這城裏的街道中溜覽着。在那琴果珍路的角裏有一所奇妙的木屋，上面是極多而極精緻地凋刻着的，在別一些街道裏還有着一些精緻的門戶，和宏壯的院子，那該是屬於十二世紀以來許多時期的建築的。但塞城是比了十二世紀還古的。這大概還是第十世紀時的古城。羅馬時代曾以此地爲一個重要地方的。他們曾在這裏建造了許多廟宇，劇院，浴場和別墅。鋤和鍬至今還在牠們的基地上掘着。有地方還有幾段羅馬的頹垣

矗立着。在這附近田地的下面還曾發現過一些色彩豐富的壁西式的街道。當在那些基地上墾掘着建造新的屋宇時，一些羅馬的神以及他們帝王和領袖們的紀念碑常有從泥中取起。塞城正矗立着在另一個大城的遺跡上面，這個城的地面包括所有那些長長的道路以及從羅馬征服了的高盧，但經過幾世紀的榮華，終究就被陷入了泥土之中。

黃昏的時候，我們到了那大禮拜堂裏面，我們默默地站立着瞧着中堂裏的長長的通路，那裏樹立着許多成列的高大的廊柱，和雕畫的拱門，那樣地崇高，那樣地單純，並且是那樣地雄壯的。

「這裏使我想起了根德堡來，」我說。

我的說出這句說話眞是非常奇妙的。直至後來我纔知道當時在一一七五年根德堡大禮堂被火焚燬之後，有一個塞城的大建築家在許多競爭者中便被當選了擔任那重建的工作。此外還有一點和根德堡有關的地方，那是我在以前就曾聽說過的。那個身材高高的湯麥司裴蓋，在他沒有出家爲僧之前，有一個時候他曾得到了亨利二世非常的寵幸的，後來就從那句『誰能給我去掉了這個好亂的和尚』的說話，使他放逐到了這裏，直至當他還轉根德堡去的時候，就在半途中給人用劍殺了。

在這大禮拜堂裏的打雜的都非常忙碌地在工作着。我看到在那聖女貞德的像前供上了鮮花。有一個和善的聲淚用着法國話向我說道：

「你們要瞧一瞧寶庫嗎？」

那是一個聖器監守人，但我非常猶豫地回答說：

「現在並不大晚了嗎？你們不是都很忙着嗎？」

但他卻堅執着要使我們瞧一瞧那個寶庫，雖然時候已經晚了，窗前的幃幕已經因爲夜間遮了起來，於是他又得把牠重新撕開，這樣屋子裏的光線就可以足夠我們觀賞這些珍異的東西了。有人也許會想那些東西都是非常乾燥無味的，但我得公開地說出，當我看到了湯麥司裴蓋生前在這裏塞城時所穿過的那些長袍時不禁使我發出了一個寒噤。在他給英國放逐出來的時期中，他的心顆曾經依着牠們跳動着。他的瘦弱的兩手曾經接觸着牠們。牠們曾被穿過他生時的身上，在牠還未受到許多的創傷，沾染着血污之前。牠們又帶回了這個人的勇敢的靈魂。——如果我們有着一種歷史的情緒，震動的感覺的，我們都會有着這樣的感觸的——在這種生命的幽靈中，我們也非常迅速地過去了，或許也留下了一點我們的什麼東西。此外還有許多旁的寶貴的東西，但我不願把這些旅行指南的材料討厭讀者了。我祇大略的舉出一點，例如還有另一個從根德堡放逐到這裏來的英國殉道士聖哀特蒙——他的遺體現在葬在旁的尼——的腰帶，法冠，和草鞋，以及屬於那在法國歷史最早時候當法國之鎚的查理驅逐走那蹂躪了那天我們所曾經過的舊納河流域地方的回教徒時代的比才汀綢製的僧服外衣。

我不知道我是怎樣地和那守藏人的談話轉到了關於法國的現狀，巴黎的不安，以及整個歐洲的緊張的空氣。在這禮拜堂裏的寶庫中，亮光已經漸漸的收了下去。我們站立了在那些由法國聖路易和他的騎士從十字軍中帶回來的古老的掛氈——其中有的是屬於紅衣主教胡爾賽的——僧的衣服和雕刻得非常精緻的象牙堆的中間。

『談起了這個和德國的新的戰爭的說話眞是叫人感着怕害啊，』他說。『這樣的一種慘事眞是在不知不覺中重又來到了。報紙的記載使我充滿了失望。我們眞是全都瘋狂了嗎，我們的政治家沒有一個神志清明的嗎？——還有我們這些青年人，以及那些巴黎的政客們？不，我以爲這是決不會如此的。我們並不是沒有理性。法國都有着一種本能的智慧和常識的。我們得和德國有

一個協調。為什麼我們竟不能和那些人——他們也都是像我們一樣的歐洲人的一同和平地生活着呢？在我們中間並沒有一些可以造成一次新的衝突的理由。薩爾自然是應當還歸德國的，那裏的居民都是德國的人民。那是不容否認的。除了那地方之外，他們還會向我們要求些什麼呢？我們應當協調着在和平的條款下面生活起來。這對於未來的文化是必要的。誰也不希望戰爭——凡是記得上一次的戰爭的工人，沒有一個希望着戰爭。下一次的戰爭如果發生了時，那就會破壞了每一件所謂文明的東西。想一想目下在這裏的寶貴的東西，這個歷史的聖地！這不是一種文化的遺產嗎？歐洲還不起來防衛着牠的，陷於無政府的狀態，破壞和滅亡嗎？我確實知道，在法國每一個人都反對另一次的戰爭的。我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和平主義者，因為在二十年之前，我們已經遭到過極大的損失了。我們祇希望着我們能夠在我們和德國之間捐棄了害怕之心。希特勒說他希望和我們談着和平。我曾這樣地說過幾遍了。我希望我能相信他的說話是和他的意思附合的。」

我們一同談了二十多分鐘。這個人是非常和善，非常老實的；我喜歡這樣的人。他尊敬着所有他所保管的寶物，他愛法國的歷史。他是一個極誠懇的直爽的人。我們變成了知己分了手。

在這禮拜堂裏，夕陽透了進來，顏色在油漆的窗上退了下去。一個矮小的人兒走近了我，執住了我的手臂。

「別就走啊，」他低聲地說。「這裏還有許多東西好看呢。」

我卻等不得再看這些東西了，我已經約好朋友吃晚飯的。但這矮小人兒變得非常興奮了。

「我可以告訴你許多會使你感着興趣的事情。我相信我能使你感着非常愉快了的！」

「一個鐘點以後，我就將去擊那大鐘了。那是一個大傢伙，我們在這個禮拜堂裏有着許多大鐘的；其中一隻有一萬六千瓩重！那不是可以算得一個傢伙了嗎？此外還有一隻重一萬四千瓩的。那也不能算得小啦！在那鐘樓裏，有一隻名字叫瑪麗的古鐘，她是一三七五年造的。但我現在得去擊那隻最大的古鐘，巨鐘！你可以和我一同上去。這也是一個閱歷啊。當那回響傳遍了這禮拜堂裏的每一部分，再散布到外面的世界時，那決不是一件乏味的事！這使人們的靈魂打起顫來。這是極可怕的。如果我能引你上去，我就感着非常高興的了。」

我現在後悔着我當時祇顧着法國蘭居的晚飯，並沒接受了他的意思。這個小人兒也是一種偉大的人物。他是一個熱心的擊鐘者。聽到那大鐘的回響傳遍整個城市，這便是在他生命中的大事業了。

當我付他旅行指南的書價時，他卻拒絕接受這錢，「我並不是為了錢的緣故告訴你所有這些說話的，」他說，「我是因為希望對你表示着我的交情啊。」

我和他握了手，他拍了一下我的肩頭，作為對於一個來這裏參觀他的禮拜堂的陌生客人的另一種親暱的表示。

「傾聽那古老巨鐘的聲響啊！」他說。

在法國蘭居晚餐時，我聽到了一個深沉的音節使這屋子受到了震動，隨着便在這屋子裏充滿了一種延長而持久的回響。那個音節又響起了，繚亮的，深沉的，尊嚴的，並且是非常神聖的。回響消滅了。牠們高高地佈滿了在塞城的天空中，牠們散布到了沉寂的四鄉。六百餘年以來，牠們在宴會的日子裏，在凱旋的日子裏，在悲悼的日子裏，牠響遍了塞城，傳進了塞城的人民的耳朵裏。無疑的，在法國平靜的時候，在法國危難的時候，那條繩索終是由那塔上的一個擊鐘者牽動着的。

五

這天晚上，在法國蘭居裏正有着一個結婚的宴會。他們在一間和普通會食堂分開的大屋子裏進着餐，我曾

幾次的過去瞧着他們。新郎是一個年青人，他的頭髮用油膏塗得光光的，在他的鈕洞裏有着一束花球。新娘是一個有着一對溫柔的眼睛的膚色非常黝暗的人兒。客人都穿着黑色的禮服，全都是屬於這城裏的小資產階級的。他們都精神愉快地從一個留聲機的音樂伴着進餐，那種音樂，我得抱歉地說，祇是奏着一種美國爵士的曲調。我甯願聽一些法國的舊歌。隨時有一些歡呼的聲音爆炸出來。昇起了酒杯祝着新郎的康健。又昇起了酒杯祝着新娘的康健。他的背脊給他的熱奮的朋友們很的拍着。許多呼聲叫出了要求演說。新郎忘記了他所預備要說出的說話，祇得截斷了演辭失望地說：『我不會演說，我的朋友！』笑聲又隨着大聲地引長地發作起來。法國鄰居的侍女忙碌地給他們搬着吃的東西，搬進了更多的酒。所有青年的男女全都非常有規矩的，除了還有一點青年的喧囂的精神。這裏我並沒看到有一些醉酒的情形。餐後的跳舞也是非常合適，並且是非常莊重的。但在幾小時後，當我已經睡進了床裏但還沒睡熟時，那裏所有的情形卻便我不能明瞭了。在我樓板下面的婚宴眞是使我難於入眠了。高大的笑聲從地板的裂縫裏透了上來。歡呼的聲浪變得格外高大而格外的密接着的發出來了。跳舞的步伐和留聲機的音樂響出了美國式狐步舞的節奏。有時這批愉快的一羣高聲的唱出了歌曲，接着又爲他們這次曲調的成功歡呼起來。女孩子的笑聲是尖銳的。我設法想睡，但別種聲音又傳進了我的房間裏來。鐘聲響了。時鐘報着鐘點，半小時，和刻。一些客人散去時坐進了關節鬆弛着汽車裏，又發出了喇叭的響聲。這樣我纔睡熟了，經過了一個短短的夜間，我又醒轉了聽着一些別的聲息——院子裏的潑水聲，兩個汽車夫的談話，其中一個正是我們自己的車夫奧古斯脫，那個曾經在歐戰中當過法國軍官的莊嚴的人兒。塞城的鐘聲開始在另一天中響了起來。隨着又有牛的鳴，羊的咩。一聲汽笛長長地發出號聲，那無疑的是從那些製造兎子皮的工廠或是在這城廓外面的麵粉廠中的一家發出來的。

那藝術家也並沒睡足，很早就爬起了床。他坐在院子裏描着一幅透出在那些古舊的屋脊上面的禮拜堂的塔的寫生畫。我也走到了他那裏，在那露天中的一張木桌子上叫了一壺清咖啡茶。那小說家正靠着他臥室的窗邊在修着臉。他把他的保安剃刀揮了一下愉快地向我們招呼着，塗着滿臉肥皂的臉上做出了一個微笑。

『這樣的一個晚上，我從不曾聽到過這樣嘈雜的聲音的。咖啡到時我也就立刻下來了。

在這裏空場上有着兩輛汽車，一輛是我們的，另一輛是一輛大的 Delage 遊車。我們的奧古斯脫正熱切地在和一個高大身材，臉上修得光光的，精力充足的人兒談着話，這人後來我們知道他的名字叫喀邏，是從前俄帝國海軍的軍官。

奧古斯脫宣布了一個在他認爲是一個悲劇的消息。

『我在這車上工作了整整的一夜，但情形是太嚴重了。我得回轉巴黎去了。這眞是麻煩的。』

過了一刻我沮喪地說。

『那麼我們怎樣繼續我們的旅行呢？我們要等候着這輛車子修起來嗎？』

『另一輛車子已經到了，』奧古斯脫『。說那一輛就是的，我已經打過電話到巴黎去了。』

湯麥司公司的力量眞是偉大。他們服務的精神眞是高貴極了。

『這個就是你們的新車夫。』

那個前俄帝國海軍軍官舉起了他的帽子，帶着一種幽默的微笑有禮貌地鞠着躬。

『這對於奧古斯脫是非常傷心的，』他說。『但這些小事情是常會發生的。我很願意替你們開車。我的汽車行的朋友都叫我喀邏。這並不是我的名字，但這是非常

適當的。』

他接到了巴黎來的電話後就曾駛行了整整的一夜。他卻否認他曾有了一點疲倦的。我們喜歡什麼時候出發，他都已經準備好了的。

我們並不急於出發。在一個五月的清晨，在這個塞城的城裏，在這法國闢居的旅館裏，像喝着起泡的酒一樣地吸着空氣，陽光照耀着透出在院子外邊古老的屋脊上面的禮拜堂的尖塔和雕刻品上，這眞是非常愉快的。禮拜堂的大堆的房屋正在朝陽的暗影裏。

「這不是絕妙的嗎？」藝術家滿意地說。

那小說家給那車子壞了的消息驚愕了一回。談了一回閑話，喝了一點咖啡，用着欽慕的眼光望了一下藝術家的畫圖——『我眞不懂你是怎樣把牠畫出來的！』——說了他又出發去搜索他的材料和畫片。

我讀着一本從旅店主借給我的書〞。這本書的名字是郝甫萊先生的斗蓬，裏面記着從一個極幽默的男子用着他伶俐的眼光在這法國闢居所看到的一切景物。著者是查理狄更司。自從他在這個旅館睡過的一夜以至現在該已有一百多年了，他的描寫卻使我感到了極大的興趣。他在這次旅行中帶着四匹馬和一個有着一枝極長的馬鞭和一雙寬大的長統靴的馬夫。馬的身上掛着九十六只小鈴，——每匹馬身上二十四只，從那顚簸的車身所做出的那些旋律的音節驚動了法國闢居，那時這還稱做金錢旅舍。

「金錢旅舍的店主婦走了出來；金錢旅舍的店主走了出來；金錢旅舍的侍女走了出來；一位住宿在這金錢旅舍裏的有着一簇紅色鬍鬚的紳士走了出來；居禮先生獨自一人的在院子的角裏來回的踱着，他的頭上戴着一頂錐式的帽子，背上披着一件寬大的外衣，一手拿着一本書，在另一隻手裏拿着一把傘。每個人，除了居禮先生，全都張大了嘴，張大了眼睛，等着那車門的打開。金錢旅舍的店主那樣地深喜着這位使臣，他不待他跨下車廂，他抱住了他的兩腿，兩脚，把他迎了下來。『我的老爺！我的勇敢的老爺！我的朋友！我的兄弟！』那店主婦愛着他，那侍女祝福着他，那侍者尊敬着他。使臣問着他的信收到了沒有？收到！收到！房間預備好了沒有？預備好！預備好！已經替我的高貴的老爺預備好了幾間最精緻的房間。那些房間正是預備着給我的愉快的老爺的；整個的屋子裏正預備着侍奉我的最相好的朋友呢。……

『晚餐安排好了。有一隻極淡薄的湯；許多麵包，每人一片；一隻魚；隨後還有四隻盆子；隨後還有一些家禽；酒也並不缺乏。盆子裏的東西雖不很多，但那是非常精緻的，並且端正得非常快的。將近天黑的時候，那勇敢的使臣，他已經吃掉了兩枝胡瓜，喝光了一大壺油，和另一大壺的醋，他走了下來，預備到那個塔頂透出在旅館院子上面約禮拜堂裏去遊覽一下。我們去了；那是非常莊嚴而偉大的，包圍着在這薄暗的亮光中——那樣黝暗地到了最後，那個有禮貌的下巴作燈籠式的聖器監守人，他在他的手裏執着一枝蠟燭，但終竟也不能不像在一個墳墓裏面樣地摸索着，就像是在我尋着自己的失掉的靈魂樣的向着那些矗立着的廊柱中間望着。

「當我們回轉之後，那些卑鄙的僕人正在洋臺下面的一張大桌子上露天的吃着晚飯；一隻燉肉和菜，熱氣騰騰的地放着在剛纔熱着牠的鐵鍋裏。他們有一瓶薄酒，非常歡樂地；比了那有着紅鬍子的紳士還更快活一些，現在他正在院子左邊的點着燈的房間裏玩着彈子，他們手裏拿着的棍子，他們嘴裏啣着的紙烟的影子不斷的在窗邊來回地搬動。那瘦小的居禮還在獨自一人拿着他的書本和傘徘徊踱着。』

時候是變過了。這裏不再有四匹馬九十六隻鈴的馬車來到這法國闢居了。但除此之外，在這塞城的生活還是沒有變動，至少在外表是並變動。我看到一個瘦小的居禮一手拿着一本書在一條街道裏緩緩的踱着。那些

曾經使我不能入睡的婚宴的客人們正就是狄更司在他的伶俐的眼睛裏所看到的許多小事件，全都感覺到是不平凡而可笑的那次旅行中所遇到的人們的孫兒。我還能想像到他正在我們剛纔進着早餐的那個院子面。他又會使這地方的名譽響起來啦，

但在這塞城裏的人心卻是變了。在他們的心靈中有着一些新的渴望，新的情緒，新的人生哲學。我曾和一個極熟悉這城的人有過一次談話。這人是一個年老的店主，他正從他的眼鏡裏在望着我，希望着和我談話。他談到了法國的政治狀況和巴黎的騷亂。

『這全都是那些年青人在玩着這個把戲。年青人往往想着他們是比了他們的父親更懂事的。他們想把我們推開而自已擔負着所有的事情。那是最壞的。如果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了時，這就會擴充到了極大的範圍的。我對於企圖修改憲法推翻共和的「愛國青年」和一般頭腦熱烈的孩子們的結社眞是覺得忍耐不來。一個十八歲孩子的意見會有多少價値的嗎？他對於歷史，政府懂得些什麼呢？難道他想像着他能比杜美格更聰敏地統治着法國嗎？這簡直是青年人的怪想！在另一方面是共產黨青年。我們在這塞城也有着這樣的人的，在造皮廠裏，在麵粉廠裏。他們在工廠的門口舉行着集會。他們是毫無一點價値的。他們連共產主義是什麼意思還不明瞭。這祇是一個口頭禪。這祇是一種反抗警察，購買賤價手鎗的藉口，其實他們對於如何開鎗的方法還不懂得呢。總之我對於法國的一切事情全都不能合意。我擔憂着有一個衝突就將發生了。全世界青年的腦中似乎都發了狂了似的。像我這樣的人對於那正在破敗下來的舊制度纔應該感着不能忍耐。誰也不能看到將來。也許那也正是和現在一個樣的。我是一個舊式的法國人。我相信舊習慣。我是落伍的了！』

他從他的眼鏡裏向我微笑着，我們在他的店舖裏談了一回。

六

離開塞城時，我坐在我們的新車夫的旁邊，他說得極伶俐的法國話，開始講出了許多有趣的奇聞，和實際生活的哲學故事，在這樣的談話之中，他引着我們玩着法國，瑞士，意大利，奧國，德國和我們的整個的遊程。雖然他給革命造成了窮困，遭到了各種悲慘的境遇，這在大部的人——但少數的俄國人——便會是極感痛苦了的，但他卻還是一個最愉快，最幽默的人物。他曾有過一個愉快的時候當着一個海軍軍官。在帝俄的時代，他曾享受過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社交生活。他在年青時曾經航行到過許多遠東的海口，在中國和日本有過極愉快的旅行。當白軍退卻的時候，他曾和他的妻祇剩了三十個法郎登上君士坦丁堡的碼頭。一部分的故事他留着並沒有講出來，他把牠跳過了講到他在巴黎當着一個街車夫的經歷，隨後他自已有了他自已的汽車，直至經濟恐慌發生時正又將使他蹶倒了。

我們的汽車又沿着蕎納流域駛去，這條美麗的河流曲曲彎彎地流過了敦艮台。我們沿着這河穿過了蕎納河上第九號鎮的弓形的城門，從一個門進去，從一個門穿出；隨着就經過了一些小村，那些村落的名字全像是一些法國的歌曲，並且又經過了在到甲尼去的路上架在一條寬闊的河面上的精緻的橋樑。我們的兩旁矗立着一些崇高的樹林和綿延的小峯，以及一些正有着農民在耕種着的田地。路的兩旁，就像所有法國的精緻的道路一樣的，種着兩排樹枝，許多田地裏就像是一塊舖着花朵的掛氈。這看去就像是所有在法國銀行裏的黃金——如果黃金是眞正的財富的話，那些黃金就使法國變成了世界最富的國家——全都流進了這些田地裏了。在旁的一些田地裏，就像是所有東方的白銀都已溶化了，傾入了這裏的地面上，祇是這裏的是一些花瓣的白銀。

我們在烏克什（Auxerre）的古城裏逗留了較多的時候。烏克什是一個有着二千餘年歷史的市場，但至今那裏的生活依舊還是非常繁盛的。那天正是星期日，人民從禮拜堂裏的集會中像潮湧樣地散出。所有的店舖都開着，在每一區裏都有着一個賽會。那些救火員似乎正將有着一個禮拜之類的集會。他們有着一種學校兒童的愉快的精神，他們大家互相追逐着，扭毆着。在小街裏面，有兩個青年男子，和兩個青年女子正在激戰着。他們用着紙圈互相投擊着。一些尼姑同着一羣穿着白色僧袍的男孩在路上經過，在他們的後面隨着一個穿着全副制服，掛着許多獎章的法國軍官。我們四處的閑步着，隨着便走進了一條有着一些木板屋子的伊利薩伯時代的狹窄的街道裏。那些屋子有的是非常精緻地雕刻着的，我還注意到有一家旅店，在那上面刻着一個男子坐在一條板凳上，旁邊放着一個酒罎。在這城的入口處有一家店舖的前面掛着一隻巨大的金靴，這家店舖名字就叫金靴（La Eotte d'or）。每走過幾步路，這裏便有着一些雕刻，一些古老的門戶，一些小小的人像，一些屬於法國中世紀特質的藝術的感覺。當我們到了那裏的時候，街道上正張起了一些旗幟，據說是聖女貞德的節日就將接近，這些旗幟便是祝頌她的。

烏克什的救火員正將幹着一些正經的事情了。他們排列了起來吹着號。但我們離開了這條街道一些時候，我們走進了聖裔曼的寺院。

寺裏沒有別人，在那墳墓樣的沉寂裏，我們走下了那第八世紀的地窖裏，圓頂的屋頂，粗劣的廊柱，這還是當英國在撒克遜國王和法國在法蘭克會長時代所建築的。這是法國開始有基督教徒時的石的建築。最初的祭壇依舊還在那裏。那些爲了他們的信仰而死去的聖徒和殉道士全都埋葬在那裏的壁龕裏。在這鄉村之外的地方，人民至今還信奉着異教和邪神。自從該撒之後便有查利曼尼。常時在哥羅尼（Cologne）和亞琛（A-achen），以及所有沿着萊因一帶的地方，匠人們還在造起了一些羅馬式的大教堂。那時法國還是一個有着可怕的情緒，強盛的性慾，和殘暴的性格的戰士和半開化人民的國家。在他們的中間便有着這些和平的學術的聖所，在這裏面一般和尚便是最早的藝術家和最早的學者，啓發教義，設法馴服着這些有着人類的心靈的野獸，變成一些基督的柔和的靈魂。我們在這地窖中用着緩和的聲調講着話。那小說家感到了興奮和恐懼起來。他仔細視勘着那黑暗的小徑，從那梯級上爬了下去，那該是在幾千年之前法國最早的祖先所曾踐踏過的。他撫摸着那些古石，追想着過去。

隨着我們重又走進了光明裏，遊覽着在這城裏所奉爲光榮的烏克什的禮拜堂，牠那高聳的塔——我們稱牠爲諾爾曼的——和一個紅瓦的屋頂，經過了數世紀的年代在他中殿和耳部的地方，全都已經頹毀了。在牠臨空的扶壁中間的暗影裏，因爲沒有陽光的照到，所以至今還現着黑色。那高大的塔聳出在蔚藍的天際，四周全都包圍了一些法國十六世紀的房屋，那也像在牠們中間的禮拜堂一樣的，屋頂是紅顏色的。我們在中堂裏站了一回，仰起了頭望着牠高高的屋頂，和牠的十二世紀格式的修補過的拱門上的美麗的窗花。有些有着美麗的端莊的臉龐的尼姑正在聖女貞德像的旁邊忙碌地把一些鮮花供在那在法國百合花旗幟下面的穿着甲胄的村女前面。我想起了在歐戰中法國曾怎樣地對於奧爾倫斯的處女發生了一種新的敬仰。她不是曾經幫助法國退去了牠的敵人——當時他們就是英國人？——如果他們再禱祈誠虔一些，也許她還會幫助法國的青年兵士——他們的兒子——打着一次更激烈的仗抵抗着另一個敵人。通常在礮火聲之中，在那些小的教堂和大的禮拜堂裏，她的神像四周終是點起了蠟燭的。現在在她的脚邊便發出了一些花的芳香。有意的，或

是無意的，法國人民又在想起了聖女貞德因爲想起了一個新的戰爭的到臨，於是又使他們的心頭產生了那種恐懼的驚駭來了。

當我們走出了禮拜堂時，那個藝術家發出了他的議論。

『當一個人想起了造成這些禮拜堂的工人時眞的不免會感着是非常奇怪的了。我知道那些建築者的名字是並不流傳的，但他們的技巧卻是不錯的。他們對於他們的職業是認爲得意的，他們把他們的性格建築進了這裏面去。他們對於雕刻一些古代承霤口的怪物是有着眞正的興趣的。他們在鷹架上消磨許多年代——也許是他們整個的一生——他們卻從不想他們是耗費了光陰的。那是眞的愛着工作的。如今我們卻並不幹着這樣的事情了。』

那小說家收集到了許多畫着美麗的烏什爾的畫片。我想大概就在這裏——或許是在烏登(Autun)——他買到了他的腹稿的材料的，從這些材料，後來他曾產生了一種新生的情緒。他是有着極大的天才的，他能夠比我寫一段散文更不費力地寫出一些詩來。人們說，無論是在一個物質的時代裏，但藝術的精神終能造成了牠的犧牲者和牠的殉道者的，他們大半都是飢餓而死的，或至少過着極貧困的生活。業餘者有着別項的職業，有着較多的收入，不論他們所得的結果如何，他們是最幸運的，同時也是最激動的。也許藝術也將流爲業餘的事業了吧。

（未完）

精裝兩厚册〔布面金字〕

旅行雜誌第八卷彙刊

實價六圓　郵費外加

旅館之秘密

瞿‧強‧立‧譯

第二十九章

海倫和她父親從最高層跑下樓來將她父親拖到自己的房裏，關好了門。

「到底是甚麽事情？」羅克莎見他的女兒的面色異常，覺得非常奇怪。

「爸爸，你是不是很闊很闊，非常之闊？」

「甚麽意思？我想我總可以說得一個是字，你也應該曉得的。」

「如果你要籌一百萬，至少要多久的時候？」

「一百萬？一百萬甚麽？」羅克莎說時頗覺奇怪，絲毫摸不着頭腦。「你要作甚麽？」

「我是說一百萬鎊，或者是五百萬金元。籌這些錢你至少要多久？」

「哦！大約在一個月之內就可以吧。有一個月的功夫就可以無須假手華爾街（美國金融中心）了。」

「太晚了。如果眞的你自己有急用必須要籌，能不能快一點呢？」

「如果我眞是一定要的話，有一個禮拜總可以有辦法。」

「爸爸，你能不能再快一點，——今天早上就去借一百萬來？你不要以爲我得了甚麽精神病，這件事很要緊的。」

羅克莎躊躇了一會道：「現在就去借來也不是絕對不可以，不過利息太重了，我要損失五千鎊呢！並且紐約方面一定有可怕的謠言，——我所經營的股票公債票必會大跌價。」

「紐約怎麽會知道這事？」

「紐約怎麽會不知道？我的小姐呀，無論是誰借了一百萬鎊全世界都會知道的。如果我現在去向英倫銀行的經理說，喂，借一百萬鎊給羅克莎用幾個月，他就會給我一張借據和一張支票的。」

「那麽你能夠想法子的，是不是？」

「如果倫敦有一百萬，那我就能拿得來。」

「好的，爸爸，」海倫說着將雙手抱着他父親的頸項，「你就去借來吧。我現在急需這一百萬，請你就去把牠借來。我從來沒有問你要過這許多錢的。」

「我可以答應你，不過你要告訴我。」羅克莎注視着他的女兒一會道，「你是甚麽意思？你要這些錢作甚麽？」

海倫遲疑了幾秒鐘道：「我要這些錢是爲友金大公。他如果沒有這一百萬來還債，他就完了。他熱烈地愛上一個公主，不過他因爲還不了債所以不能和她結婚。他本是要和列維借這筆錢的，不

過他來得太晚了——因爲若爾斯的原故。」

「這些事我或者比你知道的還多，不過我覺得與我們並不相關。」

「問題是這個爸爸。他因爲非常憂慮而自殺，——是眞的自殺。他昨天晚上服了鴉片藥酒，不過他並不會死。他現在非常衰弱，需要靜養。他表示還是要死。我也相信他的確會要覓死。爸爸，你一定要救他的。」

海倫的新聞報告完畢，羅克莎雖然感驚訝，然而他的面色仍絲毫不變。他慢慢地說道：「海倫，我毫無想救他的心。我並不怎樣特別看得起友金。我爲他已經盡了我的力量，——只不過是爲打抱不平而已。因爲我很不喜歡那班結黨爲非和祕謀暗殺。如果他眞要自殺倒也是一件難得的事。我所要說的就是：隨他去好了。他要一百萬還債，誰應該來負責的。誰要他那樣荒唐的。他現在應該感謝他自己了。」羅克莎說到這裏略歇了一會道：「我猜他如果眞的自殺了，博森的王位大概要歸亞力伯親王了。這倒也好，亞力伯至少要比他的姪子强二十倍。」

「就是因爲這個，爸爸，我要你救友金正是因爲亞力伯不願意接受這王位。」

「不願意得這王位？不要胡說。如果他不是故意說謊，他得這個王位一定很高興的。」

「不是的，爸爸。原因是這樣，如果他得了這王位那他一定要被迫和一個公主結婚了。」

「那很好，王子本應該和公主結婚的。」

「不過他不願的。他想要拋棄所有的特權來作一個平民。他要和一個女人結婚，這個女人不是公主。」

「這個女人是不是很闊？」

「她的父親很闊。爸爸，你還不明白麼？他……他愛我。」海倫說完伏在她父親的肩上哭了起來。

羅克莎口裏吹着一種很高的音調。過了一會道：「海倫，你是眞的傾心於他麼？」

「爸爸，你眞蠢。難道你以爲我不喜歡他還會這樣自尋煩惱麼？」海倫的眼淚還沒有乾就笑了。她從她父親的聲音裏知道她已得到勝利了。

「好吧，我去想想法子看吧。你去告訴友金，如果他眞要那一百萬鎊可以有辦法了。」

「謝謝爸爸。你不要來，我一個人去好些。」海倫說完行了一個禮便跑了出去。

羅克莎便又很機警地注意到其他大大小小的事上去。他走出

去吩咐預備早點，並且酬勞昨晚海寮的幫忙。他又約巴比倫一起吃早飯。席間他告訴巴比倫如何捉着若爾斯的，又和他討論了幾點關於旅館管理上的事件，特別是酒庫看管的問題。吃完早點他便戴上帽子走到河岸，坐船進城去了。

當海倫囘到御寢臥室時，那個醫生和那個專家又在那里詳細診視。海倫進門時這兩個人從床邊走到窗前輕輕談話。

「很奇怪的病象！」那個專家說。

「不錯，正如你所說這是一種神經的現像，實在是萬分的困難。據你看來還有甚麽希望麽？」

「如果我會看見他恢復知覺，那我或者還可以說有希望。說眞的，我昨晚——或者也可以說是今天早上來時，我根本就沒有希望還能活了。照理說他本可以無妨了，不過我看他不會願意活，他還是要自殺的。如果他面前有一把剃刀，那他一定還會要自己割破喉嚨。我看如果必要的時候不妨施以注射手續。我下午還要來，我現在要到聖傑晤士宮去。」他說完便向親王很恭敬地鞠躬告辭而去。

那位專家走後，亞力伯親王將這醫生帶到一旁問道：「大夫，一切的事情先不管，請你告訴我眞話。你是否能夠救囘公爵，務請你告訴我眞話。」

「現在就沒有眞話可講。」醫生囘答，「親王，未來的命運並不在我們的手中的。」

「但是你對此事有無希望呢？有還是沒有？」

醫生看着親王很簡單地答道：「沒有！我對於病人的底細不大清楚時我絕不能抱樂觀。」

「你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公爵已經沒有再生存的希望了。請你注意這一點。」

「我早已注意得很清楚了。」

「那麽親王明白公爵的病源了？」

親王點頭不語。

「沒有法子挽囘麽？」醫生繼續着問。

「沒有！」親王說到這裏忽然有人扯他的袖子，原來正是海倫來了。她作了一個手勢將親王帶到那間無人的會客室來。

「友金可以得救了。」海倫說，「那一百萬鎊我已經籌好了。」

「籌好了？」親王聽了不勝驚訝。

「去告訴他，他要的那一百萬鎊已經籌好了。今天就可以有。」

「但是你這是甚麽意思，海倫？」

「我的意思就是和我所說的一樣。」她說時用手抓着親王的

手。「這一百萬能夠救友金的命，你快去告訴他。」

「然而你……你是怎麽籌的？這筆錢從那裏來的？」

「這事是我父親辦的。不要躭擱時間，去告訴友金這一百萬籌好了。去！」

「但是我們實在不能接收這樣非凡的隆情厚意的！」

「亞力伯，」她很快地說「你要記住，你現在不是在博森接受王位。你現在是在英國你現在是在和我談話。我的脾氣你總知道的！」

親王縮囘手又走囘臥室去，却見那個醫生在桌旁開藥方。他走到床邊，不覺心跳得很利害。友金見他來只露出一個疲弱無力的微笑表示歡迎。

「友金，」親王低聲耳語，「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現在因友人之助我替你借的一百萬鎊，這個借款很可靠，你可以放心。你聽得見我說的話麽？」

友金聽了幾乎要坐了起來。他急急地道：「快告訴我我現在是不是作夢？」

「當然不是。快些睡好，你不能夠起來。」

「這錢從誰借的？」友金這時雖然無力却高興得很。

「你先不要管，不久就會知道了。你自己要好好地保養！」

友金面色的變化非常之快，神色越來越好。醫生居然聽得他喃喃地要食物了。亞力伯親王此際深深地感覺到錢的魔力到了下午情形更佳。醫生說一切危險俱成過去，可以放心了。

親王找到了海倫，二人在無人的會客室中談話。

親王道：「我眞不知道要怎樣地謝你更不知要怎樣地謝你的父親。」

「你頂好不必謝我的父親，」海倫說，「他借錢給你，他只當是一種營業而已。至於我的話，你可以……可以……。」

「可以甚麽？」

「吻我。」

「嫁我吧！」他低聲說着兩手將她抱在懷裏。

「你還要得我父親的允許的。」

「他會爲難麽？不會的！海倫因爲你的原故」

「頂好還要問他的！」

二分鐘後羅克莎走進來用手指着寢室道：「事情進行得怎樣了？」

「好極了。」這一對情侶同時囘答後臉又都紅起來。

「那很好！」羅克莎說，「親王你和我來只要五分鐘的功夫。我有點事要告訴你。」

第三十章

「親王，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羅克莎走出門時說，「並且有一樣東西給你看。現在先到我的房裏去談談好麽？」

「好的。」親王回答。

「友金大公漸漸復原到是一件很好的現象。」

「啊！至於這個……」

「這個問題我們等一等再談吧。」

他們一同走入經理室。羅克莎開始道：「我想告訴你我昨夜捉拿若爾斯的經過和今早審問的結果。我料得不錯，這事果然和波斯尼亞有關。不過我們却無法使那般犯罪的政客受法律的裁判了。」

「那麽若爾斯，你預備把他怎樣？」

「他麽？你到這裏來。」

他們又走到另一間屋子去。屋子中間橫着一個沙發，沙發上蓋着一塊白被單。羅克莎走過去將被單揭起。亞力伯親王一見大驚。原來是若爾斯臥在沙發上，毫無聲氣已經死了；却又不見傷痕。

「我已經報告警察了。不是街頭上的警察，是蘇格蘭場的警探。」羅克莎說。

「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親王問。

「他本來是好好地關在那間臥室的。我剛才上樓來拿些食物給他。那個辦事員還守在門外。他並沒有聽見甚麽聲音，也沒有甚麽特別的現象。可是我進門去時，他已經不在屋裏了。他不知道用甚麽方法將縛解開，他又將衣櫥的門卸下，再把床推到窗口。然後把衣櫥的門從窗口伸出一大半，將在窗子裏面的這一頭夾床頭的橫欄干上。他這些舉動，一定很輕，所以外面聽不見聲音。他安排好了便爬出窗口，站在外面他放的門板上。他的手指正可以摸到屋頂下寬簷板。他大概身體很靈活，所以能夠攀上簷板到屋頂上去。屋頂的對着沙利司勃街的那一面本有一個鐵梯，預備有火警時用的，可以從屋頂的背脊一直下來到一個小院子裏。若爾斯大概想，從這裏逃走一定很妙，不過他却沒有想到這梯的歷史是如何的長久。所有梯上的鐵條都已鏽腐不堪，何況他的身體特別高大，重量一定不輕，所以他一世的聰明才智就在那個小院子裏結束了。」

羅克莎說完仍將那塊被單蓋好。

若爾斯死後，他的妻子斯賓塞却沒有聽說過了。數年後有人告訴巴比倫，盧科在布諾愛爾自己開了一個小旅館。巴比倫又將這事告訴了羅克莎。羅克莎覺得他仍可以受法律的判裁，不過他想現在盧科還算是安分，也不必過為已甚，所以就不去管他了。若爾

斯死後羅克莎感覺着一層困難，就是警署的問題。警署是想要把這些事完全弄淸他們要打聽羅克莎把丁馬克一事怎樣處置的，第一次到奧斯坦去一直到他交出若爾斯的尸體爲止羅克莎是毫無問題地違反了英國的法律，或許還觸犯了比利時的法律。嚴格地依法律來講，他的行爲是無可宥恕的。他的這些舉動雖然激烈一點，然而他的動機却很純白。官廳方面也明白此事經過情形。如照人情講來他本是無辜的。同時又因爲他是世界金融界的巨子，如果眞要使他受法律的制裁，將來一定少不了麻煩，於是便藉美國大使的出頭將此事了過去了。

在友金大公恢復健康兩個禮拜後，亞力伯親王還滯留在巴比倫大飯店沒有走。友金大公因爲那一百萬鎊已經借到手，便興高采烈地帶着漢斯和幾個朝廷的官員一同走了。

一個下午亞力伯親王找到羅克莎，要和他說話。

「你要和我談甚麼?」羅克莎在他自己的屋子裏問。

「我想要告訴你，我決定要放棄這個博森親王的名義和權利來承襲從我母親得來的爵位。我現在個人的收入每年有一萬鎊，在博森還有些不動產。我想在對你說這些話是因爲我要和你的女兒結婚。我愛你的女兒，我並且知道她也愛我。我向她求婚，她已允許嫁我了。我們現在只等你的允許了。」

「你太客氣了，親王，」羅克莎說時微微一笑「不過你可以不可以告訴我你何以放棄親王的名義呢?」

「原故很簡單因爲同一個公主結婚是我所不願的。」

「很好，」羅克莎說完大笑。

親王也笑了。

「照我看來，」羅克莎說:「像你這樣的地位，每年只有一萬鎊的收入未免少一點。海倫是揮霍慣了的，差不多每年都要用六萬塊錢，也不知道用在甚麼上面去了。只要一年你就吃不消了。」

「不會的，海倫一定會改正她的習慣的。」

「如果她眞能這樣那我也很滿意了。」羅克莎很莊重地說。

「用我和她兩個人的名義我謝謝你。」

「不過她這習慣不會改變得這樣快的，我來安排一下好了。我送給你們一千萬鎊，讓我未來的外孫來繼承。一千萬鎊就是五千萬金元了。你們如果願意要鐵路股票也可以。我算了一算，這差不多是我的財產的一半了。我和海倫一向都是平均分配的。」

亞力伯親王不置答語，他們二人在靜默中握手，正好海倫走了進來。

○ ○ ○ ○

當天晚飯前羅克莎和巴比倫二人在旅館的走廊上散步。巴比

倫開始談話道：「我想你對於這管理旅館的事感覺厭倦了吧？」

「甚麽意思？」羅克莎問。

「因爲我把這旅館讓給你反倒覺得厭倦了。我賣給你之後我又想收囘來。我這種漂蕩的生活委實無聊，你還可以賣給我麽？」

「可以的！」

「那你賣多少錢？」

「當然還是我原來買進來的價錢。」羅克莎很快地囘答。

「哈哈！我當初是將旅館連若爾斯，盧科斯賓塞一起讓給你的。現在你又將原價賣還給我，却把這三個惡憨除去了！眞是好極了！我也是現在就成交。」

羅克莎和巴比倫在食堂一邊吃着牛排和倍士酒，一邊在一個合同上簽着名字。

（全書完）

南昌 中國旅行社

開幕通告

敬啓者本社爲謀各界旅行上便利起見特於本月一日起開幕附設中正路上海銀行內經辦下列業務

發售火車票　代客運送行李
發售公路車票　代客收發電報
預定輪船艙位　預定旅館房間
預定飛機座位　計劃遊程旅費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諸希公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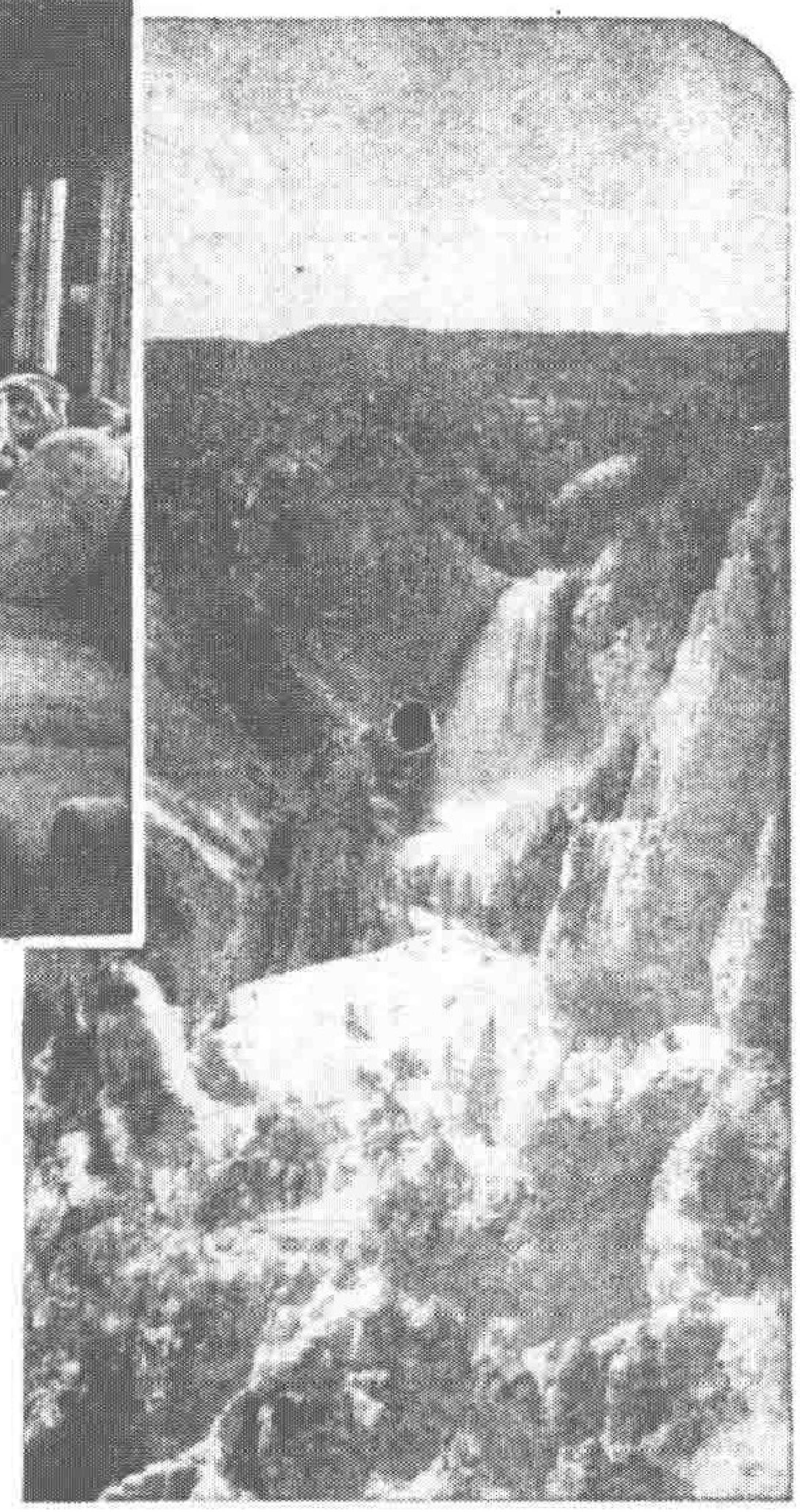
南昌中國旅行社啓

地址：南昌中正路上海銀行內
電話：八十一號
電報掛號：五八八七

二四—四一三

FOR SCENERY AND COMFORT—





THE NORTHERN PACIFIC ROUTE

YELLOWSTONE PARK LINE

Cross America in the Newest and Finest Cars —every one **COMPLETELY Air-conditioned**

COOL—CLEAN—QUIET

No dust or cinders—drafts eliminated—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trolled to exactly the right degree for genuine comfort, no matter what the weather outside. This is the travel treat in store for you on the famous Roller-Bearing—

NORTH COAST LIMITED

New, reclining seat coaches; improved type, modern tourist and standard Pullman sleepers; observation-club cars—baths, radio, library, barber and valet services—drawing rooms and private rooms en suite.

LOW ROUND-TRIP FARES
May 15 **TO** *October 15*
•
Return Limit October 31

Let our representatives give you full information on a trip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meet steamships at Seattle, Vancouver and Victoria and will be pleased to make your reservations to any destination.

DON SMITH, Spec. Pass. Agt.
Smith Tower, Seattle, Wash.

W. F. CARR, Gen. Agt.
678 Howe St., Vancouver, B. C.

A. C. STICKLEY, Gen. Agt.
912 Government St., Victoria, B. C.

R. J. TOZER, Gen. Agt.
657 Market St., San Francisco, Calif.

Let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make your arrangements for a delightful journey through the American Rockies on the—

AIR CONDITIONED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 L. TOWNSEND, General Passenger Agent—Smith Tower, SEATTLE, WASHINGTON



緊春下車買油糕去了

平滬通車

張恨水

第十二章 醇酒婦人

在從前的時代，無論水行乘船，陸行乘車，假如旅客有要緊的事，船或車，總可以稍微等上一等的。到了現在輪船火車，乃是大衆的乘物，有一定的時間開行，決不能夠爲一兩個人等着誰來。依着胡子雲的意思，這火車能在車站再停一個鐘頭，等了楊小姐來才好。可是火車到了開行的時刻，却是一秒

二四一四一五

鐘也不肯稍等，於是把繫春丟在南京，把她的行李，帶着和子雲一塊兒走了。子雲還不死心，怕是她已經追到了月台上，只是沒有上車，這就扯開了窗子，伸着頭向外看去。然而火車已經是走得很快，便算她到了站上，也不能上車了。這就關上窗子，自言自語的道：年輕的人，到底是不能十分仔細的。將放在烟缸上的雪茄，又拿起來吸着。而且望了她的行李，聞到她衣服上所留下的脂粉香，眞不勝惆悵之至。火車是開得越快了，那些車站上的燈光，慢慢離開，似乎走得很遠了。心裏正難過着呢，却聽得有一個上海口音的女子，在門外喊着查票，接着敲了兩下門。他心想，如今鐵路上越發的男女待遇平等了。以前是女人充賣票員，而今可又有女人當了查票員了。想着，就把房門拉了開來。這門開着，早就是一陣哈哈大笑。子雲也是心花怒放，跟着笑了起來。只見繫春左右兩手，全提了大小不一的許多紙包和蒲包，站在房門口，眯了兩隻眼，嘻嘻的向人笑着。子雲立刻站起身來，伸着兩手，將她手上的東西，完全接了過去，笑道：你怎麼在車開了的時候，會上了車，眞把我急的可以。繫春一進來，順手將房門帶上，立刻斜躺着，把頭靠在子雲肩上，笑道：你眞找了急了嗎？子雲將手拍着她道：好！我怎麼不找急？你伸手摸摸我的小衣看，完全都溼通了。繫春揑了小拳頭，輕輕的在他腿上搥了一下道，你別瞎說八道了。子雲道：並非是我瞎說，我是說我身上出了一身臭汗。繫春道：那也難怪你出一身臭汗了。屋子裏這樣熱，你還穿了皮大衣在身上。子雲站了起來，哈哈大笑道：你看我這人，眞有點糊塗，心裏只急着你怎麼還不回來，把衣服全忘了脫了。繫春也站起來，給他脫着衣服紐扣，緊緊的偎貼着他，低聲笑道：你實在是能夠愛我的，總算我的眼力不壞，沒有把你看錯，將來我一定得重重感謝你。子雲笑道：你重重的感謝我嗎？你說，是怎樣感謝我呢？繫春道：這個你還用得着我問嗎？說着，把他的大衣脫下來，掛在衣鈎上，還把子雲的衣服，輕輕的扯順直來。子雲兩手拉着她的手，一同在鋪上坐下，笑道：你這樣待我，我眞是舒服，我就怕我沒有這福氣來消受。繫春道：你何必這樣客氣？那不是顯着有虛僞嗎？我想起來了，你還沒有吃晚飯呢，讓我把買來的東西，全拿了出來，我們舒服舒服罷。說着，她就把茶儿上的東西，一樣樣的都搬了開去。而且還找了一張乾淨報紙，鋪在茶儿上，然後把放在地上的紙包，全透開來。她先開一個紙包，是兩把雪白的白銅刀，兩雙人造象牙筷子，放在茶儿兩邊，到像一個吃西餐的樣子。子雲笑道：你眞細心，還預備了刀和筷子，打算吃什麼？繫春笑着，只管透開紙包來，陸續的向茶儿上放着。看時，乃是一包鹽水鴨子，一包火腿，一包五香醬牛肉，還有一罐肉鬆，一罐蘆筍，罐子是打開了，菜是切碎了，什麼都預備停當，最妙的便是還有兩隻大玻璃酒杯子，擦得亮亮的，雪雪白的。這

就禁不住笑道：你還有什麼東西搬出來沒有？我們要在這裏擺酒席了嗎？繫春微笑道：今天晚上，我是不打算睡的。說着，用手指了白蘭地酒瓶子道：把這一瓶酒喝完了算事。子雲笑道：不睡覺可不成，明早七點多，就到了上海，那兒還有精神作事？繫春且不理會，把車上那些零碎紙片，捲成了一大捲，送到房門外去，將門帶上，然後坐在那小沙發上，指着對面道：你坐過來。子雲笑道：我們還面對面的坐着吃酒嗎？繫春笑道：這是我請客，你得規規矩矩的坐着作客，胡鬧可是不行。子雲道：不能就這樣斯斯文文的喝，總得行個酒令。繫春在他面前，把玻璃酒杯子拿過來，滿滿的斟上了一杯酒，然後把自己面前的酒杯子也斟滿，把酒瓶還放在茶几上，笑道：誰要是不公平，罰酒一次。我們來豁拳。子雲道：豁拳是可以的，怎麼子分輸贏呢？繫春道：當然是喝酒。子雲笑道：不我輸了，你客斯我。你輸了，我客斯你。繫春將兩個手指頭向他臉邊一彈，拍的一响笑道：你太聰明了。那包不是你一個人總贏，我一個人總輸。現在這樣罷。我輸了，我依你。你輸了，你喝酒。你肯不肯？這你就便宜多了。子雲自己一想，這也是件便宜的事，於是相對了坐着，就低低的豁起拳來。酒這樣東西，也是一種邪物，假如斯斯文文的喝那種悶酒，三口兩口的，就會把人灌醉了躺下。若是有人陪着豁拳行令，不知不覺的把酒喝下去，往往喝過量去兩三陪，自己還不知道。加之繫春辦的這些菜，又是非常之可口的，因之子雲雖不會喝酒，那一大杯白蘭地，也不知怎樣的喝了個點滴無餘。夜車上，總是清淨的，雖然南京到上海，每一站都是熱鬧所在，可是在十二點這趟夜車上，各站也總是冷清清的。子雲在喝完那杯白蘭地的時候，火車又停在一個大站上了，他隔了窗子，向外面看去，看到那站牌上大書着鎮江兩字，便向繫春笑道：我們眞也喝得可以了，不知不覺的，就到了鎮江。有兩點鐘了，我們還不該睡覺嗎？繫春將一個手指頭爬着臉腮笑道：你也太不行了。豁了這兩個鐘頭拳，才喝下去一杯酒，就打算逃席。我們呢，輸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可是乾乾脆脆，一點也不賴。這還不算，我也陪你喝了一杯。子雲笑道：你那裏喝了酒，你這杯酒，還有大半杯呢。繫春道：你是喝酒喝糊塗了吧？你不應該醉呀。我這是喝乾了，重斟的第二杯酒呢。子雲笑道：是嗎？我倒沒有留意哩。繫春道：你想想，就是把酒送到嘴唇邊，抿上一抿，有這麼久的時候，也把那一杯酒，抿乾了吧？說着，把他面前那玻璃杯子拿過來，倒上大半杯，放到他面前，因道：你賞面子就喝，不賞面子就不喝。子雲笑着望了她的臉上道：看你這樣子，我若是不喝，你就要生氣嗎？繫春微微撅了嘴道：生氣我怎麼敢？可是太便宜你了。我們不輸酒，還喝了那樣一大杯呢，你輸了酒的人，才喝那麼一點點。說着，把身子扭了兩扭。子雲笑道：好好！我喝我喝。可是我喝了以後，你不能要我再喝了。我先得躺下

去，免得醉了才睡，倒鬧得頭昏腦暈，繫春道：你別害怕。只要你喝下這半杯去，我就不要你喝了。子雲笑道：聖旨不可不遵，好的，我來喝下去。說着，端起那杯酒來，一伸頸子，喝了個乾淨。喝完了，還向她照了一照杯。繫春這就點着頭微笑道：多謝多謝，總算是給面子。子雲在先喝過那一杯酒時，覺得慢慢的喝下去，也不見得有什麼醉人。現在猛可的喝下這一杯酒去，開始也就覺得嗓子裏有些乾燥發熱，不過喝下一盞涼茶去之後，立刻也就舒服一點。於是向繫春微笑道：我個有點醉了，你把那簍子裏的橘子拿來，我先吃兩個預備預備不測罷。繫春微微的向他瞪了眼道：你又不是小孩子，自己一點也不知道保重嗎？這樣夜深，怎好吃生冷？說畢，不覺是噗嗤一笑。子雲雖是覺得要抱涼爽東西吃下去，心裏才能痛快，可是經了繫春一番攔阻，便不要吃橘子了。因笑道：口有點渴了，熱茶總可以喝吧？哎呀！不行！哇的一聲，便彎了腰向痰盂子裏亂吐一陣。繫春連忙跑了過來，扶住他道：喲！怎麼吐了？要知道你眞不行，我就不勉强你喝這後來大半杯了。你躺着罷，我叫茶房倒開水去。說着，她扶了子雲睡下，而且還掏出手絹來，替她臉上嘴唇上，都揩抹了一遍，這才叫茶房提了開水來，冲了一壺茶。正待捧了茶杯，送給子雲去喝時，而他高高的睡在枕上，已是鼾聲大作。繫春斟了一杯茶拿在手上，只管向子雲望着出神。點了兩點頭，把茶杯且放在茶几上。先看看手表，接着就把小箱子裏的火車時刻表取出來翻了一翻。聽聽窗子外面車輪和鐵軌的撞擊聲，哄咚拍達，非常之猛烈，這是在那裏告訴着人，火車是正在極力的奔馳着呢。於是坐在那小沙發上，將牙齒咬了下嘴唇，只管去出神。那兩隻眼睛，可正是向着鋪位上那個人不斷的看着的。許久許久，她毅然的起身，把屋子裏的電燈，給息滅了。在黑暗中人世間的一切罪惡，便是要開始發生的。自然，不見沒有光亮的地方，不就要發生罪惡，可是果然有罪惡發生，必是在黑暗裏開始，那是可以斷言的。這位繫春小姐，她對於胡子雲先生那樣一拍卽合，百般將就，爲着什麼呢？就爲了是要造成一種罪惡。這種罪惡，到了黑暗裏面，就好進行了。火車由鎭江開行，其次一個大站頭，便是常州，在常州這一站，已到了大半夜，除了那愛清靜的人，喜歡坐了這一列車子走，平常旅客是不來的，所以上下的旅客，只有幾個，在那淒涼的燈光下，悄悄的上車。子雲屋子裏，電燈已經開了，繫春還穿着那件襯絨旗袍，似乎還不會安歇呢。她開了房門，伸出一顆蓬鬆頭髮的腦袋，在左右張望着。巧得很，余太太却會在這個時候，跑到頭等車上來了。她兩人相見，笑着走到一處，互相拉住了手。余太太低聲笑道：胡先生睡了嗎？繫春道：他喝醉了，睡得很香呢。兩個人說話的時候，車上值班的茶房，也站在一邊。余太太道：我約會了一個親戚，在無錫車站會面的。不敢睡得十分安穩，怕

誤了事。你們胡先生對我說有一部書要託我那親戚順備帶了去，書呢？繫春回頭看着見子雲睡得只是發出鼾聲來便在鋪位底下，取出了一個報紙包兒交給余太太。余太太兩手捧着顚了兩顚，微微的笑着問道：書都在這包裏嗎！繫春低聲答道：全在裏面了。余太太笑道：你放心能交給我，決不能夠遺失的。繫春笑道：幾本破書丟了就丟了能，明天早上見。她說着這話竟是一縮身子進了房，把房門給帶上了。在這個時候，火車已經是離開了常州，繫春的臉色，似乎青白不定，坐在小沙發上很有些發呆的意味。然而她不肯露出慌張的樣子來自己强自鎭定着也取了一根雪茄緩緩的抽着。鋪位上的胡子雲却把身子轉了一轉，似乎是快要醒了。繫春立刻把烟放下，坐到鋪上去，將毯子輕輕的在子雲身上蓋着，又對了他的耳朶，輕輕的問道：你要喝一口熱水嗎？子雲依然緊閉了兩眼，抬起一隻手來挽着繫春的脖子，口裏可不住的咿唔着道：你怎麼還不睡呢？繫春簡直是把他當了一個小孩子，輕輕拍着他的肩膀，低聲道：我這就睡，你睡罷。子雲嘴裏又咿唔了一陣，可是人就睡過去了。繫春雖把這個醉人打發睡了，自己反是心房亂跳，也有些醉意，只管綳跳。輕輕的，把子雲壓在肩上的那隻手臂給他放了下來。坐在鋪邊，仔細出了一會神。心裏似乎想得了什麼事便把自己的手提箱子，由車棚架子上取了下來。打開箱蓋，把裏面的換衣洗服，點了一遍。還有些鈔票全取了出來，都放在大衣袋裏。對箱子看了一番，就微微的笑着，鎖也不鎖，就放到上鋪上去。又坐着想了一刻，而且想得很沉着，似乎是沒有什麼事了，於是再微微一笑，息了電燈睡覺。她是否睡着了，也許他自己都不十分明白，當火車在一個大站頭停歇的時候，她已經坐起來了。屋子裏電燈，她並沒有扭亮。唯其是屋子裏沒有燈火，看外面是很清楚的，只見站台上幾個賣零碎食物的人，和一二十位旅客走動。其間有一位女客，穿了翻皮大衣，跟着一個肩抗行李箱子的人，悄悄的出站去。在站台上，罩着一個寬大的天棚，當中一個出站的門，雖不必看站名牌子，繫春也知道是到了無錫了。她眼見余太太從從容容的走下車去，那震動的心房，似乎是受了注射劑，安定得多了。再摸索着鋪上的胡子雲捲縮了身子，睡得很安穩，那呼吸之間，還是不斷的向外噴着酒味。憑着他這種酒醉的程度，大概是明早到了上海他也醒不過來的。這雖是在暗中，也禁止不住自己一陣狂笑，笑得太厲害了，身子有些顫動，把睡着了的人抖顫得也有些感覺，口裏有咿唔起來道：火車又停了，到了鎭江嗎？繫春笑道：已經走過去了。子雲口裏喃喃不清的道：到了常州，請你告訴我，我要買一套梳篦呢。繫春道：好的，我一定告訴你，你安心睡覺罷。你把精神養得好好的，明天我們到了上海，可以同去玩了。子雲哼着答應，人又睡着了。過了無錫，她又不能睡

了，摸黑坐了起來，只管坐着抽香烟。不知道她心裏是在想些什麼，不過那烟筒子裏的香烟，她抽完了一根，接着又抽上一根，猶之這火車繼續的跑着一般，沒有停止。無錫到蘇州，不過一小時有餘的路程，當她聽到汽笛嗚嗚嗚的一聲叫着以後，她心裏便立刻興奮起來，將電燈扭着，便伸手到上鋪去要拿過手提箱來，清理一番。不過當她的手觸到手提箱的時候，又猛可的把手縮了回來。她心裏好像在那裏想着，那裏面也並沒有什麼東西看什麼？同時，她的眼睛，也就射到鋪上這個睡人的身上了。在汽笛叫過一聲之後，火車是越走越慢了。她在窗子裏，看到幾根高柱電燈下面，照着一排木欄干，想起是蘇州車站了。她恰恰的拉開了房門，見茶房揉擦着兩眼，呵欠連天的走了過來，便低聲問道：到了蘇州了嗎？茶房道：到了，太太你還沒有睡。繁春道：我剛醒過來，肚子有些餓了。這站上的脂油年糕，非常之好吃，我要下去買兩塊糕來吃。茶房道：我去和你買好了。繁春道：你們怎離得開車子？茶房道：太太下去買，倒是來得及，火車要在這裏停十五分鐘的。繁春道：這一條路，我一個月總要走好幾回，決計誤不了車的。說着，便縮轉身子，到鋪上把小手提包拿到手上。茶房還站在房門口呢，笑道：太太，這樣夜深，外面很涼的，你加上大衣罷。繁春笑道：那也好。於是把大衣搭在手胳臂上，把房門極輕極輕的，給帶上了。子雲雖是醉得睡沉沉地，她還是很體貼他，怕聲音大了，會把他驚醒。這個時候，已經是四點多鐘了。在冬天正是人家香衾溫夢，睡得正香甜的當兒，非有十分急事，和過慣了夜生活的人，當然不會在這個時候，找什麼工作。所以這裏依然和西邊幾個大站一樣，只有那極少數喜歡冷靜的人，悄悄的上了車。在很少數的人上下車的時候，果然有那車站小販，手裏挽一個有柄木托盆，盆子上面，放了平面鍋，煎着一條條的年糕。那小販也是用極低的聲音，嚥喚着白糖脂油糕。然而看見賣脂油糕的小販，可不見買脂油糕的繁春小姐。十五分鐘的時間，那是很容易混過去的，火車已經開了。値晚班的茶房，當火車停在站上的時候，他除了伺候旅客上下，還要留心有扒手混上車來，沒有他是不能休息的。繁春下車買脂油糕去了，那是他親眼看到的，可是並沒有看到她上來，半夜裏，在蘇州丟下一位女客。那是笑話，也許她已進了房，自己是不會注意到。於是將子雲的房門，用手輕輕拉開一條縫，向裏張望裏面電燈是亮的，只有一位先生，那裏有太太呢。自己親眼見人下車的，多少要負些責任，便叫道：胡先生快醒，你那位同伴，在蘇州下車去買脂油糕，沒有上來呢。但是他聲音叫得很低，子雲是睡得很熟，那裏聽見呢？

第十三章　原來她是個騙子

胡子雲在醇酒婦人之夜，由南京臥游到上海去，這實在是人生

最可羨慕的一件事，自己也就高興透頂，忘了人在那裏了。這時，茶房驚呼着，說是同屋的楊小姐在蘇州下車，他不能不驚醒得突然坐了起來。揉着眼睛一看，屋子裏果然是沒有了人，便定了一定神，問茶房道：她是怎麽樣子下車去了？茶房道：她說肚子餓了，連大衣也不穿，就要下車去買脂油糕吃。是我說車子外面冷，她才披了大衣下車去的。可是我只見她下車，我沒有見她上車。子雲笑道：不要緊，她故意鬧着玩的。在下關的時候，她老早的就上了車，車子開了，也不來和我見面。直等我急的渾身流汗，她才由二等車上走過來。我想着，她一定還是躲在二等車上那位余太太屋子裏。茶房道：那位余太太，不是在江那邊到過您這屋子裏來過幾次的那個人嗎？她在無錫下車了。車子到常州的時候，她還到這裏來過的。楊小姐給了她一個包兒，說是您的意思，有幾本舊書，託她帶給無錫一個朋友去。子雲睡了這樣久，酒氣也就消去了不少，再加之茶房這樣一驚呼，他的酒氣，更加的消除很多。雖認定了繫春是鬧着玩的，可是這玩的有些過分，不由得心裏頭卜卜亂跳了一陣，便把兩隻脚伸下地來去踏着鞋，睜了兩隻大眼向茶房望着，因道：眞的，余太太在無錫下車了？茶房道：我親眼看見的，決不能騙你。子雲聽說，臉上的顏色，由紅色變到慘白，呆了兩隻眼珠，轉動不得。茶房道：好在那位楊小姐，也是南方人，大概蘇州地方，她也很熟的。晚車誤了，她自然會搭了早車來的。子雲也說不出別的話來，只是點了兩點頭。茶房看他很有什麽心思似的，這就不便在屋子裏站着，悄悄的退了出去。子雲將手背上的手表，抬起來看了一看，却已到了四點三刻。這倒不能把在南京的事情同樣看着。那不過火車初開，她在別截車上坐着，沒有關係。現時天色不亮，她縱然要學南京那個花樣，可是她又藏到那裏去？所有火車上的人，現在都沒有起來呀。他如此想着，便把繫春的手提皮箱子拖了過來，打開來一看，隨身衣服等等，都還在裏面，只是裏面不見一個銅板，也不見一張字跡，這就有些疑心了。記得車棚底下箱格子上，還有她一個提包，也許裏面有些蛛絲馬跡可尋。於是站起身來，就伸手去扯那個提包，當他這樣伸手的時候，却一眼看到自己的提箱，已經移了一個地方，便是箱子口，也有些不合縫，這除了自己，什麽人還來開了這個箱子呢？趕快把箱子拖到床鋪上打開鎖，掀開來看着，不由得自己嚇了一跳，啊呀！自己箱子裏所有的資財，完全沒有了。情不自禁的，連連喊着，糟了糟了！這屋子裏只有他一個人，沒有人看得出他是什麽顏色。他自己所感到的，便是衣服溼了，只覺額頭上的汗珠子，像雨線一樣，由臉上牽了下來，在睡衣袋裏，掏出了手絹，在額頭上擦了一擦，手扶了箱子蓋，還是不住的抖顫。但是左右隔壁屋子裏，客人都睡得十分的酣熟，一點聲音沒有。子雲心裏，雖是十分的難過，也不敢

去驚動人。自己只是靠了車壁發呆，許久許久，才昂頭歎了一口氣，然後坐起來，裝了一煙斗旱烟，慢慢的抽着。可是他心裏蹦跳焦急，和表面上，恰恰相處在反面。今天抽烟的力量也是超了過往常，吸了一烟斗，隨着又吸一烟斗。總算這枝烟斗，告訴了他一些主意，他抽了幾烟斗烟之後，便把茶房叫了進來，告訴他道：你把二等車上，一位李誠夫李先生請了來，不管他醒沒有醒，你只管去叫，說我有十分要緊的事，請他來面談。茶房聽說不天亮去叫醒旅客，這却有點為難，呆站着說不出所以然來。子雲昂起頭來，向他望着，瞪了眼睛大聲道：這件事，你也應該負些責任的，你為什麽不去？我告訴你，我丟了十好幾萬塊錢。茶房聽他如此說，倒是猛可的向後一退。再來看子雲的臉色，可不是泛着蒼白的顏色？子雲口裏啣了烟斗，慢慢的道：事已至此，徒然怪着你們，那也是無用的，你快去把李先生給我請了來。茶房聽到說車上出了大案子了，只好忽忽忙忙去把李誠夫請了來。子雲一見，苦笑着道：誠夫！我鬧了一個大笑話，這件事怎怎麽辦？誠夫道：茶房說你丟了一大筆錢？這可以找車上負責的人來問的。他說着話，向上鋪望了一望，問道：楊小姐呢？子雲見茶房還站在房門外，把門帶上了。拉着誠夫一同坐下，低聲道：糟了糟了！我中了翻戲黨的翻戲了，你還問她。誠夫道：怎麽囘事，我不懂。子雲道：她把酒灌醉了，我在蘇州下了車，我睡得人事不知，還是車開了，茶房把我叫醒的。我起先還以為是她鬧着玩，後來知道那位余太太由無錫也下車了，在我這裏拿了兩個紙包去，這才想到不妙。打開箱子來一看，我一大包公債票，還有些證券，都不見了。現款也損失些，不過四五百元，那倒罷了。只是這公債票數目太大，約有十二萬多塊錢。誠夫道：呵！這些個數目。公債票的號碼，你還記得嗎！子雲道：大概是記得的。但是記得有什麽用？她把這些債票押到外國人手上去，依然正大光明的，可以拿錢。就是不押到外人手上去，我也沒有法子去追究。她這囘來做我的翻戲，那是有計劃的。那個余太太，就是她勾結了來的。誠夫坐着摸摸臉子，凝了一會子神，因道：這楊女士的家庭，你不是很熟嗎？子雲搖了幾搖頭，噗嗤一聲苦笑出來，因道：我又好氣，我又好笑。她那裏是我朋友家裏的人，分明是冒充的。我也很大意，也不仔細去盤問，就以為是真的。這錢，不在少數，我決不能隨便放過。但是在這個時候，我的心事，已經亂了，想不出什麽好主意來，你得和我想點法子。誠夫伸着手，搔了兩搔頭髮，搖了兩搖頭道：這個法子，倒是不怎樣的好想。子雲把緊春所抽剩下來的一筒烟捲，交給了誠夫，笑道：你抽着烟，慢慢的想罷。誠夫接到這一筒烟捲，立刻就想到這一筒烟兩日夜過去的歷史。於是取了一枝烟捲在手，一面抽了烟猶豫着，一面向他道：這位楊小姐，難道在以前，你一點都不認識嗎？子雲道：我們同在飯車上和她見

面的，我是認得不認得，你自然明白，何用我說？誠夫道：你既是不認得，為什麼……說到為什麼這三個字，他突然的把話頓住，微笑着抽烟。子雲紅了臉道：這實在是我荒唐，我把她當了一個規矩女人看待。說時，左手拿了烟斗，右手在頭上輕輕的拍了兩下。輕輕一頓脚道：這件事，簡直教我不能向下想。我若向下想，非氣死不可。這絕不能怪別人，全是我自己不好。說着，又把手在大腿上連連拍了幾下。誠夫道：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你後悔何益。現在所要問的，就是你對於這件事，是不是願意張揚出去？子雲臉上的紅色，是沒有退下一點，却是更增加了一些苦惱的樣子，勉强的微微一笑道：我為什麼要張揚呢？我很有面子嗎？誠夫道：你既是不肯張揚，就不能報告路警，怎麼好去尋這個人？不尋到這個人，這一筆大款，由什麼地方，可以弄回來？子雲被他駁着，是一點話也沒有？口裏啣了那烟管，靜靜的吸着。這時，似乎是火車走上一個岔道，震動得很厲害，將茶几上兩個並放着的茶杯，震得互相撞擊嗆嗆作響。子雲把茶杯挪開來，免得那撞擊聲吵人。誠夫看他態度很自然的樣子，便笑道：你這種鎮靜的工夫，我真是佩服之至！子雲笑道：我不鎮靜怎麼辦？所有車上的人都睡覺了，我能夠大叫大嚷，把這些人都吵醒來嗎？而且錢跑到幾百里路以外去了，我在火車上叫喊，有什麼用，錢還可以飛了回來嗎？誠夫笑道：想是讓你想通了，可是這決不能想出一個辦法來。依我的意見，還是告訴車上的車守吧？可以讓他打一個電報到蘇州去。子雲道：關於這一層，我早就想到了。車站上的人，只能管站以內的事。站以外的人事，他如何管得着？電報打到蘇州去，只是給蘇州車站上的人說說笑話罷了。誠夫道：這樣也不妥，那樣也不妥，十幾萬塊錢一大批債劵，就這樣罷了不成？子雲啣着烟斗，只管出神，隨後放下了烟斗，環抱在胸前，望了車棚下的垂燈。誠夫把那枝烟抽完了，又在烟筒子裏取出一枝烟來抽着。笑道：看你這樣子，好像有了什麼主意了。我看你嘴角上，帶着一點笑容了。子雲突然向上坐着，兩手一拍大腿道：我想起來了。她在三等車上，還有兩個朋友。這二等車上的余太太，既是和她勾通一氣的，若說這三等車上的人，毫無嫌疑，似乎說不過去。我要到三等車上問問那兩個人，你看怎麼樣？誠夫道：這倒是可以打聽打聽的。不過在火車上遇到朋友，這也是極普通的事。若說這個人有了什麼嫌疑，連遇到的朋友也有關係，這話似乎說不過去。子雲道：我也知道說不過去。但是我們先去探聽探聽他們的口氣，然後再斟酌行事，也就不至於得罪人了。兩個人只管說着，也忘了是什麼時候，聲音只管高大起來。這時，就聽到房門輕輕的敲了兩下響。隨着茶房送了一張名片進來。子雲接過來看時，却是齊有明三個字。茶房見他楞着，便道：這就是隔壁的齊大爺。他聽到說胡先生丟了錢了，他願意過來談談。

誠夫道：好能，請過來罷。只這一句，早有一個穿花線睡衣的人，擠了進來。子雲看時，正是隔壁屋子裏那個牽狗少年。自己向來是討厭他只管注意到繁春身上。現在繁春逃走了，這就回想到他那種注意，並不是絕無原因。這就站起來和他握了一握手。齊有明把兩隻手插在睡衣口袋裏，把肩膀抬了兩抬，揚了揚眉毛笑道：胡先生，我很知道你，你不是孔有銀行的經理嗎？舍下和貴行有來往。家父是齊總長，子雲哦了一聲，又和他握了一握手，而且介紹誠夫和他談話。三人對面坐下。有明向子雲看看，微笑道：當胡先生把這個娘們引到屋子裏來的時候，我就很想和胡先生通知一聲，可是事不干己，我又何必出來破壞她？料着她就是騙錢，也不過千兒八百的罷了。想不到她下這樣大的手，一下子就要弄你一二十萬。誠夫道：這樣說起來，齊先生很認得她嗎？有明將兩隻脚疊起來，身子搖撼了幾下，作出一個得意的樣子，笑道：這些妖魔鬼怪，那裏逃得了我這一副法眼。她是有名的女騙子，上她當的人，那就太多了。胡先生也很在交際場上走走的，怎麼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子雲臉上，不免又變成了紫色，將一個食指，緩緩的在臉上搔着，搖搖頭道：也是我太以忠厚待人了。她說是我一位世交家裏的離婚兒媳，只管要我搭救她，我就相信她了。齊先生知道她姓什麼嗎？有明笑道：若問到她姓什麼，那恐怕只有她自己明白了。她不但姓名不明，就是她住在什麼地方，她也始終的保守祕密，所以她騙了人之後，要去尋找她，那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事後尋着了她，你也沒法子去追問她的贓款。誠夫道：那為什麼？齊有明向子雲看看，又向誠夫微笑着。誠夫一時不會領悟到，又問道：她還能夠和人拚命嗎？有明抬了兩抬肩膀，笑道：社會上的事，牽涉到了男女問題，那總是有不可告人之隱的。你想，不是她行那苦肉計，就能夠把別人的錢混到手上去嗎？既是人家中了她的苦肉計，自己塞住了嘴，怎麼還能和人家要錢呢？子雲聽到，心裏更覺得難過，只管用手去摸着臉，嘴裏不住的吸着氣。誠夫道：怎樣也覺不妥，那樣也覺不妥，這件事就這樣擱下去不成？有明也取了一枝烟捲在手，兩隻脚架了，只管搖幌了兩腿，微微的笑道：若要想追出她騙去的錢來，非用槍把子對着她不可。她就是怕我，因為我不管那些，無論在什麼地方遇着，我就給她嚷了出來，她有弊病在我手裏，還敢和我鬧嗎？她果然要鬧的話，我就叫人把她關起來。子雲道：這話我就不明白了。齊先生剛才說，她行的是苦肉計，上了她的當，人家不願意叫出來。齊先生捉着她的弊病，當然也是苦肉計，何以齊先生就不顧忌？有明兩手一指道：我顧忌什麼？我沒在那個機關上混差使，也不是社會上什麼大紅大綠的人物，她要說我嫖了她，我就承認嫖了她。諒她也不能到法院裏去告我一狀。再說，她幹的這買賣，我知道，決離不了平津兩地。這兩處的軍

警兩界，我認識的人，就多着啦。她要得罪了我，給她送出幾張相片去，叫她別混。這話可又說囘來了，這囘她騙了這麽些個錢去，她就夠過半輩子的了，也許不再幹了，就是叫軍警注意她，那也是白費。說着，他忽然向子雲一抱拳，笑道：您可別多心，我和她沒什麽關係。我和她這段交情，也不妨實說。也是去年冬天，我和一個朋友上天津來玩兒，她同了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和我們同車。都坐在客廳裏那截車上，原是誰沒理會誰。不知怎麽眉來眼去，我那朋友就上了她的鈎。到了天津，我們住在國民飯店，她也住在國民飯店。晚上我們到樓下跳舞廳裏去，她也跟着去，這麽一來，下文就不用提了。我那朋友，在天津一家銀行裏有來往，帶了支票到天津來支錢花。在睡着了的時候，讓她偷着開了一張兩千元的支票，蓋了圖章，把款子支去用了。還有手上帶的一個鑽石戒指，也讓她騙去了。在一處，我們不過鬼混了七八天，準讓她弄了七八千塊錢去了。好在我那朋友也不在乎此，過了身，就把這件事放到一邊沒有再提了。反正我沒有和她發生關係，她的爲人，我是知道的，你想她爲什麽不怕我。再要說到搗亂，那不含糊，我也可以來個雙分兒。說着放聲哈哈大笑。子雲道：那末，她遇到了齊先生，齊先生一定可以制服她。有明伸了一個大拇指道：那不含糊，只是沒法子可以遇着她。子雲昂着頭吸了一陣子烟，躊躇着道：我想着，三等車上有兩個客人，是她的同學，也許會知道她的住址的。有明搖搖頭道：同學？就是她爹媽，也不會知道她的住址的。總而言之一句話，誰要和她這種人交上了朋友，結果必定是人財兩空。說着話，隔了窗子，向外面看着，只見黑沉沉一片，什麽都看不到。有時在黑暗沉沉的長空裏，飛出一點紅光，在那紅光外面，便發現一叢顫巍巍的黑影子，那正是村子外面的野竹林子。看到這種景致，就會讓人想起決定是江南，不是江北了。誠夫道：快到崑山了吧？要想什麽法子，現在就應該決定。在崑山不決定，這就要到上海再說了。說時，很注意的向子雲臉上望着。子雲道：我何常不想打電報到蘇州去追究？但是各人的立場不同。我若只管張揚出來，在我的商業信用上，和我的社會交際上，都要發生極大的影響，教我怎麽辦？說着，唉了一聲，重重的頓了一下脚。正說着，這閃開一條門縫的地方，伸進一張狗尖嘴來。有明兩手拍着，叫了一聲畢克。那狗將尖嘴推開了門，四脚直豎，跳了起來，向有明身邊直爬了去。有明兩手將狗頸子摟着，先在它頭上親了一親，然後用手在狗背脊上，輕經的撫摸着。笑道：我待這條狗，人家都說太優厚了，其實我覺得不怎麽浪費。因爲這條狗雖不能替我作什麽事，但是它決不會害我。我雖花錢養不出一個恩人來，却也養不出一個仇人來。說着，自己哈哈大笑起來道：言重言重！怎麽好把狗來比人呢？子雲也沒作聲，裝了一烟斗烟，只管抽着。有明笑道：到

底是位銀行家，雖然丟了這麽些個款子，却是一點也不在乎。子雲道：唉！錢已經是丟了，罵人家有什麽用？說着話，又只管抽烟。他心裏可就在那裏想着，本以爲他毛遂自薦跑進屋子來，一定可以大小幫個忙兒。現在聽他的言語，只是掃興，就不再向他搭腔了。他却並不介意，笑道：現在這種年頭，什麽樣的人沒有？男人總是拿性命去換錢，女人自然也總是拿身體去換錢，什麽出奇。以後總有那麽一天，見了女人，就像在上海黑夜裏碰到了癟三一樣，仔細讓他剝了猪玀。花錢的老爺眞寃，讓人把東西搶了去了，自己反是成了一個畜類。誠夫覺得這麽一個人，外表倒是不差，說話竟是這樣子粗魯。便笑着站起身來道：我看築室道謀，三年不成。我們越是在這嘰哩咕嚕，越是教子雲拿不出主意來。我們現在走開，讓他先靜一會子罷。有明笑道：別想，越想越糟心。咱們聊聊天，不知不覺的就到了上海了。上海那花花世界，你眼睛看到了，就會把什麽都忘了。誠夫眞覺得這人有些討厭！便拉了他的衣袖笑道：一個人丟了一二十萬款子，心裏多少有些不舒服，那裏還能夠開得起心來？有明回頭看看，見子雲臉上帶了一種憂鬱的顏色，低頭不肯作聲。這才伸手拍了一拍他的肩膀，笑道：這也算不了什麽，只當是作公債買賣作虧了罷。這才牽了狗，笑嘻嘻的走了。子雲一手握了烟斗，一手撐了頭，沈沈的想着，在這種沈沈地想心事的時候，那車輪在鐵軌上撞着，聽不出什麽緩急的次數，只有一片嘩嘩的響聲，在那裏暗示着人，車子是盡力的向前奔馳着。他忽然醒悟過來，實在是不能再猶豫了。若再猶豫，車子到了上海，客人一散，車上的執事人員也都走開了，要追究也無從追究去。那位余太太，還是我的熟人呢，也和她勾搭一處來計算着我。至於三等車上那兩個人，表面上儘管是許久不見面的朋友，內容恐怕也是一黨吧？那末，不管他們是不是同黨，自己去問他幾句話，總是不要緊的。自己沒有女人迷着的時候，心裏是清楚的，說話也會有個分寸，到那裏見事行事好了。心裏想着，情不自禁的，脫口說出一個走字，還把脚一頓，於是站了起來，開門就向外走。這一去，他會不會找出一些線索來呢？這又看他是怎樣的去進行了。

第十四章　不堪回首又蘇州

到了這樣夜深時候，三等車上的人，不用說精神支持不住，早該睡了。便是坐到這個時候，腰酸背佗，也就再坐不住。而且三等車裏，只是那很高很高的棚頂上，嵌了幾盞乳頭式的玻璃燈罩子，裏面放着一顆小小的圓燈泡，亮着放黃光的幾根金絲兒，車座裏黃霧沉沉的，也有些催眠的意味。子雲在南京下關的時候，就不會脫衣睡覺，所以在這個時候，他還是禿着腦袋，穿了一件絲綿袍子，向三等車上走來。頭等車上的茶房，却緊緊在後跟着。他經過了幾截車

輛啣結的月台口，被那車外的大風橫襲了來，絲綿袍子，飄飄的捲了起來，少不得打了幾個寒噤。但是他一心都在那十二萬元的公債票上，風吹在身上也不覺得。走完一截車輛，又走一截車輛，一直走到三等車裏來。那朱近清夫婦，偏又是住在第二截三等車上的，子雲推開了第一截三等車門，早有兩個倦縮在座椅上的睡客，被冷風吹着額子，突然的坐了起來。因爲這車門已經關上，風沒有了，那兩個人也就隨着躺了下去。子雲一看這車子上，不過是很稀鬆的上十位客人，除了有兩個人斜靠着椅子背在那裏抽煙捲而外，其餘的人，東倒西歪，全是在椅子上睡着。其間也有兩位女客，在昏黃的燈光下，也看出來了，她們的裝束並不怎樣摩登，不像在天津看到和繁春打招呼的那個女子。於是穿過了這截車，又走到第二截三等車上來。這一來，可把三等車上的茶房驚動着，成了那話，這是半夜裏殺出一位李逵來了，不聲不響，也在後面跟着。等子雲向四處張望的時候，他道：你先生是那截車上的？子雲道：我是頭等車上的，有要緊的事要在三等車上找一位朋友，問兩句話。茶房道：你這位朋友貴姓？子雲頓了一頓，才答道：我見着他自然認得。那隨着來的頭等車上茶房，就把他來找人的原因說了一說。他答道：不錯的，頭等車上，有一位女客，昨天白天，到這裏來過兩囘，就是和這兩位說話。說着，向椅子上一指。看時，正是身邊的一個座位上，有一位女客，有一位男客，在相對面的椅子上睡着。子雲看人家縮了腿在椅子上睡，鼾聲呼呼的，睡得正好，倒是不便去驚動人，只好站了腳望着。那茶房不明白他們是怎樣一種交情，便俯了身子，搖撼着朱近清道：朱先生，有朋友找你來了。朱近清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問道：到了上海了嗎？揉着眼睛，見面前站了三個人，倒是一怔。茶房笑道：頭等車上，有一位胡先生來找你。朱近清站起來，向子雲望了道：這位先生，我們很面生。子雲想到天色不亮，把人吵了起來，彼此又不認識，這話倒不好說，便笑着點點頭道：對不起，我有一點要緊的事，和你先生來請教。近清更是茫然，只管望了他。子雲笑道：在天津車站上的時候，我曾和一位楊女士走這窗子外經過，她和你們太太，打過招呼的。朱近清道：哦！對了！是的，我在天津會到過你太太的。子雲道：她不是我太太？朱近清望了他道：什麼？不是你太太，但是她自己說，也是你太太。子雲道：她不是個好人，是一個女騙子。說到這裏，把語調放重着，意思是先給他一點威風看看。朱近清不能受他這種壓迫，也把臉子一板道：和你先生，素不相識，天不亮，到這裏把我叫醒，就是告訴我這麼一句話嗎？子雲覺得自己總是在無理的一邊，盛氣下向一挫。便道：當然有點原因來請教。她在半夜裏的時候，偷了我一大筆款子，在蘇州下車去了。據她說，她和你太太是同學……朱近清道：什麼？你把我們當了嫌疑犯嗎？不錯，內人和她是同

學。你們坐在頭等車上，我們坐在三等車上，井水不犯河水，她偷了你款子，你問我作什麼？你知道先生是什麼人？說罷，把胸脯挺了起來，向子雲身邊迎了過去。茶房怕他會打起來，擠上前將兩人隔了開來。笑道：這位先生不要誤會。胡先生因爲那楊小姐忽然走了，不知道她家住那裏想到她上三等車來過的，或者你先生知道，所以來打聽打聽。張玉清也被他們的聲音驚醒坐起來了，手扶了鬢髮，向這些人望着，沒有作聲。這時，就站起來道：我們早幾年的同學，多時不見面了。她自己說是這位胡先生的太太。同胡先生住在頭等車上的。怎麽胡先生不知道住在什麼地方哩？這一鬧不打緊，把這截車上的旅客，全驚醒了，圍攏來站着，聽這個新鮮事兒。子雲這倒有些受窘了，向來是個體面人，沒有這麽些個人圍着看過的。這時被人圍着，又是關於女人問題的，一刻兒不知道說什麼好。這就有人道：頭等車上，不像三等車上，是有睡房的。睡在自己屋子裏；把門關上，她怎麽能夠進來偷了東西去呢？頭等車上茶房道：她原是住在胡先生屋子裏的。朱近清這就瞪了眼向子雲道：這樣說來，還是你的太太了。你的太太跑了，半夜三更，來找別人做什麼？於是全車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子雲道：不不不是那麼囘事。朱近清道：是怎麽囘事？女人睡在你屋子裏，你丟了錢干我們什麼事？說着，大家又哈哈大笑起來。子雲實在有些不好意思，口裏說着，再說罷，再說罷，就在這再說罷聲中，掉轉身子走了。囘到頭等車上，又氣上加氣，一點消息不曾問到，反是臊了一鼻子灰。坐下來悶悶的想着，這十多萬款子，難道就是這樣罷了不成？想着想着，不由得把脚連連頓了幾下。三等車上那個人，說得不錯的。女人在自己屋子裏，屋子裏丟了東西怎好去問遠在三等車上的人？女人本當不親近的好，何況是素昧平生的女人呢？這十多萬款子，弄來很不容易，僅僅是這麽一瓶白蘭地，就把它葬送了。想到了這裏，一眼看到茶几上那隻酒瓶，一把抓了過來，直送到車門外，向鐵路上拋了去。自己那顆心，也和這酒瓶子一般，恨不得提起了自己這具臭皮囊，也跟了這瓶子酒一同跳下火車去。因爲十幾萬塊錢，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丟了十幾萬塊錢，而且還不能明明白白的說出來去尋找，這一種苦悶，就令人不能忍受了。他經過了醇酒婦人的一種麻醉，精神上已受了重大的刺激。現在又加了這樣一種說不出的苦悶，精神上的刺激更大，晚風一吹，人就大事不知，倒下去了。東方有一線亮光，離上海是越來越近了。上海這個地方，鬥爭，動亂，虛誇，奢華，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全可以看得出來的。在這種地方，來了這麼一個胡子雲，他便不是在火車上倒下去，那十幾萬款子，也未必是能原璧歸趙。這不是隨便說的，有事實可以證明。不知經過了若干年月，又是一個冬天，在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滬平通車正向北平開走。滿天

飛舞着鵝毛也似的雪片，北站外空場裏的積雪，被來往如梭的車子，全碾成了汚泥，只聽到一片唧唧喳喳的響聲，正是人脚步和車輪子在汚泥裏來往着。雪下得太密了，半空中是成了白霧，那些銀色和淡綠色的汽車在雪陣裏鑽着。女人的臉子，依然是那蘋果的樣子，嬌嫩而鮮紅，在高大的大衣皮領子裏，露了出來。這大雪是不礙着她的嬌豔的。汽車門開着，一個個的進車站去，後面自有人和她們提着紫色漆皮的箱子。還有那上海灘上所謂的大亨，擁着那臃腫的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嘴裏啣了雪茄，挺了大肚皮走路。帶着皮手套子的手，拿了一根斯的克，只管指揮着提篋子抗箱子的人，魚貫的向車站裏進去。站外的汽車，越來越多，簡直不能留一個空當，讓人去走路。其間也夾雜着一部分人力車。坐在車子上的人，前面擁着大箱子，後面堆着一個大網籃，箱子上還架了一個小提籃，高過了人頭，顯顯着這個人是如何的富有？在這樣車像蟲子在滿地亂奔的時候，這裏有一個人，穿了一件人字呢的夾大衣，袖子轉拐的所在，廝了花兒了，露出兩個大窟窿。底擺所在，更是破爛得可以，猶如掛了繐子。在胸前一路扣子，都不曾扣着，露出裏面一件灰布袍子來。那袍子上班班點點的，全是墨點和油漬子。頭上戴了一頂呢帽子，原來是深灰色，大概是久經風雨太陽，都成了墨綠色。帽簷像荷葉一樣紛披着下來，前面把眉毛都給罩了起來。在臉腮上刺蝟似的，長滿了鬍鬚子。左膝下夾了一床籃布小被條，右手提了破番布箱子，在車子縫裏走着。脚下所踏着的，乃是一雙破毡鞋，拖着泥水，向大衣底擺上亂濺着。一輛黑牌藍身的汽車，挨身而過，滚得那泥漿飛舞，直濺了他一片衣襟。那人站着，瞪了那前座上的車夫一眼。那車夫倒伸出頭來，向他吐了一口口沫，罵道：猪玀！娘個××，那人還要罵他時，汽車早開過去了。這人沒有法子，只好隨了汽車後身，向車站裏走去。自言自語的道：汽車算什麽？老爺當年坐得不要坐的。十年前，哼？誰不知道我胡子雲。他口裏唧咕着，自走進了車站去。這是比北平的正陽門車站，要熱鬧上許多倍的。由問事處以至頭二等車，售票處每個房間的窗戶外，全都站滿了人。胡子雲抖抖顫顫，放下提箱，在棉袍子裏，掏出了四塊錢，隨着衆人，跑到售票處，找回了車票和零錢。因爲他脅下有東西，手上又有東西，向身上揣起車票來，就不免把手提箱子放在地上。可是他後面有一個買得了車票的人，走了過來，一脚把那個破提箱子，跟了開去。因喝道：這種土老頭子，什麽不懂，也跑到上海來。子雲回頭看着，是個穿灰色軍衣的人，他也不敢作聲，搶上前把箱子提着，自走開了。月台口上，一排鐵欄干，開了許多的小窄門，坐頭二三等車的人，穿了各種不同的服裝，全由着那個門進去。胡子雲夾在人當中，也在查票的面前，悄悄的進去。站外的雪，越發的大了。雖然這裏有天棚，把往

來的行人罩着。然而在棚外的雪花，依然是隨着風的勢力，飄飄蕩蕩，飛了進來車站上的人，雖是衣服厚薄各各穿的不同。但是每個人鼻孔子裏都有白氣向外冲着，可以知道冷得厲害的。子雲穿的那件夾大衣，還抵不了一件夾袍，裏面的綿袍子呢，也許和他一樣，經歷的人事太多了，棉絮由結實而單薄，已不能抵禦外面的冷氣，冷得他只管是篩糠上似的抖顫。有那穿皮大衣戴皮帽子的人，由身邊經過，挺了胸，放着大步子走。心裏這就想着，你不用得這樣得意，總有一天，和我這一樣。我也穿過皮大衣，戴過皮帽子的，這算什麼？一個人不聽朋友的話，糊塗亂來，無論你多麼有錢，總有倒霉的這麼一天。你穿得那樣暖和，那裏知道衣服穿得少的人，這一種難受。心裏只管這樣想着，順了月台向前走，一切都不知道了。偶然抬起頭來一看，却是頭等車的所在。呵！頭等車？這裏面有鬆軟的沙發，有高熱度的汽管，在車子裏連棉衣也穿不住，只管要脫。可是車子外的窮人們，穿了衣服也抵抗不了冷。正這樣的向車子上打量着呢，忽然有車上人大喝一聲道：這是頭等車，你看什麼？三等車在前面，你早走過了。快走回去罷。子雲瞪了那人一眼，只好把頭低着，又向原路上走回去。過了一截車，又過一截車，便到了三等車邊。他正想走上車去，却看到一位蒼白鬚髮的老頭子，穿了一件破舊的短棉襖，肩上抗了一隻破竹箱子，抖抖擻擻的走着，鼻子裏嘴裏都透着白氣，嘴裏吁吁的哼着。子雲放下了手上的東西，立刻搶上前去，替他扶着接下來，笑道：老人家，冷呵！冷得四肢麻木，你有些抗不動呀。那老人被他將東西接過去，這就站住了脚，向他望着道：你也是一位老人家呀，怎麼倒替我幫忙呢。子雲笑道：不要緊，我是窮得懶括臉，年紀並不大呵！那老人道：作一點事，這才好。借了出力，可以累得出一點汗。你上那兒？子雲道：我想回北平，但是川資差得遠了，我打算先到了南京，和幾個朋友去借借錢看。二人說着話，就走上三等車來。這京滬三等車，是不同於長江北岸的火車上，究竟還不少衣服穿得整齊的人，胡子雲同那位窮老頭子走上車來，引得全車的人，都向他們望着。子雲看看四周的座椅，每張椅子上，都坐着有人。便和那個老頭子道：我們分開來，和人家拼了座位坐罷。說時，看到旁邊椅子上，只坐了一位穿絲綿袍子的少年客人，這就放下了提箱，打算坐下去。可時那位客人，早把腿橫抬着，架在椅子上，而且還板了臉道：這裏有人。子雲看那少年，頭髮梳得油光，臉上雪雪白的，雪花膏搽的不少。這樣愛漂亮的小伙子，怎肯和糟老頭子坐在一處，只得閃開。對過是一位白胖的中年了，身上也擁着一件半舊皮大衣，他口裏自己唧咕着道：這三等車，簡直是不能坐。這樣死冷的天，也不放開熱氣管子來，眞要命。子雲看到這種情形，有話簡直是不必說了，他會容納穿破衣服的人同坐嗎？自己夾了一個破箱

一捲破行李，只是來去的在車上轉着。後來他一想，眞眞這些人都是有錢的，誰也不肯相容。我買了票，我就能坐，管他容不容？於是就在身邊一張椅子上坐下，將東西向脚下一丟。這算坐下了，沒有遭先坐的那個人拒絕，可是那人掏出手絹來，握住了鼻子，竟是走到別的椅子上，和別人拚座位去了。子雲先還很得意，以爲一個人擁着了這一個座椅。於是把東西安排好了，將破大衣扯了兩扯，舒舒服服的靠了椅子背坐着。在懷裏口袋中摸索了一陣，摸出一個紙烟盒子來。那紙盒子，許是在衣袋裏藏着時候太久了，既破爛又扁平，伸兩個指頭，到裏面去掏了很久，掏出半根彎曲破裂的煙捲來。又在外面袋裏掏出兩根紅頭火柴，在椅子上擦着，點了烟吸起來。雖是坐三等車，看看玻璃窗子外面那些來往的短衣人，把手只管插在衣襟下面，扛了肩膀，縮着脖子，那一分寒酸的樣子，當然是比車子裏要涼得多，再回想到自己在馬路上消磨時間的時候，那種淒慘，實在是不堪回首。於今要離開這窮人不能忍受的上海了，心裏比較可以安慰起來，前途是怎麽一種情形，原是不知道的，不過在內地，衣服穿得破爛一點，至少是不會到處讓人叫着猪玀的。火車好像是跟着他湊趣，就在這個時候，嗚的一聲，車輪子向西開走了。子雲由玻璃窗子裏看到上海那些伸入半空裏的高樓，一幢幢的向後移走，這猶之乎自己前半生的繁華夢境，也是這樣一層層的越去越遠。在心裏這般難受的當兒，這個玻璃窗子，正裂有一條縫，西北風如箭一般的由縫裏射了進來，那一種寒氣，比在空地裏遇着，還要難受。遠處大廈，已經沒有了，便是近處鐵路水溝邊，那些江北人的罩地草棚子，也不見了。上海的塵市，算是離開了，窗子外面，已是鄉村人家。雖然大雪紛紛的飛着，把世界粉飾起來，然而那人家外一叢叢的小竹林子，還露着那青翠的顏色，竹子外面，長的圓的那小池塘，被雪地映照着，覺得池水全是黑的。有時看到幾隻白鵝，在水裏游泳着，這就令人羨慕着，一個人還不如一隻鳥，它還能夠在這大寒冷的天，大自然裏，很自在的游泳着。自己現在是百萬家財，由女人到作標金，一律成了泡影。現在是有家難奔，有……

票！正在出神，猛然這一個字的吆喝，送入了耳朵。抬頭看時，車上查票員，帶了兩個穿制服的人，站在身邊。哦了一聲，就在身上去掏車票。可是大衣裏，棉袍裏，幾個口袋都搜尋遍了，那裏有車票。他先是坐着摸索，隨後就站起來摸索。先是一隻手摸索，隨後就兩隻手摸索。查票員瞪了眼道：你到底有票沒有票？這滿車子人的票，我都沒有查，老在這裏等候你一個人嗎？子雲道：我有票的，沒有票，我怎麽能夠進站來呢？查票員道：你先尋一尋，若是尋不出來，那要照章程罰你。他說着，自向別處查票去了。子雲這眞急了，只得把破大衣脫下來，再向週身去摸索。心裏可就想着，車上補票，照章罰三倍，自己

那有那麽些個錢受罰?就算到崑山他把我轟下車來,可是我也罰不起。不罰他們能放過我嗎?想到了急處遍身都冒着熱汗珠子,這倒很好,車子裏沒有熱汽管子,也不冷了。自己亂了一陣子,實在找不着車票,這就坐下來靜靜的想着,票子是在什麽時候失落的。由進月台剪票想到上三等車爲止,記得這票子始終放在衣袋裏,倒不知怎麽的會把車票失落了。還不曾想完,查票員又來了,他問道:票子找着了沒有?子雲站起來陪着笑道:我實在買過票子的,可是……那查票員一低頭,在椅子脚下,撿起一張三等車票來,伸到他面前問道:這是你的車票嗎?子雲連連説道,是的是的!查票員淡笑了一聲道:拿去,猪玀!於是把票擲給他,自去了。子雲到了這時,總算遇了皇恩大赦,雖然又讓人家罵了一聲猪玀,這也不去介意了。車子過了崑山,雪景是格外偉大,白汪汪的一片,分不出天地。可是車子裏的人,沒有一個去賞雪的。有的縮着一團,擠在椅子角裏坐着,有的兩隻脚,只管在車板上跳着。有的索興站了起來,在車上走着,藉以取暖。子雲那身汗不流了,也就慢慢的感着涼意。那堆在火車上的破大衣,就也只好再穿起來。殊不料這熱汗在身上涼過來了,透濕小褂子,冰涼的貼着了肉,更是冷得難受。這時,有個茶房,提了開水經過,便有好幾個人將他攔着問這截車上,怎麽沒有熱汽?這下雪的天,坐在車上,實在冷得受不了。茶房道:熱汽管子壞了。有人道:熱汽管子壞了,應當趕快修理呀。茶房道:車子正開着,怎好修理?子雲插嘴道:那來的話?譬如頭等車上熱汽管子壞了,車上也能夠不修嗎?茶房道;你説這話,你不會坐頭等車去。這裏不比你在上海弄堂口上蹲着舒服得多嗎?説畢,他竟自走了。子雲聽他這種説話,眞恨不得搶上前去,打他兩個耳巴,只是穿這一身破爛,也就沒有膽子,敢去和人計較。滿車子的座客,都在這裏議論着,人眞是死得窮不得。坐火車的人,總是三等車上人多,可是受優待的,全是頭二等客人。在頭等車裏的人,也讓他到三等車上來嚐嚐這滋味才好。子雲聽着,却不去作聲,低下頭來,又勾起了若干年前的那一件舊事。想不到當年坐頭等車那樣嫌熱汽管太熱,於今是坐沒有熱汽的三等車,茶房都嫌着過分。若照着我以前的那種行爲看起來,於今是簡直該殺!想着想着,冬日天短,已經昏黑了,車棚子上亮上了電燈。那稀微的四盞棚頂燈,還有一盞是息了的。這樣一大截車子,只有三盞燈照着,實在覺得這車上昏暗,和當年由頭等車上到三等車上來找楊繁春的消息,也和這一樣。而且那是上午的五點多鐘,這是下午五點多鐘。那次在蘇州崑山之間,現在也是在蘇州崑山之間。當年在頭等車上,認爲坐三等車的客人,有勾通女騙子的嫌疑,自己也坐三等車了,難道自己還有什麽嫌疑讓人家去猜着嗎?只管沉沉想着,火車到了蘇州了。下雪的天,上下旅客很少,車站

上雖有少數的人，在電燈下走着。但是冷靜靜的，並沒有什麼人喧嘩，白糖……脂油糕……那若斷若續的叫喚聲，在冷風裏很清楚的送進耳朵裏來。子雲兩手爬住了窗子，臉是緊緊的貼着玻璃，向車子外望去。月台上零落的旅客當中有一個外國人牽了一條狗，來回的散步。還有一個穿皮衣的女子，手裏提了一口紫皮小箱子，在月台上走着，要向站外走了去。這一個印象，刺激得他太深了。他突然跳了起來道：把她抓住，快快把她抓住，他是一個女騙子。口裏說着，人就向車子外跑。車上茶房把他攔住，問道：喂！你這是作什麼？他叫道：你攔住我幹什麼？她騙了我十二萬款子，我要抓她，我要抓她呀！說着，兩手把茶房一推，依然向前奔了去。三等車上的人，都哈哈大笑，說是這個人窮到連衣服都沒有得穿，他還有十幾萬款子給人騙了去呢。他一定瘋了，他一定瘋了。子雲不管這些，一直跑下車去。他見着女人，都狠的用命眼睛去釘着，彷彿車站上所有的女人，都值得他打上幾下，咬上一口似的。可是每個女人後面，照常的都有那滿面是笑容的男子，悄悄的在後面跟着。這其間有個二十來歲的女子，是子雲所最注意的，她兩隻手都提了箱子，有些提不動的樣子，在站台上放下來站着。這時有個四十上下的男子，嘴上養了一撮鬍子，穿了西服，加着皮大衣，是一位上海灘上大亨的樣子。那女人含着笑問道：老先生，請問你到北平去的頭等車，在那邊？那個小鬍子笑道：我也是坐頭等車到北平去的，我來引你上車罷。說着，他一點不為難，代她提了箱子走上車去。子雲叫道：喂！你不怕上騙嗎？小心啦！然而天下上女人當的，只管上當。追求女人的，還在盡力的追求。嗚的一聲，火車開了，把這個瘋魔了的漢子，扔在蘇州站上。大雪飛舞着，寒風呼呼響着的空氣裏，他還在叫着呢。（全書完）

精裝兩厚冊（布面金字）

旅行雜誌第八卷彙刊

實價六圓　郵費外加

二四一—四三三

趣味

程志政譯

甘地之新食譜

印度聖雄甘地之艱苦奮鬥，舉世無不知之。近爲摒除葷食起見，特規定每日所食，一律爲樹葉及油餅。職是每當進餐，僅見滿盛馬可賽樹葉之菜一盆及油餅數事，殿以滲酸果汁一盅而已！

馬可賽樹之表皮，頗爲滋補，其籽可以榨油，惟樹葉味極苦澀，再益以酸不可言之果汁，普通人食之，斷難下咽也。

在昔甘地日進羊乳，茲爲力自刻苦，並羊乳亦復摒去。惟經此臥薪嘗膽之試驗，甘地以孱弱之軀，已感不適。甘地自信之力甚强，故友朋雖交相勸阻，渠仍自服食如故。

全印鄉村工業聯合會，甘地實領導之，爲喚醒同胞，推行其新食譜計，渠力勸諸工友一致仿行。第含苦茹辛，工人詎能慣習，是以應者寥寥，未克生效。

最趣者，日前國會勞工委員會委員訪問甘地時，甘地邀請若輩就餐，所以餉客者，亦爲苦澀之樹葉及油餅，諸貴賓歸來語人，無不爲之感動云。

美國自殺者減少

據最近統計專家哈夫門（Dr. F. L. Hoffman）博士發表，美國人民之自殺比率，近已逐漸減低，一九三四年每十萬人中僅有一七・三人。自一九二七年後，以此爲最低紀錄云。茲將近三年來美國人民之自殺比率列下：

一九三二年　每十萬人中二一・三人

一九三三年　每十萬人中一九・一人

一九三四年　每十萬人中一七・三人

至於一九二七年之最低紀錄，則爲一六・八人云。

奇女子

柏林警察廳，近方注意採訪一奇女子，緣某日渠與一男子雇汽車一輛，作短距離之代步。車抵目的地後，婦人付給車值，嗣又以一百馬克之鈔票及五十馬克之鈔票各一張，犒御者爲小帳。當時御者因另有主顧，車急他駛，未及細察，懵然受之。比悉其事，心滋不安，蓋一百馬克合英金達十二金鎊有餘，超過車資且百倍也。遂白其事于警廳，警務當局奇其事，適令採訪其人，期究其內幕焉。

櫃檯與墓碑

捷克開勒冷夫鐵路車站售票處之櫃檯，爲白石所砌，某日一旅客以重物擲檯上，石之面層驟告破碎，移去之，視其下，則赫然一墓碑也。碑上書云「此處爲……君長眠之地」。顧客大恚，立退票改乘公共汽車而去，蓋視此事爲旅途不祥之預兆云。

嘉寶之效顰者

土耳其女子某年纔十九，以平日醉心於美國電影明星格雷泰嘉寶之才藝，心儀其人，遂力自矯作，務使其能似嘉寶。近以臥病甚劇，送入醫院療治，據醫士云，女士已患肺結核症甚深，且以兩年以來，一意模仿嘉寶清瘦之風姿，飲食大減，營養不足，已呈內虧不治之症云。

獅出柙

奧地利亞德羅勝道夫（Drosendorf）鎮，某日因巨獅出柙，闔鎮騷焰於極度恐慌之中。事緣有某馬戲團路過其間，忽內有一雄獅出柙外奔，一時路人爭相趨避，喧聲鼎沸，秩序大亂。馬戲團之管理員雖大聲追逐其後，獅奔愈急，如中狂易，無有能制止者。

久之，獸王抵一商肆前，忽於玻璃中自見其影，疑爲同類，大吼直撲之，玻璃粉

碎，獅亦入店，幸店內無人，未釀他變。是時獅勇氣已失，左右四顧，頗有畏縮態。且足趾為玻璃碎片所傷，血涔涔不止，比馬戲團管理員趕至，則已馴服如初，貼然就範尾隨去矣。

世界最賢之女房東

德國自希特勒主政以來，厲行獎勵生育，人民厭憎幼孩之觀念，亦逐漸轉移。近有美國某晚報記者云：渠與其夫人近於柏林擬設法覓一新居，一日躑躅街頭，見有招貼云：「房屋三大間出租，對於小孩特別優待，」心滋疑訝，蓋向例各房東出租房屋，類不歡迎小孩也。乃入室晤訪屋主，一婦人出逆，詢所言信否？則對曰：「君等子女愈多，租價可以愈廉，」因之該記者譽伊為世界賢最之女房東，並願國人繼起仿行，一反以往厭惡他人小孩之陋習云。

意幼童之愛國熱

自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兩國兵戎相見以來，意國人民，在墨索里尼激勵之下，愛國之心，備極熱烈。最令人感動者，即當大批意軍陸續開往東非登輪之際，先後有意國幼童三十一人潛登差輪，隱匿於煤艙暗室之內，幸各輪於開行以前，均經警士先行搜查，此輩幼童，終被搜出，強令登岸。

意國軍事當局訊問其事，乃知此三十餘愛國童子，曾再三要求入伍，未獲允准，不得已而設計潛行，以便効命疆場，為國增光。當局對於若輩之愛國赤忱，雖示敬佩，顧以若輩年齡過稚，無補於事，曉諭至再，送交家長嚴為管束。

陸空兩用之飛機

美國本薛文尼亞州羅格露夫鎮之空中，雷氏 (J. Ray) 方御飛機凌空高翔，驟然間，山間濃霧突作，飛機被迫降落。於是雷氏立即變更計劃，斂機雙翼，以每小時二十英里之速度，沿公路馳行十英里，比霧消天霽，復張翼騰空飛去，陸空兩用，亦航空界之創聞也。

理髮師音之樂天才

維也納音樂界最近發現一新進之奧國歌唱家，識者許其傑出之歌喉天才，足以與愛力柯卡羅沙媲美，伊何人，蓋即名馳全歐之理髮師齊格門司保令（Sigmund Sperling）也。

司保令之身世，曲折新奇，至饒意趣。渠幼時即嗜音樂，時家境艱窘，無以事畜，乃就業為理髮師，數年後，以其天才卓越，理髮之藝術猛進，聲譽遐邇。嗣為阿爾巴尼亞國高級法官某所賞識，舉薦至阿國京都，專為王族六公主理髮，晚間國王舉行宴會，司保令則引吭高歌，以佐清興，王大寵悅，遂調入宮為近侍，每日專理國王之御髮。

司保令既稍稍富有，以理髮非其素願，毅然求去，離阿京而來維也納，投訪名師，專習音樂，師固藝壇宗匠，一經指導，司保令立成名家，於是維也納遂無人不知有理髮匠之音樂家矣。

幼童竊案審訊之趣事

英國達爾登兒童法庭，近審一幼童盜竊案，事緣有一年纔十一齡之兒童，被控在校時竊取他人之十八先令九辨士。法庭審訊時，官詢以竊得該款後之用途。於是該童滔滔述其三日間大嚼大樂之經過，計歷時一小時又半，始畢其辭。綜計三日之內，渠曾至二十九家商店購買各種食物，凡餅干，香蕉，巧格力糖，冰淇淋，蘋果，鷄蛋，橘，梨，檸檬無所不有。又曾乘車郊游一次，沐浴一次，觀影一次。法庭旁聽者，聞供無不軒渠。官遂判交訓練所酌予懲戒了案。

防止汽車肇禍之新方法

土耳其政府，近為防止汽車肇禍：特採取「獎懲兼施」之政策，規定凡汽車駕駛員在十年之內，未肇事端者，由政府頒

給「謹愼榮譽證章」一枚，該章可懸於汽車前部散熱器上以示優異。如嗣後發生撞車或傷人情事，除照章予以懲處外，並立即褫奪該章。想施行以後，成效當有可觀也。

八十三年攤還之罰金

英人亨利海勃（Henry Hepper）近被沙華地方法庭判處罰金五百鎊，須歷時八十三年始可償清。緣海勃某日乘坐機器脚踏車於中途忽與另一車互撞，起訴後，以曲在海勃，法官判決罰鍰五百鎊，規定每月攤還十先令，至一千個月後全部償清。屈指計之，爲時當在西歷二〇一八年間，海勃之墓木早拱矣。

骨肉團聚

當歐戰勃發，法國全國總動員時，各地村鎭人民之家庭，於紛亂中子女離散者不知凡幾。近有倫却德（M. Lechan-re）氏者，忽發宏願，專代訪尋失散之子女，使其團聚，一經登記，即爲義務進行。雖事隔十年，徵訪匪易，然獲骨肉團聚者已有五十家之多。其中一人，戰時尙屬孩提，流浪街道，爲一英兵拾得撫養，迄今已屆成年，卒以倫却德之助，天倫復合，其父母之慰樂可知。倫却德之二子，皆於歐戰時陣亡，今已孑然一身矣。

學生貴族九四華誕

美國貴族中有李頓夫人與洛煦夫人者，爲學生姊妹，洛煦夫人所天，曾任澳洲及南非總督，頗著勛績，李頓亦官場中之聞人也。最近二姊妹同屆九十四齡之誕辰，遠近傳爲佳話，蓋若輩不第爲英國貴胄中最老之學生，抑且爲全英最老之學生子也。

誕辰之日，兩夫人各於其貴邸中張宴受賀，二姊妹復互發賀電以伸慶祝。聞渠姊妹間之感情至洽，結婚以後，彼此暌違七十三載，每週魚雁互通，無稍或爽，手足之誼殊篤也。

李頓伯爵死於一八九一年，洛煦子爵則死於一九〇〇年。

編者報告

趙君豪

▲……旅行雜誌自民國十六年出版，到今年年底已有九個年頭了。明年適爲第十年，我們未能免俗，準備在十卷第一號出一本「十週紀念特大號」，現正搜集稿件；內容方面也稍有改革。

▲……我們很感謝周雨靑先生，今年十二期旅行雜誌的封面，都是他供給的。周先生家藏名人書畫，不計其數，他是絕對願意供給大家欣賞的，所以在商務印書館和良友圖書公司出了若干本畫集，多非常名貴。周先生和他的女公子映霞女士又精於攝影，我們有許多登出的照片，也是他們父女的作品。

▲……還有一點，要望爲我們寫游記的先生們注意；就是我們感覺到以前所登的游記，除了狀述山水的雄奇，途程的經過而外，很少描寫舟車食宿費用的實際情形。我們希望以後寫游記的諸位先生，在每篇之末寫一點游程，將舟車時刻，旅館情況，費用多寡等等，詳細敍述，以便後之游者作爲參考，當受惠不淺。另外關於當地的人情風俗，倘使再能穀簡單地寫一點，讀者一定會發生濃厚興趣的。

▲……張恨水先生的長篇小說「平滬通車」，瞿强立先生翻譯的小說「旅館的秘密」，均在這一期中登完了。明年我們仍請張先生寫小說，不過篇名還沒有定。另外我們又承金克木先生翻譯了一篇「三英人國外游記」，也是很有精彩的小說。

滬杭甬路

S. H. N. R.

距離里數單程票價及來回票價表

TABLE OF DISTANCES, SINGLE AND RETURN FARES

由 蘇州 站

From Soochow *Station*

所至各車站 Station To		公里 Kms	單程票價 Single Fares 尋常快車 Ordinary I	II	III	特別快車 Express I	II	III	來回票價 Return Fares 尋常快車 Ordinary I	II	I.I	特別快車 Express I	II	III
上海西站	Jessfield	97	3.75	2.50	1.25	4.35	2.80	1.40	5.65	3.75	2.15	6.85	4.35	2.45
徐家匯	Siccawei	100	3.85	2.60	1.30									
龍華新站	Lunghwa J.	104	4.00	2.65	1.35									
龍華	Lunghwa	106	4.15	2.75	1.40									
上海南站	Shanghai S.	111	4.25	2.85	1.45	5.45	3.45	1.75	5.65	3.75	2.15	6.85	4.35	2.45
梅隴	Meilung	108	4.15	2.75	1.40									
莘莊	Hsinchwang	113	4.40	2.95	1.50									
新橋	Hsinchiao	120	4.55	3.05	1.55									
明星橋	Minghsinchiao	129	4.95	3.30	1.70									
松江	Sungkiang	132	5.10	3.40	1.75	6.30	4.00	2.05	7.65	5.10	3.00	10.05	6.30	3.60
石湖蕩	Shihhutang	143	5.50	3.65	1.90									
楓涇	Fungching	158	6.00	4.00	2.10									
嘉善	Kashai	168	6.30	4.20	2.20	7.50	4.80	2.50	9.45	6.30	3.75	11.85	7.50	4.35
七星橋	Chishinchiao	179	6.70	4.45	2.35									
嘉興	Kashing	186	6.95	4.65	2.45	8.15	5.25	2.75	10.45	7.00	4.20	12.85	8.20	4.80
王店	Wangtien	203	7.65	5.10	2.70									
硤石	Yehzah	213	7.90	5.30	2.80	9.70	6.20	3.25	11.85	7.95	4.80	15.45	9.75	5.70
斜橋	Hsiachiao	226	8.45	5.65	3.00									
周王廟	Chowwangmiao	232	8.60	5.75	3.05									
長安	Changan	238	8.85	5.90	3.15	10.65	6.80	3.60	13.30	8.85	5.40	16.90	10.65	6.30
許村	Shuchung	246	9.25	6.20	3·30									
臨平	Linping	253	9.40	6.25	3.35									
筧橋	Shienchiao	266	9.95	6.65	3.55									
艮山門	Kenshanmun	273	10.20	6.80	3.65									
拱宸橋	Konzenchiao	279	10.35	6.90	3.70									
杭州	Hangchow	277	10.35	6.90	3.70	12.15	7.80	4.15	15.55	10.35	6.30	19.15	12.15	7.20
南星橋	Nanshinchiao	280	10.35	6.90	3.70	12.15	7.80	4.15	15.55	10.35	6.30	19.15	12.15	7.20
閘口	Zahkou	283	10.45	7.00	3.75									

滬杭甬路

S. H. N. R.

距離里數單程票價及來回票價表

TABLE OF DISTANCES, SINGLE AND RETURN FARES

由 無 錫 站

From ...... Wusih ...... Station

所至各車站 Station To		公里 Kms	單程票價 Single Fares						來回票價 Return Fares					
			尋常快車 Ordinary			特別快車 Express			尋常快車 Ordinary			特別快車 Express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上海西站	Jessfield	139	4.80	3.20	1.60	6.00	3.80	1,90	7.20	4.80	2.75	9.60	6.00	3.35
徐家匯	Siccawei	142	4.90	3.30	1.65									
龍華新站	Lunghwa J.	146	5.05	3 35	1.70									
龍華	Lunghwa	148	5.20	3.45	1.75									
上海南站	Shanghai. S.	153	5.30	3 55	1.80	6.50	4.15	2.10	7.20	4.80	2.75	9.60	6.00	3.35
梅隴	Meilung	150	5.20	3.45	1.75									
莘莊	Hsinchwang	155	5.45	3.65	1.85									
新橋	Hsinchiao	162	5.60	3.75	1.90									
明星橋	Minghsinchiao	171	6.00	4.00	2.05									
松江	Sungkiang	174	6.15	4.10	2.10	7.35	4.70	2.40	9.25	6.15	3.60	11.65	7.35	4.20
石湖蕩	Shihhutang	185	6.55	4.35	2.25									
楓涇	Fungching	200	7 05	4.70	2.45									
嘉善	Kashai	209	7.35	4.90	2.55	9.15	5.80	3.00	11.05	7.35	4.35	14.65	9.15	5.25
七星橋	Chishinchiao	221	7.75	5.15	2.70									
嘉興	Kashing	228	8.00	5.35	2.80	9.80	6.25	3.25	12.00	8.05	4.80	15.60	9.85	5.70
王店	Wangtien	245	8.70	5.80	3.05									
硤石	Yehzah	255	8.95	6.00	3.15	10.75	6.90	3.60	13.45	9.00	5.40	17.05	10.80	6.30
斜橋	Hsiachiao	268	9.50	6.35	3.35									
周王廟	Chowwangmiao	274	9.65	6 45	3.40									
長安	Changan	280	9.90	6.60	3.50	11.70	7.50	3.95	14.85	9.90	5.95	18.45	11.70	6.85
許村	Shuchung	288	10.30	6.90	3.65									
臨平	Linping	295	10.45	6.95	3.70									
筧橋	Shienchiao	308	11.00	7.35	3.90									
艮山門	Kenshangmun	315	11.25	7.50	4.00									
拱宸橋	Konzenchiao	320	11.40	7.60	4.05									
杭州	Hangchow	319	11.40	7.60	4.05	13.80	8.80	4.65	17.10	11.40	6.90	21.90	13.80	8.10
南星橋	Nanshinchiao	322	11.40	7.60	4.05	13.80	8.80	4.65	17.10	11.40	6.90	21.90	13.80	8.10
閘口	Zahkou	325	11.50	7.70	4.10									

京滬路

N. S. R.

距離里數單程票價及來回票價表

TABLE OF DISTANCES, SINGLE AND RETURN FARES

由 From 鎮江旗站 Chinkiang City 站 Station

所至各車站 Station To		公里 Kms	單程票價 Single Fares 尋常快車 Ordinary I	II	III	特別快車 Express I	II	III	來回票價 Return Fares 尋常快車 Ordinary I	II	III	特別快車 Express I	II	III
上海北站	Shanghai N.	238	7.20	4.80	2.40	9.00	5.70	2.85						
眞茹	Chenju	231	7.05	4.70	2.35									
南翔	Nansiang	221	6.75	4.50	2.25									
黃渡	Hwangtu	215	6.60	4.40	2.20									
安亭	Anting	207	6.60	4.40	2.20									
天福庵	Tienfohan	201	6.60	4.40	2.20									
陸家浜	Lukiapang	196	6.60	4.40	2.20									
青陽港	Tsinyangkong	190	6.45	4.30	2.15	7.65	4.90	2.45						
崑山	Kunshan	187	6.30	4.20	2.10	7.50	4.80	2.40						
正儀	Cheni	176	6.00	4.00	2.00									
唯亭	Weiting	170	5.85	3.90	1.95									
外跨塘	Waikwatang	161	5.55	3.70	1.85									
官瀆里	Kwantuli	155	5.25	3.50	1.75									
蘇州	Soochow	152	5.25	3.50	1.75	6.45	4.10	2.05						
滸墅關	Hushukwan	140	4.80	3.20	1.60									
望亭	Wangting	131	4.50	3.00	1.50									
周涇巷	Chowkinghang	121	4.20	2.80	1.40									
無錫旗站	Wusih Flag	115	3.90	2.60	1.30									
無錫	Wusih	110	3.75	2.50	1.25	4.95	3.10	1.55						
石塘灣	Tsardownwan	99	3.60	2.40	1.20									
洛社	Loshe	96	3.45	2.30	1.15									
橫林	Henglin	88	3.30	2.20	1.10									
戚墅堰	Tsishuyen	82	3.15	2.10	1.05									
常州	Changchow	71	2.70	1.80	.90	3.30	2.10	1.05						
新閘鎮	Sinzahtseng	62	2.40	1.60	.80									
奔牛	Penniu	53	2.10	1.40	.70									
呂城	Lucheng	46	1.80	1.20	.60									
陵口	Lingkow	36	1.35	.90	.45									
丹陽	Tanyang	26	1.05	.70	.35	1.65	1.00	.50						
新豐	Sinfeng	18	.90	.60	.30									
渣澤	Chatze	5	.30	.20	.10									
鎮江	Chinkiang	4	.30	.20	.10									
高資	Kaotze	17	.75	.50	.25									
橋頭鎮	Chiaotoutseng	22	.90	.60	.30									
下蜀	Siashu	29	1.20	.80	.40									
龍潭	Lungtan	40	1.50	1.00	.50	2.10	1.30	.65						
棲霞山	Tsehsiashan	50	1.95	1.30	.65									
堯化門	Yaohwamen	59	2.25	1.50	.75									
太平門	Taipingmen	66	2.55	1.70	.85									
和平門	Hopingmen	69	2.70	1.80	.90	3.30	2.10	1.05						
南京	Nanking	73	2.85	1.90	.95	3.45	2.20	1.10						

京滬路
N. S. R.

距離里數單程票價及來回票價表
TABLE OF DISTANCES, SINGLE AND RETURN FARES

由 From 鎮江 Chinkiang 站 Station

所至各車站	Station To	公里 Kms	單程票價 Single Fares						來回票價 Return Fares					
			尋常快車 Ordinary			特別快車 Express			尋常快車 Ordinary			特別快車 Express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上海北站	Shanghai. N.	242	7.35	4.90	2.45	9.15	5.80	2.90	11.05	7.35	4.20	14.65	9.15	5.10
眞茹	Chenju	235	7.20	4.80	2.40									
南翔	Nansiang	225	6.90	4.60	2.30									
黃渡	Hwangtu	219	6.75	4.50	2.25									
安亭	Anting	211	6.60	4.40	2.20									
天福庵	Tienfohan	205	6.60	4.40	2.20									
陸家浜	Lukiapang	200	6.60	4.40	2.20									
青陽港	Tsinyangkong	194	6.45	4.30	2.15	7.65	4.90	2.45	9.70	6.45	3.70	12.10	7.65	4.30
崑山	Kunshan	190	6.45	4.30	2.15	7.65	4.90	2.45	9.70	6.45	3.70	12.10	7.65	4.30
正儀	Cheni	180	6.15	4.10	2.05									
唯亭	Weiting	173	5.85	3.90	1.95									
外跨塘	Waikwatang	165	5.55	3.70	1.85									
官瀆里	Kwantuli	159	5.40	3.60	1.80									
蘇州	Soochow	156	5.25	3.50	1.75	6.45	4.10	2.05	7.90	5.25	3.00	10.30	6.45	3.60
滸墅關	Hushukwan	144	4.95	3.30	1.65									
望亭	Wangting	135	4.65	3.10	1.55									
周涇巷	Chowkinghan	125	4.20	2.80	1.40									
無錫旗站	Wusih Flag	119	4.05	2.70	1.35									
無錫	Wusih	114	3.90	2.60	1.30	5.10	3.20	1.60	5.85	3.90	2.25	8.25	5.10	2.85
石塘灣	Tsardownwan	103	3.60	2.40	1.20									
洛社	Loshe	100	3.45	2.30	1.15									
橫林	Henglin	92	3.45	2.30	1.15									
戚墅堰	Tsishuyen	86	3.30	2.20	1.10									
常州	Changchow	75	2.85	1.90	.95	3.45	2.20	1.10	4.30	2.85	1.65	5.50	3.45	1.95
新閘鎮	Sinzahtseng	66	2.55	1.70	.85									
奔牛	Penniu	57	2.25	1.50	.75									
呂城	Lucheng	50	1.95	1.30	.65									
陵口	Lingkow	40	1.50	1.00	.50									
丹陽	Tanyang	30	1.20	.80	.40	1.80	1.10	.55	1.80	1.20	.70	3.00	1.80	1.00
新豐	Sinfeng	22	.90	.60	.30									
渣澤	Chatze	10	.45	.30	.15									
鎮江旗站	Chinkiang C.	4	.30	.20	.10									
高資	Kaotze	13	.60	.40	.20									
橋頭鎮	Chiaotoutseng	18	.90	.60	.30									
下蜀	Siashu	25	1.05	.70	.35									
龍潭	Lungtan	36	1.35	.90	.45	1.95	1.20	.60						
棲霞山	Tsehsiashan	46	1.80	1.20	.60				2.70	1.80	1.05			
堯化門	Yaohwamen	55	2.10	1.40	.70									
太平門	Taipingmen	62	2.40	1.60	.80									
和平門	Hopingmen	65	2.55	1.70	.85	3.15	2.00	1.00	3.85	2.55	1.45	5.05	3.15	1.75
南京	Nanking	69	2.70	1.80	.90	3.30	2.10	1.05	4.05	2.70	1.55	5.25	3.30	1.85